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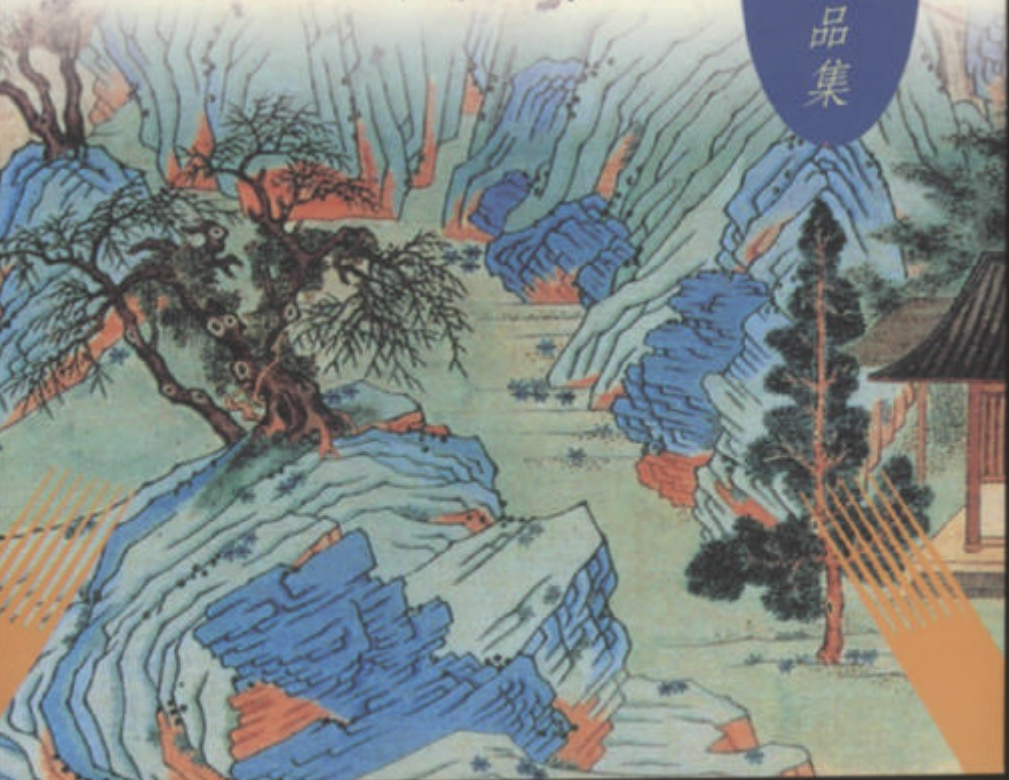
25

铁
笔

春
秋

下

萧逸作品集



第十二章 焦孟双将

古浪在“东兴店”肉，遇见了哈门陀，被他查问了半天。

古浪辞出之际，哈门陀要把他最珍贵的一种暗器送给古浪，古浪称谢着伸手欲收，哈门陀突然说道：“我来为你放好！”

一语未毕，双掌已如同闪电一般，按向古浪的肋下，古浪万料不到，闪躲不及，哈门陀的手掌，已经贴在了古浪的腰际。

古浪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一时不知所措，哈门陀把那盒金星暗器放进古浪的革囊之中，笑道：“好好的保存，我对此物的重视，不在春秋笔之下呢！”

说着缩回双手，古浪愕然不知所以，哈门陀见状道：“你怎么了？”

古浪极力镇定着，说道：“没……没有什么！”

哈门陀挥手道：“那么快回去吧！不要引起丁讶猜疑。”

回头望了望牛婆，接道：“我还要查问这个妇人一番！”说完就把房门关上。

古浪这时才稍微平静下来，一颗心却仍砰砰跳个不停，忖道“奇怪！他发现‘春秋笔’在我怀里，怎么会毫无反应？”

想到这里，他不禁探手入怀，一摸之下，立即惊得面无人色，原来革囊之中，除了哈门陀放入的那盒金星之外，“春秋笔”及那粒红珠早已不翼而飞！

这一路下来，古浪提心吊胆，千辛万苦，为的就是保留这支“春秋笔”，却不料竟在快到达地头时将它遗失！

古浪身上已经惊出了冷汗，他忖道：“今天早上我检查过，还好好地在我身上，什么人能由我身上取走，而我竟会没有丝毫感觉？”

今天这一天，与他接触过的人，也不过就是这么几个人，“春秋笔”怎么失去的？真使他百思莫解。

古浪在门外站了半晌，想不出个结果，又惊、又怒、又急，再加上疑惑，不知不觉间已是浑身汗透。

他正在不知所措之际，突听哈门陀低沉的语声，由房内传了出来。

古浪蓦然一惊，忖道：“绝对不可能是哈门陀！在他把金星放入我怀中时，春秋笔根本早已不在了！”

他又思索了一阵，仍然毫无要领，只得颓然地离开了“东兴店”，一路失魂落魄地返回客店去。

古浪回到客栈房中，见丁讶还没回来，便立时翻床掀被，仔细地寻找，但是哪里有“春秋笔”的影子！

古浪已经急得不止出了一身汗，这时黄豆大的汗珠，又开始淌流不已，一件长衫整个的湿透了。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思忖道：“莫非是丁讶？除了他，我不曾与任何人接触过！”

想到这里，古浪惊怒交集，加之丁讶到这时还没有回来，使得古浪更加疑心。

他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此看来，桑燕说他是一大恶魔，果然是不错了……”

想着想着，一股怒火冲上心头，他紧紧地咬着牙，一双剑眉飞扬而起，

俊目射出了火焰般的光芒，低声自语道：“丁讶！如果真是你所为，我古浪走遍天涯也要把你寻到……”

古浪才自语未竟，房门突然推开，丁讶喘息着走了进来。

古浪不禁霍然而起，惊异万分，忖道：“啊！他居然还敢回来……”

丁讶倒在一张椅子上，喘息着说道：“唔……你先回来了，有什么发现没有？”

古浪双目炯炯地望着他，说道：“我碰见哈门陀了！”

丁讶闻言把身子撑了起来，但随即又靠了下去，说道：“这原是我意料中事，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古浪压低了嗓子，用一种急促的声音说道：“春秋笔丢掉了！”

不料丁讶摇摇手，说道：“春秋笔丢不掉，快告诉我他说了些什么？”

古浪闻言惊疑交集，说道：“是丢掉了，已经不在我身上了！”

丁讶脸上泛起了一丝笑意，说道：“没有丢！我说没有丢就是没有丢！”

这一来可真把古浪弄得莫名其妙，一双俊目盯着丁讶，疑惑地说道：“难道……在你身上？”

丁讶含笑点了点头，说道：“我早就防着他有这一手了，如果不是我有先见之明，你可就惨了！”

古浪闻言惊喜交集，他万料不到丁讶竟有这一手，叫道：“快给我！你……怎么会拿去的？我的魂都吓飞了！”

丁讶由身上摸出了春秋笔，交给了古浪，说道：“好好收着，下次可要注意了！”

古浪有如拾回了自己的生命，无限兴奋地把“春秋笔”收起，说道：“丁老，你真了不起，怎么算得这么准呢？”

丁讶摇了摇头，说道：“别说这些废话了，刚才我也到‘东兴店’去过一次，因为有事没多耽误，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古浪便把哈门陀的一番话，详细地告诉了丁讶，丁讶听完之后，笑道：“我早知道这老小子不会放过我，可是我已数十年不出江湖，他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出我是什么人来！”

古浪问道：“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丁讶站起身子，来回地走了几步，说道：“我把琴子南他们那批老家伙都探察了一遍，看样子由这里前往‘黄角桠’路上，恐怕会有不少事故呢！”

古浪剑眉一扬，说道：“怎么，难道他们又要动手？”

丁讶点点头，说道：“多半是这么回事，我们明天一早动身，我还有点事，待会必须去办！”

他们二人在室内又谈了片刻，丁讶又出店而去。

客店之中，出奇的宁静，任何事也没有发生。

直到二更时分，丁讶才回得店来，古浪问了半天，他都是含糊其词，不肯说出他去过什么地方。

第二天一大早，古浪与了讶便策马上路，往内地进发。

四川多山，驿道大多回绕曲折，不少贩卖药材、日用品的商人，都赶着驴子，成长串地赶路。

驴子，凡是到过四川的人都知道，几乎是一般做买卖的人不可缺少的伴侣，虽然四川的“川马”脚程也不错，但是长途跋涉，比起驴子吃苦耐劳的劲儿就差多了。

一路上古浪策马急驰，赶过了那批商人驴队，四下景色就逐渐荒凉了。

这段驿道，两旁均是山林，众木之中，尤以梧桐最多，高有数丈，小颗褐黄色的梧桐子，长在弯匙般树叶的边缘，随着寒风飘了下来，十分富有诗意。

古浪游目四顾，笑道：“这倒真是一幅寒山驿道图啊！”

丁讶在前座嗤笑一声，说道：“你别只顾看风景，这等荒山乱径，正是盗贼出没之地，小心提防着吧！”

古浪被他说得心中一动，观赏风景的兴致，也打了一个折扣，不禁叹了一口气。

丁讶回过头来，笑道：“你为什么叹气！”

古浪说道：“我常想，这些走江湖的人，如果能够不意气用事，那该多好，现在弄得凶杀遍处，眼前放着风景却无福欣赏，真是……”

丁讶笑道：“天下哪有这么十全十美的事？老弟，既入江湖，就得豁出去，你还有大半辈子，够你受的呢！”

二人谈话间，马行如飞，已经跑出了十余里地，天色始终阴霾不开，丁讶望了望天色道：“看样子今天又要下雪了呢！”

古浪皱着一双剑眉，说道：“若是下雪，这条路可就更难走了！”

丁讶接口道：“我希望能在下雪之前，赶到‘剑阁’县！”

古浪摇头道：“恐怕来不及了，这一带路面不平，比起川中来更为难走，且尽是上坡路，只怕马儿也吃不消。”

丁讶接道：“不管它！能赶到哪儿就是哪儿！”

二人不再说话，那匹骏马冒着刺骨的寒风，四蹄如飞，可是因为这一路全是上坡，所以比起平时的速度差了很多。

古浪心急如箭，却也无可奈何，忖道：“但愿我能平安到达桑家堡，见到桑九娘就好了。”

这时他突然想起算命的牛婆，问道：“丁老，那天你曾到‘东兴店’去，那算命的牛婆到底是什么人物？”

丁讶笑道：“她是桑家堡的人！”

古浪啊了一声道：“啊！她是桑家堡的人？她找我做什么？”

丁讶接口道：“一入四川境内，各处都是桑家堡的人，这牛婆也是九娘的眼线之一。”

古浪闻言心中暗惊，忖道：“莫非桑九娘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女寇！”

这念头很快被他自己所否定，他忖道：“她如果是女寇之流，绝不会与阿难子相交，再说她还是前代笔王之妻呢！”

他才想到这里，丁讶又拉着道：“这一次我随你入川，九娘早就有了消息，所以她派牛婆找你，无非是打探我的情形，好使她从容预备躲避我！”

古浪有些不太明白，说道：“她若是避不见你，还要作什么准备呢？”

沉默了一阵，丁讶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以前我曾经多次来川，每次她都是避而不见，声称要见她必须要有‘信物’，这一次我有了这粒‘红珠’，她虽不欲见我也无可奈何，所以她派出了多人来打探，看我是否已有信物在身。”

古浪这才恍然，说道：“若是她知道你有‘红珠’作为信物，她该怎么办呢？”

丁讶苦笑道：“很简单，她只有避开，躲到别处去！”

古浪心中一惊，说道：“她既然怕你有信物，那么她很可能已经避开了！”

丁讶摇头道：“这就是我要与你同来的道理，她要等你一晤，所以一时不会避去！”

听丁讶这么说，古浪才放了心，说道：“我就是怕她避了出去，那我就真不知怎么办好了。”

丁讶道：“她要避的只是我，与你无关，放心好了，绝不会为了我而误了你的事情！”

古浪心中很是感动，丁讶又接着道：“我与她十年不见，彼此也这么大了，本来已没有再见面的必要，可是我有几句话，如果不能与她当面谈，是死难瞑目的。”

这个老人不住地喟叹着，神情很是黯然，古浪心中很难过，但因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究竟如何，也不好安慰他。

这时丁讶抬起了头，说道：“下雪了！”

纸屑般的薄雪，片片地飘了下来。

天寒之时，刚开始下的雪花，便是这种“水雪”，因为它一落到地上，立时就化了，四川人称这种雪为“豆花雪”。

这时满空飞舞着“豆花雪”，古浪皱眉道：“哼！料不到居然下得这么快，这一下可讨厌了！”

由于这一段驿道，均是黄泥，经过雪花融化浸透之后，必定泥泞不堪。

古浪奋起了精神，双手用力一抖马缰，大喝一声，那匹任重道远的骏马，立时狂奔如飞，口中的热气有如一团浓雾似的。

好在这时上坡路已经走完，地势渐渐平坦，并且有下坡的趋势，所以那匹神驹，越发快得出奇。

可是“豆花雪”也越落越密，满空飞舞，不一刻的工夫，古浪及丁讶身上，已经满满地覆上了一层，衣服均被浸湿了。

丁讶还好，穿的是老羊皮袄，雪触即化，随即蒸干，古浪只着了一身夹劲装，所以一阵阵的寒风透体而入。

好在他年轻力壮，毫不在乎，可是黄泥地已经渐渐泞滑，不大好行走了。

丁讶回过头，叫道：“慢些！慢些……仔细马滑倒了，那才有得罪受呢！”

在这种情况下，古浪也不得不放慢了速度，阵阵的寒风，夹着雪花，吹得他口鼻难开。

丁讶好似被寒风吹得有些受不了，他用衣袖紧紧地掩着口鼻叫道：“能不能停一下，找个地方避避风？”

古浪抬头望了望阴沉沉的天空，摇着头，叫道：“没用……这风雪……不会停，等也是白……白等！”

像这种气候，所有的客商行旅，差不多都投店了，只有古浪这一骑二人，还在继续前进。

这在武林道中的朋友们来说，原是平常的事，不过像今天这种风雪交加，路又泥泞的情形，古浪还是第一次碰到，所以觉得非常伤脑筋。

他心中忖道：“看样子真得找个地方避一避才行！”

才想到这里，突听一阵乱蹄之声，由前面传了过来，古浪及丁讶二人，同时举目望去。

风雪之中，只见两匹健壮的小川马奔驰过来，马上坐着两个半老的妇人，她们都是一身劲装，用一块黑绢包着头，但是鬓角之处，却露出了花白的头

发。

两下相距还有一丈多远，那两个妇人突然停下了马，其中一人向古浪作了个手势，令他也停下马来。

古浪心中很是诧异，便把马缰一带，马儿立时停了下来，不住地喷着热气。

两个妇人策马缓缓走近，把古浪围在中央，她们所骑的两匹小川马，与古浪那匹伊犁骏马比起来，简直小得可怜，但是它们的精神却是不错，咻咻不已。

古浪奇怪地问道：“两位有什么指示？”

其中一个黑脸的妇人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

古浪见她口气不善，心中很不高兴，但是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便发作，便道：“我叫古浪，你怎么称呼？”

那黑脸妇人点了点头，沉吟了一下，说道：“我姓焦，你以后叫我焦大娘就是了……”

说到这里，用手指着身旁另一妇人道：“她姓孟，以后叫她孟大娘！”

古浪略一打量那孟大娘，只见她皮肤也很黝黑，身躯微胖，非常健壮，心中不禁暗笑，忖道：“倒真是有些像焦赞孟良了！”

这时焦、孟两个妇人，不住地打量丁讶，好半晌，孟大娘才用手指着丁讶，用一种比男人还要粗鲁的声音问道：“这个干老头子是谁？”

古浪略为迟疑，望了望丁讶，丁讶本来是低着头的，这时扬起头来，无力的望了她们几眼，说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听了丁讶的话，焦、孟二妇人脸上都微微变色，她们二人立时聚至一处，低声地讨论起来。

她们一面低声地谈着话，四道贼似的目光，还不住的溜过来，一直过了好半晌，还没有谈出个结论来。

古浪实在不耐烦了，说道：“喂！若是没有事，我们可要走了！”

焦大娘转脸摆了摆手，说道：“别忙，我们马上就有结果。”古浪实在气不过，低声对丁讶道：“丁老，她们是干什么的？”丁讶微微一笑，答道：“等会她们自己会告诉你。”

说到这里，焦、孟两个妇人似乎已然商量好了，再次把马驱了过来，围住了古浪和丁讶。

那焦大娘用手指着古浪，提高了声音道：“告诉你，我们是桑家堡派出来的……”

古浪闻言心中一惊，丁讶慢吞吞地说道：“桑家堡来的就桑家堡来的，何必叫这么大声，莫非想自找麻烦么？”

焦大娘气得不不停地翻眼，但是她对丁讶似有很大顾忌，所以未还口，同时果然把声音也放低了些，说道：“你叫古浪，这名字九娘提到过……”

古浪心中更是诧异，忖道：“桑九娘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难道师父告诉过她？”

想到这里，古浪才有些恍然，忖道：“如此看来，师父早已为我作了安排，丁讶也是他安排的，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焦大娘又接着说道：“你此来的目的，是想进入我们桑家堡，若是你一个人，自是没有问题，有他跟着，只怕九娘绝不会见你！”

她说着用手指了丁讶一下，古浪闻言心中暗喜，因为桑九娘已经表示愿

意接见自己了。

他含笑说道：“多谢大娘指点，这位老先生只是要我趁便把他带到黄角桠，一到黄角桠，自然与我分开……”

话未说完，那孟大娘又叫道：“孩子！你上当了……”

她的嗓门似乎比焦大娘还大，当她讲到这里时，发现丁讶正在瞪着她，气得撇了一下嘴，不过声音已立时放低了，继续说道：“你年纪轻轻，不知道人心的险诈，他是何等人物，难道你一点不清楚么？”

古浪笑道：“昨日曾碰见你们小姐公子，对这位老先生，他们也说了不少话。”

孟大娘用力地拍了一下大腿，说道：“对呀！我们大家都是为了照顾你，他可不是个平常的老头，是个大恶魔！”她说到这里，丁讶抬了一下眼皮，说道：“孟大娘，说话小心些！”

孟大娘听了讶这话，好似深有顾忌，又好似很害怕，立时把两片厚嘴唇闭得紧紧的，一言不发。

古浪笑道：“两位一定是信了别人谣传，这位老爷子极为善良，又有重病在身，怎可说是恶魔呢？”

焦、孟二妇，见古浪不信她们的话，脸上都有了焦急之色，焦大娘把马驱得更近一些，说道：“你是年纪太小，不懂事，干脆告诉你好了，我和孟贤妹是来接应你的。”

古浪有些不解，问道：“接应我的？”

焦大娘点头道：“不错！你入川之后，我们桑家堡的人，便有责任保护你，若是你与……这位老爷子在一起，万一出了差错，我们就无能为力了！”由她的口气听来，除了丁讶之外，任何人她们都不怕似的。

古浪心中忖道：“你们哪里知道，不少厉害的人，都是靠他才打发走的呢！”

这时焦大娘又接着说道：“九娘交下的差事，向来是必须做到，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赶快离开他，我们可以保护你到‘黄角桠’！”

古浪装出不太了解她的意思，说道：“我很感谢二位的好意，可是我已经答应这位老爷子，要带他到‘黄角桠’，江湖中人，最重许诺，我总不能背信不顾，抛下这重病的老人不顾吧？”

焦、孟两个妇人，闻言无可奈何地互望了一眼，那孟大娘说道：“好吧！你是年轻不懂事，等你知道厉害的时候就晚了。”

焦大娘接口道：“我们是一番好意，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们也没有法子了。”

说完与孟大娘一齐向丁讶拱了一下手，说道：“丁老，我们不敢得罪你，刚才的话，如有不入耳的地方，还请你别见怪，都是九娘……”

才说到这里，丁讶摆了摆手，说道：“不必说了！我哪有闲工夫与你们生气！”

焦、孟二妇又施了一礼，这才带马而去，古浪叫道：“二位大娘，你们的好意我实在感激，等见了九娘之后，再当面致谢！”焦大娘回过头来，说道：“但愿你能见得着她……一切自己小心吧！”

说罢，两匹马与古浪的马交错而过，冒着风雪，向“广元”镇方向驰去。

古浪一直望到她们背影消失，丁讶咳嗽了一声，说道：“还不走？雪下得更大了！”

古浪这才回过了头，催马前行。

他心中思索着她们的话，时惊时喜，又夹杂有很大的疑惑。

丁讶却是一言不发，双手套在袖筒里，低着头，随着马跑的势子一摇一晃。

古浪忍不住问道：“丁老，方才那两个妇人你认识么？”

丁讶点了点头，说道：“这焦、孟二将，我自然认识。”

古浪又道：“听她们的口气，桑九娘好似对我还不错。”

丁讶冷笑了一声，说道：“哼，哪有这么简单！”

古浪一惊，忙道：“怎么，你说她还是不愿意见我？”

丁讶摇了摇头，说道：“谁知道，我与她已数十年不见，也许她的脾气变了，不过我想总不会太容易的。”

古浪心头又是一沉，半晌才道：“她们为什么都说你是恶魔？”

古浪突然问出这个问题，丁讶似乎吃了一惊，回头望了他一眼，说道：“过去的事情，何必再去提它？这一路你说了不少话，赶路吧！”

古浪得不到回答，心想：“以往他在江湖上，想必是个头号难惹的人物！”

这时风雪愈急，鹅毛飞雪，满空乱舞，寒风呜呜，吹得人口鼻难开。

这条路更难走了，雪水泥泞，古浪只得把马速又放慢了许多。

丁讶也把双手掩在面孔前面，叫道：“下面有座庙，我们休息一下！”

古浪虽然不愿耽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丁讶的病体和马儿着想，也只有答应下来。

不久之后，果然有一小庙宇，在风雪之中隐隐可见，丁讶回头道：“看来我们又有客人了！”

古浪闻言一惊，说道：“什么客人？”

丁讶一笑，说道：“少时就会知道。”

听丁讶这么说，古浪知道必然又有事情要发生了，心中很是愤怒，忖道：“妈的！为了这支‘春秋笔’，这群老怪物真把我缠定了，再遇见他们，我真要拚死一战！”

思忖之际，马儿已然来到了一座庙宇之前，二人一直到庙门口才下马。

古浪下马之后，一手牵马，一手扶着丁讶，赶紧躲到门檐下。

这座庙宇倒也不小，正门上挂着“开元佛寺”四字匾，丁讶已然催道：“赶快叫门，我冷得紧！”

古浪也觉得他双手如同冰雪一般，心中一惊，连忙用力地捶着门。

过了一阵，里面传来一个嘹亮的声音道：“谁呀？轻点，听见了，听见了！”

古浪提高了嗓子，叫道：“大师父，我们是行路人，请行个方便……”

话未说完，庙门已然打开，一个二十左右的小和尚，用僧衣盖着头，叫道：“快进来！唔，好大的风雪！”

古浪连人带马，一同进了庙，小和尚指着天井旁的席棚说道：“马拴在那边。”

古浪见丁讶不言不语，面色极为难看，心中很是吃惊，忙对小和尚道：“小师父，烦你先把这位老人家搀进房！”

小和尚答应一声，扶着丁讶往厢房走会。

古浪把马牵到棚中，只见另有一匹骏马，正在吃草粮。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丁讶说又有客人了，莫非说的就是这骑马之人？”

由于他挂念丁诩的病体，所以略一寻思也就放过，匆匆赶到厢房中。

只见丁诩靠在一张竹椅上，双手捧着一杯热茶，不住地颤抖。

古浪赶过去，急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丁诩摇了摇头，自语道：“讨厌的病……”

小和尚推门而入，合十道：“小施主，你们大概饿了吧？”

古浪一算时间，差不多正是进餐之时，便道：“麻烦小师父张罗一下，热的就行！”

小和尚答应而去，古浪弯身扶着丁诩，急切地又问道：“丁老，你到底觉得怎么样？”

丁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道：“唔，把包袱打开，快给我煮药！”

这一路下来，古浪已经为他煮了好几次药，所以驾轻就熟地把药调好，着小和尚送来了炭火炉子，加水煎煮起来。

一直到丁诩吃完了药，古浪才胡乱吃了些东西。

丁诩服药之后，昏昏沉沉地睡在炕上，他全身发热，不住地呓语，情况非常严重。

古浪双眉紧锁，坐在一旁暗暗发愁。

望着丁诩烧得火红的面颊，心中忖道：“他又病又老，纵有天大的本领，又有什么用，桑家堡为什么还要如此防着他呢？”

这一刹那，古浪想到了很多事情，望着丁诩瘦老干枯的病体，他想到一个走江湖的人，到了晚年是如何的悲哀！

他心中寻思道：“不知道他有无妻室儿女……”

丁诩翻了一个身，昏睡中呓语：“你……你好狠……”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他究竟有什么伤心事啊！”

一念及此，越发觉得这个老人孤寂可怜，也想到自己未来茫茫的前途和岁月。

他忖道：“如果我一直在江湖上这么浪迹下去，将来不是会像他一样么？”

他这时虽然感慨良深，但是他还不到二十岁，雄心和壮志，是不容易消除的。

古浪正在沉思之际，突听房门上有弹指之声，以为是小和尚，便道：“门未上拴，请进来吧！”

房门开处，进来一人，古浪霍然站了起来，说道：“啊……是你！”

进来的竟是久未露面的童石红！

她身着一身黑色的劲装，上身披了件斗篷，肩头上不少积雪，她一面拍着积雪，一面说道：“我找了你好久，总算被我找到了！”

她好似兴奋异常，说话的声音非常大，古浪赶紧指了指丁诩一下，低声道：“声音小些，他刚睡着……”说着赶过去把房门关上。

阔别许久，古浪乍见了她，有一种陌生之感，但是心底也有一种喜悦。

他们站在一起，对视了片刻，古浪才说道：“你找我做什么？”

童石红低声说道：“我要告诉你，我婆婆也跟来了，她认定‘春秋笔’在你身上，并且告诉我，她不得‘春秋笔’绝不罢手！”

古浪冷笑一声道：“她既然认定了，由她怎么办好了！”

童石红显得很关切，又道：“她还说她绝不相信你能抵她一掌，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你！”

古浪又是一声冷笑道：“哼！她不相信来试试好了！”

童石红一双妙目瞪了他一眼，说道：“人家好心好意地告诉你，你好像一点也不在乎。”

古浪笑道：“姑娘，我在乎又怎么办呢”

童石红接口道：“我要你赶快想办法逃走！我陪你一起逃！”

古浪见她说得如此天真，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姑娘，你说得太简单了，这一群怪物岂是容易摆脱的？再说‘春秋笔’根本就不在我身上，我逃个什么？”

说到这里，突然觉得有些怪异，又道：“姑娘，你为什么赶来告诉我这些？”

童石红一双美妙的眼睛，本来是与古浪平视的，这时却忽然垂了下去，摇头道：“我也不知道。”

古浪心中颇为感动，含笑道：“谢谢姑娘一片好心，以后可再不要如此，若是让况婆婆知道岂不是不好？”

童石红突然扬起了头，目射奇光，说道：“别说这么多废话，我们赶快走！”

古浪气笑不得，指着丁讶道：“这位老人家重病在此，我岂能抛下他不顾？”

童石红咬了一下嘴唇，略为思索，说道：“没关系！我去雇一辆车，时间还早，一下午可以赶不少路，等到他们发觉，我们已经出去几十里路了，嘻……”

说着竟高兴地笑了起来，古浪却摇了摇头，说道：“唉！你想得真好，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再说我至死也不会逃的！”

童石红好似急了，跺脚道：“唉呀！你真是傻！你才到四川，他们绝不会想到你突然又离开的。”

古浪连连地摇头道：“姑娘，你弄错了，我若是一逃，他们更认定‘春秋笔’在我身上了！”

童石红想了一下，问道：“那么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古浪毅然说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威武不能屈，他们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我绝不逃避！”

他说得慷慨激昂，豪气万千，一双黑白分明的俊目，射出了火焰般的光芒，有不可一世的气概。

童石红默默地望了他一阵，说道：“那么你决定不逃？”

古浪点头道：“绝对不逃！”

童石红感到非常失望，她用一种异常的声调说道：“我知道，你到了四川就不肯走了……”

古浪感到有些迷惑，说道：“姑娘，我原是有事到四川来的，我师父的坟在四川，我要去为师父扫坟。”

童石红撇了一下嘴，说道：“算了，我知道你为了那桑……”

说到这里，她眼圈一红，紧接着说道：“好吧！你找她去，我走了！”

说罢转身出房，如飞而去。

古浪赶到房门口，叫道：“姑娘！你等一等！”

但是童石红早已翻墙而去，狂风大雪，满空飞舞。

古浪怔怔发呆，这是他第一个接触到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向他吐露

“爱”意的异性，使他惊异和喜悦，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回忆方才童石红的话和那种神态，古浪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但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使他陷入迷乱之中。

他望空痴想了半天，一阵阵的寒意侵袭，才把他惊醒过来

他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自语道：“唔，真是妙事！”

古浪推开了房门，想与丁讶谈一谈。

但是丁讶自服药之后，便沉沉昏睡，鼻息均匀，睡得很是香甜。

古浪见他睡得这么好，心中也很高兴，忖道：“他只要能好好休息，就会恢复的！”

这时他忽然想到哈门陀送给他的那盒金星暗器，忖道：“那是哈门陀最心爱的东西，他居然送给了我，足见有传衣钵之意……唉！这笔账将来也不知如何算法！”

想到这件事，古浪便感到心烦。

他把那盒金星拿了出来，只见那些五角形的金星，金光闪闪，每一面都是锋利如刃，又薄又轻。

这种暗器，若是换了一个人，别说是用，弄不好先要伤了自己的手。

但是古浪曾随哈门陀学过暗器，知道手法，那只小盒子也做得非常精巧，有一只按钮，只需轻轻一按，便会有一颗金星，由盒隙中滑入手掌内。

古浪拿在手中练习了一阵，不久便得心应手，非常熟练。

他把金盒放入怀中，忖道：“哈门陀当年在江湖上，一定是个极厉害的人物……”

正想到这里，丁讶突然醒来，唤道：“古浪，有人要来了！”古浪一惊，问道：“谁？”

丁讶向外指了一下道：“你好好去应付，我怕没有力量助你了！”

古浪心中很惊讶，忖道：“什么人来了我怎么未闻动静”

他推开房门，果然便见一条庞大的黑影飞落下来！

古浪蓦然一惊，后退两步，暗忖：“丁讶好灵的耳朵！”

长廊之中，站着一个白发的老婆婆，她一袭灰衣上，落满了雪花，与她的头发同色，她虽然如此的老迈，但是精神抖擞，双目中射出奇光！

古浪见又是况红居，心中异常恼怒，冷笑一声，说道：“况婆婆，你真是辛苦啊！”

况红居并未说话，她一双怪目，仔细地打量着古浪，好似第一次见到这个年轻人似的。

在她的眼睛中，看到一个魁梧健壮的年轻人，他英俊飒爽，剑眉飞扬，俊目中蕴含着坚毅之光，像是黑夜里两盏明灯一般。

况红居心中暗暗吃惊，她忖道：“这孩子宁死不屈，可真有点麻烦……”

古浪被她看得大感奇怪，说道：“况婆婆，你还是要在我身上找‘春秋笔’么？”

况红居没有回答他的话，反问道：“方才童丫头可过来了？”

古浪见她面色不善，心中略有顾忌，摇头道：“没有！”

况红居两道花白的眉毛微微皱了一下，又道：“这几天来难道你没有见到过她？”

古浪心中暗惊，忖道：“这么看来，童石红已经离开她好几天了！”

才想到这里，况红居又催问道：“快说！”

古浪很平静地摇摇头，说道：“没有，我没有见到过她！”

况红居面上现出奇怪的表情，双目紧盯着古浪，一字一声地说道：“真的，你没有骗我？”

古浪摇头道：“我没有骗你……童姑娘怎么了？”

况红居咬了一下嘴唇，摇头道：“你管不着！我也顾不得她，先办完我自己的事再说！”

古浪弄不清她们祖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童石红离她出走。

他正在思索，况红居突然道：“与你同行的那老头还在房中么？”

古浪心中一惊，点头道：“是的！他正卧病在床。”

况红居点点头，说道：“我再会看看他！”

说着便要推门，古浪忙道：“况婆婆……”

况红居回过头来，说道：“怎么？”

古浪迟疑了一下，说道：“他才睡着，你不要惊扰他！”

况红居脸上挂上一丝狞笑，说道：“我怎会惊扰他？”

说着推门而入，古浪满腹疑惑地跟在后面，以防万一，因为丁讶虽有一身奇技，但是他现正重病在身，况红居若是有什么突然的举动，也是很难预防的。

况红居入房之后，用力地闻了两下，自语道：“好大的药味！”

说到这里，又回头对古浪道：“是你给他开的方子么？”

古浪摇摇头，说道：“我对医道懂得太少，方子是他自己开的。”

况红居走到了床前，只见丁讶双目紧闭，一件羊皮袄，紧紧地裹着他瘦弱的身子，焦黄黄的一张脸，如果不是还在呼吸的话，真令人怀疑他已经死了。

况红居低头细看了半晌，眉头微皱，似乎陷于疑惑之中。古浪紧地站在床前，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

况红居这时突然伸手搭向丁讶的手腕，古浪吃了一惊，沉声道：“你做什么？”

况红居已然按住了丁讶的腕脉，说道：“我替他把把脉，你紧张什么？”

古浪暗忖：“方才我出房之时，丁讶还与我讲过话，现在睡得如此沉，必是假装的……”

他想到这里，心中略安，便不再说话。

况红居很细心地把着脉，半晌，摇了摇头，放下丁讶的手腕，走向一旁。

古浪也跟了过来，低声问道：“怎么样？”

况红居摇了摇头，说道：“他气若游丝，脉象极弱，已是不可救药了！”

古浪心中好不吃惊，但随即想道：“或许是他假装出来的……”

况红居又道：“我们到外面去谈！”

二人一同出了房，况红居说道：“上次在夜间动手，你居然能接我好几招，我一直怀疑，是这病老人暗中相助，今日看来，他不可能有此能力！”

古浪这才明白，况红居入房诊病，原来是要看丁讶是否有武功。

况红居又道：“现在告诉我实话，上次接我数招，是凭你自己的力量么？”

古浪感到有些疑虑，因为上次动手，是丁讶暗中以掌力相助自己，方才丁讶已很明白地告诉他，今晚无能出力，必需要靠自己的真本事来对抗这个老人了。

况红居见他答，催问道：“怎么，你回答不出么？”古浪正色道：“自

从我遇见他以后，他便是重病在身，不可能帮助我，再说他根本不谙武功。”

况红居说道：“这么说是你自己的功力了？”

古浪答道：“他从来没有出手助过我！”

况红居冷笑说道：“这么说来，是另外有人暗中助你了……”

说到这里，目光突然一闪，又道：“啊！我想起来了，在‘达木寺，时并没有这病老人在场，你甚至接了琴先生好几掌，一定是另外有人助你！他是谁？”

古浪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有人在暗中助我！”

况红居冷笑道：“很好！我会很快查出来……”

她说着，走入天井之中，向古浪招了招手，接口道：“你可愿意在此再接我几招？”

古浪心中虽然吃惊，但是他绝不能退缩，忖道：“我总不能一辈子靠别人，若是没有哈门陀及丁讶，难道我就不在外面混了？”

古浪想到这里，昂然地走进了天井，说道：“我一定奉陪，不过这里是禅院，僧人时有来往，我们在此动手，恐怕有些不便吧！”

况红居见古浪居然敢应战，不禁又疑惑起来，忖道：“难道他本身真有此等功力？”

她想着就微笑道：“你想得很周到，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去！”

说罢身子一摆，几个起落，已然飞出了院墙。

古浪无暇思索，也紧紧跟了出去，大雪之中，两条人影快似闪电，在一片斜坡上急驰着。

这里本来就是山地，又正下着大雪，根本看不见行人，所以他们很快地就找到了一块静僻之处。

况红居回过身，说道：“这里该清静些吧？”

古浪点头道：“很好！”

况红居站在风雪之中，良久不动手，突然说道：“古浪，我很爱惜你的人才和胆识……”

她才说到这里，古浪已然明白了她的意思，打断了她的话，说道：“谢谢你，我很希望在诸前辈手下多讨教！”

古浪的话把她说得面色一变，但是她并未发作，接着刚才的话道：“在‘达木寺’事件中，你最显得特殊，所以我们都看准了你……”

话未说完，古浪又打断了她的话道：“春秋笔的事我一概不知，你若是这么想可就错了！”

况红居面色又一变，叱道：“那么你千里迢迢，急如星火地赶到四川来做什么？”

古浪面色不变，很镇静地答道：“我是来祭扫师坟的！”

况红居发出一声极难听的笑声，说道：“哼，你真是好孝心！”

古浪大怒，喝道：“你若是不动手，恕我不奉陪了！”

况红居又道：“你年纪太轻，不懂事，你要知道我是很爱护你的，我不忍伤害你……”

古浪不耐烦，又打断了她的话道：“你现在不就是要伤害我么？”

况红居摇摇头道：“只要你把实话告诉我……”

古浪大怒，大喊道：“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况红居一双怪目中射出了奇光，说道：“看来你是不知死活，我慈悲不

得了！”

她的声音极为冷峻，听来非常刺耳。

古浪暗自小心，提起丹田之气，把劲力运至双臂大喝道：“你还等什么？”

况红居摇摇头，轻叹一声道：“唉，不懂事的孩子！”

身形一长，快若飘风，枯瘦的五指，夹着凌厉的风声，向古浪的前胸抓来。

这一招看来又轻又速，表面无甚威力，但是古浪已经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劲力，拂面而来，激得满空飞雪四下飞扬。

古浪足下一滑，身若旋风一般，已经到了况红居的左侧，他二指一并，以内家指力，向况红居左肩“肩井穴”极快地点去。

况红居出招虽快，但是古浪的回招更疾，使她吃了一惊，道：“哟！你真有一手！”

她身子略为一晃，已经闪出了三尺多远，古浪的二指点了个空。

就在古浪身子向前倾伏之时，况红居右掌以“翻天大印”的招式，手掌平伸，猛然向古浪的后腰拍来。

这一拍之力可是非同小可，古浪后半段完全陷于威力范围内，在这种情形下，他可是不敢返身硬接。

当下暗提真气，身子就着原势，向前一冲。

况红居这一招果然又是虚招，她猛然收回右掌，双掌齐下，快似闪电，向古浪的后脑抓来！

可是她招式才出，古浪的身子，已经反弹而回，以至况红居虽有奇招，亦未能奏功。

她的双掌到底又落了空，古浪已经飘开了五尺以外。

况红居回过身子，满面狞笑道：“好小子！我对你要重新估价了！”

古浪镇静如恒，一言不发，一双俊目紧盯在况红居身上，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况红居接触到他的目光，也不禁心中一惊，暗自思忖道：“这孩子真个不凡！”

虽然古浪还不到二十岁，但是由于他有过人的天赋，高超的身手，以及对敌时的沉着，使得这个打遍天下的老婆婆也吃惊不已。

这次她有些怀疑了，忖道：“莫非他真有那么高的功夫，没有人在暗中助他？”

但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她忖道：“我不信！我要与他硬对一掌！”

想到这里，她再度向古浪扑出。

古浪的目光就没有离开她一瞬，这时见她巧鸟般地扑到，更是眼神放光，不敢疏忽。

况红居已到身前，大袖一摆，喝道：“孩子！我们硬碰一掌！”

一言甫毕，她那只惨白的右掌，已如闪电一般，脱袖而出，神速绝伦地向古浪的前心按到！

古浪感到有些心惊，不到万不得已时，他绝不肯与况红居对掌，所以他在况红居手掌才出之时，身子一个大旋转，又到了她的右后侧。

古浪才要出手，但是这一次况红居已经有了准备，她轻笑道：“还来这一套？”

只见她身子不动，大袖一拂，“忽噜”一声，大片衣袖，有如一只巨蝶

般，向古浪的手腕缠来。

古浪虽然吃惊，但是他也防到了这一着，所以当况红居的衣袖，快要接触到他的手腕时，他蓦地绽舌大喝一声。

况红居猛然间吃了一惊，就在这时，古浪的右掌，以“袖底翻花”的招式，由况红居的袖底翻出，二指如矢，向况红居的双目刺去！

况红居未防之下，不禁又是一惊，她虽有一身奇技，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往后退。

她身子一晃，退出五尺以外，躲过了古浪凌厉的二指！

这种情形，对况红居来说，已经是莫大的侮辱了！

她称雄一世，一身奇技，却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逼得后退。

虽然除了他们二人之外，并没有任何人在场，但是况红居的脸，仍然羞得红过了耳根。

古浪紧守着“不贪功”的原则，所以他这时静立一侧，双目如神，注视着况红居不动。

况红居咬着嘴唇，不住地冷笑道：“哼哼！好俊的功夫！”

她慢慢地，又一步步地向古浪走来。

古浪绝不退让，但是也未迎上，只是静立原处不动，像是一株树似的。

风雪弥漫之中，况红居看到了那张青春刚强的脸，气焰也为之减了不少。

二人距离约有两尺时，况红居停了下来，她用冰冷的声音说道：“孩子，你真的要与我作对？”

古浪冷冷说道：“是你要与我作对。”

况红居接口道：“你若是再不醒悟，我再次动手，可就不留情了！”

古浪明知自己的行为，激怒了况红居，时间一长，以自己的功夫，终究是敌不过对方的。

但是现在的情形，自己总不能讨饶，所以镇静答道：“既然动手，便把生死置之度外，况婆婆请尽量赐教！”

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语声铿锵，坚毅有力，显示出他无畏的精神。

况红居怔了一下，说道：“你这么说，我更是不能伤你了。”

古浪一转身道：“那么我告辞了！”

说罢一拱手便要离去，况红居怒道：“且慢！”

古浪转过了身道：“况婆婆还有什么事？”

况红居看了他半晌才道：“你临去之前，必须硬接我一掌！”

古浪心中一惊，因为像这种对掌，若非功力相差不多，弱的一方必受重创。

以往好几次，都有哈门陀或丁诩暗中相助，才能勉强接住，现在四处无援，硬接对方一掌，恐怕是非受创不可了。

况红居见他不语，便道：“怎么样？”

古浪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心情反而轻松下来，含笑说道：“我自然从命。”

听古浪这么说，再看他脸上那种平静的神情，况红居不禁又疑惑起来。

她忖道：“莫非这孩子真的有实学？”

她想着正色说道：“你可要好好准备，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

古浪毅然道：“我尽力而为。”

况红居摸不清古浪真实底细，所以一些也不敢大意。

她退后了三步，双掌微微举起，运了九成力，说道：“你准备好了么？”

古浪点点头，说道：“请出掌吧！”

况红居接口道：“注意！”

一语甫毕，双掌疾翻而出，向古浪前胸推来，古浪早已把全身劲力贯在了双臂之上，迎了上去。

四只手掌才一接触，立时一声震天价的大响，只见古浪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由立足之地，向后扬出两丈多远。

况红居的身子，也一连退后了五六尺，不住地搓着双手，脸上有一种惊讶和喜悦混合的表情。

再看古浪，双臂下垂，面无人色，虽是大雪之中，头上的汗珠却像黄豆一般大，不住地滴落。

这一下，足见他受了重创，但是他却没有发出一丝哼声。

他两排洁白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一双剑眉紧皱着，看得出是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

况红居双手搓了半天，这才说道：“果然前几次都有人暗中助你，不过今天你以本身功力与我相拚，使我双臂酸痛，退后五六尺，这等功力在你来说也实在是惊人之极了！”古浪一言不发，双臂下垂，如同折了一般。

他那双俊美的眼睛中，流露出一种痛苦不堪之色，但是仍然是目光炯炯不可轻侮。

况红居继续说道：“你明知没有人助你，怎敢与我对掌？害得你受此大创……”

古浪仍是一言不发，事实上他此刻痛彻心肺，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况红居缓缓走到他身前，含笑道：“待我先为你止痛再说……”

说着伸手向古浪双肩扶来，古浪目中似要射出火来，他用力把身子转动一下，表示拒绝。

由于转身震动，古浪更觉痛如刀割，几乎昏了过去，身子摇了两摇，强自支持着，却已忍不住低声地呻吟了一声。况红居摇了摇头，说道：“好刚强的孩子！我说过我不愿伤你，刚才若是确定没有人助你，我决不会用全力……”她说到这里，发觉自己说漏了嘴，面上一红，停了下来。古浪仍然翻目望着她，毫无反应。

况红居笑了笑，说道：“好了，你随我走吧，我要把你带走……”

古浪闻言大惊，况红居已然逼近一步，伸手欲擒古浪。就在这时，突听霹雳一声大喝：“无耻婆子，打！”

一阵劲疾的破空之声，两点白星，急逾星火，向况红居头部打到。

况红居一惊，身子向旁一滑，大袖拂处，把两枚暗器扫落，却是两颗冰球。紧接着一片风声，四条黑影围了来。

况红居见是两个年轻的男女，生得极为俊美，另外则是两个身躯高大的黑面妇人。

这四人正是桑燕、桑鲁歌、焦大娘和孟大娘。

焦大娘对桑鲁歌兄妹道：“你们快把古兄弟送回去！”况红居横身，拦在古浪身前，冷笑道：“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在况红居面前卖狂？”

焦大娘叱道：“管你什么红居绿居，快让开！”况红居大怒，冷笑道：“你们胆子也太大了，须知触犯我况红居的，只有一个‘死’字！”

桑鲁歌已忍不住道：“燕妹，我们赶快看看古兄弟！”说着逼了上去，

况红居叱道：“庶子敢尔！”

一只巨掌当头压下。

她这一只枯掌，如同鬼爪一般，阴风嗖嗖，极度的惊人。桑鲁歌初生之犊，哪晓厉害，举掌便要迎敌。

一旁的焦大娘却是识货人物，大叫道：“小少爷，让开！”随着这声大叫，一双虎掌，有如狂风，向况红居胸前击到。她这两掌之力，有雷霆万钧之势，况红居不得不让，忙把身子一偏，躲出了七尺。

桑鲁歌立时伸手去扶古浪，但是另一条身影更快，拦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是孟大娘，她作色道：“小少爷！你这么乱碰他，岂不把他痛死？”

桑鲁歌皱眉道：“这……这怎么办？”

孟大娘不讲话，伸手在古浪肋下一点，古浪立时昏了过去。桑鲁歌就势把古浪抱了起来，这时况红居大怒，飞快扑来，大喝道：“小子大胆！”但是焦、孟二妇，已经同时把况红居拦住，焦大娘叫道：“快送他回去，丁老可以救治他！”

桑鲁歌一言不发，抱着古浪在大雪中飞驰而去。

桑燕一言不发，紧紧地跟在一侧，她双目泛泪，关切之情溢于眉宇。

他们兄妹一路急奔，进入古寺，进入古寺，冲入禅房。丁讶好似刚睡醒了一觉，脸上的病容已一扫而空，看见他们进来，似乎很奇怪，问道：“孩子们！发生了什么事？”桑鲁歌急道：“古兄弟受了重伤，快些救他！”

桑燕张口欲语，但只说了句：“快……救他……”声音已带哽咽，转过了脸。

丁讶掀开了被子，套上了鞋，桑鲁歌轻轻把古浪平放在床上。

只见古浪这时面如金纸，双目紧闭，满身浮雪，头上汗水未于。

桑鲁歌把古浪鞋子脱掉，为他把浮雪扫尽，一切的动作，古浪全是浑然不觉。

丁讶双手扶着床沿，只是低头细看古浪，一言不发。桑鲁歌在一旁催道：“快！快些救他！”

丁讶慢吞吞地转过身来，对桑燕望了一眼，桑燕立时明白，低声道：“哥哥，我就在门外……”

说着出房而去，神情之中，充溢着无限忧愁。

丁讶笑了笑，又回过头，对桑鲁歌道：“把他衣服解开！”桑鲁歌忙不迭地把古浪衣服除掉，只见他双臂呈乌紫色，情况很是严重。

桑鲁歌剑眉微皱说道：“他……他怎么样？可是骨头折了？”丁讶摇了摇头，说道：“骨头倒没断，只是气血受阻。”

桑鲁歌这才稍安，说道：“那……那怎么办？”

丁讶白了他一眼，说道：“孩子，你怎么知道我能治病？”

桑鲁歌迟疑了一下，说道：“我是听焦大娘说的。”

丁讶笑了笑，说道：“就是那个黑脸婆子么？她知道的倒不少！”

他说着，双手握住古浪的上臂轻轻捏了一下，回头道：“你也出去，我治病的时候，不能有外人在旁边！”

桑鲁歌怔了一下，无可奈何，只得退出房外。

桑燕依墙而立，望着满空飞雪发呆，见桑鲁歌出来，问道：“你怎么也出来了？”

桑鲁歌作了个怪样，低声说道：“那老怪物毛病不少，治病还不准看，

好像怕我在旁边偷学似的。”

桑燕秀眉微蹙，说道：“他的情形怎么样？”

桑鲁歌答道：“老怪物说他骨头没断，只是气血受阻。”

桑燕这才放下了一半心，她忽发觉桑鲁歌明亮的目光，正射在她脸上，不禁羞得红了脸，偏转身子。

桑鲁歌一笑，说道：“我们过去看看她们动手的情形如何了？”

桑燕迟疑了一下，说道：“她们二人联手，不会吃亏的。”

桑鲁歌知道她的心在古浪身上，笑道：“听说况红居非常厉害，你在这里等，我去看看。”

说罢冒雪而去，桑燕叫道：“哥哥，你要快些回来！”

桑鲁歌答应一声，如飞而去。

当他赶到那小山坡时，不禁颇为奇怪，况红居及焦、孟二妇均已不知去向。

他细心地在附近察看了一阵，未见异状，连足印全没有，寻不出丝毫痕迹。

他忖道：“或许她们到别处去了。”

他只得再赶回古寺，见桑燕还在望空发呆，身上的落雪一直到现在还未扫去。

桑鲁歌心中暗笑，忖道：“这个丫头，心事可被我看出来了！”

他来到桑燕身旁，把情形告诉了她，又问道：“里面有动静么？”

桑燕摇了摇头，说道：“一点声音也没有，不知道老怪物在搞什么鬼！”

他们兄妹二人在外面静等，半个时辰过去，仍然没有动静，都不禁大感奇怪。

桑鲁歌坐在屋檐下，低声道：“老怪物到底会不会治病啊！”

这话立时使桑燕担心起来，她想了一下，说道：“他功夫这么大，一定也通医术，不然焦大娘也不会叫他救治了。”

桑鲁歌道：“要依我的脾气，干脆把他带回去，叫姑婆来救他！”

桑燕白了他一眼，说道：“这里离‘黄角榧’这么远，带他回去只怕……”

桑鲁歌停了一下，忽道：“你想这一次老怪物见不见得着姑婆？”

桑燕摇摇头，毅然说道：“当然见不着，姑婆曾对我说过，死也不愿意见他！姑婆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桑鲁歌点了点头，说道：“不错……不知他有什么事要找姑婆，一再地碰壁也要来。”

桑燕摇摇头，说道：“不知道……有一次我看见姑婆写了满张纸的‘丁’字又撕了，真奇怪！”

桑鲁歌道：“我想他们以前一定是老朋友，不知为什么事闹翻了，姑婆才不理他！”

桑燕沉吟了一下，说道：“姑婆做得也太绝情了，我看这老怪物倒是一片诚意，姑婆应该见见他。”

桑鲁歌轻嘘了一口气，说道：“这些老人的事很难说……”

才说到这里，便听丁讶的声音传了出来：“好了，你们可以进来了。”

桑氏兄妹连忙入房，见丁讶靠在一张椅子上休息，古浪身上盖了一张毛毯，已经沉沉入睡。

他的脸色恢复了以往的颜色，桑氏兄妹喜之不尽，桑鲁歌道：“谢谢你

了！”

丁讶白了他一眼，说道：“谢什么？他又不是你们家里的人！”

桑鲁歌碰了个钉子，很不是味，桑燕接着说道：“我们是奉命来接引他的，老先生救了他，我们当然要谢谢你。”

丁讶闻言望了她半天，说道：“方才你们在外面叫了我半天老怪物，这时又改口称我老先生了。”

一句话说得桑氏兄妹面红过耳，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丁讶叹息了一声，说道：“唉，有些事不是你们小孩子可以了解的，所以不可随便乱说……我问你们，九娘在你们面前，可是一直称我老怪物么？”

桑鲁歌偷眼望了望他的脸色，点头道：“是的。”

丁讶正要说话，忽听院中“嗖嗖”几响，有不少人落地，丁讶作了个手势道：“我出去看看！”

第十三章 狭路相逢

丁诩救治了古浪之后，正在房中与桑氏兄妹谈话，忽听院中有人落地之声。

丁诩含笑道：“我出去看看！”

满天大雪未住，丁诩拉开了门，立时寒风扑面，使他一连打了几个寒颤。

院中先后落下两人，正是不久前与况红居动手的焦大娘和孟大娘。

她们二人都受了伤，焦大娘左臂有一条很深的伤口，不断地渗出鲜血，孟大娘则是右腿受创，二人均是狼狈不堪。这时桑鲁歌及桑燕兄妹也跑了出来，见状大惊，立时赶过去扶住她们。

桑鲁歌惊道：“焦大娘，你们怎么了？”

焦大娘狠狠地咬着牙，说道：“好厉害的婆子，我们敌她不过……”

说着不住地喘息，桑鲁歌剑眉一扬，喝道：“我去会她！”

说罢作势欲去，孟大娘拦道：“小少爷！你去也不行！”

焦大娘也接口道：“她马上就要赶来，何必去找她！”

桑鲁歌气冲冲地说道：“好！我就在这里等她！”

桑燕在一旁接口道：“焦大娘和孟大娘两个人都敌不过她，你又怎么是她对手？”

桑鲁歌怒道：“照你这么说，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挨揍么？”

桑燕尚未说话，焦大娘已接口道：“我和孟大妹子马上到‘兰石’去找人，古浪的安全只好先托丁老照顾了。”

丁诩自出房之后，便是一言不发，靠在门框上，这时焦大娘提到他，大家的目光都射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仍然一言不发。

焦大娘走到丁诩的面前，非常恭敬地施了一礼，说道：“丁老，在我们离开之后，请你先保护古少爷的安全，不知您老答应否？”

丁诩笑了笑，说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可是九娘关照你们必须保护古浪不受到伤害么？”

焦大娘点了点头，说道：“正是！”

丁诩接道：“按你们对我的态度来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管这个闲事，不过古浪一路上照拂我，我自然不能见他再受伤害……”

焦大娘在才开始听他讲话时，一双眉毛紧紧地皱着，听到后来便面现笑容，拱手一礼，说道：“多谢老前辈，我们少时就来！”

说罢之后转身而去，丁诩叫道：“这里的事交给了我自然没错，少时你们不必回来，可到附近打探打探，应知跟踪古浪的，不止况红居一个！”

焦大娘又躬身道：“是！”

她与孟大娘会合在一处，低声向桑氏兄妹嘱咐了几句，这才越墙而去。

丁诩把桑氏兄妹叫到面前，说道：“况红居可知道你们的身份么？”

桑鲁歌摇头道：“我们离家之后，一直是用钱家的名字，我想这些老人一定以为我们是钱家堡的人。”

丁诩点了点头，道：“嗯，少时况红居来了，你们少说话，一切由我来对付！”

桑鲁歌答应一声，桑燕则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地向古浪所居那间禅房张望。

丁诩知道她关心古浪的伤势，笑了笑说道：“不要紧，他睡醒一觉就可

以复原了。”

桑燕心事被人看透，不禁一阵面红，转过了脸，桑鲁歌看在眼里，也不禁轻轻地笑了起来。

丁讶的目光，始终在他们兄妹的脸上转，面上的表情很是奇特，好似要在他们脸上追寻回忆。

这时突听桑鲁歌低声地说道：“来了！”

丁讶及桑燕的目光，一齐射上了墙头，只见一个白发的老婆婆，立在围墙之上。

急劲的寒风，把她宽大的衣裙，吹得翻向上身，漫天飞雪之中，看来像是一个鬼魅。

她静立墙头，目光如炬，打量着每一个人。

桑鲁歌也静静地看着她，忖道：“想不到她的功夫这么高……”

桑燕倚在房檐下的一根木柱上，双手紧紧地捏着衣角，目光逼视着况红居。

丁讶靠在门框上，看了况红居一眼之后，便把目光移开，若无其事一般，望向远处，欣赏雪景。

况红居静立了片刻，飘身落入院中，她用冰冷的声音对桑鲁歌道：“你们都是古浪的朋友么？”

桑鲁歌点了点头，说道：“不错！”

况红居的目光，又转到了丁讶的身上，打量了半天，才慢吞吞地说道：“你不是病着么？”

丁讶转回目光，望了她一眼，以不悦的口吻说道：“怎么，病了就不准好么？”

这话说得况红居一怔，她随即说道：“刚才你病中，我曾为你把脉，脉象极微，怕没有多久好活了，你还出来吹风做什么？”

桑鲁歌闻言不禁剑眉一竖，喝道：“你说话怎么如此难听！”

话未说完，况红居断喝一声道：“住口！你小小年纪，还是不要蹉这浑水的好，若是不听教训，恐怕就要无葬身之地！”

桑鲁歌闻言大怒，正要回口，丁讶已然说道：“你们小孩子还是少开口的好！”

桑鲁歌想到丁讶方才的吩咐，只得强自把怒火忍住。

况红居径自走到丁讶身前，用手指了指禅房，说道：“古浪可是在里面？”

丁讶点了点头，况红居又道：“我进去看看！”

说着便要入内，却被丁讶拦住，说道：“他刚吃了药，正在养息，你不要打扰他！”

况红居白眉一扬，喝道：“老头，你少管闲事，我是来带古浪去养伤的。”

丁讶也提高了声音道：“老婆子，我可不是你们江湖中人，不过古浪对我很好，我不能不照顾他。”

况红居或许真把丁讶看成不会武功之人，所以她极力的忍耐着，说道：“也许你弄不清楚，古浪是我的后辈，现在他受了伤，我要带他去养伤，你明白了么？”

丁讶思索了一下，摇头道：“不对，不对，他的伤是你打的，我怎么能把他再交给你？”

况红居强忍怒气，叫道：“是我打的怎么样？难道我不能教训我的后

辈？”

她那种气焰，桑鲁歌及桑燕都看不下去，气得怒目而视，但是丁诤却是毫不恼怒，他摇着头，对况红居道：“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有什么前辈，你不要骗我！”

况红居已经气得不得了，她极力地忍耐着，搓着一双枯瘦的手，喝道：“老头，我念你是不会武功之人，又有重病在身，不与你为难，你还是赶快让开的好！”

丁诤双目睁了睁，似有恐惧之色，拦住了房门，低声地说道：“怎么，你……你要动武？”

况红居气道：“我焉会对你动武？快些让开！”

丁诤一个劲儿地摇头，说道：“那……你是要对古浪动手了？不行，我死也不能让你害他！”

况红居被他缠得怒极欲狂，连连跺脚道：“唉呀！你这个老糊涂！我也与丁浪无怨无仇，为什么要害他！”

丁诤问道：“那你为什么把他打伤？”

一句话问得况红居哑口无言，气得面上变了色，叫道：“你懂个屁！给你说也说不清楚，快些让开！”

桑氏兄妹见况红居对丁诤如此，都是怒火万丈，但是他们深知丁诤的厉害，所以也并不担心。

丁诤好似被况红居的大声喝叱所震惊，他沉吟了一下，说道：“既然你一定要带他走，等我先问问他愿不愿意，如果他不愿意……”

话未说完，况红居已叱道：“还问个屁！快些让开！”

她这一骂，似乎把丁诤的火气骂出来了，他转过了脸，不悦地说道：“你这个老婆子怎么不讲理？我说的全是好话，你骂个不休，真是没有教养！”

丁诤这几句话，更说得况红居羞愤交集，她双目射出了奇光，叱道：“老鬼！莫非你逼我向你动手？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快些让开！”

丁诤摇着头，说道：“士可杀不可辱，你若是拿这种态度威胁我，不如把我杀了算了！”

况红居气得说不出话来，桑鲁歌及桑燕却笑了起来。

桑鲁歌笑对桑燕道：“燕妹，这婆子好不讲理！”

话传入况红居之耳，她更是怒不可遏，咬紧了牙，冷笑道：“好个老混账，给我滚吧！”

说着一双手臂快似闪电一般，向丁诤的双肩抓来，快疾之至。

丁诤大叫道：“你真的动手……”

况红居的双手已经按住了丁诤的肩膀，她停了势子，忍住怒道：“你现在让开还来得及，怎么样？”

丁诤望了她半天，摇头道：“不让！”

况红居怒喝道：“看你让不让！”

双手抓住丁诤的肩头，高高举起，移到旁边，放了下来。

接着瞪目道：“我不愿意伤你，若是再找无趣，就别想让我手下留情了。”

说罢之后，回头望了望桑氏兄妹，见他们遥遥站着，没有一些反应。

况红居冷笑一声，说道：“对！这样才算聪明……”

她说着便要伸手去推门，但是丁诤很快的又拦在了门口，说道：“不行！你不能害他！”

况红居气得浑身发抖，厉叱道：“老鬼！你真要找死！”

双手抓住丁诤的肩膀便向外甩，但是就在她劲力才吐之际，突然发出一声尖叫，身子一连倒退了好几步，几步退到天井之中。

桑鲁歌及桑燕不禁同时一惊，注意看去，只见况红居的双腕，渗出了鲜血，流淌不已。

况红居很快的在自己的双腕点了几指，血立时就止住了，她狞笑道：“老鬼！倒看不出你果然有一套！”

丁诤笑嘻嘻的扬起了双掌，啞见他手中有两根中医针灸所用的金针，闪闪发光。

丁诤笑着说道：“讲比武打架我不会，不过我看了几十年的病，‘百针度穴’的功夫，谁也比不上我！”

桑鲁歌这才恍然，原来丁诤以针灸之法，在况红居的手上戳了两针，难怪她受不住呢！

况红居见了这两根金针，不禁又被弄得疑虑起来，忖道：“难道他真是以医术上的针法刺我？怪不得他认穴认得这么准呢！”

丁诤好似非常得意，又笑着说道：“怎么样？别看我不会武功，其实你们的点穴法，比起我的针法来差多了！”况红居冷笑道：“不错，你是有一手……”

她心中却忖道：“我要试试他！”

她拿定了主意之后，又忖道：“这一次我点他‘肩井穴’，他如来得及以针刺我，便可由他出手的速度判断他是否会武功。”况红居想到这里，笑道：“好，你再试试！”

丁诤立时紧张起来，一言不发，双目紧紧的盯在况红居的身上，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

况红居轻舒长臂二指如电，向丁诤的左肩“肩井穴”点了过去来。

她二指堪堪已经点上了，突觉手腕又是一阵奇痛，吓得她一声怪叫，二次退了回去。

这一次丁诤所下这针，比方才要厉害得多，以至况红居止血之后，仍然痛彻心肺。

两下的动作，都是快极，桑鲁歌及桑燕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况红居已经退了回去。

这一来真把况红居弄胡涂了，她忖道：“难道他会武功？可是方才我与他把脉，发现他根本就不似习武之人，莫非他武功高到连我都觉不出来么？”

想到这里，不禁一阵心惊。

丁诤嘻嘻地说道：“怎么样？我看你还是快走吧！”

况红居不答，寻思道：“此人如果有这般高的武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难道他一向隐居着不成？”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况红居纵横江湖数十年，跑遍了大江南北，凡是成名的人物，几乎都会遍了，丁诤若是武林中人，她是绝不会不知道的。

丁诤见况红居久不说话，笑道：“我看你还是走吧！方才我下的三针都是很轻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况红居铁青着脸，叱道“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丁诤毫不隐晦，随口说道：“我叫丁诤！”

况红居轻轻地重复着他的名字，心中却把近几十年来，江湖中姓丁的奇

人想了一个遍，始终想不出一个叫丁讶的人物来。

在她思索之际，丁讶的目光，却扫向院墙之外，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比况红居更厉害数倍的人物——哈门陀——已经来到了！

丁讶心中寻思道：“我不能让哈门陀这么快就发现我会武功……”

他心中很快地作了个决定。

这时况红居百思不得其解，说道：“不管你是什么人物，我要会会你！”

说着便又向丁讶逼来，这一次丁讶的反应甚是惊惶，他还没等况红居走近他便冲了上去，举针向况红居的双肩刺去。

由他的速度和身法看来，分明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可是况红居连吃了两次亏，不敢贸然出招，把大袖一扬，喝道：“去吧！”

她那片袖子，卷在了丁讶的手腕上，只听丁讶一声大叫，身子已然被甩出了好几尺远，跌在雪地里。

桑燕等大惊，连忙扑了上去，把丁讶扶了起来，只见他跌得满身是雪，还好没有受伤，丁讶不住地喘息着，用衣袖拍打着身上的浮雪，连连叫道：“好！好婆子！你难道不怕王法么？”

况红居脸上挂上一丝阴冷的笑容，说道：“果然是个废物，太不自量力了！”

她说过之后，目射奇光，令人生悸，然后提高声音道：“现在，看你们谁还敢拦我！”

说罢，径自推门而入，桑鲁歌大怒，正要追入，却被丁讶拉住，低声道：“不要管她！”

桑鲁歌及桑燕虽然大惑不解，但是他们知道丁讶是与桑九娘一流的人物，他既然如此说，必然有原因的。

少时，况红居走了出来，她用毛毯裹着古浪，双手托着，对丁讶等道：“你们放心，我不会害他的……我走了。”

说完这句话，身子一连几个晃动，消失在风雪之中！

等她走了之后，桑鲁歌这才埋怨道：“丁老！你怎么……”

话未说完，丁讶用力地捏了他手心一下，桑鲁歌这才知道事出有因，便把下面的话吞了回去。

丁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你们这些学武功的人风险真大，但愿这孩子此去能够化凶为吉！”

他说着，慢慢地走进了禅房，桑鲁歌也跟了进去，但是当他们在进房之后，却发觉桑燕已经不知去向。

桑鲁歌大惊，说道：“啊！燕妹定是追下去了，我也得赶去！”

丁讶一把拉住了他，笑道：“不要紧！少时他们就会回来。”

桑鲁歌疑信参半，说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明白……”

丁讶笑道：“自然会有人对付况红居，把古浪送回来，我乐得不必出手，否则岂会让况红居这么容易把人带走？”

桑鲁歌睁大了眼睛，问道：“谁？谁能把况红居打败？”

丁讶含笑道：“自然有人……”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突然问道：“你们这一次下山，是九娘嘱咐你们来接引古浪的么？”

桑鲁歌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丁讶又问道：“对于古浪的情形，你能知道多少？”

桑鲁歌似乎有些顾忌，一双俊目望着丁讶，迟迟不肯说，丁讶笑道：“在我面前不必隐晦，我知道的比你多！”

桑鲁歌又沉吟了一下，说道：“我知道阿难子已经把‘春秋笔’传给了他，他就是这一代的笔主，所以姑婆才派我们来接引他。”

丁讶点点头，道：“不错，九娘的消息倒很灵通。”

这时桑鲁歌突然想起一事，惊道：“糟糕！‘春秋笔’在他身上，这时被况红居带走，岂不是被她发现了？”

丁讶笑道：“这一点我若是防不到，又岂能与她对敌？放心，‘春秋笔’早在我身上了！”

桑鲁歌这才吁了口气，他的姑婆虽是前代笔主之妻，但是他也从未见过“春秋笔”，不禁低声道：“丁老，‘春秋笔’威震天下，你能不能拿给我看看？”

丁讶断然摇着头，说道：“东西不是我的，我不能作主，等古浪进了桑家堡以后，他自然会拿给你看。”

桑鲁歌显得有些失望，二人沉默下来。

丁讶坐在窗前，望着满空的飞雪发呆，室内出奇的寂静，桑鲁歌虽然心急，也只得耐性等着。

丁讶突然转过了脸，问道：“你……你姑婆近年来还好吧？”

问这句话的时候，丁讶脸上的表情很是奇特。

桑鲁歌笑道：“她老人家很好，精神足得很，每天四更就起来逼着我们练功夫了！”

丁讶双目闪出了一片光辉，笑道：“她还是老脾气……不甘寂寞！”

说到后面几个字，丁讶的脸上又流露出了轻微的伤感，他咳嗽了一声，说道：“她心痛的毛病好了么？”

桑鲁歌摇摇头，说道：“没有！还是老样子。”

丁讶奇道：“怎么，她没有按着我的方子吃药吗？”

桑鲁歌摇摇头道：“没有……您的方子一到，就被她烧了！”

丁讶闻言面色一变，站起了身子，在室中踱着步，半晌才道：“何苦！何苦……难道一切都是我的错？”

他说着，又喘了起来，桑鲁歌问道：“丁老，你说什么？”

丁讶双手扶着桌面，连连地摇着头，说道：“没有什么……你把窗户关上吧！古浪怕就要回来了，开着窗户不太方便。”

桑鲁歌疑惑地向窗外望了望，根本没有一个人影，正在迟疑，丁讶又道：“快关起来！”

桑鲁歌只得依言把窗户关好，想起刚才的话，不禁又问道：“丁老，刚才你说什么？”

丁讶反问道：“九娘与你们闲谈时，没有提到过我的事么？”

桑鲁歌道：“我们问过她，可是她一句也不说，还大发脾气，把我们骂了一顿！”

丁讶苦笑道：“看来她是不愿意你们知道，那么我也不必再提了！”

桑鲁歌又问道：“丁老，你们以前是不是很好的朋友？”

丁讶接道：“岂止是很好的朋友！往事如烟……往事如烟，不提也罢！”

正说到这里，突听室外有物触地之声，桑鲁歌霍然站起来，喝道：“什么人？”

丁讶一笑，低声道：“快去看看，准是古浪回来了！”

桑鲁歌将信将疑，打开房门一看，果然是古浪，仍像方才一样，身上包着毯子，熟睡未醒，躺在门口的走廊上，如同一个弃婴一般。

桑鲁歌大奇，说道：“怪了，真的有人把他送回来了！”

说着连忙把古浪抱起，走回房中，放在床上。

丁讶趋前看了看，笑道：“他毫无损伤，大概也就快醒了！”

桑鲁歌奇道：“丁老，这是怎么回事？”

丁讶摇头不答，不久古浪已悠悠醒来。

古浪醒来之后，张目四盼，奇怪地说道：“咦！我怎么回房睡着了？”

这句话问得丁讶和桑鲁歌都同时笑了起来，古浪再一回忆，才想起与况红居动手受伤之事。

他试着把双腕活动一下，竟是毫无痛苦，转动自如，不禁大喜道：“丁老，谢谢您！若是没有您，我这双手恐怕要废了！”

丁讶含笑道：“何至于这么严重？你要谢谢鲁歌他们呢！”

古浪忙又向桑鲁歌致谢，丁讶握住他的双手，察视了一阵，笑道：“好了！一点事都没有了，你起来吧！”

古浪忽然发觉自己只穿着中衣，不禁望了丁讶一眼，丁讶知道他的心意，笑道：“不要紧，东西在我身上！”

古浪这才放心，连忙下床，换上一套浅灰色的劲装，仍然是英气勃勃，目透神光。

桑鲁歌见他毫无伤损，心中高兴万分，便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古浪奇道：“啊！我竟睡得这么死，一点都不知道！”

丁讶笑道：“不是你睡得死，而是我点了你的睡穴！”

他说到这里，转回身对桑鲁歌说道：“你去看看你妹妹，不要又出了别的事！”

桑鲁歌应声而去，他一则担心桑燕，二则想到丁讶可能有避人的话要说，所以很快地出房而去。

等桑鲁歌出房之后，丁讶这才说道：“刚才我已经与况红居交过了手，这情形就是瞒得过况红居和其他人，恐怕也瞒不过哈门陀，他可以在我一举一动中，发现我深厚的功力，所以我想这几日内，他必然会有所行动的！”

古浪吃了一惊，作色道：“那么关于‘春秋笔’的事情，他也知道了么？”

丁讶摇了摇头，说道：“那倒没有，不过他也和一般人一样，认定你知道‘春秋笔’的下落，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取，所以他才一直跟着你，而没有其他的举动！”

古浪听得阵阵心寒，丁讶又接着说道：“由于我的突然出现，使他犯了很大的心病，弄不清我的底细！”

古浪思索道：“那么他一定有很周密的计划来控制我了？”

丁讶点点头道：“他自以为是如此……”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接道：“除他之外，另外那些老人也都跟着你，一路下来毫无所得，所以渐渐都已沉不住气，看来日内他们就要对你公然发难了！”

古浪皱了皱眉头，说道：“我倒不怕他们，了不起一拚就是！”

丁讶笑了笑，接着说道：“哈门陀也渐渐沉不住气了，我想他日内定会找我一会，以探我的虚实。”

古浪剑眉微皱问道：“那你准备怎么办？”

丁讶道：“对付哈门陀这种人物，自然不能大意，我虽然重疾在身，相信也应付得了他！”

古浪剑眉一扬，说道：“丁老，事情由我而起，还是由我来对付他！”

丁讶连连地摇着头道：“你斗不过他的，再说他既是要来找我，我又岂能躲得开？”

古浪也渐渐感觉到事情的严重，他心中有一个老问题，忍不住问道：“丁老，他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抢这支‘春秋笔’做什么？”

丁讶笑道：“难道阿难子没有告诉过你，他有一张‘黑名单’，记下了这一批老人的罪状？”

古浪连连点头道：“是的！我想起来了，但是究竟与‘春秋笔’有什么关系？”

丁讶笑道：“那张字条上，记下了他们最见不得人的罪状，他们在江湖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旦这些罪状公布出来，一生的声誉将大受影响！”

古浪摇头道：“他们不会否认么？”

丁讶道：“那些罪状下面，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当然是在春秋笔主的监视下签的名！”

古浪奇道：“那么他们都敌不过历代的春秋笔主？”

古浪点头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抵得过‘春秋笔法’，所以他们要在你尚未习会‘春秋笔法’之前，先把这些罪状销毁掉，再说那张名单，就藏在‘春秋笔’的笔盒之中！”

古浪这才完全明白了，丁讶又道：“等你学成‘春秋笔’法后，他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非你敌手了！”

古浪惊喜交集，说道：“我得赶紧把‘春秋笔’法练成才好！”

这时又到了丁讶吃药的时候了，他把晾好的一碗浓药，咕咕地喝了下去，说道：“今晚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就要赶路，好在九娘派下了大批的人接应你，虽然没有什么大用，但是可分他们不少心！”

他们二人喁喁低语，深宵始歇。

.....

所幸这一夜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二天一清早，古浪辞谢了和尚们，与丁讶离开了“开元寺”。

这时风雪略小，驿道上积满了积雪，虽然很滑，但是比起昨日雪水泥泞的情形好多了。

马蹄踏在积雪之上，发出“噗噗”的声响，这一路上已经有不少马蹄和人的足印，混乱异常。

丁讶低头看了看，说道：“照我看，前途不会很平静啊！”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一连两天下来，均是毫无惊扰。

古浪和丁讶已经到了“绵阳”境内，这时天将傍晚，二人在荒凉的雪地里奔驰着，正商量着投宿之事，丁讶突然低声道：“魔头来了，慢些！”

古浪心中一惊，问道：“谁？”

丁讶低声道：“哈门陀！”

这三个字使古浪心头一震，急道：“怎么办？”

说来奇怪，哈门陀就像是古浪心上的一层阴影，他每次出现，都令古浪心惊不已。

丁讶说道：“你原来对他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不必惊慌，我是不会吃亏的！”

事情既然不可避免，古浪也只有镇静下来，马儿的速度慢了下来，又走了数十丈，果见一株雪树之旁，站着一个黄衣老者，正是哈门陀！

古浪心中暗暗吃惊，忖道：“丁讶真是好惊觉，这么远就发现了！”

数十丈之遥，转瞬便到了面前，古浪连忙把马勒住，跳下马来，赶到了哈门陀身前，故作惊讶道：“师父！你怎么在这里？”

哈门陀头上戴了一顶风帽，双手套在袖筒内，微微一笑，说道：“我想跟这位与你同行的丁老头谈谈！”

古浪抑着惊惶，低声道：“师父，我暗中考查的结果，他实在是个很平凡的人，只是医术很高明……”

哈门陀打断了他的话，笑道：“我就是来请教他的医术！”

在这种情形下，古浪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尽量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然而事实上他心中紧张异常，忖道：“若是他们动起手来，我该怎么办？”

这时丁讶双手扶在鞍桥，无力地抬起了双目，有气无力地说道：“怎么，谁有病了？”

古浪见他身子瘦弱，面无人色，风雪之中缩成一团，简直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哈门陀的目光，如同两盏明灯一般，射在丁讶的身上，半晌不说一句话。

丁讶老眼昏花地问道：“到底是谁呀？什么地方不舒服？”

哈门陀笑了笑，说道：“你最好下马来给我看看病！”

丁讶失声笑道：“啊呀！我连马都没下，怎么看病呢……古浪，快扶我下马！”

古浪只得答应一声，把丁讶扶下了马，说道：“丁老，你小心走，你自己还有病呢！”

丁讶知道古浪关心自己，故意这么说，要自己小心应付哈门陀。

丁讶笑道：“不要紧，我的病已拖了十余年，要死早就死了，不会这个时候死的！”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哈门陀面前，仔细地看了看，说道：“咦，你气色如此之好，哪像有病之人？”

哈门陀双目如电，注视着丁讶的一举一动，闻言笑了笑，说道：“我是心病呢！”

由于哈门陀所穿的是僧衣，所以丁讶惊讶地说道：“唔，看来你是个出家人，出家人怎会有心事呢？”

哈门陀被他说得面上一红，停顿了一下，笑道：“或许正因为是出家人，善事行得不够多，所以心事越重呢！”

丁讶呵呵笑了起来，说道：“老师父！你真会说笑话，若真是照你这么说，你应该找佛祖忏悔，不该找我郎中呢！”

他说着又呵呵笑了起来，哈门陀被他说得很不是味儿，双目闪闪地说道：“现在忏悔也来不及了，还是请施主施施仁术吧！”

这两个老怪物针锋相对，虽然只是普通的戏谑之词，却是机锋毕现。

古浪在一旁看着，心里越发紧张起来。

他趁他们谈话告一段落时，插口道：“师父，你有什么病？”

哈门陀叱道：“你小孩子少管这些事！”

丁讶奇道：“怎么？古浪，这位老师父是你的师父，你怎么早没有告诉我？”

古浪笑道：“我还来不及告诉您！”

丁讶接口道：“啊呀！老师父，令徒一身武技，惊人得很，老师父更是草野奇人无疑了，能够与令师徒相交，真个是三生有幸……”

哈门陀口宣佛号道：“阿弥陀佛，施主太夸奖了，像施主行医江湖，造福苍生，才使我出家人惭愧不置呢！”

丁讶道：“好说、好说！”

他们客套了一番，哈门陀道：“施主，可肯为我把把脉？”

丁讶笑道：“自然！自然！”

他枯瘦的手掌，按到哈门陀的手腕上，古浪立时更加紧张起来！

哈门陀暗中把真力运集在右臂上，这种情形，莫说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就是古浪的手按上去，也要被反弹出来。

可是丁讶若无其事，三指轻轻地捏住哈门陀的手腕，神态安详，好似根本没有感受到那股惊人的内力。

哈门陀面色一变，说道：“丁施主，你……”

才说到这里，丁讶已摇头道：“老师父，听脉之时请勿讲话，听完了脉，我自然会问你。”

哈门陀只得忍住，面上挂着一丝不可理解的笑容。

古浪虽然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但是已感觉出情形绝不简单，忖道：“我还是装糊涂的好……”

想到这里，见哈门陀的目光飘了过来，心中一惊，立时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丁讶突然回头道：“古浪，你站远些，不要遮我的光！”

古浪又是一惊，走向一旁。

由于丁讶可以抗拒哈门陀那股惊人的内力，而显得轻松自如，所以他如此一说，哈门陀也暗存戒心，提高了警觉。

因为他感觉到，丁讶的三个手指，冷若冰霜，轻轻地按在自己的脉搏上，这种情形，实际是按着自己的要穴，如果一旦有所举动，凭自己一身功夫，只怕仍要弄得措手不及。所以他又暗中加了几成劲力，但是这几成劲力，对丁讶一点作用也没有。

哈门陀心中好不吃惊，忖道：“啊！这老郎中的功夫绝不在我以下呢！”

丁讶一言不发，双目微闭，完全像一个道地的郎中。他们虽然如此的安静，但是空气却异常的紧张，古浪不知道事情将演变成什么结果，所以特别显得心神不定。这时他们都沉默着，一言不发，丁讶全神的按脉，好半晌他才放开了手。

哈门陀问道：“怎么样？”

丁讶慢条斯理地说道：“你六脉均畅，没有什么大病，只是似乎怀有贪念，以至气血浮动，若是把此‘贪’字除去，你不但没病，还可长命百岁呢！”

丁讶的话说得哈门陀面上变色，他笑了笑，用低沉的声音说道：“老施主果不愧是国手，我这出家人，万般都看得开，就是一个‘贪’字，磋跎至今，难得心平气和，不知老施主有何仙方好药没有？”

丁讶正色道：“老师父！药石均为治标之物，若要治本，还需老师父你从自身作起！”

古浪见他谈说之际，摇头晃脑，一股腐酸之气，心中很是好笑。

哈门陀装得更像，他皱着一双白眉道：“你的话想必有些道理，但不知老僧如何由自身作起？”

丁讶笑道：“老师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佛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师父是佛门中人，难道会不知其中道理么？”哈门陀笑道：“哈哈！我明白了，老施主的意思，可是要我放下此一‘贪’字？”

丁讶拱了拱手说道：“此乃治本之道，愿老师父三思！”

哈门陀的面色越来越和善，古浪看在眼里，便知事情要糟了。

果然，哈门陀说道：“真是不幸，我和尚就是放不下这个‘贪’字，老施主你看怎么办？”

丁讶摇头道：“放不下‘贪’字，还是退出佛门的好，否则由贪生嗔，由嗔生恶，只怕死无葬身之地呢！”

丁讶这几句话，说得斩铁断钢，如同一个在审判犯人的法官似的。

古浪的目光很快地射到了哈门陀的脸上，看他有什么反应。

哈门陀笑着说道：“啊哟！老施主说得好吓人，不过我却不那么想，设若一件宝物，落入俗人之手，便成了杀人的利器，落在我出家人手中，也许会减少不少罪孽呢！”

丁讶却向他拱手一礼，说道：“老师父，这么说你是不可救药了，恕我告退！”

他说到这里转过了身，对古浪道：“古浪，向你师父告辞，我们走吧！”

古浪被他弄得不知所措，哈门陀已笑道：“老师父请留步！”

丁讶转过身道：“什么事？”

哈门陀笑道：“老僧也粗通医理，俗云‘良药不治己疾’，老施主虽然一身医术，却拖了一身重病，可要老僧代为诊断一下？”

丁讶摇头道：“谢谢老师父仁心，我说过，十余年的老病，不治也罢！”

哈门陀怔了一怔，正要说话，却突然转过了身，对着十余丈外的几株大树喝道：“什么人？”

古浪及丁讶都不禁抬头望去，可是目光所及，空空荡荡，并没有任何人。

哈门陀又沉声道：“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你了！”

过了一会，果然由一株大树之后，转出了一个白发老者。

古浪一看之下，不禁大为惊奇，原来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琴先生！

古浪心中忖道：“他们三人凑到一起，问题就更严重了。”

琴先生一面走过来，一面搓着两只手掌，连声地笑着，说道：“好厉害的出家人，管这么多事！”

哈门陀等他走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

琴先生笑道：“我姓琴，别人都叫我琴先生。”

他说到这里，对古浪招了招手，说道：“你徒弟认得我！”

古浪也只好与他打了个招呼，丁讶在一旁笑道：“古兄弟，你的朋友倒不少啊！”

琴先生的长衫外面，用丝线挂着他那根竹笛，哈门陀望了望，说道：“琴施主，看你腰挂竹笛，想必善于吹奏，你可愿意为我和尚吹上一曲？”

琴先生笑道：“今日气血不宁，我就吹三个单音好了！”

古浪心中一惊，忖道：“这是怎么回事，哈门陀为何要他吹笛子？”

他继而一想，也就明白了，忖道：“他必是想借琴先生的笛音，来考验

丁老的功力，我也得准备一下！”

古浪想着，连忙吸气敛神，这时琴先生已经取下了竹笛，凑在了口边，比了一下，笑道：“这三个单音，或许很难听，各位多包涵些！”

他说完之后，鼓气一吹，只听“吱”的一声怪音响起，如同深夜鬼叫，令人心胆俱寒。

古浪猛觉心神一荡，大吃一惊，连忙定住心神，只见哈门陀及丁讶均是毫无异状。

那尖音延续了半天，才戛然而止，古浪这才喘过一口气来。

丁讶皱着眉头说道：“这是什么音呀？如此难听！”

哈门陀笑道：“此乃人间仙药也，哈哈！”

他狂笑着，神情很是异常，古浪心中诧异万分，忖道：“怪了，哈门陀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琴先生接着说道：“再听我第二个音！”

他再度把竹笛凑在了口边，古浪提防着，暗忖：“这一声恐怕更难听了……”

一念未毕，第二个单音又吹了出来，相反的，这一次的音调，却极为低沉，嗡嗡然，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如此深沉浑厚的音调，是出于这么小的一只竹笛。

这声音如同大片蜜蜂一般，振入耳鼓，听在耳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古浪直觉得有些不可支持，便把双目闭了起来，运用本身的真力，来抗拒这神奇之音。

这嗡嗡之声，不知响了多久，古浪正在艰苦的支持时，又突然消失了。

古浪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语道：“好厉害！”

再看丁讶靠在马背上，若无其事，面上挂着一丝浅浅的笑容。

哈门陀也是与常无异，显然琴先生的内力，还达不到伤害他们的程度。

丁讶望了古浪一眼，笑道：“你还是靠过来些，我听见这鬼声音有些害怕！”

古浪知道丁讶叫自己必有原故，便走近了去，强笑着道：“我也有些害怕！”

丁讶伸手握住了古浪的手，掌心相贴靠着，由他的手掌内，传过来一阵无比的热力。

那股热力如同电流一般，立时传入了古浪的体内，古浪便觉有一种无比的舒服，方才由笛音所引起的烦躁和不安都一扫而空。

古浪心中又惊又喜，暗忖：“我不知何时才能练到丁老这等功夫！”

琴先生第三次把竹笛举起，笑道：“再有一个音就完了。”

哈门陀笑道：“快吹吧！”

琴先生将笛凑在口边，双颊一鼓，只听惊天动地的尖音，平地而起，直入云霄。

这一次笛音过于尖锐和高亢，几乎要把人体逼炸，古浪感觉到天旋地转，说不出的难过。

所幸此时，丁讶的热力已然在他体内发生作用，他才得保无恙。

琴先生的笛音响了好半晌，见哈门陀及丁讶均是无动于衷，也就停口不吹。

古浪如同渡过了一次险，心中好不惊吓，忖道：“若是我独自遇见他，只要他这夺命三音，就要了我的命了！”

哈门陀对丁讶道：“郎中，你的武功似乎比医术更高呢！”

琴先生似乎也没有料到，丁讶竟是负有奇技之人，这时也说道：“哈！我走动江湖数十年，竟也看走了眼！两位都是奇人……”

丁讶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们说些什么？我一概不懂！”

琴先生还未回答，哈门陀已冷笑道：“哼！我倒要问问你是什么来历！”

琴先生也道：“我也想请教一下……”

琴先生说到这里，哈门陀回头道：“还有你，今天我要与两位交个朋友！”

看情形，哈门陀是想把此二老同时解决了！

古浪心中很奇怪，忖道：“哈门陀已经测验出丁讶的功力深厚，就连琴子南也是一身奇技，凭他一人，竟能抵得过这两个人么？”

这时琴先生回身走到了哈门陀的身侧，含笑道：“怎么，你可是要我做个证人？”

哈门陀冷冷地说道：“我又不打架，你做什么证人？”

丁讶仍然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缩着脖子皱着眉，说道：“喂！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我还要赶路……”

哈门陀走至二老之间，正色道：“丁老师，琴兄，我只想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他一双凌厉的目光，射在琴子南的脸上，琴先生迟疑了一下，笑道：“四海飘荡！”

哈门陀冷笑一声，对丁讶道：“丁老师你呢？”

丁讶眉头一皱，无力地答道：“寻地觅坟！”

哈门陀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丁老师的话比琴兄老实得多，如此说来，我倒要先与琴兄谈谈了！”

哈门陀语态狂妄，仿佛根本就不把丁讶和琴先生看在眼里，听他这么说，琴先生显然有些不悦，他面色一沉，说道：“老师父，你法号怎么称呼？”

哈门陀含笑说道：“我法号门陀，你叫我门陀和尚就是了！”

琴子南闻言面色大变，但很快地恢复了正常，呵呵笑道：“在‘达木寺’阿难子圆寂时，莫云彤曾提到门陀和尚之名，阿难子回答说，虽识此人，但毫无武功，今日看来，不是阿难子骗我们，就是你骗了阿难子！”

哈门陀静静地听他讲完，笑道：“阿难子已经去了，这笔老帐不必细算，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为何跟踪我徒弟？”

哈门陀说到后来，面色骤变，笑容尽失。

琴先生怒道：“万里江湖任我行，门陀师父，你焉能管得了我？”

哈门陀不理他，回过了头，对丁讶道：“丁老师，你缠着我徒弟又是为了什么？”

丁讶很平静地答道：“我孤老病危，江湖险恶，令徒一身武艺，岂不是可以沿途照料？”

哈门陀笑道：“都有好说词……我暗中察看已久，现在必须作一了断！”

琴先生怒道：“怎么你出家人也要蹚此浑水？”

哈门陀冷笑道：“可惜我封剑已久，不能向两位请教，不过我们门陀和尚最佩服的是江湖奇侠，二位若是有什么惊人的功夫，让我开开眼界，我和尚自然心服！”

古浪闻言忖道：“如此看来，哈门陀决心动干戈了！”

琴先生接口道：“老师父的意思，可是要与在下过几招？”

哈门陀双手连摇，笑道：“我方才说过了，老僧封剑已久，无法开戒，怎能向阁下请教？”

琴先生怒道：“那么你意思如何？”

哈门陀望了望丁讶，接道：“考验武功，并非要动手过招，丁老师你说对么？”

丁讶双手套入袖筒，干脆闭上了双目，一言不发，如同没有听见一般。

琴先生插口道：“我明白了，老师父你点花样好了！”

哈门陀笑道：“遍地冰雪，一片寒气真个令人不适。两位施主，我们何不在雪地上煮些沸水取暖。”

他此话一说，众人都明白了，琴先生冷笑道：“愿意奉陪！”

哈门陀转头望着丁讶，丁讶这才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说道：“好办法！”

哈门陀不再说话，走开了五六尺，折下一节树枝，在琴先生及丁讶面前，各画了一个周径一尺的圆形。

他笑道：“我们就以此为界限如何？”

说着，在自己面前也画了同样的圆形。

古浪有些不解，忖道：“他们这是做什么？想是一种测验内力的方法。”

哈门陀又道：“我喊到‘三’时，一齐动手，以时间的长短，来论高下！”

琴先生点头道：“乐意奉陪！”

丁讶仍是不说话，连手也未拿出来。

哈门陀提高了声音道：“现在开始，一、二、三！”

他“三”字出口，立时双手一放，掌心向下，对着雪地上的圆形。

再看琴先生，也是双目微闭，掌心朝下，双掌一阵阵地微抖。

他面前方圆之地，如同受了外力，积雪下陷恰好成了一个圆洞。

可是丁讶的双手，始终没有拿出来，他面前那个圆形，仍然是好好的。

古浪心中很是奇怪，忖道：“莫非丁讶还想装胡涂装到底？”

他的目光又飘向了哈门陀，不大会的工夫，奇迹出现了！

原来哈门陀身前那个圆形，冰雪早已陷了下去，并且完全化成雪水。

更惊人的是，那些雪水开始冒热气，又过了不一会的工夫，便热气腾腾，然而那圆洞四周的冰雪，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并且还发出阵阵寒烟，冷热相潜，顿成奇观。

琴先生面前的圆洞，冰雪也开始溶化，但是还没有发出热气。

古浪忖道：“如此看来，琴先生的功夫，显然比哈门陀差多了！”

但是最令他奇怪的还是丁讶，因为他面前的圆圈，还是冰雪凝结，毫无异状。

丁讶转头对古浪笑道：“这倒真奇怪！我这病人有开水可喝了！”

话才讲完，哈门陀掌下的雪水，已经开始沸腾，一如大火锅。

古浪好不吃惊，再看琴先生面前雪水，也发出了大片热气，只是还未滚沸。

哈门陀笑道：“琴先生，你输了！”

琴先生面色一变，睁开了眼睛，向哈门陀的前面一看，再望了望自己，脸色立时煞白！

哈门陀冷笑道：“胜负已见分晓，琴先生，往后若再跟踪小徒，就莫怪我出家人不留情面了！”

琴先生面色极为难看，他输得很不服气，冷笑道：“大师父，我这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至少要见个真章！”

哈门陀挥手道：“你既出此言，必不服气，若想见真章，只要你再追踪小徒，自可如愿，现在请便，我要与丁老师谈谈！”

琴先生含羞带愧，几个晃身，已至数十丈外，远远叫道：“后会有期！”

说罢一闪而逝，这个不可一世的奇人，生平是第二次落败，第一次是败在阿难子手下！

假若他知道，这一次是败在阿难子师兄手下，也许就不至太意外了。

哈门陀在他走后，转身向丁诩走来，见丁诩面前原封未动，不禁面色一沉，说道：“丁老师，你太看不起我和尚了！”

丁诩抬头道：“老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哈门陀忍着怒气道：“丁老师，我不是初入江湖的孩子，你这一套少来，虽是出家人也有火性啊！”

丁诩睁大了眼睛道：“煮水盛举，我也参与了，只是煮法不同，老师父你看不出来么？”

哈门陀闻言向地下细看，霎时之间，他面红过耳，一连退后了好几步，仰天大笑道：“哈哈……我们陀和尚算是见了高人了！”

古浪却莫名其妙，忖道：“这是怎么回事？”

丁诩含笑走开了数步，古浪这才看出端倪，惊得双目发直！原来当丁诩走开之后，立时出现了奇迹！

他面前那圆形，突然齐边活动起来，成了一个圆形的冰盖子，冰盖之下，早已化成沸水，只是方才被丁诩的内力压着，所以表面始终未曾融化。

这时丁诩一走开，那沸腾的雪水，立时把表面的冰盖融化，现出一池沸水。

古浪好不惊吓，丁诩的内力，能使下层冰雪滚沸，而表面仍然冰雪不融，这等功夫真个闻所未闻。

哈门陀的脸色已恢复正常，说道：“丁老师你看上小徒哪一点？”

丁诩淡淡说道：“看上他一片善良之心！”

哈门陀不禁为之语竭，他铁青着脸，向古浪沉声道：“古浪！你过来！”

古浪无可奈何，只得走了过去，低声道：“师父有何吩咐？”

哈门陀冷冷说道：“丁施主身怀奇技，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么？”

古浪虽然心虚，但也只好硬撑到底，说道：“我确实不知道，这一路下来，我就没有见他动过手！”

哈门陀略为思索，转怒为笑，说道：“这也难怪你，就是我也是才发觉！”

他说完了这句话，又走到丁诩身前，脸上挂着令人不可理解的笑容，说道：“古浪一路由青海护送你入川，是因你年老体衰，现在你既然有这一身奇技，古浪自然不必再照顾你了！”

古浪闻言心中一惊，忖道：“听他口气，似乎要我离开丁诩……”

丁诩接口道：“我南来千里，只是与他结伴同行，也是一段缘分，并非要他照料我，他是你的徒弟，自然由你支配，我无权过问！”

哈门陀点头道：“这就好办！”

他说着对古浪道：“你与一代奇侠同行千里，竟是浑然无觉，真个是空

入宝山！”

古浪不知如何接话，只得一言不发。

哈门陀又道：“前站就是‘绵阳’，有家大店，我在该处等你……徒弟跟着师父走，总是名正言顺的！”

古浪心中虽然万分不愿，却也无可奈何，只得说道：“哪一家大店？”

哈门陀道：“正阳店，一问便知。”

哈门陀说着，转身对丁诤道：“今日识君，真是三生有幸，如果你喜欢小徒，相信我们还有后会之期。再会！”

说罢合十一礼，转身而去，很快地消失在风雪之中。

哈门陀走后，古浪咋舌道：“这一下哈门陀对我更怀疑了！”

丁诤接口道：“怀疑由他去怀疑，如果不是我今天露了一手功夫，连他也不敢认定我是会武功的，他不能太责怪你！”

古浪皱着一双剑眉，说道：“哈门陀把我召回他身旁，不知是为了什么。”

丁诤点头道：“目前还很难看出他的意图，不过你随他去后，却是很不方便！”

对于这件事，古浪显得颇为气恼，因为他由“哈拉湖”逃出来，主要的是逃避哈门陀，想不到终究摆脱不了他。

此刻古浪忧心似焚，说道：“他若是知道我到桑家堡去，事情可就麻烦了！”

丁诤道：“此事他早晚必定知道，但愿在入桑家堡以前，我不至与他大动干戈！”

古浪还在思忖，丁诤道：“上马吧！我们边走边谈。”

这一老一少两个奇人，上马之后，在风雪之中，向“绵阳”而去。

古浪说道：“奇怪！哈门陀也要‘春秋笔’，他又没有行走江湖，又是这么高的武功，他要‘春秋笔’有什么用呢？”

丁诤笑道：“你当知道，哈门陀是阿难子的同门师兄，他要‘春秋笔’并无他用，只是为了争口气而已！”

古浪紧皱着一双剑眉，说道：“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对付他！”

丁诤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哈门陀有一身出奇的功夫，但是为人怪异，从不走动江湖，更是不收徒弟，他能看上你，收你为徒，足见他是非常的喜爱你，不会太为难你的。”

古浪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管他人品如何，他总算对我不错，只是我师从阿难子，继承了‘春秋笔’，便不得不背叛他！”

丁诤安慰他道：“你不必过于担心，有我在，哈门陀动不了你分毫，何况九娘也不会容你受人伤害呢！”

古浪心中虽然稍安，但是对哈门陀，总有几分作难。

马行如飞，“绵阳”已然在望，古浪的心情，也愈发紧张起来。

丁诤道：“你尽管放心前去，我随时会在一旁的！”

这时已经入了镇，天色也昏暗下来，雪飞依旧，越发显得寒冷。

古浪勒住了马，丁诤由马屁股后面跳了下来，向古浪挥了挥手，说道：“去吧！”

说罢转身向一家小店走去。

古浪望着他苍老的背影，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直到丁诤的背影，消失在那家小客店之内，古浪才寻着一个路人，问明

了“正阳店”，策马而去。

“正阳店”是一座很大的木楼，灯火辉煌，此处已经接近四川内陆，非常繁华。

“绵阳”是四川的大县，很多川中所产物品，均以此为集散地。

古浪下马之后，取下简单的行李，小二早已上来把马牵走。

古浪走到柜台上，问道：“请问可有位出家师父在此投宿？”

掌柜的连声道：“有！有！客人你可是姓古？”

古浪点头道：“不错，请带我到房间去！”

小二带着古浪到了一间雅房，古浪入内，见只有一张床，哈门陀亦不在，奇道：“怎么，那老师父不住在这里么？”

小二道：“他住在隔室，现在不在！”

古浪点了点头，忖道：“不住在一间房内还方便些。”

当下吩咐小二送来酒饭，吃个饱，又洗了一个痛快澡，天也就完全黑下来了。

室内掌上了一盏昏灯，室外风雪未往，丝丝沥沥，很是烦人。

古浪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寂寞，他不禁想到了童石红和桑燕。

这两个女孩子，似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虽然她们表现得不一样，但是古浪相信她们都是很仁慈的。

童石红已离开了况红居，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她会不会暗中跟着我？”

古浪想到这里，心中有一种喜悦，想到童石红为了自己的安全，要自己与她一同逃走的事，心中更是悠悠然。

他似乎也感觉到桑燕对自己也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情意，他心猿意马，推测不已。

灯光摇晃，北风凌厉，酷寒的晚上，古浪愈加尝到了寂寞的滋味！

胡乱想了半天，古浪忖道：“别想了！未来的事还不知怎么样呢！”

他拉开了门，走向邻室，仍然是一片黑暗，哈门陀还未回来。

古浪心中想：“他到底哪里去了？”

他下意识的，摸了摸身上的“春秋笔”，轻叹了一口气，忖道：“唉，多少人为你而疯狂啊！”

古浪在室外等了一会，哈门陀仍然没有回来，于是又回到房内，忖道：“管他的，我睡觉吧！”

他把窗户关紧，整理好床铺，正要脱衣就寝，突听室外有脚步声。

古浪沉声道：“谁？”

随见一人推门而入，正是哈门陀，他手中还提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古浪看清之后，大为惊诧，脱口道：“啊！石明松！”

第十四章 追魂老翁

古浪万料不到，哈门陀竟把石明松带了回来，由石明松昏迷的情形看来，分明是被哈门陀点了穴道。

哈门陀进房之后，把石明松放在了小床上，自己坐在了椅子上，倒了一杯热茶，一饮而尽。

古浪惊诧不定，说道：“师父，这是做什么？你把石明松……”话未说完，哈门陀已道：“我焉会与这小辈动手？他自己不知厉害，妄自尊能，受了反击！”

古浪又道：“那么师父你把他带回来做什么呢？”

哈门陀冷笑一声，说道：“哼！我要问他几句话！”

古浪心中暗暗惊疑，不知道哈门陀意欲何为。

这时哈门陀又道：“你替他解开穴道吧！”

由于哈门陀内力伤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异功夫，如果不是经他传授过，任何人均解救不开。

古浪为石明松拍开了穴道，石明松“啊呀”一声，悠悠醒了过来。

他在小床上翻动了一下，睁开了一双疲惫的俊目，怔怔地看着古浪。

古浪知道哈门陀的内力反击过于厉害，这时石明松虽然双目睁开，但是一时之间，还看不见东西。

他立时搓了搓双掌，轻轻地按着石明松的两个太阳穴，一股内力，隐隐地传了进去。

不大会的工夫，石明松才看清了眼前的一切，他的目光中露出恐惧不安的神情。

古浪问道：“你现在看得见么？”

石明松点点头道：“我……我很好！古浪……”

才说到这里，目光接触到哈门陀，不禁吓了一跳，把要说的话又吞了下去。

哈门陀目光闪闪地说道：“古浪！你到这边来坐好！”

古浪走了过来，坐在哈门陀身旁，心中打着鼓，忖道：“不知道这个老儿要做些什么？”

石明松见古浪与哈门陀如此稔熟，非常奇怪，一双俊目怔怔地望着他们。

哈门陀冷笑一声，说道：“小子！我问你几句话，你要老实地回答我，要是言出不实，可是自讨苦吃！”

石明松用牙齿咬着嘴唇，说道：“你问吧！”

哈门陀舔了一下嘴唇，说道：“关于你的来历，我不必问你，那些事情与我无关！”

听哈门陀这么说，石明松似乎放了心，他望着哈门陀，静听下文。

哈门陀望了古浪一眼，说道：“你与古浪怎么认识的？”石明松答道：“难道古浪没有告诉你么？”

话未说完，哈门陀已厉声叱道：“我要你说！”

对哈门陀这种态度，石明松很不以为然，但是他深知哈门陀的厉害，只得忍住。

他停了一下，说道：“我与他是在‘达木寺’认识的。”

哈门陀点点头，说道：“离开‘达木寺’之后，你可是一直跟他在一起？”

听哈门陀这么问，古浪亦不禁暗暗吃惊，弄不清哈门陀的心意为何，忖道：“哈门陀的意思，似在借石明松打探我！”

但是他表面镇静如恒，因为他知道哈门陀对自己有了疑心，若是自己不镇定应付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明松答道：“是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

哈门陀面上带着几丝冷笑，说道：“什么时候分开的？”

石明松面上微微一红，他扶着床栏坐了起来，半晌才道：“我们……我们中途失散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望了古浪一眼，似要古浪为他圆谎，莫把他陷害之事说出。

哈门陀冷冷地说道：“怎么失散的？”

石明松面上又是一阵红，嚅嚅半晌才道：“有一天夜晚……他和那个病老人共骑一马，在青甘边境，草深过人……不知怎么回事，他们突然消失了，我一直找不着他们……”

哈门陀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吗？”

石明松知道瞒不过去，只得硬着头皮说道：“那一带有一个山涧，或许他们是掉下去了，但是黑夜无光，我找不着他们。”

哈门陀笑了起来，说道：“你这小子，居然当面说谎，现在告诉我实话，你为何把他推下山涧？”

石明松不禁垂下了头，说道：“我……我……我讨厌那个丁老头！”

哈门陀闻言大笑，说道：“孩子！你越说越不成理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春秋笔’，可是？”

石明松抬起了头，说道：“不错！我是为‘春秋笔’，难道你不是为‘春秋笔’么？”

古浪见他已然恼羞成怒，想起被他陷害之事，不禁也怒气满腔，叱道：“为了这个，你对我下手犹可，那重病的老人，不是平白的牺牲么？”

石明松又垂下了头，哈门陀道：“古浪！等我问完了他，你再说！”

哈门陀说着，又道：“你既是为了‘春秋笔’，那么你认定了‘春秋笔’的下落古浪是知道了？”

石明松有所警惕，默不作答。

哈门陀又道：“百丈悬崖，古浪如果坠崖而死，你又如何过问‘春秋笔’的下落？”

石明松涨红了脸道：“崖下有大片葛藤，我算计他一定落在葛藤上，再说他又有一身功夫……”

古浪打断了他的话，叱道：“谢谢你，你为我想得真周到！”

哈门陀摇摇手，示意古浪不要说下去。

但是古浪想起以前那件事，气得胸口起伏，怒目相视。

哈门陀继续说道：“我现在问你最后一句话，你凭什么推断古浪可能知道‘春秋笔’的下落？”

古浪闻言大惊，因为江湖中，知道自己和阿难子关系的只有石明松一人。因为他曾亲眼看见，阿难子传艺给古浪。

古浪心中忖道：“若是他说出看见阿难子教我武功，那可就糟了……”

但是石明松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有更深一层心思。

在追逐古浪的诸人中，只有他确实断定古浪知道“春秋笔”的下落。

所以这个秘密他绝不肯泄出，为的是日后他好独自找古浪盘问。

他断然地摇摇头道：“我不知道！只是况红居他们都追着古浪，所以我才追下来！”

哈门陀冷笑道：“对那一群老儿，我是毫不在意，唯独你！你知道得最多，我一定要知道！”

古浪在旁好不吃惊，忖道：“如此看来，哈门陀早已怀疑到我了！”

石明松仍然摇头道：“我不知道什么！你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还来问我？”

哈门陀大怒，他缓缓站了起来，说道：“我是不愿意用暴力的，若是你执意不说，莫怪我不留情了！”

说着向石明松走了过去，石明松不禁脸色大变，古浪也有些紧张了。

当哈门陀走向小床之际，古浪突然叫道：“师父！”

哈门陀回过了身，说道：“什么事？”

古浪迟疑了一下，说道：“我……我不赞成用刑逼供！”

哈门陀哈哈笑了起来，说道：“好徒弟！你这句话不要紧，可救了他半条命！”

说着转过了身，对吓得发怔的石明松说道：“暂且宽容你几天！”

古浪才松下一口气，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已然非常危险，心中暗思对策。

果然，哈门陀含笑走了过来，说道：“古浪，你刚才叫我什么？”

古浪一惊，说道：“我……我叫你师父。”

哈门陀嘴角挂起一丝笑容，点头道：“好！你还没有忘记！”

古浪惊道：“师父此言何意？”

哈门陀含笑依然，说道：“好得很，你把袖子卷起来让我看看！”

古浪闻言大惊，忖道：“糟！他早就发觉了！”

但是哈门陀如此吩咐，他又不得不这么做，只好卷起了袖子。

哈门陀抓着他的手臂看了看，面色突然一沉，说道：“你还自认是我的徒弟么？”

古浪急切之间，只有把过错推在丁讶的身上，他急急说道：“师父所留下的那朵花，是我睡眠之中，被丁老以药点褪的……”

哈门陀叱道：“一个练武的人，睡得这么死吗？”

古浪不禁无言以对，哈门陀松开了他的手，说道：“也好，我一生未收徒，我们这段缘就此終了！”

古浪仍是一言不发，哈门陀又道：“从今以后，不准再叫我师父，知道么？”

他连问了两句，古浪干脆装傻到底。

哈门陀冷笑了一阵，又道：“我现在还没有确实访到你背叛我的证据，暂且不作处置。”

他说到这里，转身拉开了门，高声叫道：“伙计！再送一张床来！”

古浪及石明松都有些莫名其妙，不知哈门陀要一张床做什么。

哈门陀转过了脸，对古浪及石明松道：“从今天起，你们两个便与我在一起，直到‘春秋笔’找到为止！”

古浪及石明松不禁愕然相对，哈门陀又道：“你们不要妄想逃走，不然的话，后果你们当可想而知！”

这时小二又送了一张小床来，费了半天事搭好，哈门陀脸色恢复了正常，说道：“早些休息，明天要早起！”

说罢出房而去，留下了这两个愕然不安的年轻人。

冬夜虽然很短，但是对古浪和石明松来讲，却觉得无尽的漫长。

他们二人各有心事，一夜不得好睡，古浪由于痛恨石明松的为人，所以无论他对自己讲什么，一概都不回答。

石明松连碰了好几次壁，也就不再自讨没趣了。

这时天近五更，寒凉更重，古浪在迷迷糊糊中醒来，望了望石明松，他也在昏睡之中。

古浪把身上的被子裹紧了些，望着发白的窗纸，忖道：“未来的事，也不知怎么解决，真是烦人啊！”

他不知自己如何才能摆脱掉哈门陀，不禁深悔当日拜他为师，实在过于孟浪了。

他忖道：“不知道桑九娘如何接应我？丁讶知道我的处境，他一定会为我设法的……”

现在，他如同是一个阶下囚，要等着别人的解救了。

寒风吹着惨白的窗纸，发出了“波波”的颤响，听来很是凄凉。

古浪睡意已消，起来穿衣，石明松也惊醒了。

他立时坐了起来，说道：“怎么，要走了么？”

古浪理也不理他，拉开了门，招呼小二送水净面。

石明松一言不发，默默地穿上衣服，在一旁发怔。

古浪洗漱已毕，望了他一阵，实在有些气恼不得，说道：“若是没睡够就再去睡，发什么怔？”

石明松却笑了起来，说道：“我当你一辈子不与我讲话呢！”

古浪冷笑道：“哼！咱们的帐以后再慢慢算！”

石明松笑道：“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们却要同舟共济呢！”

古浪厌恶地望他一眼，不再说话。奇怪的是，五更已到，哈门陀还没有动静。

古浪心中忖道：“这几天我与石明松讲话，可要特别小心，哈门陀一定在暗中偷听……”

才想到这里，石明松已问道：“你要到哪里去？”古浪望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我自然有地方去！”石明松微微一笑，说道：“恐怕那个老和尚不会让你这么自如吧！”

古浪不禁生了气，霍然站了起来，说道：“我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谁也不能拦我！”

话才说完，哈门陀的声音传来：“真的么？”

他推门进来，换了一身深黑色的僧衣，看上去很是刺目。古浪正色道：“我这次入川祭扫师坟，你一定不拦阻我！”哈门陀笑道：“这种事我自然不会拦阻你，不过我却要与你同往。”

古浪虽然满腹不悦，但也无可奈何，忖道：“我一定要摆脱他！不论如何……”

哈门陀又道：“你们若是好了，随我和尚吃些东西，咱们就要赶路了。”

古浪一言不发，夹起了简单的包袱，出门而去。

他们在前堂吃过了饭，店伙牵来了三匹马，古浪甚是诧异，忖道：“哈

门陀也买了匹马？”

这一老二少，各怀异心，分别上了马。

雪已经完全停了，地上的浮雪，也被酷寒所冻结，马蹄踏上去，发出很大的声响，陷下去一个很深的蹄印。哈门陀在马上大声问道：“你师坟在哪里？”

古浪半晌才道：“往重庆去！”

说罢之后，缰绳一带，那匹纯黑色的骏马，长嘶一声，如飞而下。

足足地跑了一个上午，这么长一段的时间内，他们彼此就没有讲一句话。

这时哈门陀叫道：“慢些！慢些！”

三个人同时放慢了速度，哈门陀道：“何必这么急，跟赶命一样！我们寻个地方打个尖再走。”

这一带颇为荒凉，行人极少，除了这三骑之外，就没看见有人经过。

哈门陀追上了古浪道：“前面不远有个村落，我们休息休息。”

由于这一阵急驰，马蹄为坚雪所磨，都红肿起来，如果再赶上两个时辰，怕就要皮破血流。

古浪低身看了看马蹄，说道：“好吧！我们打尖去！”

好在出门的人，身上都带着消肿的药，防的就是马蹄肿破。

三人往前走之时，突见两骑快马如飞而来。

古浪眼快，一眼就看了出来，那迎面而来的双骑，正是桑氏兄妹！

古浪心中不禁又惊又喜，付道：“他们兄妹来此作甚？”

一念之间，那两骑快马，已然停在了面前。

桑燕穿着一身素青色的劲装，丝绢包头，艳光照人，英勇之中，透出了娇媚。

桑鲁歌则是一身紫酱色的劲装，背后插着宝剑，英俊挺武。

这一对兄妹，看来真是金童玉女也似。

石明松的目光，简直被桑燕吸住了，他深深地惊讶于桑燕的美艳。

哈门陀望了古浪一眼，说道：“古浪，这是怎么回事？”古浪犹豫一下，说道：“这……这是我在四川的朋友。”哈门陀笑了笑，说道：“啊！那可是太幸会了！”

这时桑鲁歌向哈门陀拱了一下手，说道：“老师父辛苦了！”哈门陀合十一礼，笑道：“不辛苦，不辛苦，两位小施主有何贵干？”

古浪心中很是气愤，付道：“他倒真自命为出家人了！”

桑鲁歌说道：“我们是来迎接古兄弟的。”

哈门陀故作诧然道：“我们是陪他祭扫师坟，并未听说他是来作客的。”他说着，目光扫向古浪，古浪干脆一言不发。

桑鲁歌又道：“我们已有安排，古浪兄从小与我在一起，此次回川，不胜欢娱，大师父及这位仁兄，若是有意，请到舍下作客几日……”

后未说完，哈门陀已道：“不必了，沿途我们还有些事，等我陪他祭扫师坟之后，再一同到府上叨扰吧！”

桑鲁歌面色有些不悦，沉下了脸，说道：“大师父与古浪兄是何关系？”

哈门陀摇头道：“萍水相逢而已。”

桑鲁歌紧接着说道：“既是萍水相逢，大师父何必定要相陪？”

哈门陀笑道：“我们还有些琐碎的事，须陪伴同行！”桑鲁歌剑眉一竖，古浪已抢着说道：“鲁歌兄，盛情至感，等小弟祭扫师坟之后，再往府上拜

访吧！”

桑鲁歌却摇头笑道：“恰好今夜我已约好旧日友朋多人，与你设宴洗尘呢！”

古浪尚未说话，哈门陀已然不悦道：“小施主，你忒罗唆了！”桑鲁歌面色一沉，说道：“大师父！你这出家人也未免过于拔扈……”

他说着，催动跨下马匹，迎了上来，伸手拉着古浪的马缰，说道：“古浪！我们走！”

哈门陀一把抓住了他的膀子，沉声道：“小施主！你对我出家人太不客气了！”

桑鲁歌大怒，手臂用力一甩，把哈门陀的手甩了出去，喝道：“我请朋友吃饭你管得着吗？”

说着再度伸手去拉古浪的马缰，并道：“古浪！你怎么不动呀？”

哈门陀闪电般伸出了右手，又是一把抓住了桑鲁歌的手臂喝道：“小娃娃，你真要激怒我么？”

古浪一惊，忙道：“鲁歌兄，不必如此……”

话未讲完，桑鲁歌火暴的性子已经发作了，他手臂一翻，大喝道：“和尚找死！”

他闪电般的一掌，向哈门陀前胸拍了过来，掌力甚是难浑。

古浪大惊，忙叫：“快收掌……”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桑鲁歌的一掌，狠狠的打在哈门陀的胸脯上！

照说桑鲁歌一掌何等凌厉，但是哈门陀稳坐马背，却连动也未动。

出乎古浪意料之外的是，桑鲁歌并未被哈门陀的反力震伤。

这一下，可把桑鲁歌吓得傻了半截，怔怔地望着哈门陀。

哈门陀沉着脸，说道：“孩子！你应该知难而退了！”

古浪怕桑鲁歌不知厉害，连忙催马过去，放低了声音说：“鲁歌兄请回，我不要紧……”

桑鲁歌摇头道：“不行！我一定要请你回去，我有任务在身，不可半途而废。”

古浪闻言又惊又喜，把他拉到了远处，用极低的声音说道：“你是奉谁的令？”

桑鲁歌道：“桑家堡的令，同时丁老也要你此时离开，因为他发现哈门陀有极毒的计划！”

古浪心中一惊，说道：“他本领如此之高，我怎能逃得出去？”

桑鲁歌摇头道：“不要紧，丁老如此吩咐，必定是有安排的。”

古浪剑眉微皱，不知如何去做，哈门陀已然叫道：“怎么样？叙旧完了咱们该走了！”

桑鲁歌又道：“左边这条小道，有我们的人接应，你赶快走！”

古浪正在举棋不定，耳旁突听一个细小的声音说道：“照鲁歌的话做，快走！哈门陀由我应付！”

古浪闻言又惊又喜，原来那是丁诤的声音。

他再不犹豫，双足猛一点马腹，如同流星赶月一般，驾着一阵狂风，向左方的小路飞奔而去。

哈门陀发出了一阵狂笑道：“哈哈……古浪，你可是找死！”

这时古浪已经出去了十余丈，只见哈门陀如同一只怪鸟一般，凌空而起，向古浪飞扑而去。

古浪正在狂奔之际，突觉头顶一阵急风，回头看时，哈门陀如同一只巨鹰也似，向自己身后落来。

古浪大吃一惊，拼命地催马前行，但是哈门陀已然站在了马屁股上。

他稳若泰山一般，静立不动，如同贴在了马身上一样，冷笑道：“古浪，我信守诺言，不愿伤你，你还是自动停马的好！”

古浪料不到逃得如此神速，居然还被落在了马背上。

既然他已经落在了马背上，自己逃也是白逃，只得停马再作打算。

古浪一念之际，已经勒住了马，哈门陀一笑道：“对！这才算聪明！”

他轻轻一摆，偌大的身子如同一片飞雪一般，落在了马头之前。

古浪坐在马背，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石明松趁着空档，忽然拔转马头，向来路如飞逃去。

哈门陀并未追赶他，冷笑道：“不知厉害的小子，下次遇见我的时候，就是死路一条了！”

他说到这里，转脸对古浪说道：“古浪，你哪里来的胆子，竟敢违抗我？”

古浪昂然道：“我此去祭扫师坟，任何人不能拦阻我。”

哈门陀冷笑道：“我并未拦阻你。”

古浪道：“我是堂堂汉子，不愿受人所制！”

哈门陀笑道：“这就麻烦了……”

才说到这里，回头望时，只见桑鲁歌遥立不动，而桑燕则快马而去。

古浪不知道他们意欲何为，忖道：“如果丁讶不出面，那可就糟了！”

哈门陀接口道：“古浪，你太小看我哈门陀了！阿难子圆寂之后，我第一个就怀疑你知道‘春秋笔’的下落，不过我绝不像他们一样，一味地逼问你罢了！”

古浪不禁面红耳赤，至此已无法否认，干脆一言不发。

哈门陀白眉飞扬，狠声道：“可恨你欺骗我这么久！从今天起，你不能离我寸步，直到你取到‘春秋笔’为止！”

古浪闻言又惊又喜，忖道：“如此看来，他还不知道‘春秋笔’在我身上呢！”

哈门陀又接着道：“你我寸步不离，但看你有什么花样！”

古浪仍是默不作声，哈门陀用手向后面指了一下，说道：“走，回去！”

这话才说完，突听一个苍劲的声音说道：“唔，什么人欺负我徒弟？”

古浪闻言不禁大喜，原来那正是丁讶的声音，由身后传来。

紧接着，由一堆乱石之后，转来了一个古稀老者，正是重病在身的丁讶。

他边走边道：“大师父，有缘！有缘！你昨日休了这个徒弟，我可就收下了！”

哈门陀面色微变，因为他已知道丁讶的厉害，绝不在自己以下。

他冷笑了两声说道：“古浪，我说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原来找着了撑腰之人！”

丁讶转过了脸，说道：“好了，古浪！你可以走了，前途还有人等你呢！”

古浪正在犹豫，哈门陀双眉一竖，喝道：“竖子敢尔！”

丁讶突然厉声道：“你还不走等些什么？”

古浪吓了一跳，他也知道只有趁此机会，立时一言不发，纵马而去。

他这里一纵马，桑鲁歌立时跟了下来，两骑快马，泼刺刺而去。

哈门陀大怒，喝道：“反了！反了！”

他身如急箭一般，凌空而起，向前追去。

但是，当他身在半空之时，突然有一股极大的劲力，隔空拥了过来。

这种劲力，乃是一个高手数十年苦练的本身真力，哈门陀虽然武技高超，也不得不防。

他忍着怒气，猛一抽力，落了下来。

只见丁讶笑嘻嘻地站在对面，说道：“急什么，我们谈谈往事如何？”

哈门陀不禁暗自惊心，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病老人，也不曾听说过，却料不到竟有这么一身惊人的武技！

他忍着怒气道：“你叫什么名字？”

丁讶道：“我叫丁讶，这是我真真实实的名字，你是不会知道我的！”

哈门陀确实不曾听过这个名字。

他笑了笑，说道：“好吧，我封剑已久，看来要为你开戒了！”

按下这两个老人不表，却说古浪快马如飞，发狂般地奔驰着。

半晌之后，他回头望时，却不见桑鲁歌跟来，心中颇为奇怪，忖道：“怪事！我明明看见他跟了下来的……”

这一带属于丘陵地带，显得颇为荒凉，古浪孤骑一人，真不知何去何从。

他叹了一口气，忖道：“唉！这支‘春秋笔’可真把我害苦了！”

这一带不少乱石小径，古浪竟不知往何方去。

他勒住了马，忖道：“我该走哪条路呢？”

正在犹豫之际，突听一声清脆的声音，自右方传了过来：“喂！古浪！”

古浪很快地转过脸去，竟是桑燕。

他心中感到一阵欣喜，急忙催马赶去，笑道：“原来你跑到这里来了！”

桑燕笑道：“我是来接引你的，快走吧！”

说完之后，带马而去，古浪也催马赶上，前后二骑，在荒山雪径之中，向东而去。

桑燕边行边道：“我现在带你由水路走，直接到江北，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古浪听了心中很是高兴，问道：“我们怎么走呢？”

桑燕回答道：“今天晚上我们要赶到‘阆中’，由嘉陵江上船，然后可以日夜航行，很快就可以到重庆了。”

古浪满心高兴，主要的还是由于有桑燕的陪伴，使他旅途不感寂寞。

当晚，他们到了“阆中”，这是川中的一大镇，由于紧邻“嘉陵江”，不少的产物，都由此集散，由嘉陵江运往长江流域各城市，所以显得一片繁华。

这时虽已天黑，但是码头上还是一片忙碌，很多货物都趁着雪停时装船启航。

古浪对桑燕道：“我们先吃饭吧！”

桑燕摇头道：“船上早准备好了，我们上船再吃！”

才说到这里，便见一个十七八岁、身体强壮的青年跑了过来，施礼道：“姑娘！我们等了半天了。”

桑燕点点头，指着古浪道：“这就是我们的客人，古少爷。”

那小伙子又施了一礼道：“古少爷，听说你功夫很棒呢！”

古浪连忙笑道：“哪里！我只会几手笨功夫，大哥你贵姓？”

那船夫笑道：“我叫石室……晚饭早准备好了，跟我来！”

由于码头工人、货物拥挤，所以古浪及桑燕一同下了马，石室立时牵了过去，当先而行，口中不停地叫道：“喂，借光、借光！”

他们由人群中走向江边，另有两个小伙子迎了上来，含笑施礼。古浪见江边停了一艘颇为华贵的大船，好几个小伙子正忙碌着，忖道：“如此看来，桑家在川中一带很有些‘万儿’呢！”这时石室已经牵着两匹马，由舢板上过去，送到了后舱。桑燕也跟着上了船，笑道：“快上船呀！你发什么呆？”古浪这才上了跳板，他目光触及岸边左侧，似见一白发老人，在人群一晃而逝。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这人好像是娄弓……”

桑燕已开始催道：“快上船呀！要看风景上船再看。”古浪也就一想而过，上舢之后，发现一共有六个年轻的小伙子，看样子是准备日夜行船的了。

入舱之后，石室进来请示道：“姑娘，还等人不等？”桑燕摇头说道：“不等了，要是准备好了就开船吧！”石室答应一声道：“早准备好了！”

他出得舱去叫道：“开船罗！”

六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阵忙碌，用不了一刻工夫，这船已经离开了码头。

由于这时吹着西风，所以船行极速。

石室又进得舱来，说道：“晚饭是不是开上来？”桑燕点头道：“好的，你们都吃过了吗？”

石室笑道：“我们早吃了。”

说着出舱而去，古浪见他们招待如此殷切，不禁有些过意不去，说道：“姑娘太费心了！”

桑燕笑道：“没有什么！再说我们是奉命接待你的。”古浪想道：“听她口气，桑九娘有见我之意，恐怕不会像阿难子说的那么严重吧！”

不大会工夫，丰盛的饭食摆了上来，古浪与桑燕二人对坐，边食边谈，甚是快慰。饭后他们又闲谈了一阵，可是桑燕绝不提桑家堡及桑九娘，之事，古浪也就避开不谈。

古浪等桑燕转到偏室休息时，这才支开了窗户，于蒙蒙黑色中，欣赏这一次夜航。

石室已经把床铺好，笑道：“古少爷休息吧！”

古浪摇头道：“我不困！”

说着随着石室出得舱来，在船头上聊天。

数九寒天，江风凌厉，古浪虽是练武之人，也不禁觉得阵阵寒凉。

江面上一片昏暗，偶有波光，想是寒鱼弄水，啪啪之声传来。

古浪长吁了一口气，忖道：“总算摆脱了哈门陀！”

石室在一旁，突然说道：“古少爷，你是由青海来的吧？”

古浪点点头，突然想道：“我何不由他口中问问情形！”

想到这里，笑道：“你可知道我到桑家堡做什么吗？”

石室摇了摇头，双目发亮，低声道：“这我们哪里会知道……不过最近堡中的情形很可怪，多年没有出动过这么多人……”

古浪问道：“出动了很多人？”

石室点头道：“是呀！听说都是为接引你呢！”

古浪一笑不答，忖道：“大概是为对付那些老人……”

石室又接口道：“老夫人已经好几年不问事了，这一次竟亲自吩咐……古少爷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奇人吧！”

古浪笑道：“我武功很平常，只不过与九婆有点旧而已！”

石室自然不能相信，因为他感觉出，古浪必是一个重要人物，否则桑家堡是不会如此大动干戈的。

古浪问道：“老夫人还好吧？”

石室笑道：“啊！她老人家精神好极了，一点不像是八十岁的人！”

古浪闻言一惊，忖道：“啊！桑九娘已经八十岁了？”

这倒是大出古浪意料之外，他又问道：“她可曾提过我？”

石室想了一下道：“好像没有，不过她说过要接一个重要的人物来，那一定就是你了！”

古浪笑了笑，知道由他口中问不出什么话来，便把心中的很多话压了下来。

石室好似极端地羡慕古浪，不停地问长问短，并在船头灯光下，细细地打量古浪。

半晌才道：“难怪老夫人如此看重你，你简直比我们少爷还要俊！”

古浪笑道：“你太夸奖了！”

石室已问道：“古少爷，你今年贵庚？”

古浪道：“十八岁了！”

石室又发出了惊羨的声音说道：“啊！真年轻！这么小就有这么大威风……”

古浪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你自己多大？”

石室也笑了起来，古浪与他谈笑正欢，突见远处有一只小舟，在夜色之中驶了过来。

船头的灯摇摇晃晃，古浪心中一动，对石室道：“这么晚还有行船么？”

石室一怔，说道：“怎么，还有别的船？”

说话之后，自己也看到了，当时笑道：“啊！是我们的船！”

他说着大声叫道：“毛三！有船来了！”

这一艘大船立时减慢了速度，古浪忖道：“看来桑九娘稳居僻地，所作所为，依然是一派江湖行径呢！”

那只小船虽在黑夜之中，行得却比箭还快，霎时就逼近了。

古浪吃了一惊，忖道：“这划船的人好功夫！”

这时石室已与小船上的人交谈起来，古浪在远处只听他说道：“是……在船上……姑娘已经睡了。”

古浪心中忖道：“不知是什么人来了？”

随听一个沉浊的口音说道：“好！姑娘休息不要叫她，我上来……”

接着又听石室的声音道：“古少爷在船头，还没有休息。”

古浪闻言便向后走去，只见石室陪着一个人走了过来。

此人身材中等，穿着一件黑色长衫，头发花白，精神奕奕，毫无老迈之状。

那人边行边道：“这位就是古少侠么？”

古浪赶紧趋前一步，拱手道：“在下正是古浪，老前辈怎么称呼？”

那老者含笑道：“我叫尹江达！”

古浪笑道：“尹老寒江快舟，冒此风浪，真是辛苦了！”

尹江达朗笑一声，说道：“不辛苦！不辛苦！江上恐怕有变，特来作护舟之人。”

古浪闻言心中一惊，忖道：“果然我方才看得不错，如此看来，虽走江路也不平静呢。”

古浪想着便道：“江中有变，乃是意料中事，古浪当尽力应付，实不敢劳动老先生。”

尹江达闻言，双目一闪，说道：“怎么，古少侠在江面之上有所见么？”

古浪见他双目精亮，便知他有一身绝顶的功夫，心中想道：“桑家堡真是卧虎藏龙之地！”

他嘴上说道：“我们还是进房来吧。”

尹江达便与古浪一同进得舱来，石室送上了两杯香茶，古浪便把上船时所见之事，告诉了尹江达。

尹江达静静地听着，思索了一下便道：“古少侠若是不累，是否可把此事说详细些？”

古浪便把自己离开“达木寺”之后，大略的情形简单的告诉了尹江达，并把追逐自己的那些人，告诉了尹江达，但是并未说出“春秋笔”之事。

尹江达全神贯注，听古浪说完之后，半晌才点点头，说道：“啊，原来是这一群人，多年之前，他们便在‘达木寺’闹过一次，如今还是他们。”

才说到这里，石室进舱报道：“尹老爷，江面上有船来了。”

尹江达及古浪同时站了起来，古浪道：“哼！这个老儿来得倒真快！”

当二人走到舱门口时，尹江达突然拉住了古浪的手，低声道：“无论来什么人，古少侠且莫动手。”

古浪诧道：“这是为什么？”

尹江达笑道：“九娘吩咐如此。再说你是我们桑家堡的客人，既然由我们护送，自然不能再叫你动手。”

古浪听他如此说，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心中暗暗想道：“想不到桑九娘竟会如此看重我，这恐怕也是阿难子所料未及吧！”

二人来到船头，果见一只小船，在极远的江面上，摇晃而来，船头的小灯时暗时明。

古浪见两下相距约有半里之遥，以这两只船的速度来比，他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的。

不料尹江达突然回头对石室道：“慢行！”

石室答应一声，立时把帆放下了一些，船的速度顿时大减。

尹江达双手扶着船舷，静望着那只小舟。

满船之人，都是静悄悄的，等待着那只小船的到来。

古浪向桑燕的舱房望了一眼，见是一片黑暗，毫无声息，心中颇为奇怪，忖道：“我们说了这久的话，她都没有出来，难道真睡得如此熟么？”

这时尹江达突然问道：“古少侠，你想他们会是何人？是否会结伴而来？”

古浪摇头道：“他们除了谷小良、石怀沙二人外，其他人都是各自为政的，我想来的人大概是娄弓。”

尹江达点了点头，说道：“娄弓！这个老儿还未死心？”

古浪听他言中之意，似乎认识娄弓，正要追问，尹江达道：“古少侠可

曾与他交过手？”

古浪点头道：“不止一次，尹老师，他最擅长的功夫是‘万手琵琶’！”

尹江达笑道：“古少侠果是不凡，我早年曾与他动过手，不过他的横练功夫倒也不错。”

古浪接口道：“他横练功夫虽然不错，但是致命处亦颇易攻。”

尹江达双目一亮，说道：“你说你知道他的死穴？”

古浪微微一笑，说道：“娄弓的死穴，在他颌下一寸‘天突穴’！”

尹江达显得非常惊异，望了古浪半晌，点头道：“老爷子的眼光果然不错，古少侠，你日后必可光大武林！”

古浪连忙谦谢了几句，知道他所说的老爷子，就是指的阿难子，忖道：“他以为是我发现的，其实全是哈门陀告诉我的。”

才想到这里，那艘小船已经接近了，小帆篷被吹得满满的，速度倒也很快。

船头上挂着灯，坐着一个人，舱中透出了柔和的灯光。

另外在船尾上，坐着一个人，静悄悄的，没有一些声息。

古浪看到这一片寒江夜船的景色，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忖道：“如果没有江湖上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人生该是多么写意啊！”

尹江达望着远远而来的小舟，说道：“此人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深夜追踪，幸亏我及时赶到，否则岂不惊扰了你们？”

古浪笑道：“此事原是由我而起……”

尹江达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此事与我们桑家堡也有很大的关系！”

二人又谈了几句，那小舟相距已不过十余丈了！

船头上的年轻人，站起来向大船望了望，然后转身进入舱内。

不大会的工夫，他出得舱来，招呼了一声，掌舵的舟子立时与他把帆落了下來，然后操起了大桨，缓缓划向大船。

两下相距还有五六丈时，小船立时定了下來，在江面上飘摇不已。

石室已然扶着船舷叫道：“朋友，不懂规矩么？”

小船上的年轻人连忙站了起来，说道：“石爷，我们是送客人来的。”

古浪忖道：“看样子水面上的人也很怕桑家呢！”

石室接口道：“什么人？”

随听舱内传出道：“是我！”

随着走出了一个人，灯光之下，满头白发，正是久不相见的娄弓！

古浪低声说道：“果然是娄弓！”

这时娄弓已在灯光下看清了古浪，他笑着说道：“哈哈！果然你在船上！古浪，想不到你小小年纪，交游已是满天下！”

他只顾与古浪说话，显然并没有注意到尹江达及船上其他的人。

古浪微笑道：“娄老师，许久不见，我以为你回转原郡去了！”

娄弓用手摸着花白的发须，笑道：“四川就是我的原郡，你要我回到哪里去？”

古浪含笑说道：“深夜寒江，能与娄老师相逢共语，真乃快事，但不知娄老师快舟相赶，有何见教？”

娄弓用沙哑的嗓子说道：“古浪，这么些日子都过了，你还与我装糊涂么？”

古浪笑道：“娄老师的话在下实在不懂！”

娄弓冷笑一声道：“哼，既然遇见了，自可慢慢的谈，难道你不请我上大船么？”

古浪道：“按理自然应该请娄老师过船相谈，方是待客之道，不过在下只是作客，不便喧宾夺主。”

娄弓漫不在意地说道：“那么请你介绍一下主人吧！”

他神态狂妄，好似根本就不把这些人放在眼中。

古浪指了一下尹江达，说道：“这位便是此船的主人。”

尹江达这才拱了拱手，道：“娄老师别来无恙，可还记得我么？”

娄弓一惊，他打量了尹江达半晌，不禁一震，面上也微微变色。

尹江达笑道：“娄老师真把在下忘怀了么？”

娄弓蓦地大笑道：“哈哈……真是天地太小了，尹老师，‘三达寺’一别，我娄弓好想念你呢！”

尹江达面带笑容，语声冷涩，说道：“彼此、彼此！”

古浪大为惊异，忖道：“原来他们竟相识。”

自从认出了尹江达之后，娄弓的神情便有些异常，他方才的狂傲态度也收敛了很多。

古浪看在眼里，忖道：“如此看来，以前娄弓一定吃过他的亏……那么尹江达一定有一身出奇的武功！”

这时尹江达大笑着说道：“故人相晤理应接待，娄老师请上船吧。”

娄弓这时已恢复了先前不在乎的劲儿，他微笑道：“此行不料得遇尹老师，真个大快人心，我娄弓可真要叨扰了！”

他说到这里，回头对摇船的舟子道：“在此等我！”

说罢之后，双手轻提下摆，足点船板，身形微晃，已如一阵风似地跨江而过。

他的身法虽无什么出奇的招式，但是会武功的人，很容易便可看出，他有着极深的功力。

娄弓落在了大船上，尹江达立时趋前抱拳道：“寒江之中得此良晤，真是难得，娄老师请入舱待茶。”

娄弓笑道：“理当叨扰。”

才说到这里，石室突然跑来，在尹江达耳旁低语数句。尹江达浓眉微皱，说道：“知道了，过去看看！”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又发生了什么事？”

想到这里，尹江达已对娄弓笑道：“娄老师此来是独自前来，还是请了客人？”

· 娄弓白眉一展，说道：“尹老师，难道你不知道我一向是独来独往么？”

尹江达笑道：“我只是随便问一下，娄老师别见怪！如此看来，我们来了别的客人了！”

娄弓及古浪都有些意外，尤其是古浪，忖道：“我行踪如此机密，还有这么多人追下来，若是哈门陀那可就糟了！”

想到哈门陀，古浪便感到心惊，因为据他所知，目前除了丁讶外，几乎没有人能应付他。

尹江达对娄弓说道：“真是抱歉，请娄老师先到舱中休息休息……”

娄弓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不必！我随尹老师去看看。”于是，一行人同往船身左侧而去，在经过桑燕的船舱时，里面一些声息也无。

古浪忖道：“这个姑娘真是奇怪，外面发生的事，她难道一些也没有觉察么？”

他们一同来到了左侧，果见另一只小舟远远而来，尹江达对古浪道：“古少侠，这次来的是什么人？”

古浪摇头道：“我亦不知道，不过除了‘达木寺’那些老人外，不会再有别人了。”

说到这里，突听娄弓道：“且慢！后面还有一只船！”众人闻言，同时把目光放远，果见极远之处，有一点灯光，摇摇晃晃。

尹江达笑道：“这一下可热闹了。”

娄弓也皱眉不已，原来他想趁虚而入，不料先后来了这么多人，使得他的计划又告失败。

极远的那点灯光却是快得惊人，将众人的注意力都引了过去。

以那只小船惊人的速度看来，那船上的人，必定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这时那只小船已靠近了，灯光之下，看清了一个少女，静立船头。

古浪忍不住脱口道：“童姑娘！”

那人正是童石红，她抬目看了古浪一眼，并未说话，神态很是颓丧。

古浪正在奇怪，便听舱中一人道：“怎么，该到了吧！”

那声音一听便听了出来，正是况红居的声音，古浪心中忖道：“难怪童石红如此颓丧，原来况红居又把她找着了。”

接着，白发皤然的况红居由舱里钻了出来，她更显得目中无人，向大船上看下一眼，说道：“红儿，到了，你怎么还不上船？”

说着她双臂一振，如同一只怪鸟般，落在了大船上，回头催道：“快上来呀，死丫头。”

她那种狂傲的态度，就好像这只大船是她的一样，使得尹江达及古浪都很生气。

童石红在她一连串的催促及责骂中上了船，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向古浪望了一眼，很快地又避开了。

古浪想到她要与自己同游的那件往事，心中不禁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他趋前一步，说道：“姑娘，你……你好？”

不料况红居却挡到面前，说道：“怎么不好？”

尹江达见状道：“敢问阁下怎么称呼？”

况红居把头一扬，说道：“我叫况红居，这是我孙女童石红！”

尹江达尚未说话，况红居突然跑到了船舷，叫道：“啊！这只小船来得好快！”

众人的注意力立时又被吸引过去。

果然，那只小舟如同一只飞射的箭一般，在水面上滑行如飞，划出了极长的水线。

船头乘风破浪，点点水浪，落向两旁。

黑夜之中，那只小船如同一条巨目闪烁的大鱼一般，深深地震惊了每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出奇的安静，全神贯注在那只小船上。

那小船似因速度太快，好几次差点翻了过去，但都能化险为夷，并且越来越快！

刹那之间，小船相隔只有五六十丈，众人喘息之间，又逼近了十余丈。

不多时，小船相隔已只有十丈，却突然停了下来，随见一条人影，天马行空般，陡然拔起，夹着一片袍袖击空之声，向大船上落来！

船上众人，尽管都是些江湖奇士，也不禁对此人的身手大为震惊！

当他展露身形时，古浪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这人正是他深深畏惧的哈门陀！

哈门陀此次出现，与他往日的行径不大相同，那双白眉下的双目，射出了愤怒的火焰，令人不寒而栗！

除了古浪外，众人都不认识这怪老人，尹江达上前一步，拱手道：“老师父……”

才说出了三个字，哈门陀却像旋风似地打了个转，众人还没看清他的动作，石室和六个掌船的人，已然全数倒在船板上！

原来这么一瞬之间，哈门陀已连续点了七个人的穴道，其身手之快，功力之深，简直无与伦比。

古浪心中大惊，忖道：“啊！他已开戒了！”

原来哈门陀有十五年“封剑”之誓，这时竟提前开戒，越发使古浪感到事态严重了。

尹江达及其他两个老人，也感到极度地震惊，愕然相顾。

尹江达说道：“老师父，这……这是做什么？”

哈门陀昂然而立，目光向众人环视一周。

当每一个人接触到他的目光时，都不禁有一种冷寒的感觉。

尤其是古浪，更是一阵阵的心跳，忖道：“这么看来，一定是丁讶激怒了他……”

哈门陀一言不发，其他的人似乎也都成了哑巴，怔怔地望着他。

哈门陀把他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最后才用冷涩的声音说道：“擅登宝舟，实在有些冒昧！”

他这几个字，是对尹江达说的，字字冷涩，虽是道歉，冷傲犹在。

尹江达已镇定下来，用手指着倒在地上的石室等人说道：“老师父来得太惊人，手下人并未得罪阁下，不知为何如此？”

哈门陀淡淡说道：“不会武功之人，最是大惊小怪，我只点了他们软穴，一个时辰内自会醒转，绝可无碍。”

尹江达接道：“这且不提，敢问老师父所来为何？”

哈门陀说道：“我正要告诉你们。”

他说到这里，用手指着古浪道：“古浪乃是我门中叛徒，我要把他带走！”

此言一出，尹江达及一船老人都很惊诧，正要说话，哈门陀却摇手止住了他们，说道：“听我说！”

他这三个字，如同纶音一般，众人立时沉默下来，静听下去。

哈门陀把声音提高了些，说道：“我来专为把古浪带走，话说在前面，我不愿意与任何人动手，但是如果有人拦阻，可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他这几句话说得如同斩铁断钢一般，令人无法插嘴。

沉默了一阵，哈门陀又道：“诸位可同意我这么做？”

尹江达含笑说道：“老师父，或许你们有私事未了，不过古少爷上了我的船，便是我的客人，有任何事还请老师父担待，等我们事完后再说。”

哈门陀摇头断然道：“不行！”

况红居忍不住道：“你是什么人？”

哈门陀望了她一眼，冷然道：“不必打听，江湖上没几个人认识我，就叫我和尚好了！”

尹江达毅然道：“老师父若是这么专横，恕在下无法从命了！”

哈门陀点头道：“好，我话已说完，你们若不同意随便你们怎么办！”

他说到这里，转过了脸，对古浪道：“你怎么说？”古浪昂然道：“我师父早已过世，你我没有师徒之谊，我为什么要跟你去？”

哈门陀闻言冷笑道：“哼哼！好小子，你胆子越来越大啦。”他说到这里，缓步向古浪走去。

古浪不禁大为紧张，暗运劲力，全神贯注，注意着哈门陀的一举一动。

尹江达赶忙拦在古浪身前，正色道：“老师父别为难我……”话未说完，哈门陀喝道：“让开！”

不料况红居却拦了过来，说道：“和尚，你太不讲理了！”哈门陀袍袖一甩，喝道：“滚开！”

况红居不禁被激怒了，叱道：“好无理的东西，我倒要会会你。”

哈门陀铁青着脸说道：“我看你还是别会的好！”

况红居怪叫一声，双掌如电，向哈门陀的前胸推来，口中怪叫道：“我看你凭什么这么……”

话未说完，不禁惊得停了下来，原来哈门陀早已不知去向。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只听哈门陀的声音自背后传来，说道：“况婆子！不要自找无趣！”

况红居虽然心惊，但是她也是江湖知名人物，既然出了手，万无中途住手之理。

她转过了身，狠狠说道：“死和尚，我偏要会你！”一言甫毕，双掌“追星赶月”挟着疾进的掌风，向哈门陀的面部击来。

哈门陀一闪身便自让开，沉声道：“你真找难看？”况红居叫道：“看谁难看！”

她大袖一反，五指如钩，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哈门陀的前胸抓到！

哈门陀怒道：“丑婆子，给我躺下！”

只见他右掌微露，况红居一声闷哼，已然躺在了船板上！众人不禁大惊失色，况红居在江湖上也是第一流的人物，但是与哈门陀比起来，就如同一个三岁孩子与壮汉打架似的。由哈门陀的身手看来，船上诸人，简直就没有人能敌他。哈门陀点倒了况红居之后，如电目光射在了娄弓的身上，说道：“你大概也不甘心，一齐躺下吧！”

娄弓一惊，喝道：“难道我怕你……”

哈门陀已然笑道：“把你的奇技使出来！”

一语方歇，身如巨鸟扑过去，娄弓慌忙向左闪出了三尺。他反手一击，掌力惊人。

他饮誉江湖的奇技，挟着惊人的劲力击来。

哈门陀一声轻笑，身如飞鸿，已然消失。

当娄弓感到不妙时，只听哈门陀道：“他也躺下吧！”娄弓只觉腰眼一麻，“咕咚”一声，倒在了船板上，不省人事。

哈门陀举手之间，连摧两个江湖怪人，尹江达及古浪都不禁变了色。

哈门陀对尹江达说道：“尹老师，怎么样？”

尹江达虽然心惊，却也不能示弱，说道：“在下职责所在，恕我无法从命。”

哈门陀一声长笑，伸手二指，疾如旋风，向尹江达肩头点来。

尹江达连忙后退，闪出三尺，双掌反切哈门陀的手腕，这一招也是奇快无比。

但是哈门陀哪会被他封住，身形一晃，已然失踪，尹江达便觉胁旁生风。

他连忙闪身垫步，但是指力已由左来，尹江达正想以自己一生所学，与这怪人一拚时，但哈门陀不容他展开手脚，第三招时已把他点倒！

这时只剩下古浪及童石红两人，哈门陀道：“你是个女孩子，我不要为难你！”

说着缓缓向古浪走去。

第十五章 女人女人

哈门陀在船板之上，一连点倒了三个江湖奇人，独独放过了童石红，缓缓地走向古浪。

古浪心中紧张异常，他双手扶着船舷，说道：“你要做什么？”

哈门陀冷笑道：“我要整整我的家法！”

古浪双眉一扬，说道：“我不是你的徒弟，凭什么要跟你去？”

哈门陀狞笑道：“古浪，现在后悔可是来不及了！你还是好好听话，否则我绝不留情！”

古浪怒气填胸，毅然道：“我不随你去又如何？”

这一句话大出哈门陀意料之外，他一双白眉高高扬起，双目射出奇光，惊诧地望着古浪。

古浪虽然把一切置之度外，决心与哈门陀一拚，但是被他那双怪目凝注着，也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哈门陀望了他半晌才道：“古浪，你真要造反吗？”古浪摇摇头道：“我不懂你的话！我也不懂你为什么一直不放过我？”

哈门陀脸上的盛怒渐渐消失，慢吞吞地说道：“不久你就会明白了！”

他说着，又向古浪走去，双手前伸，来扶古浪的肩膀。

古浪一惊，足跟用力，“嗖”的一声，身子斜着越出去七尺多远。

哈门陀转过了身子，冷笑道：“莫说四面临水，就是旷野荒郊，你又怎能逃得过我手？”

古浪心中暗暗着急，忖道：“万般无奈之时，我只有身怀“春秋笔”投江而死，以谢阿难子托付之恩了。”

想到这里，他心中略感平静，不由斜眼望了童石红一眼。

这个奇怪的女孩子，自从上船之后，便是靠在船舷上一言不发，这时仍是这个样子。

她那双美妙的眼睛，望望地上躺着的老人，又望望哈门陀，面色平静，丝毫没有惊慌之感，但是，她的目光从没有飘向古浪。

哈门陀沉默了一下，用很平静的声音说道：“古浪，我实在不愿与你动手，第一你是个小辈，第二我曾收你为徒。可恨你自己不知厉害，闯下了大祸，弄得不可收拾，如今之计，你好好地随我回去，等我问明一切，也许会饶你……”

话才说到这里，古浪毅然地摇着头，用冷峻无情的声音说道：“不！我不随你去！和你在一起，我只感到恐怖，你的用心我也明白，收我为徒并非为了爱才……”

哈门陀大怒，喝道：“住口！这么说来，我是一定要你跟我走了！”

他说着身形一长，正要向古浪扑来，不料一条纤细的身形，飞快的拦在了他地面前。

哈门陀定睛看时，竟是童石红。

古浪也感到意外，忙道：“童姑娘，这没有你的事，你赶快让开……”

哈门陀强忍着怒气，恨声道：“小姑娘，你快躲开！”

童石红微微摇头，说道：“老师父，你若是要杀古浪，先杀我好了！”

她这句话说出口，古浪及哈门陀同时吃了一惊，古浪一阵心跳道：“姑娘！你……”

下面的话无法出口，同时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哈门陀气得跺脚道：“嗨！谁说我要杀他？”

童石红又道：“那么你要做什么？”

哈门陀气道：“好好的我杀他做什么？我只是要把他带走！”

不料童石红傻里傻气地说道：“那么你把我也带走好了！”

这句话令哈门陀啼笑皆非，急得搓着一双手掌道：“唉！这……这……我带你去做什么？真是！”

童石红好像傻了一般，浅浅一笑，甚是妩媚，回头望了古浪一眼道：“那么你带他去做什么？”

哈门陀被她问得无可奈何，对古浪道：“古浪她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些毛病？”

古浪实在不愿意把童石红卷入这件事中，便走到童石红面前，低声道：“姑娘……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不过没有什么，我与这位老师父乃是旧识……”

不料童石红仰着脸，微笑道：“你不要骗我，在所有的人中，就是他最厉害，你若是跟他去，必定凶多吉少！”

这时古浪也无话可说了，哈门陀实在不耐烦，挥手道：“赶快让开！”

童石红却发了傻劲，说道：“我不让！”

哈门陀大怒，身子一侧便由童石红旁边掠过，口中喝道：“古浪！你还不跟我去？”

他正要抓向古浪，突听一声深沉的叹息由舱内传出，古浪及哈门陀均是一怔！

紧接着，一个瘦弱的老人，由舱内走了出来。

古浪不禁大喜，叫道：“丁老！你……”

那突然出现的丁讶，摇手止住了古浪的话，笑嘻嘻地对哈门陀道：“门陀师父，你怎么又来了？”

哈门陀沉吟一下，说道：“也罢，江湖之中，能与我动手过招的人，大概就你一个，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不愿此刻动手！”

他说到这里，转头对古浪说道：“孩子，叛我依他，未必是福！”

他说完之后，身形如同海鸟一般，落在了他的那只小舟上，操起一把木桨，微一划动，小舟如箭射了出去，快速已极！

他一连划了几下桨，小舟便消失在暗夜之中。

古浪等三人，目送奇异的老人消失之后，各怀一种不同的想法。

丁讶低头望了望倒在船板上的老人，说道：“他的点穴功夫另成一派，好在他点的是轻穴，我们不必施救，不久自可醒转的。”

古浪知道丁讶的意思，是要自己不要解他们的穴道，以免醒来之后又有麻烦。

丁讶望了望童石红，说道：“童姑娘，你赶紧送令婆回去吧！”

童石红默默地点了点头，她面上有一层忧伤之情，望了古浪几眼，似乎要说什么话，但是并未说出来。

古浪看到这种情形，心中也很难过，他很想对她说几句话，但是又不知说些什么话。

他们四目相对了一阵，童石红忧伤地避开了古浪的目光，去料理况红居。

丁讶双手托起了娄弓，笑道：“这个老儿也算栽了！”

他把娄弓交给了古浪，说道：“你把他送回船上去吧！”

古浪答应一声，接过了娄弓，他一跃之下，已经上了娄弓来时的那只小船。

那两个划船的舟子，早已吓得面无人色。

古浪把他放在了船舱中，说道：“他没死，一会儿就好，你们快走吧！”

说完之后，身如海鸟一般，飞跃上了那只大船。

这时尹江达、石室等均被丁讶救醒，童石红也扶着况红居回到了自己的小船上。

她抬头望着古浪，引起古浪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怜悯，觉得这个姑娘很是可怜。

这时候丁讶已下令开船，白帆盈风，顺流而下。

童石红的小船渐渐远去，最后终于消失。

古浪扶着船舷，心情沉重，水雾弥漫之中，他似乎还望见童石红那张清秀而又忧伤的面颊……

丁讶走了过来，拍着古浪的肩膀，笑道：“去吧！我们到舱里再谈！”

古浪惊觉过来，不禁面上一红，笑道：“丁老，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丁讶笑道：“我一直在船上，因为想多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形，所以一直到最后才出来。”

说着二人一同进了舱，古浪突然想起久无动静的桑燕，不禁问道：“桑姑娘呢？难道睡得这么熟？”

丁讶喝了一口水，说道：“是我不叫她出来的。”

古浪点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我真怕她有什么差错呢！”

丁讶沉吟一下，说道：“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看来我这一路不能离开你们了。”

古浪笑道：“你不是也要到桑家堡去吗？”

丁讶叹了一口气，说道：“去是要去，结果如何却不得而知……”

古浪接口道：“据我看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桑氏兄妹及桑家堡的人，不是都对你很好吗？”

丁讶苦笑道：“其实一点也不关他们的事，九娘的脾气古怪得很，说也不敢说呢！”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接口道：“总而言之，这是我最后一次，无论见不见得着她，到此为止了！”

他言下之意，不胜唏嘘，古浪也很同情他，但是却无话可说。

这时丁讶突然放低了声音道：“关于我拿了你‘红珠’之事，不可向任何人讲，尤其是桑家堡的人！”

古浪很是诧异，问道：“为什么？”

丁讶把声音压得更低，说道：“现在我主要就是靠这玩意儿见她，若是她知道了恐怕又见不着啦！”

古浪点头道：“好！我记住。”

这时古浪想起前数日的事，问道：“丁老，那天你找哈门陀动手的情形如何？”

丁讶摇头笑道：“那天没有动手，就和今天一样，他自动走的。”

古浪很是诧异，说道：“如此看来，哈门陀很是怕你，每次都不敢动手呢！”

丁讶摇头道：“实非如此，只因他不愿意现在与我动手，并不是他怕我。”

古浪又道：“如果动起手来，你是不是可以赢他呢？”丁讶一笑不语，这时门外却传来了桑燕的声音，说道：“你们还没有安歇吗？”

丁讶笑道：“还没有，姑娘请进来吧！”

话才说完，桑燕已经推门而入。古浪只觉眼前一亮！

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丝长衣，云发微拢，面色娇红，清秀之中，透出了妩媚。

古浪心中一阵莫名的跳动，赶紧把目光移开，桑燕已经跨进门来。

丁讶用手指着椅子道：“姑娘请坐，这么晚还不休息吗？”

桑燕坐了下来，说道：“我有些事要请教丁老。”

丁讶笑道：“姑娘请说！”

桑燕接口道：“此去重庆还有好几天的水程，沿途定有很多麻烦，不知丁老是否能随船照护？”

丁讶笑道：“我病发之时，古浪曾悉心的照料我，所以我也要照顾他，一直到桑家堡。”

古浪及桑燕闻言都很高兴，桑燕道：“这样我就放心了，因为最近川中出了事，所以堡里面的好手都派了出去，我真怕保不住驾呢！”

古浪面上一红，说道：“这都怨我无能，身有重任，却是寸步难行！”

丁讶微笑道：“这也不能怪你，说实话，你的对手太强了，即使是我也会感到吃不消呢！”

他们又闲谈几句，丁讶道：“你们若是精神好，不妨到舱外聊聊，我可要睡觉了。”

他说着躺了下来，这时已是二更多天，古浪却是毫无睡意，便同桑燕一同步出舱外。

夜凉如水，江水汹涌，一阵阵寒风，吹得人透体生凉。

古浪望着茫茫的江面，反倒有一种开脱的喜悦，他深深地吐了两口气。

这时虽是深夜，但是这艘大船却走得更快了，石室和一个小伙子在船尾把着舵，低声地谈着话。

古浪和桑燕相伴，各把目光投向远方，彼此之间，仍保存着一种少男少女的矜持，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沉默了一阵，古浪道：“寒江夜渡，倒也有一番风味，姑娘认为如何？”

桑燕点点头，用她美妙的声音说道：“可不是，我没事的时候，老爱在江上住上几日，什么烦恼都一扫而尽了。”

古浪笑道：“姑娘有什么烦恼呢？”

桑燕晶亮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却不回答。

古浪也感觉到自己问得太唐突了，二人又开始沉默下来。

天空是一片昏沉，不见星月也不见一丝云，古浪自语道：“明日怕又要下雪了！”

桑燕突然转过了脸，问道：“刚才那个童姑娘是谁？”

她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来，倒是令古浪吃了一惊，微微怔了一下，说道：“她是况红居的孙女。”

桑燕侧过脸去，古浪看不见她的表情，但由她的声音和形态中，可以感觉到她有些异常。

她用冷涩的声音说道：“原来是况红居的孙女，她人怎么样？”

古浪有些难于回答，沉吟了一下说道：“这……我也不太清楚。”

才说到这里，桑燕突然接口道：“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古浪不禁大为诧异，问道：“怎么，姑娘看到她有什么恶迹吗？”

桑燕转过了脸，面色有些不自然，摇了摇头，说道：“我虽不十分清楚，不过由她行径看来，料她不是什么好女人！”

古浪听她这么说，不禁有些不悦，付道：“这姑娘说话真是欠考虑！”

但是他表面上不能把话说重了，正色道：“姑娘也许看错了，童姑娘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桑燕的一双秀目，突然睁大了些，盯视着古浪，倒使古浪吓了一跳。

她用一种异常的口吻道：“你怎么知道的？”

古浪不禁面上一红，说道：“我……与她认识很久了，她为人一片天真，不像况红居那么深沉。”

桑燕笑道：“你们常在一起吗？”

古浪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也不了解桑燕的用意，笑道：“倒是时常见面，讨厌的是况红居，若是没有她，我们一定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桑燕一言不发，沉默了一阵，才道：“怪不得刚才她舍身救你呢！”

古浪笑道：“这个姑娘真是不知道厉害，不过她对我如此好，我是不会忘记的。”

桑燕的目光，顿时黯淡下来，她轻轻地咬着嘴唇，怔怔地望着古浪。

古浪不禁被她弄得莫名其妙，忖道：“她是怎么了？好像有些不高兴。”

桑燕又把目光转了过去，冷冷说道：“你为什么不把她留在船上？”

这时古浪才听出味道有些不对了，说道：“我与她是两条路的人，怎么能留她在船上？再说这船也不是我的……”

桑燕却转嗔为喜，说道：“我倒喜欢这个姑娘，下次要留她谈谈……”

古浪很明显地看出来，她的笑容非常勉强，但是自己实在想不出是为的什么。

桑燕说完了那句话，便回到了她的舱中，古浪默默望着她的背影消失，自语道：“奇怪，莫非她与童石红有仇吗？”

由于桑燕一再提到童石红，古浪的胸中，不禁泛起方才她舍身相助的那一幕景象。

继而联想到他们初次相识的情形，在“哈拉湖”畔，自己正在苦练武功之时，这个姑娘却奇妙的出现了。

她的出现，给古浪带来了一连串的怪事，也给古浪带来了一些以往未曾感觉到的情境。

人，就是这么奇怪，感情往往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等到你发觉时，已经不容易摆脱了。

这一刹那，古浪似乎对童石红特别怀念，而桑燕的一切，则显得逊色多了。

他正在幻想之时，似听船头有轻微的声音，不自觉地走了过去。

船头一侧，卷了一大卷帆布。古浪看到一个人影在帆布后面一闪而没。

古浪心中一惊，忖道：“啊！这种孤魂冤鬼，居然还不放手。”

他微扬起双掌，一掌迎敌，一掌护身，提气轻行，由反方向向后绕了过去。

这时的古浪真个轻巧如燕，移动之下，没有一丝声息，已然转到了右侧。果然，有一条黑影隐伏在那帆布之后，古浪大着胆子，猛一长身，双掌抓住了那人的膀子！

但是，他立时大吃一惊，松开了手，惊道：“啊！原来……”

才吐出了二个字，一只温香的玉手，已如闪电般按在了他的唇上。

紧接着，一个极低的声音说道：“嘘——不要叫！”

那隐在帆布后的，正是童石红！

她一只玉手，轻抚着古浪的嘴唇，使得这个年轻的大孩子，感到了一阵阵的面红和心跳！

他们神奇地对视着，童石红竟忘了把手拿下来，古浪那俊目中，发出了他生命中第一个爱情的火花。

他把童石红的手，轻轻地拉下来，但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掌心里。

他们彼此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虽然只是这么普通的接触，但是此刻的滋味，已经胜过了世上一切美好的尝试！

童石红的秀目里，含着兴奋和羞涩的泪光，她默默地扑在了古浪雄壮温暖的怀抱里。

这个不经人事的孩子，本能地把她紧拥着，偎着她的面颊。

一切都停止了，他们似乎连呼吸也忘记了，陶醉在那无尽的美好之中。

突然，一声尖锐的笑声，使得他们如中急电般地分开了！

在船头的灯光下，站着桑燕，她的目光中射出了怒火和忧怨。

古浪面红过耳，全身的血液都充到了头部，使他感到昏眩。

童石红默默地站在一旁，垂着头，不敢望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

这种尴尬的情景，继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桑燕才用冷峻的声音说道：“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古浪羞愧万分，但是他不得不仰起了头，很困难地说道：“我……我……我到船头来，发现了童姑娘……”

桑燕打断了他的话，冷笑道：“于是你们就……”

下面的话她说不下去，目中却闪着泪光。

古浪急道：“我们……唉！不像姑娘你所想的……”

但是这种情形下，古浪实在无话可说，本来这是绝对的私事，可是插入了一个外人，便弄得不可收拾了。

桑燕慢慢地冷静下来，她强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冷冷道：“童姑娘，你是怎么来的？”

童石红低声说道：“我……我是驾小船来的。”

这时惊动了船尾的石室，他跑了过来，望见了这种情形，奇怪地道：“姑娘！怎么回事……”

话未说完，桑燕突然转过了身，厉声叱道：“没你的事！”

石室吓了一跳，赶紧跑了回去。

她这种反常的愤怒，使得古浪和童石红都感到意外，怔怔地望着她。

桑燕又道：“既然你是坐小船来的，那么你与古少侠一同坐小船走吧！”

古浪一惊，也感到有些愤怒，说道：“姑娘！你如此看我古浪，实在是冤枉了我，刚才的事……”

桑燕冷笑道：“我怎么看你呀？”

古浪生了气，回头对童石红道：“石红，我们走！”

童石红的目光中，露出了感激和喜悦，但是她却摇摇头道：“小船已经流走了！”

桑燕又是一声冷笑，说道：“这么看来，你是居心住在这儿了？无耻！”

古浪剑眉一扬，喝道：“姑娘，你不可侮辱她！”

桑燕怒道：“我侮辱她？她自己刚才作的什么事！”

古浪跨上一步，双手握住了桑燕的膀子，用力地摇着，厉声道：“她做了什么事？你说！你说！”

桑燕的脸上变色，用力地挣开了古浪的手，扬掌打了古浪一记耳光，哭叫道：“滚！滚！你们给我滚……”

她哭着跑回了舱，留下了无可奈何的古浪和童石红。

这一阵大闹，惊动了满船的人，丁讶首先跑出舱来，嚷道：“怎么回事？怎么回……”

当他看见童石红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接口道：“哟！你怎么又回来了？”

古浪及童石红均未答话，丁讶走近了些，只见古浪面色发青，双目似要冒出火来。

他奇怪地问道：“古浪，什么事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古浪怒气冲冲，转过了头，对石室道：“马上靠岸，我要下船！”

石室吓了一跳，不敢答应又不敢问，怔怔地望着丁讶。

丁讶笑道：“你别听他的，什么事都有我！”

话才说完，桑燕又从舱里冲出来，叫道：“下船就下船！石室马上靠岸！”

这一来又把石室弄傻了，众人这才明白，原来是古浪与桑燕吵了架。

丁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压了下来，正色说道：“古浪，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让我来评评理！”

本来这种事算不了什么，但是偏又说不出口，古浪面色微红，余怒未消地说道：“你去问她好了！”

丁讶皱了皱眉头，说道：“你们这些年轻人，真叫人没办法……”

他走到了桑燕的面前，问道：“好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桑燕眼圈发红，一个劲儿地摇着头，仍是一言不发，丁讶不禁着了急，大声道：“古浪！你随我进舱来！”

古浪无奈，随着丁讶进得舱来，丁讶道：“刚才我着实倦了，外面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那童姑娘怎么又回来了？快告诉我！”

古浪虽然有些难为情，但转念一想，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丁讶必定有经验！

他想着，便红着脸，把刚才发生的事，毫不隐瞒地告诉了丁讶。

丁讶闻言气笑不得，说道：“这可难办了！偏巧况红居又与你敌对，童石红怎么好留在船上呢？”

古浪摇头道：“我并没说要留她在船上，可是桑燕盛气凌人，未免小题大作！”

丁讶笑道：“人家奉命接你的驾，出了事当然要管的。”

古浪仍然怒气不消，说道：“刚才的事，纯然是我与童姑娘的私事，与她什么相干？发这么大脾气！”

丁讶望着古浪，笑道：“傻孩子！你还不明白她为什么发脾气吗？”

古浪一怔，再一细想，心中立时略有所悟，一张俊面不觉红了起来，心中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

丁讶放低了声音说道：“她一直喜欢你，你不知道吗？”

古浪摇了摇头，断然道：“我不喜欢她！”

古浪这句话，倒是颇出丁讶意料，他摇着头说道：“这就麻烦了……这么说，你是喜欢童姑娘了？”

古浪面上一红，点了点头。

丁讶眉头一皱，说道：“这对你进桑家堡可是一个阻力呀！”

古浪昂然道：“我不能为了进桑家堡，便曲意奉承桑燕，我现在的处境虽然很危险，但是我到桑家堡去，是奉有任务，并非去避难的！”

丁讶连连地点着头，说道：“你有这番志气我很高兴，再说感情方面的事，还是顺乎自然，不要勉强的好……想当年……唉！”

他似乎又回忆到他的往事，感喟不已。

好在他很快地由往事中把自己拉了回来，皱眉道：“那么现在的事怎么办呢？”

古浪道：“且看桑姑娘怎么办……”

说到这里，向窗外望了望，淡淡一笑说道：“我已经知道怎么办了！”

丁讶也向窗外望了一下，说道：“啊，这个姑娘！竟真的靠岸了。我去和她说！”

他身子还没有起来，已经被古浪一把拉住了膀子，正色道：“丁老，由她去！我绝不愿意依人成事！”

丁讶怔了一下，说道：“你有此志气固然好，不过你的敌人太多，都是一流的人物，选此水途，为的是易于应付，上岸之后事情就难办了！”

古浪毅然道：“事情再艰难我也要全力一拚，实在不可为的时候，也只好与春秋笔同归于尽！”

丁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好志气！我们等待桑姑娘的下文吧！”

他说着，与古浪一同走出舱来，却不见桑燕等人踪迹，只有童石红依然站在那里，垂着头，一言不发，丁古二人出舱，她似乎也未看见。

丁讶对古浪说道：“我去看看这丫头造什么反！”

说着匆匆而去。古浪在后面叫道：“由她去！”

但是丁讶已经入了桑燕的舱房，船头只剩下古浪和童石红两个人。

大船迅速地向岸边靠去，二人已可望见灰灰的水堤和冲击的浪花。

童石红仍然有些惊慌不知所措，她默默地望了古浪一眼，低声道：“是我害了你……”

古浪大声打断了她的话，说道：“胡说！不要说这些话，我古浪不是因人成事的人！再说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管不着我！”

童石红见古浪发了牛脾气，便不再开口，但是心中却暗暗高兴，因为古浪已经与桑燕闹翻了。

这虽不是童石红来此的目的，但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却说丁讶到了桑燕的舱内，只见她凝望着窗外，面色沉重。

丁讶问道：“是你叫船靠岸的吗？”

桑燕面上一红，点了点头。

丁讶正色道：“姑娘！你可知道古浪对你们桑家堡及九娘的重要性？”

桑燕面色一变，显得有些不安，丁讶又道：“刚才发生的事，古浪已经

详细地告诉了我了，他们只不过略为亲热一下，并无什么越轨之事……”

桑燕用力地把头扭过了一边，说道：“谁管他们那些臭事！我只是问他那个姓童的怎么又回来了，他就发脾气……”

丁讶笑道：“刚才你们争吵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并不如你说的那样呢！”

桑燕却道：“既然他们那么好，我船上又不能留那个姓童的，就请他们下船算了！”

丁讶缓缓道：“你现在是气愤之时，可曾考虑到后果？”

桑燕倔强的说道：“了不起姑婆把我杀了就是！”

丁讶冷笑道：“你以为她的脾气做不出来吗？”

桑燕面色一变，迟疑了一下，说道：“那……那么留他们在船上，我下船就是了！”

才说到这里，舱外古浪的声音传了进来道：“不用费事了，我下船就是！”

桑燕一惊，拉开了舱门，只见古浪已经收拾停当，牵着他那匹骏马。

他昂然而立，面色平静，一双俊目射出了坚毅的光芒，看起来真是一个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

桑燕此行奉有极大的任务，她不过是一时气愤，出此下策，现在古浪执意下船，倒把她弄傻了。

可是话是由她先说，这时势无再加挽留之理，强忍着心中的悲愤，望了丁讶一眼。

丁讶早已微叱道：“古浪！你不要作怪！”

古浪很诚恳地道：“丁老，我这一路下来，承你多方照顾，实在感激得很……不过当初阿难子恩师临危授命，也就是要我在困难万端之中达成任务，所以我细细地想过，我不能因人成事，死活都要靠自己，请老前辈不要阻止我。”

古浪这么一说，连丁讶也说不出话了，他深知古浪的性情，既已决定，便无法更改。

沉默了一下，丁讶道：“那么童姑娘你如何安排呢？”

古浪正色道：“她已两度叛离况红居，恐怕势难再回去，不过我自会为她想办法的。”

既到如此局面，彼此都没有什么好说了，空气显得很沉闷。

船慢慢地靠近岸边，这时约莫三更天，有些早起的渔人已开始作业了。

船终于靠了岸，古浪命石室搭上了跳板，向丁讶拱身一礼道：“丁老！你请休息吧！”

丁讶笑道：“不打紧，我们随时可见面。”

古浪知道他还是要暗中保护自己，就是拒绝也没有用，只得由他。

童石红一直一言不发，默默地跟在古浪身后，像个可怜虫似的。

这情形看在桑燕的眼中，更觉难受，但是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把那无限的热情和妒恨，深深地藏在心底。

古浪等石室把船板搭好之后再向尹江达、石室等，一一道劳。

尹江达紧皱着一双眉毛，因为他是奉桑九娘之命来护送古浪的，不意发生了这等不愉快的事，使他也觉无计可为。

不过既有丁讶一再的保证，古浪或能沿途无恙，遂放了些心。

最后，古浪向桑燕拱了一下手，说道：“姑娘，多谢你的照顾，如果没

有什么意外，我们前途相见非遥……见了令兄请代我致意！”

桑燕嘴唇动了一下，只轻轻地说道：“后会有期……”

她飞快地回身而去，跑入了舱中。

古浪心中也不太舒服，发了一下怔，心中忖道：“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心意呢？”

丁讶已经笑道：“好啦！唱了半天戏，别忘了最后一句词，那可就笑话了！”

古浪面上一红，拉马而去，童石红早已走上了岸，在一厢等着他。

上岸之后，石室立时收了跳板，大船再度向江心驶去，挂满了帆。

丁讶远远挥手道：“这里是‘南充’，快赶路吧！”古浪一惊，忖道：“已到‘南充’了？到底是水路快得多啊！”那一船人走了之后，童石红的情绪立时好多了，她笑着说道：“喂，我们走吧！”

古浪回头看了看她，见她神情愉快，根本丝毫不担心以后的安全，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童石红笑着又道：“累得你一夜没有睡觉，快找个地方休息吧！”

古浪问道：“你是不是也很累？”

童石红摇摇头，说道：“我倒不累，是怕你累了。”

古浪见她一片关切，出于至诚，心中的烦闷略解，忖道：“人生知己难求，童石红能够对我如此，我应该心满意足了！”童石红见他不语，一双俊目注视着自己，显得稚气异常，不禁笑道：“你老看着我做什么呢？”

古浪面上微微一红说道：“啊……没什么！姑娘，你真的与令婆闹僵了吗？”

童石红轻声叹了一口气，说道：“早就闹翻了，其实她并不是我的婆婆，我只是她收养的一个孤儿罢了！”

古浪大为惊愕，但是看到童石红神情黯然，不忍再追问下去，岔开道：“既然你不累，我们天一亮就赶路吧！”童石红惊喜交集，说道：“你……你是说你愿意带我一起走了？”

古浪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也是个孤儿！”

这一刹那，似乎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他们拉拢在一起，彼此都体会到对方深长的情意。

古浪又道：“天亮后我们再买一匹川马，不然二人共骑，很惹人注目。”

童石红问道：“你是准备到哪里去呢？”

古浪略为迟疑，说道：“我要到重庆去。”

童石红闻言笑了起来，说道：“啊呀！你真是个大傻瓜！”

古浪不解道：“我怎么傻？”

童石红望着茫茫江水，笑道：“这里就靠着江，又何必买马呢？这条河并不是他们桑家的呀！”

古浪大喜，击掌道：“对！我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想到？由水路走要快多了，又可省去不少麻烦！”

这时天光已亮，很多渔人都上船作业，当他们看到这一对俊俏的男女时，都不禁投以惊异的目光。

古浪拉着马，笑道：“我们找个地方吃些东西，然后再雇船吧！”

他们找到了一间专卖小吃的馆子，叫了些油饼和稀饭，二人边食边谈，指点着江涛帆影倒也快意非常。

饭后，他们雇了一只双舱中船，再度沿着嘉陵江，往南而行。

晨风凛凛，吹饱了白色的帆，一泻千里，顺江而下。

古浪心中很是痛快，因为他现在是独自闯荡，不再有别人接引及保护了。

一个时辰过去，江面上平静得很，并没发生任何事。

古浪对童石红道：“看来现在不会发生什么事，你到隔舱去休息吧！”

童石红点点头，笑道：“好的，你也睡一会。”

于是他们分别安歇，经过了一夜的辛劳，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古浪一觉醒来，天已近午，连忙爬了起来支开了窗户。

江面辽阔，渔船三两，浪花点点，偶尔有一两尾鱼翻出水面，然后很快的落了下去。

古浪忖道：“这片风光真个迷人……”

方想到这里，便听到童石红在舱外说道：“古浪，你还不起来吗？”

古浪笑道：“我已经起来了！”

童石红推门进来，她手中竟然捧着一盆清水，盆中还有一只漱口杯，另外在手臂上搭着一块雪白的布巾。

古浪慌忙接了过来，连声道劳，心中却有一种异常的感觉。

童石红则显得大方得很，她笑道：“你洗脸吧！我去招呼吃的。”

古浪笑道：“这些事他们自会办，姑娘不必费心了。”

童石红已然出了舱门，古浪匆匆洗漱完毕，关上了门，换了件干净衣服。

少时，一个舟子进来，收拾干净之后，摆上了酒菜，竟全是童石红亲手所烹，味美异常。

古浪被她这番真诚的心意深深感动，但是嘴上却说不出话来，不过那个聪明的姑娘，已经看出了古浪的心意。

古浪对江浅饮，一面与童石红谈着心，其乐融融，不觉把一些烦恼的事都忘记了。

他暗忖道：“为了春秋笔，害我风尘仆仆，陷身危境，但是因春秋笔，也使我结了一段奇缘……”

想到这里，他心中有一种甜蜜的感觉，一双俊目，不禁深情地注视着童石红。

那个多情的姑娘，粉面微红，秀目含羞，在古浪的眼睛中看来，似乎比书上的仙女还美！

这一桌饭，一直吃了一个多时辰，古浪和童石红也谈了不少的知心话。

这一天，古浪的小船已经到了“合川”，再需半日的水程，就可到重庆了。

古浪心中很是高兴，因为这么多天来，可说是风平浪静，毫无惊状。

此刻午时才过，古浪及童石红在船头谈心。

经过了这么些日子的相处，他们已陷入了热恋之中，除了童石红外，古浪不会再想任何一个女孩子。

他一度感兴趣的桑燕，也早从他的记忆中退了出去。

童石红望着远远的码头，说道：“这沿江的镇市都很热闹呢！”

古浪点头道：“因为嘉陵江是长江的支流，很多货物都经由这条河运送，所以热闹得很。”

童石红道：“好快！我们晚上就可以到重庆了。”

这时划船的舟子过来请示道：“小爷，合川要不要靠岸？”

古浪思忖了一下道：“也好！我们到合川好好吃顿饭，然后再赶路！”
舟子答应而去，童石红却道：“马上就快到了，何不到重庆再休息？沿途所幸无事，不要在这里出了事。”

古浪笑道：“不要紧！只在这里吃一顿饭，会出什么事情？如果真的要出事，我们就是逃也逃不过的。”

小船慢慢地摇向码头，一片人潮喧哗之声，阵阵的传了过来。

古浪笑对童石红道：“到底是大码头，果然不同凡响！”

他们临上岸时，古浪吩咐道：“我们吃过饭就走，你们可别跑远了！”

舟子连声的答应着，古浪和童石红，双双分开拥挤的人群，向镇内走去。

他们寻了一家最大的馆子，名叫“望江楼”，二人登楼之后，寻了一个靠窗口的位子坐下。

古浪点了很多菜肴及鱼虾之类，二人指点着江景，且吃且谈，甚是高兴。

他们正谈得高兴之时，突听一阵脚步声，只听伙计们嚷道：“桑少爷来了！雅座！”

古浪及童石红同时一惊，古浪连忙把脸侧过去，低声道：“石红我们转过去。”

童石红也面对嘉陵江，说道：“转过去他们不会看见我们？”

古浪说道：“那可不一定！”

说着，便听一阵脚步声，想是桑鲁歌已经上来了，很多小二拥过去献殷勤。

古浪心中忖道：“桑家的名望倒是不小。”

又过了一阵，突听桑鲁歌大声叫道：“古浪！原来你也在这里！”

古浪听他叫自己，不得不站起来，故作惊讶道：“啊！鲁歌兄！真是幸会得很！”

桑鲁歌好似高兴得很，紧握住古浪的手，望了童石红两眼，笑道：“这位就是童姑娘吧？”

童石红笑道：“我叫童石红！”

古浪便介绍了桑鲁歌，童石红点头道：“我知道了！”

桑鲁歌转头对伙计道：“我就坐这一桌，再加两个菜！”

小二答应而去，他们落座之后，桑鲁歌用高兴的声音说道：“啊呀！想不到你们来得这么快，我还要去接应你们呢！”

古浪笑道：“有劳费心！这一路下来倒也平安无事。”

桑鲁歌迟疑了一下，说道：“你和燕妹的事我都知道了……”

古浪及童石红二人面上均是一红，桑鲁歌又接着说道：“那丫头被我好骂了一顿，她年轻气浮，希望你不要见怪。”

古浪见他词意诚恳，自己倒惭愧得很，红着脸说道：“其实是我的脾气太坏了，桑姑娘一番好意，反被我得罪了。不过，她不知道我与童姑娘相识已久，并且……”

他说到这里，目光射在童石红的身上，二人的脸都红了起来。

桑鲁歌笑道：“并且怎么样呢？”

古浪突然说道：“并且……我们已经有了百年之约！”

这句话大出童石红及桑鲁歌意料之外，童石红惊喜万分，几乎要流下泪来，深情而又激动地望着古浪。

桑鲁歌则显得有些不自在，说道：“啊，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古浪答道：“我现在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所以未便谈此，不过别人对我误会，我不得不表明一下。”

这段日子以来，古浪一直在考虑着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做事极干脆的人，当他发现他们之间有深深的爱之时，就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

这对童石红来讲，倒是一个意外之喜。

桑鲁歌点头道：“你的话也对，还是办正事要紧。”

才说到这里，便见小二送了一张排帖来，桑鲁歌甚是奇怪，接过看时，不禁面色一变，递给了古浪，说道：“哼！到底是被他们追上了！”

古浪知道事情不妙，接了过来，只见上面写着：谷小良、石怀沙。

古浪面色一凛，与桑鲁歌对了一下目光，转脸对伙计道：“请上来！”

小二转身而去，古浪对桑鲁歌道：“反正早晚还要与他们碰面，不如早些了事好，我最讨厌这两个老人，只恨我功夫不够，否则早就把他们打跑了！”

桑鲁歌脸上却有怒容，说道：“他妈的！这些家伙的胆也太大了，若是敢闯我们桑家堡，那可是死路一条！”

对于其他的老人，古浪倒不太在意，独有一个哈门陀。

古浪心中忖道：“别人不见得敢闯桑家堡，哈门陀是一定会去闯的！”

才想到这里，便听童石红低声道：“他们来啦！”

古浪皱了皱眉头，说道：“真可恶！害得我们吃顿饭都不得安宁！”

说话之际，石怀沙及谷小良二人已然走了过来，古浪看见他们一胖一瘦的模样便觉有气。

但是又不得不站起来招呼道：“石老师、谷老师，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谷小良咧着大嘴一笑道：“哈！好说，顺着江风我们就来啦！”

他边说着，边望望童石红，笑道：“童姑娘也在这里？你婆婆找得你好苦啊！”

童石红偏头不理，谷小良弄得很无趣，拉了一把椅子自己坐下。

古浪开门见山地问道：“两位老师驾临，有什么见示吗？”

石怀沙咳嗽了一声，说道：“咳！这个……我们也不必转圈子，还是直说的好！”

他说到这里，双目四下扫视了一阵，把每一个人都打量到了，然后才道：“我们由‘达木寺’追你到现在，只为问你一句话，只要你告诉我们‘有’或‘没有’，绝没有其他麻烦，你看怎么样？”

古浪忍着怒火，说道：“有什么问题就快问吧！”

石怀沙放低了声音，说道：“阿难子是否把‘春秋笔’的下落告诉你了？”

古浪摇摇头，断然道：“没有！”

石怀沙及谷小良气得面色发白，古浪又道：“好了！我已经回答过了，二位请便吧！”

谷小良气道：“我还要问你一句！”

古浪眼望江景，头也不回，冷冷道：“快问！”

他那种漠然的态度，使得谷小良大为不满，但是他还是忍了下来，说道：“就算阿难子没有告诉你，那么你是否知道‘春秋笔’的下落呢？”

古浪冷然道：“不知道！”

桑鲁歌见古浪推得如此干净，心中不禁好笑。再看那两个老人，已经气得变颜变色了。

石怀沙强忍着怒气，说道：“古浪，你一个后生小辈，我们不愿过分为

难你，你若是以这种态度相待，那你就太不聪明了！”

古浪转过了头，剑眉微扬，星目含威，说道：“你们问的问题我都回答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石怀沙气得握了一下拳头，声音提高了些，说道：“好！那么你现在到哪里去？”

古浪很干脆地答道：“重庆！”

石怀沙、谷小良很快地对了一下目光，谷小良紧接着问道：“去干什么？”

古浪嗤笑道：“游山玩水！”

这一来可把两个老人气得怒火万丈，谷小良跳了起来，叫道：“好小子！你好大的胆！看我不废了你！”

他说着就要动手，却被石怀沙拦了下来。

他们这里一吵，惊动了整个酒楼，围了很多人，有很多认识桑鲁歌的人，都在卷袖子准备帮忙，桑鲁歌连忙把他们喝止了。

谷小良又怪叫道：“小子！原来你仗着这姓桑的一点势力，就这么托大吗？”

话未说完，桑鲁歌已喝道：“住口！你这个胖贼！”

谷小良大怒，怪叫一声，抡掌就想打，但被石怀沙拦了下来，叫道：“老谷！你怎么像初入江湖一样，动辄就要动手！”

谷小良气道：“他没骂你，你当然不火……”

听了谷小良的话，古浪等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童石红突然慌张地扯了古浪一下，低声道：“况婆婆来了！我见她转到正门了！”

古浪一惊，尚未说话，童石红已道：“我要躲她，在重庆再见！”

一语甫毕，古浪还来不及拦阻，童石红如巧燕一般，由窗口飞出去，落到了江边的小船上。

楼上楼下立时一阵大乱，古浪向窗口望时，童石红已然失去了踪迹。

古浪气得跺脚道：“管他什么况红居，竟把她吓成这个样子！”

才说到这里，况红居已然由梯口跑出来，扯着她鬼怪般的大嗓子叫道：“古浪，古浪，我孙女呢？”

谷小良在旁抢口道：“她由窗口跑出去了！”

况红居一声怪叫道：“哇！好大胆的丫头！”

她叫声方罢，人已如大雁一般，由窗口飞了出去，快速已极！

这时，又是一阵巨大的骚动，满楼的人都冲向窗口，向下张望，一时人潮汹涌，几乎要把这座楼挤垮！

古浪双眉紧皱，忖道：“早知道有这些麻烦，也就不下船了！”

他在吵闹中，唤过了小二，付了饭钱，对石怀沙及谷小良道：“走！我们找个清静地方去！”

说着当先而行，石怀沙等跟在身后，这时大群人潮，又挤向了楼梯口。

桑鲁歌回过了身，大声地喝叱了半天，才把人们止住。

但是当它们下楼后，人潮又追了下来，古浪等费了半天劲，才冲出了人群，沿着江边一阵急走，总算把那干人抛开。

这时他们处身之处，是一片沙滩，也就是四川人所谓的“河坝”。

除了远处有渔船外，附近很是空旷。

古浪停了下来，说道：“好吧！二位还有什么见教，请赶快说，我还要

急着赶路。”

石怀沙道：“古浪，有这么多老人追逐着你，难道你真能应付得下吗？”

古浪毅然说道：“那是我的事，与你不相干！”

石怀沙笑道：“话虽如此，不过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法，难道我们不能做个交易吗？”

古浪尚未说话，桑鲁歌已然道：“什么交易，说来听听看！”

石怀沙道：“只要你把‘春秋笔’的下落说出来，我陪你去取，其他的人由谷老师应付去。”

古浪冷笑一声道：“哼！他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谷小良面上一红，说道：“那……那你就别管了，应付不了也与你无关！”

古浪大笑道：“倒蛮天真，难为活了这么大岁数，两个人在一起，才想出这么幼稚可怜的办法！”

谷小良及石怀沙被他一阵奚落，弄得好不难堪，但是他们并未发作。

古浪接着说道：“别说我不知道‘春秋笔’的下落，就是知道也不会答应你们！再退一步说，就算答应你们，‘春秋笔’还没取到手，谷小良早被人家宰了八次了！”

古浪这一番话，把两个老人说得暴跳如雷，尤其是谷小良大叫道：“老石，架他走！”

他们双双向古浪扑来，疾似狂风暴雨一般！

古浪一声冷笑道：“架走？做你娘的梦！”

他身形一闪，两个老人扑了空，古浪双掌一分左右两掌分别向两个老人的背后拍去！

古浪这一式让得极快，双掌招式也出得急，颇出这两个老人意外。

谷小良大叫道：“你敢撒野！”

他肥胖的身子，倒也颇灵活，极快地转了过来，双掌一抡，向古浪的前胸拍来。

这时石怀沙也转过了身子，叫道：“不要伤他！”

说着也要向古浪扑去，桑鲁歌却极快地拦住了他，破口骂道：“好不要脸！两个老人打一个小娃儿！”

他掌随口出，右掌如电，向石怀沙的背心疾拍过来，掌力沉浑，不在古浪以下。

石怀沙叫道：“反了！反了！”

桑鲁歌笑道：“你到这里来撒野，才真是反了！”

他们两对老少，这时打在了一起，江边传来阵阵喝叱之声。

惊动了远处打鱼的渔船，纷纷摇了过来，江岸上的人，也渐渐围拢来。

不一会的工夫，人山人海，围成了一个圆圈，把他们四人围在中央。

他们虽然都是身经百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动手，倒还是第一次。

古浪心不二用，按照阿难子及哈门陀所传身法，使出了一套神鬼莫测的掌法。

也正因为如此，古浪才能抵得住功力深厚的谷小良，而不见逊色。

这几个月来，古浪按照阿难子所传心法，调息盘坐，在不知不觉之中，功力大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时施展起来，古浪只觉掌力强劲，身法轻快，与以前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心中大为惊喜，忖道：“想不到阿难子的传授，竟有这等神奇！”

练武之人，讲究的是“功力”、“招式”和“气力”，这三项之中，古浪先占了两项！

除了功力不如谷小良深厚外，古浪正当年轻力壮，气力比谷小良大得多，如今使出了哈门陀所传的掌法，在招式上也占了先！

因之，谷小良尽了全力，仍然丝毫占不到上风，他好不惊骇，忖道：“啊！数月不见，这孩子就像吃了仙果一般，真个是不可轻视！”

他精神一震，拳脚随即加紧，比先前快了许多。

但是古浪所施，乃是哈门陀及阿难子二人所传的精华，招式之奇妙不可思议，所以谷小良虽然厉害，仍然无法取胜。

那旁桑鲁歌所使，乃是桑九娘亲传的一套小巧掌法，他也与古浪一样，占了“气力”与“招式”的先，才能与石怀沙对敌！

只见他们四人，如同四只怪鸟一般，前后左右飞舞不停，简直分不出谁是谁来。

两旁观战的乡里渔民，都紧张地张大了嘴，随着他们的式子发出了惊叹和喝彩之声。

古浪及桑鲁歌全神贯注，注意着两个老人的一举一动，见招封招，遇式破式，数十招下来，竟然没有一点破绽！

这一来两个老人有些急了，他们绝想不到，这两个小孩子，竟给了他们这大威胁！

谷小良猛叫道：“罢了！我若不胜，跳江而死！”

古浪骂道：“呸！你不怕脏了河水？”

谷小良又是一声怪叫，身形如球般飞了过去，右掌一挥，掌风凌厉，向古浪前额击到。

古浪晃身让过，身形猛然向下一矮，双掌齐出，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谷小良小腹之下击来。

这一招很是不雅，有些眼快的渔民看清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谷小良满面通红，身子赶紧退后三步，扯着杀猪般的嗓子叫道：“该死的小王八！竟敢戏耍我……”

他双掌如同两把斩刀一般，狂雨旋风般向下猛沉，十指箕张，以“太子摘瓜”的招式，分别向古浪的双腕抓到！

古浪大喝道：“来得好！”

他竟不向后撤，反而赶上一步，双掌猛然向两下分开，“大鹰爪掌”，向谷小良的左右腰部，急如闪电般抓来！

谷小良方才那一招是虚招，才发就收，同时向前跨了一步，准备古浪后退时好追击。

却不料古浪看出了他的心意，反而进了一招，谷小良向前一凑，二人立时相隔极近！

古浪的双掌等于加快了一倍的速度，已然抓到谷小良腰部，喝道：“肥猪受死！”

谷小良猛觉腰部奇痛，大惊失色，知道上了当，拚命地向后一退；只听“嘶”的一声轻响，左右两襟均被抓破，肚皮上也留下两条血印，痛彻心肺。

他猛吸一口气，止住了痛，人已气得发狂，拚命地叫道：“好小子哇！”

他如同一只猛虎般，向古浪扑来！

古浪占了先机，但他仍沉静如恒，身子一晃，已然退至老远，所以谷小

良又扑了个空。

他人本肥胖，这时衣服一破，露出了左右两块白肉，引起了观战人的一阵大笑。

谷小良此刻的心情，真个比死还难受，他行走江湖数十年，虽然吃过不少败仗，但是栽在小孩子的手中，还是第一次！

古浪心中惊喜交集，忖道：“想不到‘青海派’的掌法竟是这么好！”

他是一个持重的人，虽然占了优势，但绝不敢骄傲，反而加倍的小心，提防着谷小良更猛烈的招式！

果然，谷小良用双手揉着肚皮，用一种极难听的声音说道：“好小子！今天我们不分个死活，我谷小良绝不离开此地！”

古浪冷笑道：“好！你就埋骨于此吧！”

古浪一再地激怒他，原是有用心的，因为以谷小良的功力，如果沉着应付，时间一长古浪必然落败。

但是，现在古浪唯一可以制胜的，就是在招式上取胜，所以他存心激怒谷小良，好在他拳风掌隙中寻破绽，然后以极精巧的招式，全力进攻！

古浪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谷小良虽然成名多年，一时仍不免吃了大亏。

古浪的话又激怒了他，只听他狂叫道：“看谁埋骨于此！”

随着这声大叫，他身如旋风，挟着大片风沙，向古浪扑了过来！

他来的声势太惊人，四周观战的人，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古浪见他来势太猛，便再度向一旁闪去。

谷小良如同疯了一般，狂叫道：“别跑！小王八！”

古浪却不理睬他改变战略，只是一味地闪躲，激得谷小良怒火万丈。

但这时看来非常狼狈，腰际两旁露出了血肉，浑身汗透，一身沙土，看来如同是一只受伤的猛兽一般！

古浪知道他已经气得快疯狂了，忖道：“我再激他一激，少时便可伺机取胜了！”

所以他毫不心急，沉着应付，每一次谷小良愤怒地扑来，都被他巧妙地躲开了。

石怀沙与桑鲁歌动手之际，看到这种情形，也不禁颇为担心，叫道：“老谷！不要着了他的道！”

谷小良却狂喊道：“你别管我……”

接着一声大喝，再度冲出，古浪以哈门陀所传的绝招轻功，不住地闪躲着。

他忖道：“哈门陀所传‘提瓶上树’，果然是妙用无穷……”

在“达木寺”，哈门陀曾经严格地训练过他，所以他这时轻功已在谷小良以上！

石怀沙看得心惊，叫道：“老谷你莫急！”

可是谷小良已急得快疯了，如同一只疯狗一般，东冲西撞，叫道：“你少管闲事！我非毙了他不可！”

石怀沙看情形不对，忖道：“我先把这小子打发了再说！”

他舍开谷小良，连忙加紧招式，但是桑鲁歌也是师承有名，不是轻易可以打发的。谷小良又连扑了两次，都落了空，急得哇哇大叫。古浪见状忖道：“现在时机已到，已无再耍下去的必要了！”这个少年奇人，决心在这一战中，把谷小良折于掌下！

第十六章 恶魔再现

古浪及桑鲁歌，在“合川”县境、嘉陵江之畔，与石怀沙及谷小良二人争战。

古浪与谷小良杀在一处，由于谷小良轻敌，不料古浪使出了哈门陀及阿难子所传的奇技，一阵厮杀下来，竟使得谷小良乱了手脚。

不但如此，古浪更以奇妙的招式，将谷小良双腰剪破，使这个江湖老人挂了彩！

这时谷小良不禁面无人色，惊恐羞愧交加，狂叫道：“好小子！看我不废了你……”

古浪微微含笑，说道：“来吧！看谁把谁废掉！”

谷小良一声怪吼！身如脱弦之箭，向古浪扑了过去。

他两个人再次打在一起。两岸观战的人越来越多，发出了很大的叫好之声。

石怀沙正与桑鲁歌交手，因此不免分了很多心，他万料不到谷小良竟会在古浪掌下吃亏。

桑鲁歌却是一言不发，全神贯注。

他知道与自己动手的人不是易与之辈，所以全心全意，把桑九娘所传的一套奇妙的掌法，尽数地施展出来。

谷小良那边受了伤，桑鲁歌更是精神一震，拳脚齐施，使得石怀沙亦不得不全力以赴。

石怀沙一面过招，一面问道：“小子！你到底是哪一路的？”

桑鲁歌冷笑了一声，说道：“我不懂！”

一语甫毕，双掌如电一般，向石怀沙面门砍到，石怀沙心内好不吃惊，忖道：“怪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厉害吗？”

他们这两对打得沙飞石走，山河变色，好不惊人。

四面拥观的乡民竟是越来越多，差不多在千人以上，拥前拥后。

谷小良等行走江湖数十年，从来没有在这种情形下动过手。

加上他挂了彩，羞愤涌集，弄得更是心神不宁，进退之间不无影响。

古浪是沉心应战，他决心要以自己的全部精神和武功，把这个不可一世的老人挫于掌下！

所以他起落之间，显得威猛而又稳重，一如以往他专心习武一般。

由于这个原故，古浪进退自如，拳脚之间绝无漏洞，相反的，那个功力深厚的老人，由于性情的影响，不时地露出破绽。

但古浪并不急于求胜，所以他放过了这些破绽，好似根本没有发现一般。

一时之间，又是十余招过去，这两个老人，竟是一些不能占先，不由变得越发地急怒起来。

古浪偷眼向旁望了一眼，见桑鲁歌居然能够应付下来，心中更是大为安心。

他心中暗暗忖道：“想不到桑鲁歌居然挺下来，真是不简单！”

经过这半天的打斗，四人之中，以谷小良败得最狼狈，头发零乱，满身汗水，双腰虽然只是皮肉之伤，但是也不住地渗出鲜血。

古浪却是越战越勇，精神大振，拳脚之间，锐不可当。

谷小良心中震惊万分，忖道：“妈的！难道我竟会败在这个娃娃手里？”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谷小良绝不相信，便咬紧了牙关，厉声道：“娃娃！我胜不了你，也就用不着混了！”

古浪冷笑一声，说道：“面前就是大江，你可以蹈江而死！”

这一句话把谷小良气得面无人色，暴喝一声，用变了调的嗓子叫道：“反了！反了！”

随着这声怒喝，他球一般的身子，向古浪拚命冲过来，又短又粗的两只肥掌，用尽平生之力，向古浪的前胸推到！

古浪见他在愤怒之下，这双掌用尽了全力，自然不宜硬接。

但是也不宜闪避得太早，以免谷小良有换招的时间。

所以，直到谷小良的双掌，离自己还在半尺时，已经感到力逾山岳，逼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心中不禁暗惊。

谷小良见古浪还不躲让，心中暗喜，猛然大喝一声，双掌更为神速地推压过去！

这一式来得惊天动地；谷小良有必成之意，但是当他奋力运掌之际，面前轻风一阵，古浪已经失去了踪迹！

谷小良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他万料不到，古浪能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闪躲开自己的双掌！

由于他出力太猛，而对方突然消失，整个身子像悬崖坠车般向前冲去。

这时古浪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但是他并没有立时动手，因为他有更正确的判断！

果然，谷小良扑空之下，为了防备古浪在背后动手，他百急之中，猛然的踢出了右腿，足尖带起一股莫大的劲力，向身后踢来。

幸亏古浪没有下手，否则两下急迫，万难逃过他这一足。

谷小良一足踢空，不禁面色大变，心中叫道：“罢了！我谷小良休矣！”

一念未毕，突觉腰间一麻，古浪闪电般的，出双指点在了他的后腰上！

古浪这一式奇招，总算是成功，立刻便见谷小良身子一冲，翻倒在地。

古浪心中大喜，但是紧接着“噗”的一声轻响，只听谷小良一声惨哼，苍苍白发之间，已是一片殷红，血流遍地，顿时身亡！

这突然发生的奇事，不禁使古浪大为惊骇，他怔怔地站在谷小良的尸体之旁，竟不知如何是好！

围观的数千乡民，见到这边已出了命案，不禁立时喧哗起来，有那胆小的，都纷纷地避了开去。

这种情形，立时惊动了石怀沙和桑鲁歌，他们同时向倒卧在地的谷小良看去。

当他们的目光接触到地上大片鲜血时，不禁同时地惊出了声。

他们立时停止了打斗，石怀沙如箭一般飞了过去，由地上扶起了谷小良的头，略一察看，面色越发难看起来。

在惊吓愤怒之下，石怀沙的脸上，表现出一种无尽的伤感，他把谷小良的头，缓缓地放了下去，自语说道：“死了！死了……”

当石怀沙把谷小良的头扶起来时，古浪和桑鲁歌看得清清楚楚，一根细长的竹签，由谷小良的左太阳穴打进，右太阳穴透出，竹签还陷在脑内！

他死得极惨，古浪及桑鲁歌看到这种情形，心中各自吃惊。

桑鲁歌低声对古浪道：“古浪，好厉害的暗器！”

古浪摇摇头，低声道：“不是我……”

桑鲁歌惊异地望着他，说道：“怎么……”

这时石怀沙已经缓缓地走了过来，铁青着脸，用一种令人恐怖的声音说道：“好古浪！这一下你可扬名天下啦！”

古浪要想说明并非自己把谷小良置于死地，但是转念一想，石怀沙绝不会相信，再说自己也没有解释的必要，只得冷笑一声，说道：“哼！这是他咎由自取，怪得谁来！”

石怀沙气得面色铁青，大袖一摆，说道：“好狂的小辈，我倒要试试你的竹签打穴！”

说着便要向古浪冲来，古浪连忙举掌迎敌，这时突听一声大喝道：“且慢！”

众人一惊，同时回头望去，只见一只灰色的人影，如同大鹏掠空一般，由众人头顶上飞落而下！

他来得好不惊人，真如天马行空，惹得众乡民一片大哗。

这突然发生的事，也使得石怀沙、古浪等一齐发了怔。当那怪鸟般的不速之客落下之后，才看清了，竟是哈门陀。

古浪心中一惊，暗道：“苦也！我是怎么也避不过他的！”

石怀沙见哈门陀身手过于惊人，也不禁大为吃惊，他怔怔地望着那突来的怪人。

哈门陀径自走到谷小良的尸体之旁，低头看了看，面上挂了一丝笑容。

古浪心中一震，忖道：“啊！原来是他杀的……那么哈门陀已经大开杀戒了！”

由于弄不清哈门陀是敌是友，石怀沙便拱手道：“这位师父是何方高人？”

哈门陀冷冷望了他一眼，说道：“老衲法号门陀！”

古浪心中忖道：“他还在冒充出家人……”

想到这里，石怀沙已经问道：“老师父突然光临，有何见教？”

哈门陀冷笑一声，说道：“这谷小良是我和尚杀死的，与古浪无关，有什么事找我好了！”

哈门陀此言一出，石怀沙面色大变，忖道：“不妙！碰到这等人物，只怕是凶多吉少，我还是立时走开的好！”

想到这里，开口问道：“大师父与古浪是何关系？”

哈门陀冷冷道：“非亲非故！”

石怀沙早已由古浪眼中看出，他与哈门陀必然有些瓜葛。

他沉吟了一下，说道：“那么大师父与谷老师有何仇恨？”

哈门陀仍然哈哈地说道：“无怨无仇！”

石怀沙虽然内心愤恨已极，但是他却不敢招惹这么厉害的人物，强笑道：“江湖之中，事端极多，既然事不关己，自无过问必要，恕我先行告退！”

说罢向哈门陀拱了拱手，便要离去。

哈门陀凛然道：“施主留步！”

石怀沙无奈，硬着头皮转过身子，含笑道：“大师父还有什么事？”

哈门陀望了古浪一眼，说道：“古浪乃是江湖晚辈，你与谷小良均是成名人物，为何与他动起手来？”

石怀沙眉头一皱，忖道：“看样子他是成心找事，只怕今天不能善罢了！”

他强忍着心中的愤怒，说道：“一些私人纠纷，与大师父不相干。”

哈门陀面色一沉，说道：“施主怎么知道与我无关？”

这句话把石怀沙问得哑口无言，他虽然心讳哈门陀武功神奇，但是他自己也算江湖成名人物，在这种情形下，实在忍不下去，说道：“大师父如有所教，尚请明言，我石怀沙绝不装傻！”

哈门陀微笑道：“好！好得很！我和尚做事向来无理，所以别想由我口中说出理来。”

石怀沙白眉微扬，怒道：“你的意思我不懂！”

哈门陀道：“我不拦你，只要你走得出去，但请自便！”

石怀沙大怒，喝道：“和尚，你真小看我了！”

哈门陀寒着脸，说道：“你若不信就试试看，走得掉尽管走，走不掉那就是与我和尚有缘了！”

石怀沙已然气得面无人色，狠狠地咬着牙，顿足道：“好和尚！你也太狂了！老子如果不是有要务在身，一定与你争个是非长短！”

哈门陀阴阴一笑说道：“既有要务，你就请便吧！”

古浪听哈门陀如此说，便知道石怀沙绝不会逃出哈门陀之手了！

这时围观之人，虽然上千，但是自从哈门陀露面之后，都变得鸦雀无声，被哈门陀那种怪异的行径所震慑住了。

桑鲁歌凑在古浪的耳旁低声说道：“你看石怀沙的机会如何？”

古浪摇了摇头，低声道：“凶多吉少！”

正说之际，便听石怀沙大声叫道：“后会有期，我走了！”

一语甫毕，身如旋风一般，在地面打了一个转，蓦的腾空而起，宛如一只巨鸟一般，惹得众人大哗！

但是，就在他身起两丈余高之时，突然，好似有一股突来的外力吸引着他，使得他不但不能继续升高，反而落了下来！

一般围观的乡民，不知道怎么回事，忍不住又是一阵喧哗。

再看石怀沙时，已然是面无人色，双目发直。

古浪及桑鲁歌自然明白，哈门陀是以惊人的内功，把石怀沙由半空中吸了回来！

这等功夫简直是太惊人了，古浪及桑鲁歌不禁瞠目以对，暗自惊心！

石怀沙更是惊恐万分，忖道：“我的天！我行走江湖数十年，还没有遇见这么厉害的人物，只怕……”

他的目光，扫在了谷小良的尸体上，只觉一阵冷颤，头上冒出了汗水。

哈门陀含笑道：“石老师，怎么又回来了？”

石怀沙目射奇光，狠狠地咬着牙，说道：“好和尚！能够遇见高人，我死也甘心！”

哈门陀哈哈笑了起来，说道：“石老师果然是快人……”话未说完，石怀沙已然叱道：“和尚！你不必奚落我，胜负立时便知！”

他说罢，狠狠的跺了一脚，双袖一拂，身子同离弦之箭一般，猛然而起。

这一次他起得更高、更远，但是当他身在半空之丈余高时，那股奇怪的劲力，又吸了过来。

石怀沙身在半空，突觉一股莫大的劲力，使得自己的身子向下坠去。

这一次他已然有了准备，强压惊怖之心，大袖向下一拂，发出了一记十成火候的掌力！只听得“砰”的一声大震，两股劲力已然接触，石怀沙借着这一震之力，急如飞弦一般，向左面飞了过去。

哈门陀微微一笑，说道：“回来！”

只见他用手一招，石怀沙去得不算不快，但是不过才出去不到一丈，便如断线风筝一般，又由半空坠了下来！

古浪见哈门陀隔空功力如此深厚，心中好不惊恐，忖道：“江湖之上，能敌得过他的，恐怕寥寥无几了！”

石怀沙第二次被哈门陀吸了下来，已是心胆俱碎，忖道：“看样子今天是遇见魔星了！”

哈门陀向前走了两步，含笑自若的说道：“石老师，你好厉害的掌力！”

石怀沙面色铁青，半晌才道：“和尚，你到底是何居心，明白的告诉我！”

哈门陀笑道：“石老师，你自己走不出去，怪得谁来？”

石怀沙气得双目圆瞪，叱道：“和尚！我石怀沙也是个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你可不能戏耍我！”

哈门陀冷笑道：“哼！在我眼中，从无成名人物！你既然如此说，我到要看看你是怎么成名的！”

石怀沙知道自己今天是不容易摆脱，便把心一横，说道：“好！我舍出这条老命来陪你！”

说罢之后，缓缓地走着圈子，双目注定了哈门陀的一举一动。

哈门陀仍然是含笑吟吟，双手套在袖筒内，若无其事，只有当石怀沙走过远时，他才稍微移动一下，保持着双方的距离。

这时的空气，显得非常紧张，潜伏着莫大的危机，四下围观的群众，也是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出。

古浪早已看准了，低声对桑鲁歌说道：“哈门陀存心不良，看样子要大开杀戒了！”

这种情形，桑鲁歌也看得很明白，答道：“哈门陀收拾完了石怀沙，不知要对我们如何？”

古浪心中一惊，低声道：“在没有得到‘春秋笔’的下落前，他至多把我掳去……”

桑鲁歌打断了他的话，说道：“那可不成！我是来负责接待你的！”

古浪回头望着他，见他一双英俊的目中，射出了惊人的光芒，不禁握住他的手臂，说道：“鲁歌！哈门陀绝非易与之辈，你千万不可冒失，现在他对我们并无加害之意，如果他强要把我带走，你只有赶快去找丁老，若是你轻举妄动，反而误事！”

桑鲁歌听古浪这么说，便不再言语，古浪深恐他冒里冒失，为自己送了性命，所以再三地告诫，直到他答应为止。

这时石怀沙已经走了大半个圈子，但是哈门陀仍然没有行动。

哈门陀几乎是连看他也不看，双手套在肥大的袖子中，眼皮半搭着，好似在打盹一般。

石怀沙则是全神贯注，双目睁圆，注视着哈门陀的一举一动。

像这种情形，一直继续了半盏茶的时间，那些围观的乡民已有些不耐烦了，开始吵了起来。

石怀沙与哈门陀之间，相距约有五六丈远，这时他走到了哈门陀的背后。

石怀沙心中忖道：“成败在此一举了！”

一念甫毕，陡地大喝一声，双掌齐出，一股惊天动地的掌力，直向哈门陀背后涌撞过来！这两掌之力，雷霆万钧，以不可抑止之势，击向哈门陀的

背后。

就在这两掌发出之后，石怀沙拚命地提足了力气，足尖点，一如飞鸟临空，向人群之中飞去。

想不到这石怀沙竟有着一连串的动作，在他身起半空之际，双袖一拂，大片银星，如狂风暴雨一般，向哈门陀停身之处潮涌而来！

这突如其来的奇招绝技，真个是惊人欲绝，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古浪及石怀沙也不禁为哈门陀捏了一把冷汗。再看哈门陀，在石怀沙发出第一招时，他好似背后长了眼睛一般，身子突然向左一晃，已然飘出了一丈多远，身法之快、姿态之美令人拍案称奇！

石怀沙那凌厉的两掌，打了个空，接着而来的是大批狠毒的暗器，散布的面积约有一丈方圆，哈门陀整个的身子，都在暗器的范围之内。

只见哈门陀一声惊喝道：“匹夫！看家本领使出来了……”他一双大袖，向前一扑，古浪等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呼”的一声巨响。

便见那大片寒星，如同是狂风中的败絮一般，四下飞溅，落了一地。

这种凌厉狠毒的暗器，竟没有伤着他分毫！

这时石怀沙已经逃出了十余丈之外，正准备由众人头顶掠过，见哈门陀不费吹灰之力，破了自己的暗器，不禁大惊失色！他拚命地提了一口气，双臂一振，发出了一声长啸，人如破空大雁，平地拔起了四丈余高，由围观众人的头顶掠过。那围观的上千乡众，不禁又是一阵大乱。

这时哈门陀早已来到石怀沙的身下，微微一笑，向空招了招手，说道：“石老师，给我回来吧！”

说也奇怪，石怀沙好似受了一股绝大的吸力，身不由主地坠了下来。

当他离地面还有三尺时，连忙打了一个大旋，才平稳地落了下来。

这一来，可把石怀沙惊得面无人色，心胆俱寒，怔怔地望着哈门陀。

哈门陀笑道：“怎么样，我说的话不假吧？”

两下相距约有一丈左右，石怀沙望着这个古怪的老人，不禁心胆俱碎。

他心中忖道：“罢了！今天是劫日了！”

桑鲁歌在一边也不禁为他担心，低声对古浪道：“他可是要杀害石怀沙？”

这种情形，古浪已经有所了解，他点了点头，低声答道：“看样子石怀沙是难逃一死了，哈门陀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杀起人来毫不留情。”桑鲁歌心中一惊，又道：“我们还是走吧！少时他会来找我们……”

古浪打断了他的话，摇头道：“走是走不掉的，少时我们背对而立，必要的时候，我只有取出‘春秋笔’与他一拚了！”

因为“春秋笔”的招式是天下无敌的，所以桑鲁歌闻言略为放心。

这时石怀沙已稍为镇定下来，壮着胆，用微颤的声音说道：“和尚！你到底留我在此做什么？”

哈门陀笑道：“我并未拉住你……”

话未说完，石怀沙一声大喝：“我与你拚了！”

他拚命向哈门陀冲来，但二人才一接触，石怀沙已发出一声狂喊，摔到一旁。

古浪看时，他血流满面，额角插着一枝竹签，已然惨死在地！

石怀沙向哈门陀动手，竟连一招也未递上，立时尸横于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个古怪的老人，蓦然现身，举手之间，连取了谷小良和石怀沙两人的性命。

石、谷二人，虽不是江湖中顶天立地的人物，可也算得是一流高手，想不到哈门陀不费吹灰之力，便把他们解决了！

古浪及桑鲁歌不禁被他吓昏了头，怔怔地望着那两具惨死的尸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围观的众人，见又是一条人命，吓得一个个面无人色，有那胆小而多事的人，纷纷跑去通知官府了。

哈门陀低头望了望这两具尸体，缓缓地向古浪及桑鲁歌走了过来。

四下围观的人，立时紧张起来，纷纷叫道：“啊！他又要杀这两个孩子了！”

“不！他绝不敢杀桑少爷……”

“桑少爷，小心！”

古浪及桑鲁歌被惊动了，古浪当先一步，走到了桑鲁歌的身前，意思是要承担一切。

桑鲁歌则抢着站在古浪的身前，哈门陀看着他们这种情形，不禁笑了起来，说道：“你们不必争先恐后，我向来是不向晚辈动手的，再说古浪与我还有一段缘分，不必害怕！”

古浪及桑鲁歌脸上同时一红，古浪冷冷说道：“我并不害怕！”

哈门陀虽然是江湖一代大魔，但当他看到古浪俊目扬辉，气宇昂然，丝毫不惧的神态时，也不禁暗暗心惊。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果然是个杰出的少年！只可惜我们的缘分竟是这么短暂，落得这步田地！”

由哈门陀的语气听来，他是真正地感到有些痛心，并不是做出来的。

古浪心中虽然有些惭愧，但是想到自己如果不趁早脱离哈门陀的话，只怕将来也会变成江湖恶魔了！

所以他一言不发，哈门陀又接着说道：“孩子，你再考虑考虑……”

古浪心中一惊，抬目望着他，望着这个狠毒、冷漠的老人。

他似乎对任何人都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对古浪，却显著地有些不同。

他那双冷漠的眼睛，蕴藏着一种慈爱——虽然很有距离——这种情形出现在哈门陀的脸上，却是非常难能的。

古浪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忖道：“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关爱？”

哈门陀又道：“我是不愿伤害你的，你自己应该知道！”

古浪摇了摇头，说道：“你对我的爱护，我自会记在心中，以后会报答你，可是我不再跟你走了。”

哈门陀面色一变，说道：“古浪！你到底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地方，硬要与我作对？”

古浪摇头道：“我只是要过自己的生活，绝不受任何人的摆布，怎能说与你作对？”

哈门陀冷冷说道：“好！既然如此，我就爽快地告诉你，天下之大，没有一个人能背叛我的！”

他的语气斩铁断钢，具有无上权威。

古浪不曾接口，哈门陀把声音提高了些，接着说道：“我现在不伤害你们分毫，可是我要告诉你，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我的眼睛，我要

看看，看你葫芦中卖的什么药！”

哈门陀的话说得古浪阵阵惊心，但是他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他的。

所以古浪仍然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桑鲁歌虽然很气，但是他眼见哈门陀的厉害，也是不敢发作。

哈门陀望了桑鲁歌一眼，接口道：“还有你！如果过分多事，只会给你自己带来恶运！”

桑鲁歌气得扭过了头，一言不发。

哈门陀回头望了一下，见围观众人，仍然没有散去，皱了皱眉头，说道：“讨厌的东西！”

他望着古浪，沉默了片刻，似乎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古浪和桑鲁歌仍是一言不发。

哈门陀咬了咬嘴唇，说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古浪摇摇头，说道：“没有！”

哈门陀忍着气，又道：“你可愿意再与我长谈一下？”

古浪仍然摇头道：“不必了！”

哈门陀冷笑一声，说道：“好吧！我们就此散席，省得乡役地保来了找麻烦！”

他说罢之后，大袖一扬，人如巨鸟般，已经飞出了十丈左右，一连几个起落，已经由那片人群头顶掠过，不知去向。

这一群人不禁大乱，把哈门陀当作了天人一般，纷纷向空膜拜。

古浪及桑鲁歌见哈门陀来得惊人，去得更惊人，心中好不惊吓。

他们发了一阵怔，桑鲁歌说道：“我们也走吧，少时乡役地保来了，又是一阵扯不清的麻烦！”

古浪望了望谷小良及石怀沙的尸体，说道：“可是……这两具尸体呢？”

桑鲁歌接口道：“自然会有人收拾，好在又不是我们杀死的！”

事到如今，古浪也无别的办法，只得随在桑鲁歌身后，向酒店走去。

桑鲁歌扯高了声音道：“借光！请让一条路！”

那围观诸人，没等他话说完，便纷纷让开了一条路，一个个鸦雀无声，看着古浪及桑鲁歌通过。

古浪及桑鲁歌二人一阵疾行，来到了先前的酒楼，取了骏马，向河边奔去。

古浪问道：“我们可是要雇船？”

桑鲁歌接口道：“不用雇！我有船在等着！”

古浪果然看见一条大船泊在码头，这时他突然想起了童石红，不禁急道：“糟！石红不知怎么样了！”

桑鲁歌接口道：“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再等她了，好在她与况红居是骨肉之亲，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古浪虽然焦急，但是也无可奈何，二人一阵急驰，来到了码头，立时上船，几个小伙子，扯帆操桨，很快地驶了出去。

桑鲁歌交待了几句，对古浪道：“我们进舱吧！但愿路上不要有什么变化，能够早些到达家中。”

二人走进了舱中，只见一个青衣的女子，坐在舱中，清丽可人，正是童石红！

古浪不禁又惊又喜，急步赶了过去，拉住了童石红的手，笑道：“啊呀！石红，我正在为你担心！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况红居呢？”

不知何时，古浪对童石红的感情已然大增，这时竟在不自觉中表露了出来。

童石红面上一红，把他的手推开，低声道：“还有外人……”

古浪这才惊觉，回头看时，桑鲁歌带着微笑，正在望着他们。

古浪虽然是少年奇侠，也不禁弄得满面通红，显得异常尴尬。

所幸童石红接着说道：“我没往远处跑，她当我跑远了，现在说不定追出了好几十里呢！”

古浪高兴得很，连声说道：“你真聪明！”

童石红见古浪回心转意，一片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芳心大慰。

桑鲁歌在一旁看得清楚，不禁暗暗皱眉，他想到自己的妹妹，陷入了这个感情的圈子里，如果不能及早自拔的话，恐怕就是一个悲剧。

他们落座之后，古浪才问道：“鲁歌，你是由哪里来的？”

桑鲁歌笑道：“我沿江而来，见到了大船，想不到你已经下船了！”

古浪想起自己与桑燕不愉快的事，不禁面上一红，岔开道：“丁老还在船上吗？”

桑鲁歌点点头，说道：“这位老爷子，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古浪接口道：“他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见九娘呢？”

桑鲁歌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每次问姑婆，总是挨一顿骂，看来他们好像有仇似的。”

古浪道：“据我看不似有仇，早年他们必定是很亲密的朋友，不知为什么闹翻了。”

他们谈了一阵，彼此心里都明白，必然是与感情有关的事。

船行甚远，三人闲谈着，倒也愉快。

这一次航行，竟是毫无风险，直抵“南岸”——重庆对江。

“南岸”虽然是一个小村镇，但是山灵水秀，景色非常。

由于山水的雄奇，当地的人看来都有几分灵气，活泼而强壮。

古浪在船上看见这一片青葱山岭，心中好不欢娱，击掌道：“九娘果然不是凡人，选得这一片好所在，真个是人间仙境了！”

桑鲁歌笑道：“当你住久之后，你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

古浪摇头笑道：“不会……”

才说到这里，便听童石红叫道：“那是来接你的吗？”

二人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见码头上站着一些人，其中有焦、孟两位大娘。

桑鲁歌笑道：“他们的消息倒很灵通呢！”

船慢慢地靠近了码头，焦、孟大娘及一群年轻人拥了上来，古浪及桑鲁歌含笑与他们打招呼。

孟、焦两位大娘，似乎也高兴得很，但是当她们看到了童石红时，面上的笑容立时消失了。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这样看来，石红于我是一种阻力了！”

船靠了岸，舟子立时搭上了跳板，古浪等鱼贯而下，这一带渔民，对桑鲁歌极为友善，纷纷含笑招呼着，亲切异常。

古浪忖道：“如此看来，桑家倒是一个行善之家。”

这时桑鲁歌已问道：“妹妹呢？”

焦大娘望了童石红一眼，说道：“小姐回来了，可是突然又骑马离去，我们也在奇怪呢！”

古浪很明白，是由于童石红的关系。

古浪假作没听见，心中却寻思道：“我虽是有求于他们，但也不能限制我的交游呀！”

这时划船的舟子，已经把古浪的骏马牵了下来，古浪若无其事地笑道：“焦大娘，我们这就走吗？”

焦大娘怔怔地望了他一阵，摇了摇头，古浪弄得莫名其妙。

桑鲁歌在旁接口道：“这附近有家‘青山店’，设备很是不错，我带你们歇息去。”

古浪大讶，说道：“你们桑家堡不是在这里吗？为什么还要去住店？”

桑鲁歌苦笑道：“啊呀！老兄，哪有你想得这么轻松，现在九娘见不见你还成问题呢！”

古浪大为惊奇，说道：“怎么，她不是还派人沿途接引我吗？”

桑鲁歌停顿了一下，费力地说道：“她老人家脾气很怪，不过此事与她切身有关，我想总会见你，只是时间关系，既然到了这里，你也不必过于焦急了。”

古浪默想：“阿难子及丁老的话果然不错，要想见她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古浪才想到这里，突听桑鲁歌问道：“童姑娘，你怎么打算呢？”

童石红突然被问，玉面一红，望了望古浪，嗫嚅说道：“我……我到……”

古浪连忙抢了过来，说道：“石红与我在一起，事完之后，我们再一同离去。”

孟大娘在一旁冷笑一声道：“有她跟着你，九娘更不会见你了，再说童姑娘还带着一身恩怨呢！”

古浪被她说得面上一红，不悦道：“她与此事无关，自然不会进桑家堡去，至于她本身的纠纷，我们自会合力解决，不劳费心了！”

孟大娘碰了一鼻子灰，气得一言不发，桑鲁歌在一旁很快地接口道：“好！我们到‘青山店’去吧！”

他说着，回头又对焦大娘道：“你们先回去吧，我安置好他们就来了！”

焦大娘答应一声，率着那一群人走了。

古浪牵着马，与桑鲁歌及童石红边谈边行，他们沿着土坡向上爬来。

川境多山，“南岸”地势更高，青山高耸，景色如绘。

“青山店”靠着山边，青树红楼，气派非凡，古浪诧异道：“想不到这里竟有这么好的旅店！”

桑鲁歌笑道：“全四川的旅店中，我最喜欢这一家！”

说话之际，已经有两三个小伙子走了过来，为首之人笑道：“大少爷，好久不见你了！”

桑鲁歌回头对古浪笑道：“我平常没事的时候，就到这来住两三天，所以跟他们熟得很。”

这时那小二已跑到面前，笑道：“大少爷，你那间厢房我一直为你留着呢！”

桑鲁歌笑道：“今天我不住店，我有两个朋友要住！”

他说着指着古浪等道：“这是古少爷和童姑娘。”

小二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把古浪的马接了过来，拍了拍马颈，说道：“格老子，好高的马！”

惹得古浪等都笑了起来，他赶紧牵着马跑了。

桑鲁歌把古浪等送到了店前，笑道：“我有事要先走一步，我每天会来看你一次，有什么事再联络吧！”

古浪有很多话想问他，但是有童石红在旁，关于“春秋笔”的事无法开口，只得说道：“晚上你是否可来一晤？”

桑鲁歌略为沉吟，笑道：“可以！回头见！”

他说罢转身而去，这时小二已来请古浪上楼。

古浪打量这家旅店，靠山面水，全部是巨木建成，涂以红楼，青山红缕，悦目赏心。

在旅店的正门，挂着一块黑底朱字的大招牌，“青山红楼”四个大颜字，颇具功力。

古浪忍不住赞道：“我行走江湖多年，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旅店呢！”

小二似乎很骄傲，说道：“古少爷请里面看吧，里面更好！”

古浪答应一声，与童石红同时上了楼，在东北角上有两间客房，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古浪心中很是高兴，忖道：“这伙计倒会办事，连我都没想到此这点……”

他面上微红，望了童石红一眼，童石红面上也有些羞涩和不自然。

古浪入房之后，只见明窗净几，古朴有趣，凭窗而立，青山在侧，绿水在前，相映成趣。

童石红和古浪看着这旁景致，不觉都是高兴非凡，连声赞赏。

少时小二开上了饭，用罢之后，古浪对童石红道：“你也休息休息吧！”

童石红点头答应，古浪回到自己房中，这几日来舟车劳顿，也感到疲倦异常。

他随着小二，到了浴室，只见是用白石砌成的一个大池，虽然有不少人在沐浴，但都是用小盆冲洗，所以池中之水清澈见底。

古浪痛快地洗了个澡，小二早把他换下的脏衣洗净，古浪心中忖道：“他们的服务真好！”

回到房中，凭窗而坐，只见青山蔚蔚，山顶覆有白雪，青白相间，益发悦目。

江水平静，渔船点点，撒网垂钓，各成布局，偶尔有一两只寒鸦，由舟顶掠过，投入青山。古浪不禁看得入了迷，此时此境，他想到自己流落江湖，一事无成，不禁颇为感伤。

古浪这时虽然才不到二十岁，可是他早入江湖，历尽沧桑，这时看到这片胜景，不禁想道：“但愿有一天，我能归隐此地！”他痴想了一阵，又回到了现实，于是他站起了身子，扶窗打量这一带地势。

这间旅店的形势颇为幽深，背面的高大树木，虽居隆冬，但枝叶仍然茂盛，密密麻麻。古浪正在打量，见小二由房外走过，便唤道：“小哥，你过来一下！”

小二含笑入内，说道：“少爷有什么吩咐？”

古浪笑道：“最近你们店里生意如何？”

小二笑道：“我们店是全四川最好的，不管哪一家都比不过我们！”

古浪笑道：“好得很！最近都有些什么客人？”

小二一怔，说道：“客人可多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古浪把声音放低了一些，问道：“我是说有没有跑江湖的？会武功的人，尤其是老年人？”

小二略为思索说道：“西厢房住了好几拨客人，有些老头子，精神很好，不知道会不会武功。”

古浪紧接着问道：“他们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小二接道：“昨天才住进来！”

古浪心中一惊，忖道：“这些老家伙果然厉害！”

小二又问道：“怎么，少爷与他们有仇吗？”

古浪作色道：“别胡说！你出去吧！”

小二吐了一下舌头，很快地走了出去。

古浪本来有些睡意，这时也消失了，忖道：“我且出去看看！”他合上了门，出得店来，沿着一条石阶，向店房之后走来。

山风凛冽，吹得古浪遍体生寒，他倒背着手，在后园散步，猜想着是些什么人追了下来。

想到石怀沙及谷小良都已经死了，总算去了两个劲敌。

但是他也联想到，哈门陀武功之高，手段之毒，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他坐在了一块扫净的大石上，忖道：“桑九娘不知是什么样的人物，要想见她恐怕还有很多困难呢！”

才想到这里，突听有脚步声，古浪回头望时，竟是焦大娘。

古浪心中虽然讨厌，仍不得不站起身来，拱手道：“焦大娘！”

焦大娘打扮成乡妇一般，除了她身躯显得健壮些，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焦大娘笑着还礼，说道：“古少爷，你一个人在此吗？”

古浪笑道：“是呀！心中烦闷得很，出来散散心！你可是来找我的吗？”

焦大娘也坐在石头上，说道：“也可以这么说，我也是闲着没事，从此经过，来看你和童姑娘……”

她说到这里，抬头望了望楼上的窗户，说道：“童姑娘呢？”

古浪答道：“大概还在睡觉吧！”

二人沉默了一下，古浪心中有很多话要问，却不知由何问起。

焦大娘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了一阵，说道：“古少爷，我们小姐来过没有？”

古浪心中一惊，摇头道：“没有！我不曾看见她，她可是住到这边来了？”

焦大娘连忙道：“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

停歇了一下，她又接着问道：“听我们少爷说，你与童姑娘……”

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古浪紧接着问道：“我与童姑娘怎么样？”

焦大娘傻笑了一声，说道：“听说你与童姑娘订了终身，此事可是真的？”

古浪面上一红，事实上他与童石红并无名分，当时只是同情她的遭遇才如此说，到了现在想要否认也不行了。

他只得硬着头皮道：“这是我个人的事，不知焦大娘为何以此相询？”

焦大娘笑了笑，说道：“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你还是老实地告诉我好。”

古浪弄得莫名其妙，可是看焦大娘的表情，又是毫无恶意。

他心中忖道：“看来此事好像与我有很大关系似的。”

焦大娘又在催问着，古浪只得说道：“是的！我们已有了口头之约！”

焦大娘脸色一变，说道：“古少爷，此番桑家堡你进不去了！”

古浪一惊，正色道：“焦大娘此言何意？”

焦大娘皱了皱眉头道：“古少爷，老实告诉你，我是偷偷来的，若是让九娘及小姐知道，只怕就是场祸事！”

听她这么说，古浪更感到诧异，追问道：“焦大娘，你到这里来看我，必是有所暗示，还请你明言的好。”

焦大娘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其实这也不怪你，只怪九娘脾气太怪，再说少爷小姐又没有把详情告诉你……”

古浪着急地道：“到底是什么事，你快说呀！”

焦大娘接道：“那是关于我们小姐终身的事！”

古浪心中一惊，故作不解道：“你们小姐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焦大娘接道：“唉，因为我们小姐出身、人品、武功无一不是上乘，所以九娘对她的终身极为谨慎，曾经到处物色，但始终找不着合意的人……”

古浪心中忖道：“莫非与我有关？”

想到这里，他不禁吓了一跳，一双俊目怔怔地望着焦大娘。

焦大娘又道：“于是九娘想个办法，说下一次‘春秋笔’的得主，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必然是江湖上杰出的人物，也就是我们小姐的理想的对象了！”

古浪听到这里，心中很不是味道，忖道：“这真是一厢情愿了。”

焦大娘干咳了一声，又道：“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困难，譬如说‘春秋笔’的得主样样都好，若是我们小姐看不上，还是不行……”

听她的口气，就如同桑燕是公主，要得天下俊才选为驸马似的。

古浪心中很是不悦，但是他并未开口，只是静静地听着。

焦大娘停顿了一下，又道：“可是……古少爷，你已经是‘春秋笔’的得主了，我们小姐与你见过了面……事情就是这样的。”

她语焉不详，但是古浪听明白了，就是说桑燕对自己满意，那么自己便应作她的夫婿了。

古浪思索了一下，问道：“听你的意思，似要我接受九娘的意思，可是否？”

焦大娘笑道：“古少爷是聪明人，就不必我多说了！”古浪忍着心中的怒火，很平静地说道：“那么就是说，如果谁得了‘春秋笔’，只要被桑姑娘看中，就一定要与她成亲？”

他的口气不善，焦大娘面上微红，停了一下，说道：“当然这种事还要看缘分，但不知古少爷对我们小姐的看法如何？”

听她这么一问，古浪实在有些难于回答，他站起了身子，来回地走动。

焦大娘也不催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她此来负有任务，所以静心地等待结果。

古浪思虑了一阵，正色道：“桑姑娘天姿国色，豪爽正直……”

焦大娘听到这里，不禁大为高兴，但是古浪紧接着又说道：“不过，正如你刚才所说，这种事是要靠缘分的，只怕我没有这么大福分吧！”

听到这里，焦大娘的喜悦尽失。她也站了起来，压低了声音道：“古少爷！我知道小姐在船上做错了一件事情，不过她并非有心，你是聪明人，想一想就该明白了。”

在这种情形下，就算古浪对桑燕怀有深情，也不能如此吐出，再说他的心房，已经渐渐地被童石红所占据了。

他摇了摇头，毅然说道：“焦大娘，我谢谢你的这番好意，不过与童姑

娘有约在先，实不容再作非分之想，否则我古浪岂不为江湖所唾骂，又怎配作‘春秋笔’的主人？”

古浪的话，说得焦大娘一阵面红，她不住地点着头，说道：“古少侠，我佩服你这种君子作风，不过这件事对你入桑家堡有很大影响呢！”

古浪面色一变，说道：“此言何意？”

焦大娘道：“古少爷，我告诉你，你可别生气！”

古浪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生气，你快说明。”

焦大娘这才接道：“自从你入川之后，九娘就派人暗中接应、维护，并且由回报之中，知道你的品貌和才识，她老人家很是高兴，认为她的想法是对的……”

古浪忖道：“啊！原来他们竟有此深心！”

焦大娘接道：“可是这件事是关于小姐终身的大事，非同小可，所以九娘特别命少爷小姐亲自出马接你，就是要他们自己去看一看……”

古浪恍然大悟，说道：“啊！原来如此！”

焦大娘道：“不瞒你说，我们小姐很是喜爱你的才德品貌，这消息传到九娘耳中，她老人家更是高兴非凡，认为是千里姻缘呢！”

古浪苦笑一下，并未接口，焦大娘又道：“可是，不料半途起风波，小姐含恨回来，九娘知道以后，很是愤怒。”

古浪知道她说的是关于船上那件事，不禁面上一红，俊目闪闪地说道：“我已经说过，我与童姑娘有约在先，为了此事，她与况红居还闹了不愉快呢！”

焦大娘似乎有些失望，说道：“这……如果你们真的有婚约，那可就不好办了！”

古浪紧接着问道：“到底怎么回事，请你爽快地告诉我！”

焦大娘这才说道：“如果这样的话，只怕你很难见到九娘了！”

古浪心中一惊，也很气愤，剑眉飞扬，说道：“我千里跋涉，来此晋见，只因先恩师留有遗言，若是九娘以此为要挟，我又有何说的？”

焦大娘道：“九娘实际上是爱护你的，这么多年来，她从未接见任何人，就是阿难子老师来，也要事先约定才能见面，可是你一入川，她就派人照顾下来了。”

古浪心中怒气难消，说道：“我很感谢她这番情意，不过她总不能强迫我应允婚事呀！”

焦大娘道：“不错，她不能强迫你允婚，可是你也不能强迫她一定要见你呀！”

古浪闻言一怔，说不出话来。

他已经真正的接触到难题了，如果见不着桑九娘，自己不但空怀旷世珍宝，并且还辜负了阿难子一番爱才之意！

他垂首无言，心中紊乱异常。

焦大娘见状说道：“古少爷，我此来是私下相告，还希望你多考虑考虑……”

古浪打断了她的话，说道：“焦大娘，以你的意思，是想要我怎么做？”

焦大娘被他问得有些尴尬，说道：“这……我并不是要你做背信负恩之人，只是希望你做个准备，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古浪点头道：“谢谢你！我会想的。”

焦大娘向四下望了望，说道：“我该走了……你最好与丁老爷子商量商量，看他有没有办法。”

古浪诧异道：“连他自己还见不着九娘，如何为我设法？”

焦大娘点头道：“他老人家要见九娘诚然很难，可是如果他见着了就有办法！”

古浪心中一动，正要相询，焦大娘已匆匆说道：“我出来很久了，回头见！”

她说罢此话便很快地沿阶而下，向店外走去。

古浪望着她的背影消失之后，心中混乱到了极点，真有些不知所从。

至于他与童石红的事情，他自己也想不到发展得这么快。

“一切都是命运吧！”

他才想到这里，突听童石红的声音由背后传来，说道：“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

古浪慌忙回过头去，见童石红由树丛之中走了出来，神态颓然。

看见童石红这等神情，古浪不自觉地生出了一股怜惜之情，他走了过去，说道：“你……你没有睡觉？什么时候来的？”

童石红摇了摇头，说道：“我来很久了。”

古浪心中一急，问道：“那么刚才我与焦大娘的谈话，你都听见了？”

童石红点点头，一言不发。

古浪笑着安慰她道：“不要为我的事发愁，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童石红抬起了眼睛，很感激地说道：“谢谢你！不过我不愿意为了我，耽误你这么重要的事……”

古浪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你不必说这种话，在我没到此以前，我就知道事情很困难，不过我一定会克服的。”

童石红道：“还是我离开这里好……”

古浪不悦道：“不行！你不能离开我……”

童石红问道：“为什么？”

古浪俊面一红，星目闪出了光辉，说道：“因为……我爱你，我们已经有了婚约了！”

尽管古浪是江湖男儿，到底他才十八岁，一生从没有说过这些话，所以俊面通红。

童石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双秀目中闪着泪光，深情而又感激地望着古浪。

古浪有一种莫大的冲动，他情不自禁地把童石红揽在怀中。

这两个年轻人，这一刻都深深地陶醉在爱情之中，彼此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紧紧地拥在一起，享受着对方的温情……

突然，一声尖锐的冷笑，把他们吓得立时分开来，惊慌地望去。又是那个美丽的魔鬼！

桑燕穿着一身劲装，铁青着脸，怒火在燃烧着她，使得她美丽的脸看来越发恐怖。

古浪及童石红羞怒交集，一言不发地望着她。

桑燕张口欲语，但是她也未能说出一个字来。

古浪冷静下来，先开口道：“姑娘有什么见教吗？”桑燕的秀目转动了一下，说道：“真是不巧，又被我撞着了！”她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古浪和

童石红，但又偏偏无话可说。桑燕冷笑一声，又道：“这才真是倒霉，白天晚上都遇见鬼！”古浪再也不能忍耐了，喝道：“姑娘！你休要出言不逊！”桑燕大怒，叫道：“你们大白天做这种事，不是鬼是什么？”古浪大怒，喝道：“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关你屁事！”这句话如火上加油，桑燕一步跨了过来，指着古浪的鼻子道：“不要脸！不要脸！”

古浪气得头发昏，极力地忍着说道：“姑娘，我已经再三忍让，你不要再逼我了！”

桑燕又指着童石红大骂：“不要脸！臭女人！”

古浪热血上翻，再也忍耐不住，翻起一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桑燕指着童石红的那只手臂，已经被石浪打下来了。这一下不得了，桑燕发狂了一般，跳起叫道：“不要脸！你们这对狗男女！”

她双掌如电，向古浪的胸前推来，手法快得出奇，劲力也是非凡。

古浪虽然在盛怒之下，但总是有些顾虑，闪身让开，大叫道：“姑娘！你再不住手，我可要无礼了！”

可是桑燕哪里肯听，换掌如电，怒骂不已，声音传出了老远。

立时惊动了很多人，都纷纷跑了出来，团团围观，急得桑燕连连顿脚。

桑燕虽然身手不凡，又是盛怒之下，但是她的武功到底与古浪相差很远。

古浪虽然也是怒不可遏，但是他终是投鼠忌器，有所顾虑。

桑燕急得不住地顿脚，偏又是没有办法。

正在这时，突听一声大喝道：“燕妹住手！”

桑燕双掌一收，闪开在一旁，指着古浪道：“你别想进我们家门！”

古浪怒道：“我就要进去！”

桑燕冷笑道：“走着瞧吧！”

她很快地跑下了石阶，对着围观的众人叫道：“滚！滚！有什么好看的！”

那些人许是知道桑家小姐的厉害，立时纷纷跑了开去。

古浪见桑燕如此失常和暴虐，真是大出意料，心中的气愤更不用说了。

刚才喝止桑燕的，正是桑鲁歌，他扶着古浪的肩头道：“我们回房再谈吧！”

面对着桑鲁歌，古浪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叹了一口气，对童石红道：“我们上楼去！”

他们一同上了楼，进入古浪的房中，桑鲁歌把门掩上后，说道：“舍妹太任性，刚才多有得罪，还请两位多加谅解！”

古浪叹了一口气道：“唉，都是我不好，致令弄得如此不欢，实在愧憾之至！”

桑鲁歌摇手道：“此事绝不能怪你，舍妹一向冷静温淑，最近不知怎么变了性子，真是教人费解！”

古浪面上一红，心中的话却说不出。

桑鲁歌又道：“不知这个丫头在姑婆面前说了什么话，我姑婆最是疼爱她……只怕你要见她老人家不太容易呢！”

古浪点头道：“我知道！此来已然历尽千辛万苦，但求能尽力而为，无愧于先师错爱之恩便是功德无量了。”

桑鲁歌点头道：“古浪，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姑婆她老人家脾气太怪，所以事情到现在很难说……”

古浪见他说话时剑眉紧皱，这才知道自己想见桑九娘，果然是一件非常

困难的事。

但是事到如今自己也绝无退缩之理，苦笑了一下，对桑鲁歌道：“我尽我的力量就是了！”

桑鲁歌接口道：“我一定尽力协助！”

古浪感激地拉着他的手，说道：“鲁歌，你我萍水相逢，难得你古道热肠，一片友爱，我也说不出什么感激的话来！”

桑鲁歌摇头笑道：“不必说了！我总不能看着这群江湖恶魔对付你一个人吧！”

他说到这里，站起了身子，说道：“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做，等我回去以后，看看情形再说吧！”

古浪送他到门口，说道：“我以后一定设法改善我与令妹的关系，决不再开罪她了！”

桑鲁歌一笑道：“我回去也要教训她！好了，回头见！”

等桑鲁歌去后，古浪及童石红一同回房。

为了避免闲言，古浪便把房门大开，二人商谈着桑家堡的事。

古浪说道：“桑九娘怪癖是意料中的事，不过师父命我前来，一定是事有可为，否则他老人家洞悉前因，是不会如此吩咐的。”

童石红道：“我看我暂时离开一下，或许桑九娘会让你进去也不一定。”

古浪摇头道：“你走了也是一样！”

童石红着急道：“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古浪思忖了一下，毅然道：“我想今天晚上去探一探桑家堡！”

童石红闻言不禁大吃一惊！

第十七章 初临虎穴

古浪与桑燕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并且感觉到，要进桑家堡，竟是困难重重，心中很是烦闷。

他与童石红回到了房间之内，商量对策，但是没有结果。

半晌之后，古浪突然说道：“我决定今天晚上去探探桑家堡！”

童石红闻言不禁一惊，说道：“桑家堡不是个普通地方，你本来是他们的客人，若是这么一来，被他们发现，那就更不好办了！”

古浪摇摇头，说道：“我的想法与你不同，我想如果她真想见我，无论如何冒犯她，她总是要见我的。”

童石红问道：“那么她是不是真想见你呢？”

这时由于房门开着，所以他们说话的声音都非常小，古浪走到门口，向外张望了一下，并没有人。

他这才转过了身子，压低了声音道：“由这一路上她们对我的作为看来，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否则他们出动这么多人来接应我，算是什么名堂？”

童石红低下了头，用微带伤感的声音说道：“也许他们只是为了你和桑姑娘的亲事……”

古浪摇了摇头，说道：“绝不是为了这一点，桑九娘有怪癖，一定还有些别的原因。”

他嘴上虽然如此说，但心中还在猜疑，如果桑家堡只是为了婚姻之事接应自己，那么这时自己拒绝了婚事，只怕再见桑九娘，就不是这么容易了。

不过事到如今，就是桑九娘不见，自己也要去硬闯的。

童石红的神情很是黯然，显然桑家堡所提出的婚事困扰了她。

古浪看在眼里，笑道：“你不要为此事烦恼，天底下的事，原没有不费力便可办成的，桑九娘那里还要下些功夫！”

童石红不安地说道：“我看还是因为我的关系，若是我离开这里，事情总会好办些……”

古浪摇头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快不要说这些，即使你离开了这里，还是于事无补，平白增加我的困扰！”

童石红想不到古浪的转变竟是这么快，对自己的感情如此深厚，芳心极喜。

她静静地打量着古浪。

只见他身躯伟岸，俊目扬辉，明亮得如同是天上的星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两道浓黑的剑眉，尾梢微微向上翘起，显示出他坚强的性格，鼻梁挺直，薄薄的嘴唇，新刮的胡子，留下了浅浅的两片青印，益发增加了他的男性粗犷美。

这时他手扶窗棂，剑眉微锁，闪亮的目光，射向街心，有丝丝烦恼之情溢于面孔，看上去更加诱人。

童石红觉得一阵莫名的心跳，脸也红了，她忆起了在船头的那一幕，她希望能再度接受他有力的怀抱，倚在他雄壮的胸脯上……

这一段长久的沉默，古浪觉得有些奇怪，他的目光从街心移了回来，接触到了童石红的目光。

童石红一阵猛烈的心跳，赶紧把目光移开，脸已经是通红古浪也感到一

种奇特的意味，他轻轻地站了起来，走到童石红身前，低声说道：“以后不要再说离开我的话，我们不是已经定了亲吗？”

童石红激动地站了起来，目含泪光，扑进了古浪的怀中！

古浪雄壮有力的臂膀，把她紧紧地搂着，童石红紧贴着他温暖强壮的胸脯，几乎喘不过气来，眼中的泪水，汨汨的流着。

良久以来的相思，得到了补偿，她心中充满了感激。

良久，古浪轻轻地把她扶开，见自己的胸脯上，已沾满了一大片泪痕。

古浪不禁笑道：“你为什么哭了？”

童石红红着脸，破涕为笑，低声说道：“我……我不知道，也许是太高兴了。”

古浪缩回了手，笑道：“你回房去休息吧！我要去打听打听桑家堡的情形。”

他们一同离开了古浪的房间，来到了隔室，童石红笑道：“你早些回来。”

古浪含笑点头道：“晚饭以前我一定回来。”

说罢转身而去，童石红一直望着他雄壮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之后，才转身入房。

古浪下得楼来，掌柜的知道他是桑府的客人，巴结得要命，立时丢下了大叠帐簿赶了过来。

这掌柜的年纪五十左右，却是个娃娃脸，头顶秃了一块，穿着件黄铜色的夹袄，一双黑面的布履，看来很是神气。

他老远地弯着腰，笑道：“古少爷！你可是要游船？”

古浪摇头笑道：“我一路坐船才到，哪有兴趣再要游船！”

掌柜的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骂道：“我真该死！怎么忘了你是坐船来的！那么你可是要骑马？你那匹马真好，我们已经刷洗干净了，真像是龙驹一样，格老子……”

说到这里，发现说出了粗话，赶紧停了下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尴尬。

古浪笑道：“你怎么老把我往外推？不是叫我骑马就是叫我坐船，我倒想在这里跟你聊聊呢！”

掌柜的连连点头，忙道：“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他立时把古浪让到了雅座，命小二泡上了一杯上好的清茶。

在他认为，这是他接近贵人、拍马屁的大好机会，所以态度愈加恭谨了。

古浪看在眼里，很是厌恶，但仍忍了下来，喝了一口茶问道：“掌柜的上姓呀？”

掌柜的弯下了腰，笑道：“不敢，小的姓何，单名一个旺字！”

古浪点了点头，假作闲谈，问了问他们生意方面的事。

何旺自是一一回答，古浪这才知道，原来这家旅店乃是桑家堡所开。

除此之外，他们还经营了很多大企业，如井盐、造船、丝织等，所以桑家是川省第一富豪，堪称富可强国。

古浪不禁暗暗惊诧，忖道：“想不到桑九娘还有这等雄心和魄力！”

古浪想着便问道：“九娘可常出门吗？”

提到了桑九娘，比提到了皇帝老子还严重，何旺的脸上有一种肃然起敬的表现。

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口水，说道：“她老人家可是难得出门，这五六年来，只在这儿吃过一顿饭，我就再没见过她了。”古浪点了点头，说道：“年纪

大的人，都不太愿意出门的！”何旺吸了一下鼻子说道：“这位老人家可不同，年纪虽大，精神却比谁都好，她问了问帐务，可是在行透了……”他一说就没完，古浪赶紧打断了他的话道：“他们住的地方你去过没有？”

何旺赶紧摇头道：“那哪是我们去的地方？别说我，连孙太爷都去不得呢！”

古浪问道：“这是为何？”

何旺瞪着眼，说道：“这……我就不晓得了！”

古浪慢慢地喝着茶，又问道：“他们既然这么有钱，住的房子一定很大了？”

何旺的劲儿又来了，吸了一口气道：“乖乖！要说房子，整个‘南山’都是他们的，‘南山村’就在后山……”才说到这里，突见一个长衣打扮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何旺的话立时停止。

古浪问道：“南山村？这名字倒不错，地方一定很美吧？”何旺支吾着道：“是！是……很美……”

这时那长衣的中年人，向何旺招了招手。

何旺立时站了起来，笑道：“古爷！我告个便！”古浪含笑点头，何旺立时走到那男子身旁，他们低声地谈起话来。

何旺的脸色变了很多，似乎有些惊惶，向古浪这边看了一眼。

古浪心中忖道：“莫非是与我有关？”

他们二人低声地谈论了一阵，那中年男子很快地走了出去。何旺显得很不自在，余悸犹存地走了过来。

古浪心中已然有几分明白，但是表面并不露出，问道：“那人是谁？好像带来了什么坏消息。”

何旺轻轻摇头道：“没什么！没什么……只是家里出了点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古浪笑道：“那么你再坐下来聊聊吧！”

何旺答应一声，坐下之后，却显得极度的不安，与方才大不相同。

古浪笑道：“他大概还有什么别的话告诉你吧！”

何旺忙道：“没有什么！只是闲聊，说是九娘她老人家中午时分往青城山去了！”

古浪一惊，问道：“你是说她今天出门去了？”

何旺面上一红，点头道：“是……是他告诉我的！”

古浪先是惊恐寻常，但是他是聪明绝顶的人，继而一想，立时明白了。

何旺一直偷看石浪面色，但却没有什么发现。

古浪含笑自如，放下了茶杯，笑道：“唔，看样子还要过几天等她回来才能见面！”

何旺很快地接口道：“她老人家这一次出门，恐怕一年半载也回不来呢！”

古浪闻言颇为不悦，沉着脸道：“怎么，听你的意思好像不愿意我住在这儿？”

何旺吓得赶紧站了起来，鞠躬哈腰道：“哟！少爷，你是贵人，我怎敢……”

古浪心中很厌恶，挥手道：“好了！好了！快去准备晚饭，待会送到房间去！”

何旺碰了一鼻子灰，连声答应着退了下来，但是看他表情反倒轻松了许多。

古浪心中很是气愤，忖道：“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我吗？”

他越想越气，拂袖而起，对何旺喝道：“快些送饭来，我要出去，把马也给我备好！”

何旺吓了一跳，连声答是，古浪很快地走上楼去。

古浪怒气冲冲地登梯而上，当他刚走完这一段楼梯时，突然右边的一间房门打开，走出了一个白发老人。

那老人出得房来，立时哈哈笑道：“唔，古浪，好久不见了！”古浪一惊，抬头看时，却是久不见面的琴先生。

他穿着一件浅淡青色的长衫，白发飘飘，手中仍然拿着那只竹笛。

古浪不得不停下步子来，点头道：“原来是琴先生，你来了多日了吧！”

琴先生把那支竹笛放在了袖口中，搓着两只干枯手掌，笑道：“可不是！为了能够与你相晤，我已在此住了两日了！”古浪冷冷说道：“有何见教？”

琴先生笑道：“这岂是三两句说得完的，请到我房中，我作个东，咱们边吃边谈如何？”

古浪摇头道：“对不起，我还有客，明天早上再谈吧！”说罢之后，不容琴先生答话，扭头而去，匆匆回房。

琴先生笑道：“也好，明天早上再谈！”

古浪心中烦闷，加速脚步回到房中。

他才在房中坐定，立时听得扣门之声，古浪叫道：“进来！”童石红应声推门而入，她换了一件墨绿色的裙衫，云鬓方理，头后扎着一块紫红色的丝带，出落得淡雅清隽，引人入神。古浪含笑站了起来，说道：“你可曾休息过了？”

童石红浅浅一笑，说道：“小睡了片刻。”

古浪点头道：“好！他们马上就送饭来了。”

童石红在古浪对面坐了下来，这时他们二人，就如同是一对新婚的夫妻。

古浪暗中打量她，只见她清丽可人，一片纯朴，娇媚之中，还带有几分稚气。

他心中暗暗忖道：“我的选择没有错，她比桑燕要善良得多了！”

才想到这里，童石红问道：“你在想什么？”

古浪惊觉过来，连忙道：“在想刚才的事……”

于是把刚才与何旺所谈的情形，以及遇见琴先生之事，详细地说出来。

童石红秀眉微蹙说道：“这么说来不是麻烦了吗？”

古浪摇头道：“自我投入江湖以来，就没有一件事是不麻烦的，但是我相信总是可以解决的！”

童石红见他说话之时，剑眉飞扬，一脸豪气，心中很是佩服。

她突然说道：“晚上我随你一起去！”

古浪笑道：“这是我第一次去探查，地势不熟，说不定会有什么危险，你还是不去的好。”

童石红笑道：“我与你一样，也是自小就入江湖，经过了不多少磨难，是不怕什么危险的。”

古浪想了一下，点点头笑道：“也好，天黑之后我们一起去。”

这时小二开上饭来，二人边吃边谈，把一些不顺心的事搁向一旁，谈谈说说，倒也非常快乐。

古浪心中忖道：“想不到与女孩子在一起，谈谈说说，竟是这么快乐的

事……”

饭后，已是初更时分，古浪由窗口望了望天色，说道：“现在天还不够黑，再等一下。”

说到这里，便见何旺跑来，说道：“古少爷！你的马备好了，再不出去天可就晚了。”

古浪双目一转，说道：“天色已晚，我不出去了，你把马卸了吧！”

何旺显得有些不太高兴，但是也无可奈何，答应一声，转身而去。

古浪笑道：“这掌柜的是个鬼精灵！”

他们又谈了一阵，天光已二鼓，古浪把灯光拨得如同豆大，对童石红道：“你回房倒扣房门，我们可以走了。”

童石红答应一声，回到房中。

古浪等她走后，把门扣上，窗户推开一缝，左右打量了一下。

寒夜如冰，鸦雀无声，凉风嗖嗖，侵人体肤，除了风呼林啸之外，没有一丝动静。

古浪再不迟疑，身子一侧，已如一团云般，飘出了窗口。

但是他的身子并未向下落去，而是点在了窗下的一根横木上。

古浪稳住了身形之后，转身把两扇窗户轻轻的拉上，侧头看时，童石红也正与自己做同样的安排。

他心中不禁很高兴，忖道：“这个姑娘倒是个老江湖！”

他们彼此打了一个手势，只见两条人影，飞弩似的，由小楼之上倒射下来。

这两条黑影，离地面还有六尺之时，双双一个旋转，轻如落叶般地落下了地，时间竟是不差分毫。

古浪对童石红的真功夫素不了解，这时见她有这等身手，不禁惊喜异常，忖道：“看来她倒是个好帮手呢！”

才想到这里，突觉一阵寒风，扫体而过，二人不禁同时一惊！

古浪立时转过了身，双目如电，向四下扫视一遍，但是却毫无发现。

童石红也凑了过来，低声道：“不会是人吧？太快了！”

古浪心中也很怀疑，忖道：“如果是人的话，必定是哈门陀一流的人物，才会有这等身手！”

童石红又接口道：“林木在十余丈外，除非是神仙，否则绝对不会有这么快身手！”

古浪摇头道：“别管他，咱们走！”

于是这对少年男女，展开了身形，疾如流星一般，很快地翻上了一片小山坡。

由于停了好几天，这小山坡上的积雪已化，漏漏地流着雪水。

古浪打量了一下地形，向西指了一下，说道：“往这边走！”

童石红答应一声，二人又如流星一般，驰下这片小山坡。

他们所去的方向，正是南山之西，也就是通往桑家堡的正道！

片刻工夫，他们已经跑完了这片山地，地势渐渐平坦。

二人踏上了一条白石砌成的大路，两旁均是住家，夜静如死，有时还可以听见他们的鼾声。

古浪及童石红把脚步放慢了些，各自小心戒备着，因为他们知道，桑家堡高人极多。

尤其是古浪，因为他知道，桑九娘就是前代笔主之妻，连阿难子见了她也要施礼！

一路之上，静静的，二人脚下如飞，但是并未带出一丝声息来。

哑奔了一阵，两旁的住家都消失了，地势渐高，那大块的白石，竟修成了石阶。

古浪停下身子，低声道：“好气派！”

童石红也轻声问道：“这桑九娘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古浪略为沉吟，说道：“以后我再告诉你。”

他打量着这一带的地形，只见正道两旁山林茂密，无路可寻。

古浪思索了片刻，对童石红低声道：“我看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途径可走，我前你后，我们靠着山边向前走吧！”童石红摇了摇头，答道：“我看还是我们分左右两边，同时向前要好些，你认为如何？”

古浪点头道：“这样也好！我们别再耽误了，路上要加倍小心！”

于是二人分开，由左右两旁，同时向上移动。

他们全神贯注，就是风吹草动，也要观察良久，因为除了桑家堡的人外，他们还要防备那些不曾露面的老人。刹那之间，已经上来了数十丈，却是一些动静也没有，二人都觉得很奇怪。

又上了十余丈，仍是毫无警兆，二人渐渐安心，行动也不像方才那么小心了。

古浪心中忖道：“这一排石阶，也不知有多高？”

童石红及古浪相距约有两丈，两人平行而进，不时交投一下目光，紧张之中，又有几分奇趣。

童石红忖道：“我真幸福，能够得到他的爱……”

才想到这里，突听远处一个低沉的声音喝道：“什么人？”古浪及童石红同时一惊，二人不约而同，各把身子一矮，隐在了一丛矮树之后。

古浪由树隙之中望去，只见十余丈外，有一点灯光闪亮。紧接着，出现了两个年轻人，为首之人，手中提了一盏灯笼。

那后面之人问道：“马哥儿们，你看见什子了？”姓马的向古浪等隐身之处指了一下，说道：“好像有人，格老子一叫就没有了。”

后面的年轻人道：“妈的，哪个敢来探桑家堡？我看准是你昨儿没睡好……”

姓马的接道：“小姐关照过，出了事哪个担呀！”古浪闻言忖道：“哼！这个丫头好似算准了我要来……”那人的话又传了过来：“好好！依你，我们下去看看！”说着，灯光摇曳，两个人提着灯笼向下走来，后面那人还在低声地唱着四川小调，唱的是：“八月里来呀桂呀花开，小妹妹高楼绣呀匠袜带儿，绣到那三更郎还不来哟，啊哟！郎呀！”

你来！你来！你来我给你绣朵大红花儿戴！”

他声音低哑，唱得怪腔怪调，古浪几乎要忍不住笑出来。打灯笼的也受不了，叫道：“好了！格老子，半夜里真跟鬼叫一样，喉咙好像喝了婆娘尿一样！”

古浪暗笑，忖道：“四川人说话也损得很。”

这时他们已走近了，那人又唱道：“车么妹儿啊！车么妹儿啊！车呀么妹儿……哇！”

唱了一半一声怪叫，原来一阵急风涌来，那盏灯笼立时灭了。

原来他们渐渐地接近了，古浪右掌微扬，一阵急风，把那人手中提的灯笼扫灭，四下立时一片漆黑。

后面那人正唱得高兴，不禁被吓得“哇”的一声怪叫。马哥儿们也吓了一跳，但是他还算镇静，大声叱道：“格老子你叫啥子？就是你龟儿鬼叫，自己吓自己！”

唱歌的人萎缩着说道：“风……刚刚那阵风……”

马哥儿们气得在他脑袋上给了一掌，骂道：“你他妈，又不是堂客（女人），还怕风吹呀！”

唱歌之人稍微冷静下来，用手摸着脖子，口中唏哩呼噜地说道：“不过，这阵风有点邪……”

才说到这里，马哥儿们又骂道：“邪你妈的头！带火没有？”那人被他骂明白了，说道：“对！我这有火，先点上灯再说！”说着掏了出来，马哥儿们道：“给我！”

他接过了火折子，才要打燃，突听树丛之中一片轻响。马哥儿们一惊，喝道：“什么人？”

话未说完，一条人影自天而降，扑面而来！

吓得这二人同时怪叫，但是马哥儿们还没叫出声来，已经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原来这突然现身之人，正是古浪。

那唱歌之人，早已吓得发了昏，痴立在那里，口中发着“啊啊”之声，声音沙哑。

古浪以一只袖子，掩住了脸的下半部，沉声道：“不准叫！”那人立时戛然而止。

古浪又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抖了半天才道：“我……我叫刘勾子。”

古浪心中好笑，忖道：“为什么叫这等名字？”

嘴上又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刘勾子道：“我今年二十四，四川灌县人，家有八旬老母……”

古浪气笑不得，喝道：“说这些做什么，我又不杀你，快告诉我，你在桑家堡做什么？”

刘勾子这才说道：“我是巡哨的。”

古浪冷笑一声说道：“堂堂桑家堡，竟会派你这种脓包来巡哨！”

他说到这里，又望了那倒地的马哥儿们一眼，继续道：“桑家堡在哪里？”

刘勾子伸手向上指了一下，说道：“不远……就快到了。”

古浪又道：“除了你们以外，还有什么巡哨护庄的人？”

刘勾子伸长了脖子道：“有啊！那些护院的师父可厉害，不像我，我最脓包，最没出息，最差劲……”

说到后来，竟一连串地骂起自己来，古浪连忙喝止了他。

古浪又问了半天，却得不到要领，忖道：“像他这等重要的人物，绝不可能知道很多，这桑家堡确是不简单呢！”

他不但因这两个巡更人的差劲而轻视桑家堡，反而更为担心。

他把马哥儿们提起藏在树后，然后在刘勾子肋下一点，刘勾子立时软麻下来。

古浪把他连灯笼一道，与马哥儿们放在一起，紧靠着，然后笑道：“天

气冷，你们‘挤油渣’好了，你可以慢慢地玩你的‘车么妹儿’！”

古浪安置好了他们，童石红也现出身来，二人一连跃上了七八丈，隐在树后密商。

童石红低声说：“这片地方太大，不知道那个姓刘的，说的是不是实话？”

古浪道：“谅他不会骗我……石红，在我们没有了解情况之前，最好能够避免与他们冲突，在不能有什么作为之前，不要让他们认清我们的面目！”童石红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又道：“不过他们一定会怀疑到我们。”

古浪接口道：“充其量是怀疑罢了。走！”

一言甫毕，身如清风，已然拔上去五六丈，其快如电！

童石红也连忙追了上去，黑夜之中，这两条人影，就如同是两个幽灵一般，闪跃如飞，刹那之时，已经上来了数十丈。

童石红紧迫在古浪身后，见古浪身形突然停止，闪向一旁。

她也连忙按下了身子，已然到了背后，低声道：“怎么了？”

古浪用手向前指了一下，低声道：“到了！”

童石红拢集目光向前望去，只见巍巍峨峨，好大一片宅子！

大白石墙约有两丈多高，两扇朱漆大铁门，在风灯之下闪闪发光，两个红色的大字嵌在门首，写的是“桑庐”。

这片大宅子深远广阔，气象威严，宛如深宫王府，不可窥止。

古浪吸了一口气，低声道：“好大气派！”

童石红也是惊诧不已，他们虽然年纪轻轻，但因久走江湖，见过不少世面，却从来不曾见过这么宏伟广阔的私宅。古浪仔细地打量，不见一个人影，静悄悄的。

天风冷冷，吹得人遍体生寒。

由于围墙太高，古浪等无法看见宅内的情形。

他身躯稍微移动一下，低声道：“这里太亮，我们找个暗处入宅！”

说完这句话，他身形一晃，已然斜着出去了五六丈远，童石红也在后面紧跟着。

二人沿着石墙向西转去，一连出去了数十丈，灯光才照不到。

童石红低声道：“讨厌的灯，这么亮！”古浪放低了声音道：“我先上去看看，看我的手势你再动。”童石红点头答应，古浪又仔细地向四下望了望，不见有别的动静。

他又低声嘱咐了童石红几句，这才一长身，扑上了那高有两丈的白石墙。

古浪隐在一株树下，双目如电，向四周观看不已。

果然是一片极大的宅院，院中有白石修砌的甬道，纵横交错。

在数十丈外，有一排修葺甚好的房屋，其中有一间，隐隐透出灯光，其他的几间房都是一片黑暗。

除了这排房外，没有其他的房舍，古浪抬目远眺，其他的房舍都在百十丈外。

他心中忖道：“桑家占这么大一块地，到底住些什么人呢？”他又细心地察看一阵，这才向童石红作个手势，童石红立时飘然而来。

他们二人聚在一起，童石红问道：“看见什么没有？”古浪指着那排房屋道：“除了这些房子，什么也没看见。”童石红打量了一下，说道：“啊！真像皇宫内院一般！”古浪皱眉道：“这么大一片地方，就算他们没有人护庄，只怕也察不出什么名堂来。”

童石红接口道：“不知道那桑九娘住在什么地方？”古浪接道：“她住的地方，一定更隐秘了。”

他说着，思索了一下，自语道：“我看只有再寻个人问一下。”童石红道：“那我们就快行动吧！”

古浪点头道：“好！你紧跟着我，不要跑远了！”

说过之后，身如落叶一般，由数丈高的墙上飘了下来。他的行动谨慎已极，才一落地立时隐在了大树之后。

童石红心中暗笑，忖道：“他简直把我当成了孩子一般，处处照顾着，好像不会武功一般……”

她虽然这么想着，但是心中也很高兴，因为古浪对她的关爱，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露出来，使她感到非常兴奋。

这时古浪又在向童石红招手，童石红笑了笑，低声道：“来啦！”

她一语甫毕，如同一团棉絮般，轻飘飘地落在了古浪的身旁。

古浪见她毫不在意，连忙道：“此处能人太多，我们还是小心的好，否则就丢人了。”

童石红心中好笑，嘴上答道：“好！一切听你的就是了。”

古浪这才一笑，说道：“走，我们过去踩踩那间房子。”

二人同时掩着身形，向那排白石砌成的小房舍逼了过去。

黑夜之中，那间小屋中的灯光，透射出老远。

好在这片大宅子之中，可以掩遮身形的地方极多，诸如树丛、花坛、假山等等。

古浪以极轻快的身形，一连几个起纵，已然扑到了那排小房的背面。

他这里才扑到，童石红也紧跟着来到，她才要张口说话，古浪已摇手止住了她。

古浪向她作了个手势，要她跟在自己身后，不可妄动。

童石红只好点头答应。

古浪丝毫不敢大意，因为他知道强敌太多，丁讶又不在自己身旁，而自己还要维护童石红的安全。

看到童石红这等不在意，古浪忖道：“这个姑娘真是不知厉害，早知道还是不要带她来的好……”

他轻身提气，沿着这排长长的石舍向前走去。

那一间间的房舍都是黑暗的，古浪也曾窥视一二，但是都关得极为严密，也听不见有人熟睡之声。

但是他并不敢大意，快走到那透有灯光的小房间时，却听到了一阵水声。

古浪一怔，忖道：“莫非有人在洗澡？”

古浪判断，如果有人洗澡，不可能是女人，便向童石红示意。

童石红也明白了，立时止步不前，古浪偷偷掩了过去，凑在窗缝中向内偷窥。

他一望之下，不禁吓了一跳！

窗内灯光昏暗，照耀着一个坐在石床上的人。

他并不是在洗澡，但是腿前放着一只木盆，木盆之中满盛着水。

这坐在床上的人，是一个七旬左右的老者，他满头白发，面容消瘦，一双精光四射的大眼睛，不时地闪出光芒。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衫，非丝非绢，闪闪发光，足下也是一双白鞋，看起来全身都白，很是怪异。

这时他的双袖高卷，露出了枯瘦的两节手臂，向下平伸，小指不住地在那水盆之中颤动，发出一阵阵“哗哗”的响声。

古浪注目望去，只见那盆水，变成了无数根小小的水柱，由水盆之中立了起来，接着又落了下去，不时地发出声响。

古浪猛然间想起江湖中一种久已绝传的，名叫“千线钓鱼”的功夫，不禁大为吃惊！

这种武功已经绝迹了数十年，很多老一辈的人物，也只是在传说中听到，想不到现在自己竟然开了眼界！

更想不到的是，在自己进入桑家堡之后，第一眼所看到的人，就是这等人物！

他向童石红点了点头，童石红立时凑了过去，一望之下，也是惊骇不已。

二人正在心惊之际，突听远处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很快地传来。

古浪及童石红同时一惊，但是古浪镇静如恒，他判断那脚步声，是由房子的正面传来，立时向童石红示意，叫她不要移动。

童石红与石浪也是同样心理，二人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那脚步声愈来愈近，终于停在了这房舍之前，室内的老者也停止了练功，把长长的袖子放了下来。

接着，便听一人说道：“金爷爷，你还没有休息？”

古浪一听心中稍微安定，原来这说话之人，正是桑鲁歌！

那姓金的老人，抬日向门口望了望，用苍老而又哑涩的声音说道：“歌儿，这么晚还来，有什么好消息吗？”

桑鲁歌在门外说道：“金爷爷，让我进来说可好？”

古浪闻言忖道：“看样子这金老必是个非常人物。”

想到这里，便听金老说道：“门未上拴，你自己推就行了！”

接着桑鲁歌推门而入，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衫，英气勃勃，很是俊逸。

他入房之后，立时向金老行了一个大礼，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金爷爷！”

金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摆了摆手，说道：“自己寻个座儿吧！”

桑鲁歌答应了一声，坐在了他的对面，望了望地上的那盆水，脸上带着异常的笑容，目光之中，也有一种希冀的神色。

金老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桑鲁歌的目光移到了老人的脸上，说道：“金爷爷，你可要传我新功夫？”

金老说道：“倒是有这个意思……”

话未说完，桑鲁歌已兴奋地叫道：“谢谢你！金爷爷，你真好！”

金老摇了摇手，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先别谢我，我还没有说现在就传你呢！”

金老的话，使桑鲁歌很是失望，一双俊目盯在老人脸上，张门欲语，但又说不出话来。

金老缓缓地说道：“世界上的事，都是有来有往，我一再地传你工夫，你难道不为我办事吗？”

桑鲁歌低声道：“我每天都在关心你的事……”

金老问道：“上次给你讲的话，你可曾向九娘提过？”

桑鲁歌说道：“我当时就向她说了，后来又问过好几次。”

金老双目一闪，急切地问道：“她怎么说？”

桑鲁歌显得有些丧气，低下了头，说道：“姑婆不答应！”

金老闻言霍然而怒，他用力地拍了一下床板，愤然地站了起来。

桑鲁歌似乎吓了一跳，也紧跟着站了起来，不安地望着他。

金老操着破铜般的嗓子，叫道：“妈的！她真当我怕了她？我如果不是为了当年的诺言，早他妈的拂袖而去了！”

桑鲁歌见他发这么大的怒，在一旁也不敢接口，双目跟着他的身子打转，显得很焦急。

金老又接着骂道：“这个老婆子，占山为王，越来越他妈脾气怪，你去告诉她，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我立时就走！”

看样子他似乎有不少积怨，这时一齐发泄了出来。

他来回踱了两步，又道：“听说这几天有人要进桑家堡，可是丁讶又来了？”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他也认识丁讶？”

桑鲁歌摇摇头，说道：“不是丁老。”

金老哼了一声说道：“不是他是谁，我先告诉你，若是丁讶来了，你叫他来看看我，我有话要跟他说！”

桑鲁歌面上益显焦急，说道：“金爷爷，真的不是丁老来，来的另有其人！”

金老转过了头问道：“谁？除了他谁还敢进你们的皇宫内院？”

桑鲁歌面上一红，说道：“金爷爷，你尽挖苦我们……来的是‘春秋笔’下一代笔主！”

金老似乎吃了一惊，说道：“怎么，阿难子已经找到传人了？”

桑鲁歌道：“是的！”

金老走到了桑鲁歌的面前，问道：“这一代笔主是什么样的人物？阿难子可是也要来？”

桑鲁歌道：“阿难子已经在青海坐化了！”

金老啊了一声，古浪忖道：“看样子这金老在此一定住了很久了。”

桑鲁歌又道：“新的春秋笔主是个年轻人，名叫古浪，比我还小。”

金老的眉头一皱，自语道：“这么年轻？想来他必定有些超人的地方，否则阿难子不会看上他！这就难怪了……”

他说着，有意无意之间，目光向窗户看来。

当古浪及童石红接触到他闪亮的目光时，不禁都立时闭上了眼睛。

这时又听金老说道：“你回去吧！传你功夫的事以后再谈！”

桑鲁歌哀求着道：“金爷爷！这事又不能怪我，你不要把对姑婆的气，出在我的身上……”

话未说完，金老已道：“别说这么多废话，反正你们都姓桑，这总不是假的吧？”

桑鲁歌无可奈何，默默地站了一会，这才施礼而退，显得快怏然。

等桑鲁歌走远之后，古浪心中忖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姓金的，看来来头……”

才想到这里，便听金老自语道：“外面的事变化可真不小，阿难子已然坐化了，真叫我惭愧呀！”

古浪闻言付道：“如此看来，他与阿难子倒像是早认识了……”

想到这里，便见金老对着窗户，说道：“春秋笔主驾到，请到舍下一晤，不必在外面受风寒之苦了！”

古浪大惊，这才知道金老早已发现了自己，不禁怔在那里，不知进去好还是不去好。

金老又接口道：“不必多疑，我若与你为难，也不容你窥探这么久了！”

这时童石红也向古浪示意，意思叫他进去，而自己留在室外。

古浪付道：“这样也好，省得她一个姑娘家跟着我，叫我不好解释！”

他想到这里，便道：“老前辈如不嫌扰，晚辈自当拜见！”

金老哈哈笑了起来，说道：“原是我邀你，怎么嫌扰？前门未上，你快些进来吧！”

古浪只好转到了前面，推门而入。

室内一团暖气，古浪行了一礼，说道：“晚辈不能多留，少时有人望见了，有些不太方便……”

金老摇手道：“不要紧！我这里他们是不敢随便来的！”

他说着话，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古浪。

他看到一个年轻健壮、英俊清秀的少年奇士！

古浪穿着一件深黑色的长衫，足下是一双薄底软靴，长身而立，剑眉飞扬，俊目扬辉，果然是天地间难得的英才。

金老像是欣赏一幅古画，又像是品玩奇珍异宝似的，把古浪由上望到下，仔细地看个不停。

古浪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含笑道：“老前辈召唤，不知有何见教？”

金老这才满意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唔，阿难子果然慧眼独具，能寻到你这等人才，‘春秋笔’必可光耀于天下了！”

古浪笑道：“老前辈过奖了！”

金老坐在了床上，说道：“我一点也没过奖，你坐下来！”

古浪便坐在方才桑鲁歌所坐的那张椅子上，面对着这个古怪的老人。

古浪也趁此机会，仔细地打量他，只见他长得慈眉善目，面貌清秀，付道：“他年轻的时候，必定是个英俊的男子！”

这时金老已说道：“天这么晚了，你到桑家堡来做什么？”

这句话问得古浪无言以对，支吾看说道：“这……”

金老笑了笑，很快地接着说道：“可是桑九娘这个婆娘不肯见你？”

古浪点了点头，说道：“先师阿难子也曾说过，要见九娘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先来看看！”

金老点了点头道：“阿难子叫你来，必然有些嘱咐吧！他可曾提到什么人可以助你？”

古浪摇头道：“没有呀！”

金老奇道：“这就怪了……他是怎么交待的？”

古浪心中奇怪，便把阿难子坐化前后的情形，大略地告诉了金老。

金老笑道：“原来如此，他的遗谒你可曾都看过了？”

一言提醒了古浪，这才想起，阿难子曾留下三封遗谒，第一封已经看过了。

第二封遗谒，注明要自己到了此地后拆开，想不到竟忘记了。

这时被金老一言提醒，古浪不禁出了一身汗水，付道：“啊呀！我真该

死！若是误了事，那可怎么办！”

金老笑道：“我与阿难子乃是数十年道义之交，你不必顾忌我，快拿出来看吧！”

古浪还在犹豫不定，金老站了起来，由书架上取过一本书，翻出一页，递与古浪，笑道：“你看看这本书就放心了！”

古浪接了过来，只见其中夹着一张白纸，由于时间过久，已经发黄。

纸上写的是：

“旭光吾兄大鉴：

昨日之晤快慰平生，兄之欲言未言者，弟已洞悉，所约之书必不爽言，来日自可证实。弟明日即返青海企求仙业，小成之日，即‘春秋笔’出世之时！有我遗言着其拆谒。

行程匆匆，不克面辞，再次把唔，当在九天以外，速来速来！

弟阿难子于亥子六月”

古浪看罢，惊喜交集，按照时间算来，已是十年以前的事，但是笔迹苍劲，果是阿难子所写无疑。

金老接过了书，笑道：“孽障！我为你延迟了飞升呢！”

古浪连忙倒地而拜，金旭光含笑扶起，说道：“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古浪毫不迟疑，立时打开了小包，取出了阿难子的第二封遗谒。

打开之后上写：

“字示古浪：

桑九娘生性怪异，护犊尤甚，曾有允婚传技之说，然余默察未来，你与桑姑娘无缘，则入桑家堡见桑九娘必多困扰，想已应验。

余有一老友金旭光，居于桑家堡西石屋，可助你成功，宜往见之！

师字”

古浪看过大喜过望，连忙捧与金旭光看，金旭光看罢，就着灯光烧了，笑道：“前天你就该来，我见你不来，以为阿难子误算，准备明日离开此地呢！”

古浪吓了一跳，笑道：“好险！幸亏我今天赶来了！”

金旭光突然向窗外望了一眼，说道：“刚才与你同来的是什么人？”

古浪面上一红，说道：“是……是一个朋友！”

心中忖道：“金老好厉害，他一眼就可看出几个人。”

金旭光接道：“她现在已走了！”

古浪一惊，急道：“啊！这里地势太大，她若是走失了还得了？我要去找她回来！”

金旭光拦道：“不必寻她，这一带没有什么人敢走动，你把她找了来，我们谈话反倒不方便。”

古浪虽然不放心，但是听金旭光如此说，也无可奈何。

金旭光又问道：“你要见桑九娘，可有什么计划没有？”

古浪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如何见她，今天夜里来，就是想看看她住在什么地方。”

金旭光笑道：“孩子！桑九娘岂是这么容易被你找着的？你知道这一块地方有多大，你到哪里去找她？”

古浪皱眉道：“那我怎么办？桑鲁歌他们又不肯为我引见，我只有自己找！”

金旭光皱着眉头，自语道：“这个婆子真可恶！现在连我见她也不容易了！”

古浪听他这么说，不禁发起愁来，双目怔怔地望着金旭光。

金旭光沉吟了片刻，抬起了头，说道：“她这里每天都有一个负责接待的人，明天午后，你准备好拜帖，正式投拜，先搬到里面来住，我会为你安排。”

古浪闻言甚喜，但是转念想到童石红，很是为难，半晌才道：“可是……我还有个朋友，是否也可以一起住进来？”

金旭光笑了笑，说道：“看来你这个朋友是个女朋友了？”

古浪面上一红，点了点头，低声道：“乃是后辈的未婚妻子！”

金旭光啊了一声道：“难怪桑燕那丫头捣鬼，原来你把未婚妻子都带来了！”

古浪的脸又红了，金旭光笑道：“这是正当的事，没什么好害羞的，明天你在拜帖上写好，一块带进来好了。”

古浪闻言大喜，再三称谢。

这时金旭光走往窗前，把窗户推开，向外望了望，说道：“你可以回去了，我还要趁这个时候，去查看两个地方！”

古浪也惦记着童石红，立时施礼告退，当他走到门口之时，突然想起一事，转身道：“金老，你可认识丁讶？”

金旭光一喜，说道：“怎么，你也认识他？”

古浪笑道：“不但认识，还熟得很呢！”

金旭光立时又把古浪给按了下来，说道：“快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现在来了没有？”

古浪便把自己结识丁讶的大概情形，告诉了金旭光。

金旭光闻言沉吟道：“他坐了桑家的船来了？我怎会不知道？不会！他一定还在外面……”

他自语不已，又对古浪道：“你若是见了他，请他快来一趟，你外面还有这么多强敌，还是快些搬进来的好！”

古浪这才二次告退。

金旭光跟到门口，说道：“他们查更的就快来了，你还是不要多留，有什么事明天进来之后再谈。”

古浪连声答应着，辞别了金旭光，天已将近四鼓。

他把这一块地方都转遍了，却是不见童石红的芳踪，心中好不奇怪。

他付道：“必是她已先回到店里了……”

古浪想着，又寻找了一遍仍是不见童石红的踪影，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能大声呼叫，只得在疑虑不安之中，向旅舍赶去。

这一路上，古浪真个是比飞还快，这几天的相处，已使他对童石红产生了极深的感情。

只见他如同腾云驾雾一般，一泻千里！由南山之上，飞行而下。

不一会工夫，古浪已经赶到了“青山店”，他飘身越过了院墙，来到后院之中。

他身子才一着地，突见五六丈外，一棵树桠上，坐着一个黑衣老者。

虽然是黑夜无光，但这个人古浪太熟悉了，一眼便看出是哈门陀！

古浪大吃一惊，怔在当地。

哈门陀坐在树枝之上，寒风传过来他冷酷而又严峻的声音：“哈门陀恭迎春秋笔主！”

古浪听他这么说，心头不禁一震，但事到如今，自己无法再否认了。

他只好一言不发，静静地站在那里。

哈门陀冷冷说道：“不知春秋笔主可肯接纳我这江湖野老吗？”

古浪昂起了头，说道：“你以前是我师父，现在是我师伯，若有训示，我自当恭聆！”

一语才毕，哈门陀如半天之鹰，飘然来到他的面前。

古浪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哈门陀的面孔上，涌着一层愤怒。

哈门陀只是不住地冷笑，入耳惊心。

半晌，他才说道：“你说得真好听，先为师父，后为师伯，这么说我们倒是一家人了？”

古浪提着声道：“是的。”

哈门陀压低了声音，断喝道：“住口！你这不义的畜生！”

古浪心头一震，却不回话，双目注视着哈门陀的一举一动，谨防他猝然下手。

但是哈门陀并没有下手，咬着牙，继续骂道：“好个阴险的奴才！我太过信你，想不到你随我学艺之时，已经暗随阿难子学艺！”

古浪虽然愤怒，但是自己却无话说，错在自己当初误投了这个恶师。

哈门陀又接着说道：“你不必害怕，现在我绝不会伤你一根汗毛，可是……嘿嘿……”

他说到这里，发出了一连串阴狠的笑声，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他笑过之后，又接着说道：“等到了那一天，‘春秋笔’到了你的手中，我再与你算算总帐！”

古浪闻言心道：“万幸！他不知道‘春秋笔’就在我手中，不然的话可就危险了。”

哈门陀又道：“你现在有什么话说没有？”

古浪摇了摇头，低声道：“没有话说！”

哈门陀鼻中哼了一声，说道：“哼！谅你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现在我问你，那桑九娘到底是做什么的？”

古浪心中好不惊奇，忖道：“他居然不知道桑九娘是做什么的，这可奇怪……”

古浪想着，嘴上说道：“我也不知道，只是阿难子要我来找她！”

哈门陀似乎很信他的话，点了点头，说道：“无怪你不知道，连我也没听说过此人，不过我会很快查出来的。”

说完这句话，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哈门陀脸上的表情，似是又痛苦，又愤怒，同时更充满了惋惜之情。

半晌，他才说道：“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古浪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他像是逃避鬼怪一般，极快地离开了哈门陀。

当他走出十余丈时，再回头看，哈门陀已不知去向。

古浪不禁吐了一口气，自语道：“好难缠的怪物！”

他仰起了头，见自己与童石红的房间，都是一片漆黑，也拿不准她是否回来了。

他双足微微用力，身如巧燕般，拔上了七八丈高，向自己房间飞去。
他人在半空之际，已然一掌打开了窗户，人如穿檐之燕，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这时，远处的谯楼，恰好打四鼓。

古浪匆匆把长衣脱了，用手指轻轻地弹着墙板，低声道：“石红，你可在房内？”

问过之后，并无回音，古浪心中一惊，把声音提高了些，又道：“石红，我是古浪，我已经回来了！”

但是隔室仍然静悄悄的，古浪忖道：“练武之人，绝不可能睡这么死……”

想到这里，不禁大为惊骇，立时翻身而起，拉门奔了出去。

他跑到童石红的门前，略为用力，那门栓已经被他推断了。

古浪入房后，只见室内空空，心头不禁大惊！

石红还没回来，还没回来！

古浪心中想着，头上也冒出汗来。

“一定是在桑家堡有了意外……”

可是，他并没有听到一些声息，那么莫非她跑到别的地方刺探去了？

想到这里，古浪不禁颇为生气，忖道：“这个丫头，真是不知利害，我再三嘱咐她，她还是到处乱跑！”

古浪空自发了一回恨，回到了自己房内。

童石红没有回来，使得他心神不宁，坐在窗前胡思乱想。

突然之间，他想到了况红居，忽有所悟。

古浪忖道：“必定是况红居把她逼走了！”

想到这里，心中略为安定，因为况红居与童石红是祖孙，绝不会对她如何，同时，古浪也相信童石红总是有法子由况红居身旁逃开的。

一直到天亮，古浪都无法入睡，心中总是惦记着童石红的下落。

直到五鼓天亮，古浪才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天已近午，古浪吓了一跳，赶忙爬了起来。

他想到与金旭光约好之事，慌忙叫来小二侍候着净面漱口，匆匆吃了些东西。

童石红依然没有下落，使得古浪焦急不堪，看看午时已过，势难再等。

古浪便留下了一封书信交付柜上，大意说她回来请速到“桑家堡”报名求见。

留好书信之后，古浪命小二备好马，临行付帐，店家却是死也不收！

古浪知道是桑家堡开的店，便也不再推让，给了些赏钱便走了。

阴霾的天空，似要压在人头顶上来。气候严寒，冻得人手脚生痛。

古浪满怀心事，不知此行是福是祸，但是最令他宽心的是，在桑家堡有一个接应他的老人。

此外，现在他才感觉到，童石红在他心中，占了如何大的分量，由昨夜开始，他脑中一直放不下她。

马儿不急不缓，寒风吹着他的脸庞，感觉到为“春秋笔”的事，已经伤透了脑筋而该急于了结了。

古浪想道：“办完了这件事，我要安定下来，成家……”

想到这里，一阵喜悦，脑中又涌上了童石红清秀的面影。

“唉……但愿好事莫成空！”

他把马儿加快了些，踏着冻得生硬的大白石头，发出了阵阵清脆的声响。

快到桑家堡大门时，有两个人在巡逻，古浪看时，不禁笑了起来，自语道：“这两个宝贝！”原来这两个正是昨夜的马哥儿们和刘勾子。

古浪快到面前时，刘勾子大手一扬，喝道：“哥子！这是啥子地方，还不下马！”

古浪忖道：“这小子好大的忘性！”

古浪想着便道：“刘勾子，你不认识我么？”

由于昨夜深夜之中，古浪又以手掩面，所以他们认不出来。刘勾子大为奇怪，说道：“哥子！哪条线上的？怎会知道我刘勾子的万儿？”

古浪差点没笑出来，忖道：“这时倒摆起谱来了！”

古浪还未说话，那马哥儿们也赶了来，大模大样地说道：“勾子！叫他先下马再说话，哪来这么大架子！”

古浪闻言诧异，忖道：“哟，这两个小子到了白天简直变了一个人了！”

刘勾子点头道：“对！下马！孔老夫子见了人还要下轿，你算什么，下马！”

古浪好气又好笑，说道：“要我下马可就不好看了！”刘勾子挺上一步道：“你说啥子？狗×的！”

话未骂完，“啪”的一声，已经挨了一个嘴巴，打得他一路怪叫。

古浪沉声道：“不准叫！昨天晚上的事你忘了么？”刘勾子及马哥儿们这才知道煞星来了，吓得脸上变色。刘勾子抚着脸道：“好……你有种！你又来了！”古浪一笑道：“以后见面时候多得很！”

说罢把马一带，由他们身旁撞过。

马哥儿们叫道：“反了！反了！快吹笛！”

说罢一阵尖笛声传来。

古浪心中好笑，忖道：“真是蠢才！”

刘勾子和马哥儿们还真卖劲，笛子吹得满天响，桑家堡大门外拥出了十余个壮丁。

古浪大喝一声，直冲过去，吓得众人纷纷躲让，古浪已然冲入了桑家堡的大门！

第十八章 画屏观竹

古浪不顾那大群人的呼喊，抖动缰绳，快马冲入桑家堡的大门！

这实在是桑家堡难得一见的情形，围在门口的数十壮丁，立时一片混乱，口哨之声，响个不停。

进入大门之后，古浪自动地把马放慢，端坐马背，静候主事人出现。

这时那数十壮丁，又纷纷地拥进门来，把古浪围在中央。

古浪微微含笑，低头望着他们，见他们一个个年轻力壮，看来都有些武功底子，忖道：“桑九娘真个是占山为王，手下这多喽罗兵，要想造反倒很容易……”

古浪正在胡思乱想之际，突听一个嘹亮的声音喝道：“什么事这么吵？”

此言一出，众人的声音立时停止了，古浪举目望去，只见一排雅房之侧，转出了一个二十五六的壮汉。

他穿着一件浅青色的两截便装，足下草履，看来精神奕奕，且显得一片朴实。

那人一眼望见古浪，似乎显得很惊奇，立时快步走了过来。

他边走边道：“你们都让开！各人干各人的活去！”

古浪听他说的是北方口音，心中很是奇怪，忖道：“看样子他是这里的一个小头目呢！”

思忖之际，那年轻人已经走到了面前，只见他混身黝黑，结实得如同钢铁一般的健壮。

黑面年轻人向古浪拱了一下手，口角挂起一丝浅浅的笑容。

古浪仍然骑在马上，略为弯腰，含笑答礼。

那黑脸汉子含笑道：“在下罗光时，敢问仁兄大名，来此何事？”

古浪见他态度好，便下了马，含笑道：“小弟姓古，单名浪字，来此拜见九娘的！”

古浪报出了名字，罗光时显得很惊讶，立时说道：“啊！原来是古兄，我们久仰多时了！”

古浪心中忖道：“如此看来，桑家堡的人，均知道我要来了！”

罗光时已然转过头去，招呼一个少年，把古浪的马牵去，古浪便把包裹取下，道了声谢。

罗光时笑道：“能与古兄相晤，真乃是快事，请到客房小坐待茶。”

古浪笑道：“忒也打扰了！”

说着，二人走向那排雅房的第一间，古浪入内略一打量，只见这间房很大，分三处摆着桌椅，乃是一色藤子编就，漆上了白色，看来很是悦目。

在正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堂画，画的是山水写生，青山翠谷，云深万里，极具功力。

另外挂着幅条幅，写的都是诗词歌赋，清新隽雅，悦人心神。

靠西边是两大扇落地大窗，卷有帘幕，想是因为隆冬的关系，所以深绿色的窗布垂下，在窗户之前，摆着一张巨大的屏风，黑底金漆画着修竹菊花，并有诗句，真个是美不胜收。

古浪望着这等摆设，不禁暗暗称妙。

罗光时笑笑道：“古兄请坐，待我备茶！”

古浪也不客气，靠窗坐了下来，道了声：“打扰！”

他游目在那扇大屏幕上，仔细地欣赏这一片花卉树木。

那些修竹，有的青枝吐芽，欣欣向荣，有的老而强坚，纵横交错，但均是挺秀俊拔，英气勃勃。

突然，古浪发现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桑鲁歌仲秋戏笔”。

古浪不禁吃了一惊，忖道：“想不到桑鲁歌还有这一手功夫，真是比我强多了！”

他再看那些菊花，有的花瓣怒放，有的含蓄半吐，神态各异，色泽亦别，很是有趣。

其下另一行小字，字体甚是娟秀，写的是：“桑燕补菊，时年十六。”

古浪更为惊讶了，他想不到这兄妹二人竟擅丹青，并且是多年以前的作品，现在想必更是精进了！

他正在遐思之际，罗光时已然捧了茶来，古浪称过了谢，笑道：“桑氏兄妹真是多才多艺，这一笔丹青真是羨煞人了！”

罗光时笑道：“他们兄妹倒是喜欢这些，并且还能吹弄管箫，高歌吟诗呢！”

古浪心中很是佩服，也感到很惭愧，因为他自幼孤苦，以致没有机会来研究这些。

他们又谈了些闲话，古浪由身上取出一件红色的拜帖，递给了罗光时，笑道：“现在拜帖在此，烦请罗兄转陈九娘过目吧！”

罗光时含笑接了过去，笑道：“古兄来得实在不凑巧呢！”

古浪心中一动，说道：“怎么？”

罗光时笑道：“你若早来一日便可见到九娘，她老人家已经于昨日出门去了！”

古浪心中忖道：“果然不错，她不见我！”

想到这里便道：“小弟因有急事，不得不见九娘，但不知她何时可以回转？”

罗时光摇了摇头，笑道：“这话可就难说了，需看她老人家的兴致如何，如果她兴致好，说不定玩上一年两年才回家呢！”

古浪闻言很是气愤，正要说话，罗光时已接着说道：“不过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故，她老人家半年之内就可回来了，我看古兄还是以后再来吧！”

古浪冷笑一声道：“罗兄，你说得好轻松，我千里迢迢赶来此地，叫我就此离去，实在令人为难，既然她出了远门，我便在此等她！”

罗光时闻言面有难色，沉吟了一下，说道：“此事在下不能作主，古兄请坐坐，我去请我们少爷来！”

古浪冷冷说道：“你最好请他来！”

罗光时一笑站了起来，对一旁的小童道：“小邓，给古少侠送水果点心！”

小童答应而去，罗光时笑道：“古兄请用些点心，我立刻就来！”

他说着，拿着古浪的拜帖走了。

古浪心中虽然气愤，却又不能发作，只得闷闷地坐在那里。正在气闷之际，突见旁门处，走进一个白发老者，古浪一见大喜！

来人正是昨夜所见的金旭光，他穿着一件葛色的长衫，长袖拂地，拖拖拉拉的。

古浪才站起来，金旭光连连向他使眼色，暗示他再坐下来，却是一言不发。

古浪心中虽然奇怪，但是知道他这么做，必然有些道理，便坐了下来，装着不相识。

金旭光径自走到古浪身后，古浪略略回头，这才看见，在屏风之后，有一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的古籍，为数甚多。

金旭光一面翻找着书籍，一面低声说道：“古浪，少时鲁歌安排你的住处时，你要坚持住在南楼，知道么？”

古浪心中一惊，低声道：“为什么？”

金旭光低声道：“自然有道理。”

才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专心地找书。

古浪知道事出有因，便把头转过来，假装欣赏那张屏风。

果然，房门开处，罗光时又走了进来，他笑着说道：“古少侠，我们少爷就来了……”

说到这里，他一眼望见了屏风旁边的金旭光，面上神色微变，赶紧走了过去，躬身道：“金老爷子，您怎么也来了？”

金旭光转过了身，没好气地说道：“怎么，我又不是囚犯，到哪去还要先向你报告不成？岂有此理！”

罗光时碰了个钉子，赔笑道：“金老您说笑了！我是想您老需要什么，只要吩咐一声，何劳您老人家亲自跑这么远呢？”

金旭光的火似更大了，瞪着眼道：“你少拍马屁！我还能动，用不着你们孝顺！”

罗光时在古浪面前，连碰了两个钉子，弄得面红耳赤，苦笑着退了下来，说道：“好吧！由您吧！”

他说着又对古浪道：“古兄，你稍坐，我看看点心怎么还没送来……”

古浪连忙笑道：“不必费心了，我没那个习惯。”

但是罗光时仍然走了出来，接着室外有人低声地谈话，一会工夫，桑鲁歌推门走了进来。

古浪连忙笑道：“桑兄，我来得太鲁莽了吧？”

桑鲁歌笑了笑说道：“我还想到店里去看你呢，想不到你已然来了！”

他言下之意，似乎有些责怪古浪，不该贸然而来。

古浪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一笑坐了下来。

桑鲁歌径自走到金旭光身旁，低声道：“金老，你找什么书？”

金旭光头也不回，说道：“你别管！”

桑鲁歌笑道：“您要看什么书，可以开个条子，少时我给您送过去……”

话未说完，金旭光已经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又是这一套！我自己看书自己找，用不着别人费心！”

桑鲁歌一笑不再说话，静静的站在他的身旁。

片刻之后，金旭光左手抱了数十本古书，转身而走，他边行边道：“我看几本书，也跟防贼一样地防着，这地方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说到这里，恰好罗光时送来点心水果，金旭光用右手拿了个脆梨咬了一口，推门而出。

罗光时与桑鲁歌对了一下目光，彼此苦笑一下，并未说话。

罗光时放下水果之后，立时出房而去。

古浪随口问道：“这位老爷子是谁？倒怪有意思的。”

桑鲁歌接口道：“他是教我们读书的老先生，脾气古怪得很，与我们练

武的人处不来。”

听了他的话，古浪心中暗笑，忖道：“你倒真会说慌，还当我不知道呢！”

这时桑鲁歌递上了水果，古浪见其中种类甚多，便取了一枚青枣。

桑鲁歌笑道：“你的拜帖我已经看到了……”

古浪笑道：“那么就烦你给九娘过目一下。”

桑鲁歌面上微红，停了一下，说道：“很是不巧，九娘已于昨日出门了！”

古浪听桑鲁歌也这么说，心中很是愤怒，冷笑一声说道：“那么我只好在此等她了！”

桑鲁歌面有难色，说道：“我看你还是住在店里好……”

古浪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此番就是住在店里住坏了，九娘出门，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他的话把桑鲁歌说得脸上发红，强笑道：“也好！你住在这里，我们兄弟也可以亲近些……不过，童姑娘如何安排呢？”

提到童石红，古浪不禁颇为担心，但是他面上绝不露出，说道：“她有事已经走了！”

桑鲁歌笑道：“其实舍下房舍颇多，童姑娘若是愿意，可请她一并搬过来。”

古浪接道：“谢谢你，她回来之后，会来此地找我的。”

桑鲁歌笑道：“舍下空旷得很，我们还是住在一处，否则我真怕照顾不好你这位贵客呢！”

古浪笑道：“你住在哪里？”

桑鲁歌道：“我住在东楼，只我一人，清静异常……”

古浪打断了他的话道：“不！我最好住在南楼！”

此言一出，桑鲁歌大为惊讶！

他望着古浪，半晌才道：“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儿有‘南楼’？”

古浪笑道：“你们既然有东楼，必然也有南楼了，再说这四川境内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你们南楼的。”

桑鲁歌将信将疑，望了他一阵，说道：“难道就是为了这个，你才要住南楼？”

古浪虽然难于应对，但是他脸色依然，含笑说道：“这‘南楼’乃是桑家堡胜地，我难得进来一次，是想瞻仰瞻仰，他日离开此地，也算是我古浪一分莫大的荣耀呢！”

桑鲁歌一双发光的眼睛，一直盯在古浪脸上，正色道：“古兄，你坚持要住南楼？”

古浪这时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词，故意作出伤感之状，正色道：“桑兄，不瞒你说，昔日阿难子老师飞升之时，是这么嘱咐我的。”

听古浪这么说，桑鲁歌始默然无语，他垂目不语，似在思索。

古浪心中很是诧异，忖道：“看他样子很是为难，莫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成？”

想到这里，已听桑鲁歌说道：“既然你一定要住南楼我自然为你安排，因为你是我们桑家堡中的贵客。”

古浪道：“这么说实在使我受宠若惊了。”

桑鲁歌皱着眉头，继续说道：“不过……你住在南楼，我却不能担保你的安全呢！”

古浪闻言大为诧异，问道：“这是为什么？”

桑鲁歌摇了摇头，说道：“对不起，这事牵涉得太多，有些我也不清楚，恕我无法告诉你。”

这些话听在古浪耳中，越发觉得奇怪，一双俊目不解地望着桑鲁歌。

桑鲁歌一笑道：“我看你还是陪我住在东楼，等我姑婆回来，我立时安排你们见面……”

古浪打断了他的话，摇头道：“鲁歌兄，听了你刚才那些话，我倒越发地动了心，我看还是住在南楼吧！”

桑鲁歌面上笑容顿失，点头道：“好吧！不过那句话还是说在前面，若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恕我无法保证你的安全……古兄，我们一见如故，这些话绝非出于无故的，还请三思。”

古浪不禁有些不悦，正色道：“鲁歌兄，你的话我实在不明白，我古浪虽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混到现在，仍是单枪匹马，从无倚仗他人之心，照你这么说我入桑家堡，若是没有你的保护，就是死路一条了？真令人费解！”

听他这么说，桑鲁歌不禁面上一红，笑道：“这……话不是这么说，我方才说错了话，请勿介意。”

古浪虽然满腹疑惑，却也无可奈何，接道：“再说我此来是十二万分的诚意，府上诸位虽然与我陌生，但亦无仇恨，总不会一定要置我于死吧！”

桑鲁歌先是一怔，继而笑道：“你说笑了，我们为你来此，还忙碌了一阵呢！”

这时罗光时正好进来，桑鲁歌叫着他道：“光时，古少爷住在南楼，你赶紧去收拾收拾！”

罗光时闻言面色微变，说道：“南楼？”

桑鲁歌挥手道：“不必多问，快去！”

罗光时满面疑色，转身而去。

这些情形古浪看在眼中都装着未见，等罗光时出去之后，桑鲁歌又道：“舍下占地甚广，你初来地势不熟，最好少活动，免得走错了路，我每天会去探望你的。”

古浪连声答应着，心中却有些不服气，忖道：“难道这桑家堡就是龙潭虎穴不成？”

他们又谈了些闲话，罗光时进内道：“少爷，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桑鲁歌站起了身子，笑道：“古兄，我领你去休息休息吧！”

古浪点头称好，随着桑鲁歌走了出客房，他突然想起一事，问道：“那南楼离此远么？”

桑鲁歌接口道：“不算太远，不过也不算近。”

古浪关心着自己那匹马，说道：“那么我这匹马怎么办？”

桑鲁歌笑道：“在这里面，是用不着骑马的，我们这儿有专人饲养，你放心吧！”

古浪却还是不放心，把罗光时叫到前面，详细地嘱咐了一阵，这才随桑鲁歌而去。

他们踏在白石铺成的山道上，寒风习习，吹得人很是难受。

古浪笑道：“你们这片大院子，恐怕要不少人来整理吧！”

桑鲁歌道：“还好，这两天雪停了，不然更费事呢！”

谈话之际，二人沿着这雪白的石板路，向南面折去，古浪心中忖道：“他果然带我到‘南楼’去了！”

他又想到金旭光，忖道：“不知他为何一定要我住在南楼，真个想他不透！”

这时，石径延入一排丛竹之中，古浪见这一片竹林，占地极大，虽是隆冬，仍然枝叶茂密，不知他们如何栽培的。

桑鲁歌用手指着这片竹林，笑道：“我们一家人都爱竹子，所以种植了这么一大片，这块地方叫‘青竹坡’。”

古浪问道：“现在已是深冬，天寒地冻，虽说竹子耐寒，也少有生长得如此茂密的，莫非你们有什么特别方法不成？”

桑鲁歌笑道：“古兄果是慧眼，这园内的花木，都是我们用药物培植的。”

古浪这才恍然，忖道：“怪不得他这里花木茂密，原来是用药物培植的。”

约有半盏茶的时间，才走出了这片竹林，古浪心中暗暗惊异，并且紧紧记着地势。

出了这片竹林甬道，左边竟是一大片寒潭，满生着莲荷藕枝，有的竟是含苞待放。

古浪益发惊异了，笑道：“这里真是人间仙境，莫说你们一家人均有超人的武技，就是凡人住在此住久了也会成仙呢！”

桑鲁歌大笑，说道：“你实在太夸奖了！”

他们二人谈着闲话，谁也不提正事。

古浪心中很是遗憾，因为在他没有入桑家堡以前，他与桑鲁歌可谓一见如故，无所不谈，而自己进了桑家堡之后，双方都变得虚假了。

谈谈说说，不知走了多久，地势也越来越高，沿途亭台楼阁，美不胜收，古浪也无心观赏。

这时两人的位置，是在这座小山的极南山弦，长江就在脚下，金沙滚滚，极是壮观。

桑鲁歌手指着前面，笑道：“古兄，南楼便在那厢！”

古浪心中一动，举目望去，不禁吃了一惊，暗道：“好险的地势！”

紧紧沿着山边，在拐角之处，耸立着五六株合抱的巨木，每根都在十余丈外。

在诸树之间，有一幢青竹编成的小房子，凌空而起，架在一枝枝的横枝上。

古浪不禁停了下来，说道：“鲁歌兄，这座小楼建筑得真是别出心裁啊！”

桑鲁歌笑道：“我们堡内建筑极多，都是姑婆和我们兄妹设计，千奇百怪样样都有，可是我们都最喜欢这座小楼。”

古浪问道：“这座小楼设计得确是出奇，尤其借着这万险的地势建成，更是匠心独具，不知是何人设计的？”

桑鲁歌不答他的话，却道：“我们走快些！”

说着当先而行，这时所行的白石路，由于面积太仄，已经改用碎石铺成。

二人健步如飞，沿途树枝低沉，似要压到头上，很是难走。

片刻之后，二人接近了那座凌空小楼，古浪这才看清了，这座小楼，竟是很大的一幢楼。

在这山边与南楼之间，竟然还隔着一条三十余丈的悬崖，有一株支持着南楼的巨树，竟长在对面崖口的边缘上。

每当山风猛烈时，满山呼啸，那座小楼也是摇摇欲坠，令人心惊胆战。

古浪实在料想不到，是这么怪异的一个建筑，心中诧异万分。

这时桑鲁歌已说道：“这‘南楼’虽然时常有人整理，可是很久没有人住了，本来有一座桥，为山洪冲断，一直没顾得修，现在我们只好自行设法过去了。”

古浪打量那五六棵巨树，每一根都是笔直入天，十丈以内绝无杂枝，而十丈以上，则是巨木横枝，恰好用以支持房屋。

但是两涧相隔，三十余丈，毫无凭借，轻功再好的人，也不可能凌空虚渡。

古浪心中很是诧异，忖道：“莫非他要考验我的轻功不成？”

才想到这里，便听桑鲁歌说道：“我先过去！”

古浪忖道：“我正要看你弄些什么名堂！”

这时桑鲁歌已然振臂而起，平空拔上了五六丈高，落在一株大树的横枝上。

古浪见他双手在树枝上动了半天，突然之间，他偌大一个身子，如同箭弩一般射了出去。

古浪骇然，忖道：“他能纵这么远？”

古浪诧异之际，见桑鲁歌已然飞出了三丈以外，身临悬崖。

这时古浪才看清楚，原来他手中持了一根儿臂粗细的葛藤，这根葛藤约有三丈多长。

古浪很是诧异，忖道：“这么短的藤子有什么用？”

一念未毕，桑鲁歌已由于索尽而落了下来，他的身子，如同猿猴一般荡了回来。

他好像荡秋千一般，来回了好几次，古浪这才恍然，忖道：“原来他是利用摆荡之势，来增加他的冲力！”

桑鲁歌每次荡回来，双足便在树干上用力一踹，身子又射了出去。

如是好几次，那藤索竟然越来越长，古浪这才注意到在树干之上，有一个活环套着那藤索，每次用力就会向外伸出三尺。

古浪心中忖道：“这树离地不过十余丈，等到绳索放在十余丈时，他荡回来不是要碰地了么？”

古浪实在不太了解，这时藤索慢慢放长，已经有几丈长了，所以每次桑鲁歌荡回来，双足离地面不过几尺而已。

他最后一次荡回来，双足在树干上用力一踢，大喝一声：“去也！”

等到藤索用尽时，他双手一放，身如一股急箭一般，由半空射了出去！

古浪见他本来已出去十丈以外，再加上这藤索的助力，又射出了十丈左右，加起来一共出去了二十余丈，但是距离对岸仍然还有十丈左右。

只见桑鲁歌落下之时，恰好够着对岸突出的一个大树帽，他伸手之间，又抓住了一根藤索，一摆之际，已然落在了那株大树之上！

两下的距离配合极好，古浪忖道：“原来他们一直都是用这办法过涧的！”

这时桑鲁歌在对面的大树上，把所用的那根藤索，放回了原处，叫道：

“古浪！对不起，现在只有用这个方法过来，你可以照着我刚才那样……”

因遥遥相对，桑鲁歌大声地叫着，古浪也提高了声音答道：“好！我就照你这样！”

说过之后，他一连几个纵身，已经到了这株大树的树顶。

古浪抓过了刚才桑鲁歌所用的藤索，提起看时，这根藤索差不多有十丈多长。

古浪略一思忖，想道：“我一次就可越出十丈左右，不必像桑鲁歌那样费事了！”

想到这里，抬头向对面望去，见对面那株大树，遥遥相对，方才桑鲁歌所用的藤索搭在那里，索头被染成了红色，很是显眼。

古浪估计好了距离和位置，他双手握住了索头，叫道：“我来了！”

语声未毕，身如飞弩般射了出去！

古浪的轻功果然高些，他一次便纵出了十丈左右，力尽下降，荡了回来。

当他荡到了树边时，古浪双足用力在树干上一踹，再次荡了出去。

这一次荡得更猛，一次便到了尽头，古浪竟不再荡回，立时把手一松。

也像桑鲁歌一般，身子凌空，疾射出去，半空之中，如同一只巨大的飞鸟一般。

古浪眼中看准了那节红色的索头，但是万料不到，他一次就松了手，摆力不够，加上他比桑鲁歌壮些，身上又背了个包袱，所以一纵之下，只纵出去了九丈多远。

当古浪力尽下落时，他赶忙伸手去抓那根索头，但是两下相差尚有一尺多远。

古浪一把没有抓住，身子急速下降，心中大为惊恐，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观望的桑鲁歌，也吓得叫道：“啊呀！”古浪惊慌之中，目光扫中一物，他拚命地把身子一扭，凌空转过了一尺。

但是那索头在上，已然抓不住了，但是身旁却有一支颇细的软枝垂在足下。

古浪心中大喜，他拚命地提足真气，身轻如燕，右足点在了那拇指粗细的软枝上。

他足下有物，立时化险为夷，就借着这软枝之力，身子反弹上来六尺多高。

这一次古浪不敢大意，一伸手就抓住了那节索头，身子荡了过去。

他也像方才桑鲁歌一样，身子划起一道弧线，反弹着抽了过去，恰好落在了桑鲁歌的身旁。

古浪死中求活，几乎吓掉了魂，一张脸成了煞白色，额角涔涔有汗。

他心中忖道：“一个人真是不能逞强啊！”

桑鲁歌还弄不清楚，不知道古浪是真的失手，还是故作惊人，但是见他一次摆荡，就过了崖来，心中好不敬佩。那座小楼还在数十丈外，桑鲁歌笑道：“古浪，你好俊的功夫！”

古浪面上一红，含混道：“一时大意，差点葬身谷底呢！”桑鲁歌指着那座小楼道：“我们就由树上过去好了，不然少时还是往上爬。”

古浪点头答应，桑鲁歌在前，有如戏枝猿猴，纵跃如飞，古浪在后，如同穿林之蜂，紧紧跟随。

不一会的工夫二人已先后越上了“南楼”，停在一道小檐廊下。

当古浪落脚之时，突觉脚下一软，身子似乎向下沉去，不禁吃了一惊！但是他的双足，只是微微一沉，发出了“吱”的一声轻响，并未向下沉去。

古浪这才恍然，原来这整个的一座楼，均是由细藤和竹片编成，人行其

上，载沉载浮有如水上之舟，并且不时地发出轻微的声音。

古浪好不惊异，说道：“这座小楼建筑得真怪异，是我生平仅见！”

桑鲁歌笑道：“我们胡乱想出来的，请莫见笑！”

二人正说之际，由走廊的另一端，走来一个短装的孩子，年约十五六岁，生得黝黑健壮，这么寒的天，还是赤足短裤，露着膀子。

他见着桑鲁歌，立时施了一礼，笑道：“少爷，客人来了么？”

桑鲁歌笑道：“你没看见就在我旁边么？”

说着转头对古浪道：“这个童儿叫浦儿，是在这儿照顾你的。”

古浪笑道：“太费心了。”

这时浦儿已道：“少爷，房间都整理好了。”

桑鲁歌点点头，问道：“可是东厢房？”

浦儿点了点头，桑鲁歌笑道：“好得很！我们进房去看看吧！”

古浪对这个浦儿很是奇怪，因为他完全是一副渔童的打扮，又不太爱讲话，显得古里古怪的。

他们在浦儿的引导下，一直向东厢房走来，足下起落之间，发出了阵阵“吱吱”的声响，使古浪感到很不舒服。

古浪暗中注意，靠东走廊这一排，一共有三间房间，房门是木制的，但是都被漆成了青绿色，并且勾出了轮廓，乍看去好似也是由竹片编成似的。

这里本是一片高地，房屋又在树顶之上，风极大，吹得满楼吱吱作响。

古浪忖道：“这可真是怪事，这种房子造出来有何用处？”

思忖之际，已经来到了东边第一间厢房，浦儿伸手推开，古浪尚未入房，鼻尖已经嗅着一股淡香。

桑鲁歌微一皱眉，笑骂道：“浦儿！是谁作的主？你怎么把老夫人的冷柚摘了来？”

浦儿龇牙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齿，由于他皮肤很黑，所以看来特别滑稽。

他笑着说道：“你说是贵客，我当然去采冷柚！老夫人不会怪，她方才……”

才说到这里，桑鲁歌忙道：“好了，别多说啦，茶泡了没有？”

浦儿接道：“早泡好了‘白绒茶’，也是老夫人那里拿的！”

方才虽然桑鲁歌很快地喝止了浦儿，但是古浪耳尖，已听出桑九娘并未离开，桑鲁歌果然是骗他的。

他心中大喜，忖道：“只要桑九娘在此地，总不怕见不着她！”

古浪这么想着，但是面上一丝也未露出，慢慢地打量这间房间。

房中的布置和景色的衬托，真可以说是人间仙境，令人叹为观止了！

这间房子很大，约有三丈见方，靠着两边甬道，对开着两扇很大的窗户，窗前不远便有一只攀藤老枝，丝丝垂挂，随风而飘。

室内一张编制甚妙的竹床，铺着雪白的床垫和床单，一个四方的竹枕头，和一床新疆毛毯。

床前有一只小巧的木柜，为放置衣物所用，漆成了雪白色。

另外一边，放着一个书架，却是空的，看来是为客人自带书籍所准备。

在靠窗之处，设有一张茶案，两把竹椅，茶案之上，除了器皿之外，还摆着一个翠绿色的古瓶，插着些粉红色的梅花，翠红相间，益增美艳。

这间房间的特色是，并无一幅字画点缀其中，但却挂了些古董，看来古

雅清隽。

古浪看过之后，不禁赞道：“真是人间仙境！”

桑鲁歌笑道：“过奖了，你认为这房间布置得如何？”

古浪笑道：“妙极！最难得是色泽的配合，三色相间，不沾一点俗气，想必是你的杰作吧？”

桑鲁歌摇摇头，指着浦儿道：“南楼归他掌管，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呢！”

古浪大为惊奇，他料不到这个憨浑浑、渔郎般的小童，竟还有这等眼力。

浦儿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古浪，微笑道：“请多指教！”

古浪忖道：“此子将来一定是江湖中不得了的人物呢！”

桑鲁歌又陪他谈了些话，说道：“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浦儿，我还有事，今天晚上或许不能来看你了！”

古浪笑道：“我没什么事，你请便吧！”

桑鲁歌作别而去，古浪留心他去的路线，见他并未由来时的树顶越过，反而转向了后山，心中很是疑惑。

忖道：“如此看来，必然还有捷径通往前山，否则他若是绕过这片大山回去，岂不要天黑了？可是方才为什么又要由树顶过来呢？”

他思索了一下，不得其旨，又想到金旭光要自己到这里住，到底为的是什么？

正思忖间，浦儿走来道：“古少侠，可要看看景色？”

古浪正在沉思之际，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转身看时，那黑小子双目愣愣地望着自己。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是不是桑鲁歌派这个黑小子来盯我？”

他想到这里，不禁对浦儿笑了笑，那黑小子立时又露出了一嘴的白牙。

古浪笑道：“好的！我正想把这小楼转一转。”

浦儿又道：“随我来！”

他转身出房，古浪紧跟在他的身后。

出房之后，他们立时转到了东厢房外的走廊上。

古浪扶栏观望，只见远天含愁，乌云片片，老树枯藤，长江蜿蜒如带。

尤其是小风吹过之时，雾丝如凝，迤迤而过，立于小楼之上，使人有置身世外、心神空灵之感。

古浪立在风口，寒风凛冽，吹得他衣衫飘拂，但是古浪却好似没有丝毫感觉，因为他已经完全陶醉在这片绮丽风光中。

浦儿也看出了古浪的神情，他一言不发，半晌才指着那如带之流说道：“这条河就是你来时的水路，由这条河转出去就接着长江，可惜此山不够高，不然还可以看见长江呢！”

古浪点点头，仍然一言不发神游在这片景色之中，看来如同痴呆一般。

过了半晌，古浪仍是不言不动，浦儿忍不住了，说道：“古少侠，我们到那边看看吧！”

古浪摇摇头，低声道：“等一下……”

等到他目光把这一带每一个角度都游遍之后，这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上天造物真是神奇啊！”

浦儿笑道：“我们转着看看吧！”

古浪这才惊觉过来，笑道：“啊呀！我都忘了小兄弟你了，真是罪过！”

浦儿笑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直从早看到晚呢！”

古浪依依不舍地转到了南边，只见青山翠谷，叠叠层层，羊肠小道，蜿蜒如蛇，偶有几个樵子，担柴提斧，山路朗朗，再加上天边的几阵寒鸦，另成一片奇景。

古浪感叹道：“这里真是胜地，‘移步换景’用在这里，诚然不虚！”等到古浪转过一遍，有如游了一阵仙境，他又停在了东廊。

浦儿看出了古浪独爱这寒山远水、大江东去的奇景，他就摆了把座椅，并把古浪的茶端了来。

古浪好不高兴，笑道：“有劳小兄弟！”

浦儿笑了笑，一言不发。古浪伸手握住他的膀子，只觉坚硬如铁，不禁笑道：“浦兄弟，你必然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吧？”

浦儿笑道：“我学过几年粗功夫，要是与你们比起来，可就差远了。”

古浪摇头道：“不见得吧？”

浦儿一笑不再说话，古浪细细地打量他，见他虽是黑了些，但是品貌、骨格无一不是上乘，心中很是诧异，忖道：“他怎么会在此作起小厮来？”

古浪本想问他，但是转念一想，事不关己，何必多问，何况就是问他也未必肯说。

浦儿坐在古浪对面，一直观察着他，目中也透出一种好奇的神色。

古浪忖道：“我何不探问一下桑家堡的事？”

想到这里含笑说道：“浦兄弟，你的功夫是谁教给你的？”

提到练功夫，浦儿的兴趣很浓，他舔了一下嘴唇，笑道：“我的师父就住在桑家堡里，可是他不准我说出他的名字来。”

古浪忖道：“如此看来，桑家堡的能人不少呢！”

想到这里浦儿问道：“你的师父是谁呢？”

古浪笑道：“我的师父有好几个，最早的师父已经死了……”

说到这里，浦儿好似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提高了声音道：“对了！他们说你的第二个师父最厉害！”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不知他说的是哈门陀还是阿难子？”

想着便问道：“你说的是谁？”

浦儿睁大了眼睛道：“阿难子呀！”

古浪笑道：“你也知道他老人家？”

浦儿挺了一下胸，说道：“我怎么不知道？他是春秋笔主，江湖上没有人不知道的。”

古浪忖道：“这小子知道的倒不少！”

浦儿又接着说道：“你能够得到他的传授，武功一定很高吧？”

古浪苦笑道，摇了摇头，说道：“不见得，我的武功很平常呢！”

这时，他想到自己虽然有幸拜在天下奇人阿难子手下，但是由于相遇太晚，未能得到阿难子的一身绝学，等于入了宝山，空手而回，真个是平生的一大憾事！

二人正在谈话之时，浦儿双眉微皱，说道：“咦，这时会有谁来？”

古浪也觉得，小楼之上发出了些轻微的声音，知道是有人来了。

古浪笑道：“或许是桑鲁歌吧？”

浦儿摇了摇头，说道：“不会，他才回去不久……”

他说着站了起来，准备去查看，却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浦儿，是我！”

古浪闻言心中一惊，原来那正是桑燕的声音。

他心中忖道：“这个姑娘莫非又是来缠我？”

浦儿似乎也感到有些意外，说道：“姑娘，这么晚了你还来这儿干吗？”

只见走廊一端，转出了桑燕，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衫裙，长发垂在肩后，用一块白色的丝绢包扎着，显得风姿冷然，仪态万千。

她款款地走过来，说道：“怎么，我不能来么？”

浦儿怔了一下，说道：“不是这么说，九娘曾经关照过我……”

才说到这里，桑燕连忙打断他的话，说道：“别说了，我有话告诉你！”

浦儿好似有些不乐意，缓缓地走了过去，桑燕立时把他拉向一旁，叽哩咕噜地说了起来。

浦儿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桑燕则好似在与他商量，说好话似的。

古浪把头偏过一旁，欣赏景色，显示出并不注意他们讲些什么，心中却想道：“看来‘南楼’是归浦儿掌管，任何人来此，都要先得到他的同意呢！”

他们二人叽咕了半天，才听浦儿道：“好！要是九娘怪起，可没有我的事！”

说完之后这才转身向后走去。

桑燕便缓缓向古浪走来，古浪本来想不理睬她，可是转念想道：“我一个男子汉，何必与她们女人呕气？”

想到这里，便站了起来，向桑燕拱了一下手，含笑说道：“桑姑娘，你好。”

桑燕浅浅一笑，点头道：“很好……”

她说着坐了下来，神色显得有些不自在，古浪面对着她，也不知说些什么好。

二人沉默了一阵，桑燕先打破了沉寂，说道：“听说是你自己选在‘南楼’的？”

古浪点点头，说道：“是的！姑娘有什么见教么？”

桑燕并未回答他的话，反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儿有座‘南楼’的？”

古浪含混说道：“我在四川境内住过很久，早就听说‘南楼’景色，今天能在此作客，真是平生快事！”

桑燕并未深问下去，笑了笑，目光投向了远处。

二人又沉默了下来，古浪看得出，这个姑娘有着满腹心事，却又说不出口，而自己实在没有什么与她谈的，忖道：“这个姑娘必定要提到石红……”

念头尚未转完，桑燕已经说道：“童姑娘呢？”

古浪心中好笑，答道：“她暂时离开这里了。”

桑燕站起，走向一旁，扶栏远眺，用一种异常的口吻说道：“你们这一阵，不是一直在一起么？”

古浪听出他话中有话，但也不加理会，点头道：“是的！我们一直都在一起，当我刚到青海时，我就认识了她！”

桑燕霍然回过了身子，双目如电，盯视着古浪，面上有一种怨愤之色。

古浪倒被她吓了一跳，忖道：“这个姑娘真是太任性了！”

桑燕瞪着古浪，良久才道：“你告诉哥哥，说你们早订过亲了，这是真的么？”

古浪很是不悦，本想损她几句，可是想到自己犯不着与她冲突，忍下了

怒火，笑道：“是的！这是不久的事。”

桑燕显得更是愤怒，她满面涨得通红，双目似要射出火来。

古浪厌恶地忖道：“她也未免太忘形了！”

但是，意外的，桑燕却把怒火压了下去，换上了一脸不可理解的笑容，说道：“你可知道童石红到哪里去了么？”

古浪闻言一惊，自从童石红入桑家堡之后，就失去了踪迹，此事古浪一直放心不下。

听柔燕这么一说，古浪更是满腹疑云，强自镇定着，说道：“她没有告诉我，难道你知道？”

桑燕似有深意地一笑，故意拖长了声音，说道：“我么……我怎么会知道？”

古浪心中很是愤怒，虽然疑心桑燕，但是他不愿追问，冷冷道：“管她到哪里去，我现在自己的事还没办完，办完之后再再说！”

桑燕笑了起来，说道：“你真的放得下心么？”

古浪大怒，冷笑道：“那是我的事，不劳你费心！也许你知道的比我多，既然不准备告诉我，就不必再提，我绝不会希望你告诉我些什么！”

古浪的话，说得桑燕面色一变，她轻轻地咬着嘴唇，说道：“好！你狠！我走了！”

说罢跺脚而去，疾如飞弩！

古浪望着她的背影，很快地消失在山楼之上，心头如同蒙上了一层阴影，感到非常的烦恼。

他细想桑燕方才说的话，仿佛童石红有什么闪失似的。

想到这里，古浪不禁一阵心惊，忖道：“啊！莫非石红那天晚上陷在了桑家堡内？”

这时古浪再也坐不住了，他在走廊之上，来回踱步，思忖桑燕的言中之意。

古浪越想越觉可疑，因为童石红绝不可能不辞而别，更何况她的衣物还留在“青山店”中。

“那么她真的被囚在桑家堡中不成？”

古浪这么想着，心情非常浮躁，也更增加了他对桑燕的怨恨。

他忖道：“想不到柔燕貌美如花，却是这么无耻之人，如此看来，桑家堡的人在江湖之中，也只是空担了侠义之名而已！”

古浪越想越气，他大声地叫道：“浦儿！浦儿！”

浦儿很快地由一间房中钻了出来，满面诧异地问道：“古少侠，什么事？”

古浪怒气冲冲地说道：“桑鲁歌呢？”

浦儿答道：“他不是走了吗？”

古浪接道：“快把他找来，我有话告诉他！”

浦儿皱了一下眉头，说道：“桑家堡这大一片地方，我到哪里去找他？”

古浪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下，说道：“好，那么我自己去找他！”

说着便要离去，浦儿却把他拦了下来，说道：“算了吧！这大地方，你初来怎么会找得到他？还是等他来吧！”古浪把他推开，说道：“不行！我有要紧的事非要找着他不行！”

浦儿说道：“你不要忙，我有办法！”

说罢之后，转身飞奔而去，古浪不知他弄些什么玄虚，只得恨恨地等着。

不一会的工夫，浦儿又跑了回来，手中拿着一只雪白的鸽子，笑道：“这是最好的办法！”

古浪说道：“这只鸽子管用么？”

浦儿扭眼一瞪，说道：“我养的鸽子不管用？你等着看吧！”

说罢之后把手一松，那只矫健的白鸽，振翅而飞，啪啪作响。

古浪及浦儿抬头望时，那只白鸽已飞出了十余丈高，却突然斜着向右方落了下去。

浦儿大感意外，叫道：“白儿！飞呀！飞呀！”

但是那只鸽子，却是怎么也飞不上去，越发地向下沉去。

古浪及浦儿都知道事情不对了，浦儿大声地骂道：“他妈的！哪个龟儿子开玩笑！”

才骂到这里，便听一个苍老的声音叱道：“小王八蛋，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此言一出，古浪及浦儿具都惊喜交集，原来那声音正是金旭光的声音。

浦儿的脸吓白了一半，伸了伸舌头，低声道：“糟了！我骂错了，他是我师父！”

古浪一惊，说道：“啊！原来你是他徒弟！”

话才说完，便见十余丈外的大树之上，站了起来一个白发老者，那只白鸽子正落在他的掌心中。

浦儿连忙叫道：“师父！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

金旭光哼了一声说道：“哼！大胆奴才，少时再算帐！”说罢之后，只见他身躯一晃，偌大一个身子，如同一只怪鸟般，凌空而来。

才一眨眼的工夫，已落到了小楼之上，恰似一片落叶，连一点声息也未发出。

古浪好不骇然，忖道：“看他的功夫，不在哈门陀之下！”金旭光把鸽子脚上的条子取下丢掉，右手向上一送，口中喝道：“回去睡觉吧！”

那只白鸽立时振翅高飞，发出了一阵咕咕的叫声，很快的消失了。

古浪连忙施礼，说道：“金老您好。”

浦儿睁大了一双眼睛，用手指着古浪道：“咦？你认识我师父？”

金旭光已摆了一下手，说道：“给我送杯茶来！”

他说着坐在了椅子上，笑道：“古浪，你也坐下！”古浪坐定之后，金旭晨光笑道：“我早就要来，路上看见桑丫头，所以避开了，她可是又来纠缠你？”

古浪苦笑道：“这次倒好些，总算没有动手。”

金旭光笑了笑，又道：“你们刚才的谈话我都听到了，这个姑娘也是，被她婆婆宠得没个样……”

说到这里，浦儿送上茶来，金旭光停住，对浦儿说道：“好了，你到一边去，有事我会叫你。”

浦儿不乐意地说道：“我们是师徒，还有什么可避讳的……”话未说完，金旭光正色叱道：“滚开！刚才的帐还没算呢！”古浪却忍不住笑了起来，浦儿一溜烟似的，跑回了房间。金旭光这才说道：“我想你放这鸽子出去，定是要寻桑鲁歌来。”

古浪点头道：“是的，我有急事要……”

金旭光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我知道，你是要问童姑娘的下落。”

古浪奇道：“是的，你怎么知道？”

金旭光一笑道：“我昨天晚上见到了她！”

古浪大喜，忙道：“她在哪里？”

金旭光道：“她在桑家堡内！”

古浪笑道：“她一定是看了我留的条子，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把她安排在‘南楼’？”

金旭光笑道：“安排倒是早安排了，可惜不在南楼！”

古浪听他话中有话，疑惑地问道：“你是说……她早已在桑家堡内？”

金旭光点点头，说道：“不错！她现在可没你这么舒服……”

才说到这里，古浪已倏然站了起来，说道：“那么石红是被他们囚禁了？”

金旭光说道：“不要急！她只是被软禁，除了不能自由活动外，一切都很舒服的。”

古浪怒火冲天，咬牙道：“好！好！姓桑的，你们实在欺人太甚！”

金旭光却道：“这事其过在你，你们黑夜探户，自落人手，他们把童姑娘另案办理，不与你扯在一起，就算你见了他们，也是无话可说的。”

古浪思忖了一阵，说道：“他们囚禁石红到底是何用意？”

金旭光道：“你坐下来，我们慢慢谈！”

虽然古浪满脸怒火，也只好坐下来，懊恼不已，说道：“真想不到桑家堡空有侠义之名！”

等古浪的怒火略消之后，金旭光才道：“你此来是为了接承‘春秋笔’的大业，敢莫为了这点小事就想大乱章法么？”

古浪被他说得脸上一红，低声道：“我只是气他们有些仗势欺人！”

金旭光笑道：“童姑娘的事好办，现在只谈你的事吧！”

古浪问道：“他们说九娘出去了，我想一定是谎言，不知他们何故出此？”

金旭光道：“来此就不能讲理了……”

才说到这里，突然叱道：“什么人？”

古浪非常诧异，顺着金旭光的目光向前望去，便听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这多年了，你的精神还是十分健旺！”

古浪闻言大惊，原来这声音，是他日夜挂念的丁讶所发！

金旭光也哈哈笑了起来，说道：“唔，真是个天外高人！快来！快来！你不知我老金是如何想你！”

丁讶摇摇晃晃地由走廊尽头出现，这些日子不见，他似乎显得更消瘦了。

古浪早已迎了过去，笑道：“丁老，你怎么现在才来？”

丁讶笑道：“你也不过才到，我来得还算晚么？”

这时金旭光已叫道：“浦儿！快来拜见高人！”

话还没说完，浦儿早已推门出来，无限好奇的打量着这个满脸病容的高人。

金旭光似乎很兴奋，说道：“快来拜见丁师爷！”

浦儿施了一礼，说道：“你老就是‘扬沙掌’的鼻祖么？”

古浪忖道：“这孩子知道的居然比我还多！”

丁讶含笑扶着他的膀子，说道：“那是少年时代的事，你怎么会知道？”

浦儿笑道：“是师父告诉我的。”

丁讶把浦儿仔细看了看，转脸对金旭光笑道：“老朋友，恭喜你得此佳徒，一身奇技不愁没有传人了！”

金旭光高兴得大笑道：“好说！好说！”

浦儿早已搬来椅子，端上香茶，丁讶喝了一大口热茶，笑道：“这南楼景色还是依然，可是我却更衰老了！”言下唏嘘不已。

金旭光道：“我知道你还要来，却不知道你是哪一年来，害我每年秋天都盼望你！”

丁讶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九娘还是那么怪吗？”

金旭光哼了一声，说道：“哼！更怪了，连我都有三年没见着她一面了。”

丁讶接道：“我也就此一次，见得着见不着都是这一次，以后再没这精神了！”

古浪虽然满腹心事，想要与丁讶畅谈，可是看到他们两个老人，久别相逢，自己也不好插口。

所幸丁讶立时转过了脸，对古浪道：“古浪！你这一路的情形我都知道，料不到因为桑燕的事，九娘竟连面都不肯见！”

古浪接道：“我不管，一定要见着她，哪怕在这里住上十年也行！”

金旭光笑道：“十年？怕你等得她等不得了！”

古浪皱着眉头笑道：“丁老，现在我该怎么办？”

丁讶笑道：“金老要你住在‘南楼’，必然有他的高见，你为何问起我来了？”

金旭光接道：“九娘并未出山，她最近定了个规矩，凡是外来要见她的人，必须要在她不备之时，窃取她一件东西，她才接见。”

丁讶笑道：“以她那身功夫，天下有几个人可以在她身上窃取东西？”

金旭光笑道：“你可以呀！”

丁讶一笑不语，金旭光又说道：“一般外人别说取她身上东西，就连她影子也找不到，这桑家堡如此之大，就算给你一年时间，恐怕也寻不着她。”

古浪不禁皱了眉头，说道：“那……见不到她如何偷她东西呢？”

金旭光笑道：“所以我把你安排在南楼呀！”

古浪听得有些胡里胡涂，金旭光又道：“桑家堡内美丽非常，各处有各处的奇妙，但是却无一处比得上‘南楼’。”丁讶点点头，说道：“我明白了！”

古浪急道：“可是我一点也不明白，金老，你快说吧！”金旭光笑道：“九娘近年来极少外出，可是‘南楼’却是她每日必来之处。”

古浪闻言惊喜交集，说道：“那……今天她来过没有？”金旭光摇头道：“她每天夜晚及凌晨来此，白天是不出来的。”

古浪觉得很紧张，说道：“她今天会不会来？”

金旭光道：“一定会来，不过你不可操之太切，一切我与丁老为你安排。”

古浪轻轻地点头，金旭光又道：“她身上饰物极少，没有随身携带之物，除了头上有根翠针……”

古浪颓丧道：“谁能从她头上取下东西来？”

金旭光笑道：“说的是呀！恐怕连丁老也没有把握吧！”丁讶笑着摇头道：“不行！不行！我这些年身弱体病，气也虚了，哪还有这等身手！”

古浪不禁皱眉道：“连你老人家都不成，我更不成了！”金旭光道：“你不要急呀！我自会给你设法。”

说到这里，丁讶打断了他的话道：“她现在不挂‘凤尾’么？”

古浪一怔，忖道：“什么叫‘凤尾’？”

金旭光笑道：“你说得不错，她还是老样子。”

丁讶抚掌笑道：“我明白了！你定是要在她‘凤尾’上弄手脚！”

金旭光也笑了起来，说道：“可不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古浪被弄得莫名其妙，急道：“你们到底说些什么呀？什么凤尾凤尾的？”

丁讶接过了他的话道：“九娘此人怪异得很，自她成名江湖之后，自己便设计了一套奇特的衣服，数十年来没有换过样子。”

古浪略有所悟，说道：“那么这衣服一定是很长了？”

丁讶点头道：“不错！才开始的时候，她那衣服，裙后拖有十条彩带长达丈余，快行起来，随风飘摇，极是美观，所以江湖上称她‘千尾凤’。”

古浪自语道：“千尾凤！好雅的名字……”

丁讶继续道：“后来她年纪大了以后，爱美之心不如从前，嫌彩带太麻烦，才减少成为五条，一直到现在。”

金旭光接道：“现在又改了，只有三条啦！”

古浪思忖了一下道：“可是她彩带上有饰物？”

金旭光笑道：“这一次算你猜对了，她的饰物极多，但是最近也减少了，不过每条带子上，也有三样饰物。”

丁讶接道：“现在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你要在她彩带上取下饰物来。”

古浪觉得这很容易，但是金旭光又接着说道：“你也别以为太容易了！像她这种人物，你略为一碰她便知道，所以没有我们帮助，你还是不能到手的。”

古浪心中暗惊，忖道：“想不到她竟有这么高的功夫，岂不成了神仙了么？”

金旭光又道：“这桑家堡内，除了桑氏兄妹外，能够接近九娘的，只有我这个黑小子！”

他说着指着浦儿，浦儿笑道：“看来要我帮忙了？”

第十九章 绝岩窥奇

金旭光及丁讶谈论桑九娘的生平，古浪听得神往不已。

他这才知道，桑九娘是这么一个怪异和少见的人物。

金旭光望了浦儿一眼，说道：“在桑家堡内，除了桑氏兄妹外，唯一能够时常接近九娘的，只有一个孩子了！”

说着用手指了浦儿一下，浦儿笑了笑，露出了一嘴雪白整齐的牙齿，说道：“看来要我帮忙了……”

话未说完，金旭光瞪了他一眼，叱道：“你少臭美，用不用你还不一定呢！”

说着转脸对古浪道：“方才我已经说过，九娘每日夜晚及凌晨必来南楼，现在由于你住在此地，或许头几日不会来，但是她酷爱此处景色，憋不了多久就会来的。”

古浪问道：“她每次来，都是到‘南楼’来么？”

金旭光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不一定！她有时会立在悬崖半腰，观赏云雾之姿，有时会站在树梢上等待日出……总之，“她武功极高，什么怪花样都有。”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如果她是这么怪异的话，要想见她就更不容易了。”

金旭光又接着说道：“浦儿这孩子，由于天赋特异，人又天真，所以一般老人都很喜欢他，九娘虽然怪僻，但到底也是人，对浦儿极是喜爱，必要的时候，只有借重他了。”

古浪摇了摇头，说道：“九娘既然对浦兄弟如此厚爱，我不愿意为了我的事情使他为难，我一定要凭自己的力量办成！”

古浪这番话倒是出乎金旭光意料之外，不由把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注视着古浪。

丁讶在旁笑道：“这孩子你尚不了解他，不要见怪，要不是他有这股豪气，阿难子焉会看重他，以‘春秋笔’相授？”

金旭光仍然有些不悦，说道：“年轻人有豪气自然是好，可是他如今遭遇的对手，是何等人物？若是一味逞强，误了大事，岂不有负阿难子之托？”

古浪赔笑道：“晚辈自然尽力而为，但我认为这‘春秋笔’并非是晚辈一人之事，不但与九娘有关，也关系江湖正邪两派甚大，我不明白九娘为什么要刁难！”

说到后来，古浪不禁有些激愤。

金旭光拍了一下腿道：“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才出面相助，否则我又何必管这闲事！”

丁讶笑道：“其实九娘脾气虽怪，并不是不知是非的人，只是她不愿意这么轻易地见人而已……”

金旭光正要说话，丁讶摇手止住了他，笑道：“金老，阿难子要你相助，并非光指九娘而言啊！”

金旭光双目一闪，说道：“怎么，还要对付什么人物？”

丁讶笑道：“自然还有人，并且这些人物还都是惊天动地的人物，如今都来到了‘黄角榧’。”

金旭光的精神可大了，催道：“是些什么人物，快说！”

看他那么情急的样子，好似闷得太久了，恨不得找些人来打架似的。

丁讶自然看出他的心情，笑道：“放心，这一次准能让你过瘾，我先说几个人物，看你还记不记得……谷小良、石怀沙……”

金旭光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这两个老儿早已败在我手上，算不得什么人物！”

丁讶笑了笑，接着说道：“还有别人呢！我刚才说的那两个老儿，都已经死了！”

金旭光双目眨了眨，说道：“已经死了，还提他作甚！”

丁讶道：“现在把没死的人告诉你吧，已经到了这里的，有莫云彤、况红居、琴子南……”

听到这些名字后，金旭光轻轻啊了一声，说道：“这三个人物比较厉害些，那琴子南更是棘手。不过你放心交给我们师徒就行啦！”

丁讶点头，说道：“还有一个人物更厉害……”

才说到这里，浦儿插口道：“难道他还会比琴子南厉害？”

古浪心中很是诧异，忖道：“他小小年纪，怎么会对江湖上的人如此熟悉？”

想着便说道：“当然，此人比琴子南厉害多了！”

浦儿双目一闪，急问道：“是谁？”

丁讶笑道：“小兄弟，此人你是不知道的。”

金旭光在一旁急了，催道：“你们怎么尽说废话！到底是谁？他不知道难道我还不知道么？”

丁讶笑道：“你自然是知道了，此人就是哈门陀！”

此言一出，金旭光大为惊讶，说道：“啊！竟会是他！”

由他的表情看来，足见哈门陀是个非凡的人物，浦儿问道：“哈门陀是谁呀？”

金旭光不答他的话，反问丁讶道：“他已经跟到黄角垭来了么？”

丁讶点头道：“就在附近，这个老儿最为棘手……”

才说到这里，浦儿不服气地说道：“他到底怎么厉害？难道我们还对付不了他么？”

他一双俊目睁得大大的，一派豪气，真个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丁讶拍拍他的头，笑道：“哈门陀还是交给我吧！你们爷俩对付其他三个就行了！”

浦儿很惊讶地眨了眨眼睛，望着金旭光，显得非常诧异，那意思是说：“哈门陀这么厉害？连你也应付不了么？”

丁讶看出了浦儿的心意，笑道：“并不是说你师父对付不了他，只是你师父与他有些交情，在这种情形下不便出面罢了。”

金旭光点点头，说道：“哈老儿是个怪人，但是与我还有一段交情，所以此事由丁老去应付最好，其他三人就交给咱们爷俩办吧！”

古浪闻言很是感激，称谢道：“只怪晚辈自己不小心，引来这多强敌，如果不是两位前辈仗义，晚辈真不知道怎么应付！”

金旭光笑道：“别说这些，你自己好好地想法子接近九娘就是了。”

丁讶站了起来，说道：“老金，咱们该走了。”

古浪赶忙问道：“丁老，既然九娘每天都到‘南楼’来，你何不不住在这里见她一面？”

古浪的话似乎刺痛了丁讶，只见他苦笑道：“孩子，我的事你不用操心

了，我虽然能够见着她，可是她若是一言不发，仍是无济于事。”

说到这里，因过头去对金旭光道：“走吧！我们到你那边再好好聊聊！”

金旭光笑道：“对！我还藏着好酒，咱们老哥俩十年不见，少不得要痛饮一番！”

古浪问道：“丁老！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丁讶笑道：“放心！我每天都会来一趟。”

这时金旭光也把浦儿拉向一旁，低声地嘱咐了一阵，然后两个老人下楼而去，很快地就消失了。

古浪发着怔，寻思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被桑九娘接纳，又想到桑燕和童石红，不禁一阵心烦，忍不住长叹一声。

一旁的浦儿笑了起来，问道：“为何事叹息？”

古浪摇了摇头，说道：“很多事，一时也说不清。”

浦儿接口道：“反正现在没事，你何不把详细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可见机行事！”

古浪想了想，觉得告诉他没有什么不好，便把自己赴青海“达木寺”，以及以后发生的事，大略地告诉了浦儿。

浦儿轻嘘了一声，说道：“唔，好热闹，可惜我没有赶上。如此看来，桑姑娘一眼看见你就动心了！”

提起桑燕，古浪就觉心烦，摇头道：“不要提她了！我心里烦得很！”

浦儿笑道：“那是自然！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烦！”

古浪虽然忧心忡忡，闻言也不禁被他逗笑了，说道：“你还早呢！还得有几年才尝得到这种滋味！”

二人谈笑了一阵，古浪心中闷气渐舒，这才知道，浦儿原是孤儿，系桑九娘在钱塘江发现带回来的。

最初仅传他桑家的基本功夫，因浦儿天资极高，进步甚速，所以深得桑九娘的欢心。于是，便把桑门本派的心法，悉数传给了他，直到最近几年，桑九娘由于年岁太大，才停止传授。

但是浦儿却得到了金旭光的欢心，收为再传弟子，所以别看他小小年纪，已经学成了两派绝技，而这两派功夫都是江湖中一流的功夫。

古浪很是感慨，点头道：“你小小年纪，就有这等造诣，相形之下，真是令我惭愧！”

浦儿大笑道：“你才不过大我三四岁，便老了不成？我还羡慕你呢，不到二十就作了春秋笔主，成了武林的泰山北斗，比我强太多了！”

不久，天近黄昏，云雾渐浓，整个的南楼，几乎被云雾所笼罩，虽然寒风阵阵，却是吹他不散。

浦儿燃起了廊上的两盏白油灯，浓雾之中，光华如银，极是美观。

古浪望着这一片奇景，不禁忘记了心中的烦恼，发起怔来。

浦儿一连催了他好几次，古浪才入房用饭，饭后二人继续闲聊。

古浪问道：“浦兄弟，你住在哪里？”

浦儿指了一下道：“就在隔壁，有什么事你招呼我就行了。”

古浪笑道：“你何不搬过来睡，我们也好聊天。”

浦儿拍了一下腿，说道：“好主意！”

不一会的功夫，他就抱了毯子过来。

夜来天气酷寒，二人虽是练武之人，也觉得不胜其寒，于是披着毯子，

喝着热茶，天南地北地扯着，倒也别有情趣。

他们一直聊到二更才睡。

高处寒重，古浪半夜被冷风吹醒，他爬了起来，见窗户大开着，刺人的寒风，阵阵吹了进来。

他转头看了看，见浦儿裹着一条毛毯，睡得甚是香甜，不时发出鼾声。

古浪心中忖道：“真是有福之人。”

他轻轻地下了床，走到窗前，抬头看时，天不过四更左右，由于寒风凌厉，吹得附近的树木，发出一阵阵的呼啸。

古浪轻轻地将窗户拉上，由于这一阵寒风猛吹，古浪不禁睡意全消。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饮了几口冷茶，更是透心之凉，忖道：“这里要比平地冷很多呢！”

他推开了房门，绕到避风之处小解一回，正要回房，突听远处传来一声低叹！

夜深人静，天寒风冷，那声低叹犹如来自鬼域，深沉悲惨，令人毛发悚然。

古浪不禁吓了一跳，轻轻地搓着自己的小臂，忖道：“这等绝地，有什么人深夜悲叹？”

念头尚未转完，又是一声低叹。

这一次听得更真切，古浪如触急电一般，不由全身微微一颤。

他脑际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忖道：“莫非是桑九娘？”

想到这里，他不禁又是紧张，又是高兴，沿着走廊，轻轻地往前移动。

这时除了风声和树涛外，四下宁静如死，古浪聆听了一阵，忽告断绝。

他不禁深深的懊悔，忖道：“金老曾经告诉过我，九娘深夜会来此地，我怎么不早注意呢？”

他暗恨自己大意，又等了半盏茶的时间，那叹息之声，却不再出现。

古浪感到很失望，忖道：“空山渺渺，我向哪里去寻她？”

才想到这里，突然听得有人在后行动，因为这地方也是竹藤混合编成，有人行动，立时可以觉查出来。

古浪心中一惊，急忙回头，见是浦儿摇摇晃晃地走来，在廊边解了一泡小便。

古浪也不叫他，浦儿小解之后，睡意略消，看见了古浪说道：“我说你到哪里去了……”

活未说完，古浪已摇手止住了他，压低了声音说道：“不要讲话！”

浦儿抱着肩膀，凑到了古浪眼前，低声道：“怎么回事？”

古浪低声回答道：“我刚才听见两声叹息之声，很是可怕，不知道是谁。”

浦儿闻言微微一笑，说道：“你跟我来！”

说着拉住古浪的手，向后转来，古浪很是诧异，但是知道浦儿如此动作必有道理，便紧紧地跟着他。

浦儿一直到了小楼之东，才放开了手，低声道：“我带你去看！”

古浪闻言又惊又喜，问道：“到底是谁？”

浦儿则含笑不答，有一种天机不可泄漏的味道，使得古浪越发感觉到诧异。

浦儿蹲下了身子，在甬道的竹栏旁，双手一阵摸索，古浪低声道：“你在做什么？”

浦儿扬起了脸，答道：“你马上就知道了！”

古浪低头看时，见浦儿由一枝粗大的树干上，放下了一根很粗的长绳。

他笑着对古浪道：“我们到下面玩玩。”

古浪略一打量，如果顺着这条绳索垂下去，便是万丈深渊。

心中忖道：“这下面必定有落脚之处……”

一念未毕，浦儿已经说道：“你跟着我，这条绳子够结实，可以承得起我们两个！”

说着他已然由栏杆下钻了出去，双手拉着绳子，仰头道：“照这样跟着我下来，到了下面不要讲话！”

古浪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笑道：“我知道了，你快下去吧！”

浦儿点点头，身子向下坠去，古浪等他坠下一段距离之后，立时跟了上去。

寒风凌厉，吹得二人彻骨寒凉，黑暗之中，向那万丈深渊下坠去，更有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感觉，当风力增强时，二人的身子，便随着那根绳索，不住地来回摆荡，益发感到惊心动魄。

洞内一片黑暗，一任古浪运尽目力，也不过只看出了两三尺远，忖道：“若是没有浦儿在前，我还真不敢下来呢！”

这时浦儿已是一言不发，双手交错，很迅速地向下落去。

古浪极力地打量着四周的地形，虽然夜黑如墨，但是他仍然可以看出三尺左右，他发觉身旁不远，全是一块块突出的磷石，水湿淋淋，寒气逼人。

这时浦儿突然向右一闪，人已脱绳而去，落在一丈以外。

古浪虽然看不见是什么地方，但知道浦儿必然地势极熟，所以也学着他的样，提了一口气，身子轻如鸿毛一般荡了过来。

他落下之时，恰在浦儿身旁，见是一块突出的大石，由于水气湿重，甚是滑泞。

古浪把身子站好之后，正想向左跨出几步，但他才一举足时，浦儿突然拉住了他，低声道：“小心！”

古浪再低头一看，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忖道：“好险！”

原来他们所立身之处，不过是一块七尺见方的大石，大石边缘便是万丈深渊。

古浪好不惊骇，想到刚才自己放心大胆地纵过来，若是稍有偏差，岂不葬身谷底？

想到这里，不禁瞪了浦儿一眼，低声道：“好险！你刚才怎么不说？”

浦儿却笑了起来，说道：“反正你跟着我没错，刚才若是告诉了你，或许你就不敢过来了。”

古浪气笑不得，说道：“好了，现在我们做什么？”

浦儿道：“你不是要寻那叹息之人么？”

古浪四下望了望，说道：“怎么，那人可是在这里？”

浦儿一屁股坐在那水湿湿的石头上，说道：“你等着瞧吧！坐下来歇歇！”

古浪低头看看那水湿泥泞的石头，不愿意坐下，但是浦儿却道：“这有什么关系？我能坐你就能坐，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古浪气笑不得，只得坐在了他的身旁，摇头道：“与你们孩子在一起，真是没得话说。”

二人低声地闲聊着，过了半盏茶的时间，仍是毫无动静。

寒气越来越大，一股股的冷气，由四面八方袭了过来，使人有些耐不住。

古浪轻轻地搓着手，低声道：“怎么还没有动静？”

浦儿答道：“快了，不要说话！”

古浪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只得耐着心，一言不发，静静的等候。

片刻之后，仍是没有一丝异状，古浪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正要开口，浦儿突然轻轻地拉了他的衣袖一下，低声道：“你看！”

古浪心中一惊，抬目望去，一望之下，不禁大为震动，心头乱跳。

原来在对面悬崖上，站着一个人锦衣的白发老婆婆。

由于她手中提了一盏昏黄的小风灯，所以古浪能够把她打量得很清楚。

只见她白发如雪，卷成发髻，穿着一件织锦长衣，并有三根极长的丝带缀在身后，恰似三条凤尾，在夜风之中，不住地飘摇。

她的面孔很清秀，并没有很多的皱纹，但是灯光之下，却现出可怕的惨白色。

古浪大为震动，忖道：“啊！这就是桑九娘……”

浦儿已然伏在他耳旁，低声道：“这就是九娘，刚才叹息之人就是她！”

古浪轻轻地点着头，目光紧盯着桑九娘的身上。

他目睹着这个神奇的人，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敬仰。

桑九娘在他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个神化了的人物。

良久，桑九娘站在那里，不言不动，寒风吹动着她手上的小风灯和身上的衣服，在静夜之中，发出呼呼的声响。

古浪凝视良久，才低头对浦儿道：“难道九娘不会发现我们？”

浦儿摇了摇头，说道：“大概不会，我选的这地方隐秘得很！”

古浪觉得很诧异，问道：“你好好地找这么一块绝地来观察桑九娘，可是有什么用意？”

古浪问过之后，浦儿迟疑了一下才道：“我想她时常到这里来，必有缘故，说不定在练什么厉害的功夫，所以才找了这么个地方……”

古浪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是想在这里偷学几招？”

浦儿点点头，说道：“不错！像她这种人物，只要能偷学上一招半式，这一生就受用不尽了！”

古浪又问：“你在这地方呆了多久了？”

浦儿道：“一年多了！”

古浪笑道：“你一定学了不少绝技吧？”

浦儿却摇了摇头，苦笑道：“谁知这一年多来，她不是叹气就是作诗，连一招半式也没有练！”

古浪笑道：“你只要耐心等下去，总有一天可以如愿的。”

浦儿摇头不语。

在他们二人谈话之际，桑九娘仍是不言不动，静立在岩石之上，双目望着深沉阴霾的天空，似在沉思又似在幻想。

古浪望了她半晌，低声道：“真是奇怪的老婆婆！”

浦儿接口道：“人一老，就怪里怪气，像我师父就是这个样子。”

这时桑九娘身躯稍微移动一下，把手中的小风灯，插在了岩石之间，然后双手下垂，缓缓地走了几步。

古浪低声道：“她总算移动了！”

一语未落，桑九娘发出了一声低而深沉的叹息，入耳凄凉！

这一声叹息，犹如来自万里天庭，空空渺渺，又如来自地狱中心，深沉悠长，使人不敢卒听！

古浪与浦儿对了一下目光，彼此谁也不曾说话，很快地又把目光转回到桑九娘的身上。

这个奇怪的老婆婆，临渊深叹，由于她年纪太大，所以她的叹息之中，恨事独多，听来令人悲切。

桑九娘叹息过一声之后，良久，她才用低沉而又沙哑的声音说道：“已是风火烛年，却是不能安心自理，莫非这也是因果不成？”

她语声低沉，音调凄凉，听来很是不适。

古浪忖道：“看来她是很不快乐的……”

一念未毕，桑九娘又自语道：“言牙，言牙，既是无缘，何苦相见？”

古浪心中一动，忖道：“果然，她与丁老有一段恋情，虽然未能结合，到了晚年仍然伤情！”

这时浦儿低声地说道：“我老听见她说这个人，这言牙不知是何人物？”

古浪低声道：“就是丁讶，言牙是他的号！”

浦儿睁大了一双眼睛，低声道：“啊，就是丁老……原来他们还有这么一段往事！”

这时桑九娘又开始低语了，她低哑的声音，阵阵地传了过来：“扬子江风浪依旧，钱塘江夜潮不改……峨嵋金顶，日月光华，岳阳酒楼，烟雨蒙蒙……往事犹在，华年已逝，此恨悠悠，言牙呀……”

她似在追忆以往与爱人的游踪，充满了怀念与悲切之情。

这种话，出自如此一个老婆婆之口，使人听来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浦儿自语道：“他们年轻的时候，倒玩了不少地方！”古浪闻言想笑，但是望见了桑九娘的神情，却是笑不出来，忖道：“真是人生恨事多！如此看来，桑九娘也是深切地怀念着丁老，却又处处躲避着他……”

方想到这里，又听桑九娘低吟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她方吟到这里，突然一声尖叫：“什么人？”

古浪及浦儿同时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行藏败露了，很是惊慌。

但见桑九娘衣袖一拂，那盏小灯，已被她取到手中，身形一晃，如同鬼魅一般凌空而起，极快地消失了！

浦儿低声道：“她看见我们了。糟糕！以后再见她可就不容易了！”

古浪皱眉道：“真是奇怪的女人……”

一语未毕，便听桑九娘的喝叱之声，遥遥传了下来，喝道：“大胆畜生！”

浦儿慌忙道：“啊！她没有看见我们，而是来了外人，我们快去看！”

话才说完已然腾身而起，飞出一丈余远，伸手抓住了那根垂下的长绳。

他是走惯了这条路的，所以毫无困难，古浪却有些担心，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那根绳子。

浦儿知道古浪的困难，说道：“你过来扶我的膀子就行了！”

古浪提一口气，身轻如燕，向浦儿飞越过去，伸手抱住了浦儿的身子，差点滑了下去，慌忙用力，才把身子稳住，已然吓出一身冷汗！

浦儿被他用力一坠，也吓了一跳，吐舌道：“乖乖，好重！”

他们二人飞快地向上攀去，耳旁听得桑九娘的喝叱之声隐隐传过来。

“老畜生！这是你自寻死路！”

古浪心中一惊，忖道：“莫非是丁老？”

这时他们已经攀上了崖顶，寒风阵阵，四下一片寂静，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生事情一样。

古浪与浦儿二人相对不语，等了片刻，仍是毫无迹象，浦儿道：“九娘一定走了！”

古浪道：“刚才她在喝叱，不知道来了什么外人？”

正说话间，西面丛树之中，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之声，古浪及浦儿同时吃了一惊。

那呻吟之声，越来越大，也更显得凄厉，古浪再也忍耐不住，说道：“我们过去看看。”

说罢之后，顺着声音寻了過去，浦儿也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除了那痛苦的呻吟外，别无其他声音，所以二人很容易地判断出，桑九娘已经走了。

由于那呻吟之声，连续不断，所以古浪及浦儿很容易地寻到了。

夜暗如漆，只依稀可以看见，一个白发的老人，倒卧在丛树之下，不住地呻吟和颤抖，那景象很是怕人。

古浪心中砰砰跳个不停，他不知道这身受重伤的老人到底是谁，但是他几乎可以确定这老人必是他认识的。

他匆匆取出了火折子，迎风一晃，红色的火焰冒了出来。

这时他们看清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灰衣老人，倒卧在地，双目圆睁，不住地颤抖。

古浪大吃一惊，叫道：“莫老师，竟是你！”

看来这受伤的老人，正是莫云彤！

莫云彤看清了古浪之后，又是一阵猛颤，呻吟着说道：“古……古浪！”

古浪把火折子交给了浦儿，蹲下身子，扶住了莫云彤的右手，欲待把脉。

莫云彤却用力地把手抽了回来，费力地说道：“快……快点……丹田穴……”

说完这句话，他似乎要昏绝过去，古浪不敢迟疑，慌忙在他腹下“丹田穴”点了一下。

莫云彤这才暂时地复苏过来，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道：“江湖生涯，到此终了……”

古浪惊道：“莫老师，你的伤势怎么样？”

莫云彤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的伤是无救了，我中了‘冷寒指’，内腑已然全毁！”

古浪大吃一惊，暗道：“桑九娘的手段好毒辣！”

莫云彤喘息着又道：“古浪，在我死前我要问你两个问题，希望你能告诉我，否则我死难瞑目！”

古浪忙道：“莫老师不必如此说，你的伤或许有办法……”

莫云彤用力地摇着头，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华陀再世也是无救了，少时我死后，把我尸体抛在崖下即可……”

说到这里，又猛烈地喘息起来，古浪也不知说什么好，默默地望着他。

莫云彤喘了一阵，又道：“刚才我的话，你答应吗？”

古浪点头道：“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

莫云彤点了点头，说道：“第一，我希望你告诉我，‘春秋笔’的下落

你是否知道？”

古浪不禁有些为难，迟疑了一下，未曾回答。

莫云彤急急地问道：“我已是要死的人了，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唉……”

说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古浪犹豫了一下，忖道：“反正他快要死了，我还顾忌什么？”

想到这里，压低了声音道：“我就是春秋笔主，自从阿难子圆寂之后，‘春秋笔’一直在我身上！”

听到古浪的话之后，莫云彤身子一阵震动，如果不是受伤太重，他几乎要坐起来。

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真是没有想到……‘春秋笔’竟然一直在你身上！”

古浪接口道：“是的，从青海，它一直在我身上！”

莫云彤又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可应了‘有缘居之’这句话，我为这只笔用了数十年的心机，却连一面之缘均无……”

古浪问道：“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莫云彤闻言双目发出异光，说道：“刚才与我动手，置我于死的老婆婆是谁？”

古浪诧异道：“她是桑九娘，难道你不知道？”

莫云彤轻轻地重复道：“桑九娘，桑九娘……”

古浪和浦儿静静地望着他，他一直把这个名字念了好几遍。

最后，费力地说道：“我行走江湖数十年，从未听说过此人，今天死在她手中，未能知道她是什么人物，真是死不瞑目！”

古浪皱眉道：“如果你不知道桑九娘是什么人物，我更知道了！”

莫云彤闭上了眼睛，默念道：“桑九娘……四川境内哪有这么厉害的人？”

他似乎在回忆一生在江湖中所听到的人物，希望知道杀他的到底是谁。

半晌，他睁开了眼睛，说道：“这一定不是她的真名！近百年的人物，我没有不知道的。她可有外号？”

古浪尚未回答，浦儿已经抢着说道：“她的外号叫‘千尾凤’！”

“千尾凤”这三个字，如同是一把飞针一般，刺在了莫云彤的心上！

他奋然地坐了起来，叫道：“啊！千尾凤！是她！是她……”

古浪吓了一跳，扶着他问道：“你知道她？”

莫云彤连连地点着头，说道：“知道！知道……我死在她手中，也算不得丢人了！”

古浪很是诧异，忖道：“桑九娘在江湖中必定是厉害无比的人物！”

这时莫云彤却突然地笑了起来，声音沙哑，极为骇人。

古浪吃了一惊，问道：“莫老师，你怎么了？”

莫云彤叫道：“千尾凤！千尾凤！”

喷出了一口鲜血，倒了下来，寒凉的夜，很快地把他的体温夺去，剩下了一具僵冷的尸体！

夜寒如冰，血腥扑鼻，这白发的老人，在火折子昏弱闪烁的光线下死去。

良久，古浪才托起了他，低声道：“我们照他的话，把他葬了吧！”

浦儿也吓傻了，说道：“我们把他葬了吧！”

他们托着尸体，走向绝崖。

天亮了很久了，古浪醒来，见浦儿已不在房内，房间也已洒扫一清，花瓶中也换了两枝新梅。

想起昨夜发生的事，犹如一场噩梦，古浪感喟颇多，忖道：“又是一个老人殒灭了！”

他想到一个人，自幼苦学，然后在江湖中出生入死，挣下了一点名气，到老来如果这么默默无闻地死去，这一生又算什么呢？

然而，石怀沙、谷小良、莫云彤不都是这么死去的么？

想到这里，古浪不禁把未来的事，看淡了许多，也感到自己战战兢兢地维护着这支‘春秋笔’，不知是否有价值。古浪在床头痴想了一阵，才下床穿衣，见自己的脏衣已然不在，而换了一套黑丝的长衫。

案头上摆着早餐及漱洗器皿，古浪不禁笑了笑，忖道：“浦儿这孩子倒是怪会做事的！”

他洗漱已毕，换上净衣，见早餐菜肴精美可口，不禁把一小锅稀饭及两个花卷全吃完了。

吃饱之后，精神旺盛，方才那些悲观的想法都不存在了。古浪一个人徘徊良久，不见浦儿的踪迹，也不见桑鲁歌等到来，感到很无聊。

他手扶栏杆，忖道：“像这个样子住下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事办完？”

虽然他心中焦急万分，但是却无计可施，如果桑九娘执意要拖延下去的话，自己只有耐心地等了！

他忖道：“我虽然住在‘南楼’，可是他们并不能限制我的活动，我出去看看！”

想到这里，他回房给浦儿留了一张纸条，然后借着两崖之间的绳索飞渡过去。

那条白石铺成的路，可以直通正门，古浪心中暗自寻思，忖道：“如果碰见了桑鲁歌等，行动又有不便，我干脆择小路走，若是他们碰见了，我只说游玩，无心而至，也许可以多看看桑家堡的情形！”

他拿定主意后，见旷野四下无人，即展开身形，人如轻风，飞逝而去。

不一会的功夫，古浪便翻上了这片小山头。

出乎古浪意料之外，山头那边，原是桑家堡辟下的梅林，无数的梅枝，红白相间，香光似海，沁人心肺。

古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忖道：“怪不得身在南楼，闻得阵阵清香，原来这儿有这么一大片梅林！”

那千树梅花，有的老梅已开，有的含苞待放，粗枝嫩芽，相映成趣。

古浪漫步其间，宛如置身仙境，心旷神怡，好不舒适。

他忖道：“桑家堡犹如仙境，桑九娘不来欣赏，却夜半对崖深叹，真是辜负了天地间的胜景！”

他缓步在梅下花间，目光突然接触到边上一间石筑的小屋。

由于那座小屋恰在数株老梅之间，所以落英缤纷，红白相间，把那小屋几乎覆盖住，令人看来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古浪起了好奇之心，忖道：“能够住在这里，必然不是平凡的人物，我且过去看看。”

他避开了正面，向小花屋的侧面掩去，很快地就扑到了近前。

许是很久没有人来，花泥积聚甚厚，古浪来到石屋之后，见有一个小指

粗细的石孔传出了昏暗的灯光。

古浪不禁吃了一惊，忖道：“这房子好生怪异！”

他全神贯注，放轻了脚步，向那小孔靠近过去。

由于不知深浅，古浪不敢贸然由小孔中向内窥探，他把耳朵贴在石壁上，全神聆听。

或许是由于石壁太厚，或许是室内无人，古浪的耳朵冰凉了一阵，并未听见任何声音。

他忖道：“室内想是堆置杂物之所，待我看看！”

古浪想着，缓缓地将身子移动到石孔之下，慢慢地凑了上去，他一看之下，不禁大为惊诧！

室内灯光昏暗，在墙角一隅，倒卧着一个少女，古浪的目光接触到她的时候，不禁一阵震动！

原来那倒卧之人，正是童石红！

古浪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忖道：“石红竟然被他们禁在这里！”

他不禁怒气冲天，暂时忍着，轻声道：“石红！石红！”

听到古浪的叫声，童石红如触急电，她慌忙地爬了起来，叫道：“古浪……”才叫了一声，眼圈一红，似要落下泪来。

古浪见她如此狼狈，不禁怒火中烧，强自忍耐着，说道：“你不要伤心，告诉我怎么回事？”

童石红道：“那夜我在外等着你，被人用药物迷倒，醒来已到这里，原来是桑姑娘，她逼我不再理你，才肯让我自由……”

古浪咬牙骂道：“无耻的贼人！你且告诉我，门在哪里，先把你救出来再说。”

童石红摇摇头，说道：“这间房子，四周都是石头，我也不知道开关在哪里！”

古浪的目光，由石孔中打量这间小屋，只见室内摆设极为简单，除了一桌一几，一灯一椅外，别无长物。

四周都是整块的大石砌成，不见一丝痕迹。

古浪益发愤怒，骂道：“真个无耻，用这种下流的手段！我古浪拚着‘春秋笔’不要，也不能受他们挟制！”

童石红摇头道：“你不可太意气用事，好在她对我尚无加害之意，还是暂且忍耐……”

古浪摇头打断了她的话，说道：“不行！我怎能忍受下这口气？”

才说到这里，面色微微一变，说道：“且慢！有人来了，我先看看是谁，你还像刚才那样躺着好了。”

说罢之后，他身如火箭一般，闪电般地退了回来，躲在一株大树之后。

不久，山头之上，飘飘落下一人。

古浪定睛看时，不禁怒火中烧！

真个不是冤家不聚头，来人正是古浪恨之入骨的桑燕！

她穿着一身翠绿的长衣，娇美如花，身轻似燕，一路飞纵而来。

古浪心中忖道：“桑家堡怎会出这种不肖的女人！”

桑燕的速度很快，不一会的功夫就来到近前，她折向了石屋之后，就着圆孔向内张望。

静静地看了一阵，只见她发出一两声轻佻的笑容，用娇甜的声音说道：

“童姑娘，这两天的时间你可想清楚了？”

童石红并未回答，桑燕发出了一声轻笑，接道：“看来我要好好与你谈谈！”

古浪忖道：“他妈的，你若是敢折磨童石红，看我不宰了你！”

以古浪的脾气，本就忍不住要冲出来给她一阵毒打！可是他暂且忍耐着，为的是要看清楚，桑燕如何启门入房。

这时桑燕由身上取出了一把光亮的小刀，把身子贴在石墙上，用小刀在石缝之中拨弄。

虽然古浪伸长了颈子，但是由于桑燕的身子挡着，所以看不见她在弄些什么。

古浪正想偷偷地换到侧面去观察，就在他还未移动的一霎那，只见一片大石一动，整个地翻了一个面，而在室外的桑燕，竟不知如何，随着这块大石翻到了房内。

古浪大为惊讶，怔怔地望着那座石屋发呆，室中已经传出了桑燕的声音：“童姑娘，我已经进来了。”

古浪忖道：“只要知道她是怎么进去的，少时就好弄了！”他身形一展，扑到石窗外，只听童石红冷冷的声音传了出来：“你来做什么？”

桑燕冷笑一声，说道：“我们约好了今日谈判，难道你忘记了？”

童石红冷笑道：“与你没有什么好谈的！”

桑燕轻笑一声，说道：“童姑娘，对于古浪你还是痴心不改么？”

童石红提高了声音，骂道：“无耻贱人！我与他已有百年之约，你趁早死了这颗心！”

室外的古浪闻言忖道：“骂得好！”

意外的，桑燕并未愤怒，室中传来她一连串的笑声，并言道：“童姑娘，你这铁石之心，很是叫我佩服，只可惜你白多情了！”

童石红问道：“你此言何意？”

古浪也把耳朵凑近了些，只听得桑燕说道：“我本不愿告诉你，不过事情既已如此，也用不着瞒你，虽然你对古浪有金石之心，他却未必……”

古浪心中暗笑，忖道：“我且看她造些什么谣！”

童石红未曾答言，桑燕又接着说道：“他昨天见过了我姑婆，已经答应与我结婚了！”

听到这种话，古浪真个气笑不得，忖道：“这丫头真是无耻之极！”

童石红冷笑道：“哼！桑姑娘，你把我当作了三两岁的孩子了，这些话岂能骗我！”

桑燕紧接着说道：“古浪此番是为‘春秋笔’而来，难道你以为你比‘春秋笔’还重要不成？”

童石红冷笑道：“既然如此，你还把我关在这里做什么？”

桑燕沉吟了一下，说道：“古浪不愿来见你，要我带话给你，如果你答应从此离开，我立时送你还乡，否则只好让你终老于此了！”

童石红冷冷说道：“谢谢你，我看我还是终老此间的好！”

童石红此言似乎大出桑燕意料之外，她哪里知道古浪刚刚来过，自己扯了一个有天大漏洞的谎！

但是她并未生气，冷冷道：“好吧！看样子要他自己来你才能死心，明天此时我请他来好了！”

古浪知道她要离开，身形一晃，又隐在了刚才那株树后。

他这里身形才藏好，石板一翻，桑燕已出了石屋。

她面上有一层盛怒，静静地站着。

古浪忖道：“初见她时，我还爱上了她，谁知她竟是这等人物，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他同时也在怀疑，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打动了她，以至于她这么痴心地爱上了自己。

桑燕静静地站了一阵，然后一扭身，以极快的速度向来路而去。

她去得甚快，等到桑燕的身影消失之后，古浪立时向小石屋扑去！

古浪才到了窗下，童石红立时迎了上来，说道：“刚才她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古浪点点头，说道：“真是无耻！想不到她会说出这种话来，即使她长得如天仙般人，也是一钱不值了！”

古浪感叹了几句，又道：“我先设法把你放出来！”

他说着，由身上取出了一只小刀，学着桑燕的样，在石缝之中探索。

但是他把这一片石头整个地敲击一遍，却是没有丝毫反应。

古浪渐渐地有些耐不住气了，他双掌抵着石墙，用尽全身之力，拚命地推去。

可是那石壁坚硬如铁，仍然纹丝不动，古浪不禁急道：“咦！这是怎么回事？方才桑燕轻而易举地就推开了，我怎么推它不动？”

童石红也显得有些焦急，说道：“你多找些地方试试看！”

一言提醒了古浪，他沿着这座小石屋，把四周的墙壁都推遍了，仍然毫无所得。

童石红皱着眉头道：“怎么样？怎么样？该死的桑燕！”

古浪思忖了一下，说道：“你不要急，我就住在山头那面，与我同住的，有一个桑家堡的小孩，他在桑家堡内住了十几年，找他来或许有些用处。”

童石红忙道：“那你快些找他来！不然桑燕又有花样了。”

话才说完，突听一个响亮的口音传来道：“你好大胆！”

古浪及童石红同时一惊，转身看时，三丈以外的大树之后，站着一个个身健壮的黑衣少年，正是浦儿。

浦儿的突然现身，使古浪又惊又喜，连忙迎了上去，说道：“浦儿，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

浦儿笑道：“莫非你要我帮你拆房子么？”

古浪道：“不要胡说了，我有个朋友被困在这里，看你是否能帮我救她出来。”

浦儿笑道：“是男的还是女的？”

古浪见他稚气未脱，气笑不得，放低了声音道：“是我的未婚妻子。”

浦儿笑了笑，说道：“怪不得你这么急呢！”

古浪由他说笑了几句，然后道：“你到底能不能帮忙呀？”

浦儿缓缓地走到石屋之旁，笑道：“这座小屋是我建造的，我怎么会不能帮忙？”

古浪闻言大喜，拉着他的手：“好兄弟，你快把门打开！”

浦儿却有些犹豫，说道：“若是桑姑娘知道了……”

提到桑燕，古浪就是满头火，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不必顾忌她，一

切有我承当！”

浦儿笑道：“其实我也不是怕她……”

他说着走近了石墙，使手摸索了一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然后轻轻一推，立时推开了半人高一块大石。

古浪又惊又喜，说道：“啊！你果然是不同一般！石红，快出来！”

童石红由石孔中出来，浦儿把手一放，那块大石又合拢了上去，严丝合缝，看不出丝毫痕迹来。

古浪指着浦儿道：“石红，这是浦兄弟，快谢谢他！”

童石红施礼道：“多谢浦少侠……”

浦儿慌得连忙让开，说道：“童姑娘快莫如此！”

由于童石红在石室中困居了两日，所以形态狼狈，浦儿打量了一下，说道：“童姑娘需要些衣服来换，待我去取！你们先回‘南楼’去，省得有人看见了又是麻烦。”

古浪道了劳，翻过了这座山头，回到“南楼”，所幸这一带极为隐蔽，所以一个人也未碰着。

上楼之后，二人各述经过，童石红虽然只不过在小石屋中待了两天，但是两天来，桑燕却是不胜其扰，千方百计地要她放弃对古浪的爱。

古浪闻言忖道：“想不到她对我竟有这番深情，只可惜缘分不够！”

不一时浦儿回来，带了几件女人衣服，童石红沐浴更换，入房休息。

古浪及浦儿闲谈着，心中浮而不定，想着未来之事，很是伤神。

但是能够找着童石红，把她安排在这里，总算了却一桩心事。

古浪问道：“桑鲁歌今天来不来？对于我的事，他们到底准备怎么样？”

浦儿道：“听说他今天要来，对于你这件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古浪站了起来，气道：“我倒要看看他们对我如何处置！”

话才说完，突听一阵急风凌空之声，紧接着竹楼之上一片吱呀。

浦儿霍然而起，说道：“来了外人啦！”

说罢便要出外观察，却听得一阵大笑，由高处传了一下，紧接着一个苍老的口音说道：“古浪，寻得你好苦，你却在此隐居了！”

浦儿望了古浪一眼，说道：“你认识他？”

古浪已经由口音中，听出是娄弓，点了点头，说道：“那样孤魂怨鬼，总是纠缠不清！”

浦儿双眉一扬道：“他在北面，我们过去……”

古浪拦住了他，说道：“他既然来此，不会马上就走，何必急着寻他？”

这时娄弓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古浪，你可听见我说话！”

古浪提高了声音道：“娄老师，别来无恙，房上风大，何不下来谈谈？”

说罢之后，一条灰影由顶上翻过，落在了走廊之上，是一袭灰衣的娄弓。

古浪拱了拱手，说道：“娄老师好精神，千里迢迢追我至此，真叫我有点不明白！”

娄弓笑了笑，说道：“你装胡涂的功夫倒是高人一等，事到如今，我们倒要好好谈谈。”

古浪点点头，说道：“好吧！”

娄弓冷笑一声说道：“好！我也不多罗唆，你是‘春秋笔’的这一代传人，我已经知道了！”

古浪冷冷说道：“知道的人太多了，何用你说？”

娄弓面色一变，喝道：“好！那么‘春秋笔’到底藏在哪里？这桑家堡内是些什么样的人物？”

古浪双目炯炯，注视着娄弓，说道：“桑家堡尽是奇人，你自己慢慢地看吧！至于‘春秋笔’……”

说到这里，古浪提高了声音，用手拍着腰际，朗声道：“‘春秋笔’就在我身上，娄老师，你意欲何为？”

娄弓气得面色煞白，喝道：“小子！且看我收拾你！”

说着，一双蒲扇大的手掌，向古浪胸前抓来，掌风呼呼，甚是惊人。

一旁的浦儿挺身便要迎上，古浪喝道：“浦儿让开！”

话才出口，人如疾风迎了上去，一双虎掌舒展而出。

就在这四掌将接触之时，古浪倏地收了回来，身子一个大摆，已然到了娄弓左侧。

他毫不迟缓，右掌闪电下沉，向娄弓的腰眼猛击过来。

娄弓方才那一招不过是投石问路，所以他几乎是在同时收回了双掌，这时古浪右掌击到，力激掌快，不可轻视。

娄弓冷笑一声，大袖一摆，身如旋风闪了开去，他长臂猛吐，疾如闪电般，大张五指，向古浪的头顶抓到。

古浪正欲闪躲，突听一声悻人长笑传至耳际！

古浪等同时一惊，一齐住手闪开，只见十余丈外，一株老树之上，坐着一个白发老人。

他笑着说道：“古浪！这是我的靶子！”

这白发老人的突然出现，使众人同时吃了一惊，古浪及浦儿一眼看出，此人正是金旭光。

娄弓自然不认识他，但是也感觉出他是一个极度不凡的人物。

他望了金旭光两眼，喝道：“你可是桑家堡的人？”

金旭光摇着白头笑道：“桑家堡内没有我这一号，你可是娄弓，外号叫‘万手琵琶’？”

娄弓大怒，喝道：“老畜生，既知我大名，你又是什么人物？”

金旭光仍然笑道：“我记得你是个出家的道士，什么时候换了这身打扮，莫非是犯了清规，被逐出门墙了？”

娄弓闻言一惊，因为他原是道士，却不知金旭光为何如此清楚，当下大喝道：“你是谁？”

金旭光不理睬他，继续说道：“想当年你火焚‘大清观’，弑杀师兄，犯下了滔天大罪，老夫有渡你之心，却是找你不着，今天得遇，真是天网恢恢了！”

娄弓面色煞白，他数十年前的罪状，被金旭光宣布出来，怎不使他面白心冷！

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你……你到底是谁？你这老畜生！”

金旭光双手一按树枝，说道：“今天我要为‘大清观’清理门户了！”

一语甫毕，身起如隼，凌空飞渡过来，一身长衣，两只大袖，在空中发出了呼噜噜的声响。

他身手如电，就在众人惊诧的一刹那，金旭光已如一朵乌云般落在了走廊上。

虽然这座竹楼编织得如此精巧，但是金旭光落下之时，却没有发出丝毫

声音。

看到金旭光这等身手，娄弓已然吓掉了魂，他心中忖道：“罢了！看来今天我是凶多吉少了！”

金旭光落下之后，收敛了嬉笑之态，面上如同罩上了一层寒霜，使人看来不寒而栗！

这时的空气，似乎是被冰冻起来了，显得空前的宁静。

金旭光望了古浪一眼，说道：“古浪！这外面的事交给我，你不用管了！”

古浪道：“金老！他是来找我的……”

金旭光喝断了他的话，说道：“那天已经讲好，一切外扰由我应付！”

说着目光在娄弓身上一扫，用冰冷的声音又道：“这位娄老师与我还有些过节，我要好好地与他谈谈！”

在他们谈话之间，娄弓已经神色数变，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生死关头。

他转过了身，对金旭光道：“好吧！既然你知道这么多，我可不能让你活着离开此地了！”

金旭光闻言笑了起来，说道：“哈哈！好厉害！不愧是‘大清观’的弟子，你们观中之人，均被你谋弑一空，只有我这方外之交，代他们清理门户了！”

娄弓似知末日已到，神情黯然，冷冷地向金旭光拱了一下手，说道：“既然你与‘大清观’有关，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物？”

金旭光点点头，说道：“自然要告诉你……也许你太健忘了，我在数十年前曾在‘大清观’作客……”

说到这里，娄弓面上霍然变色，说道：“啊！你是……”

金旭光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知道就好，只要记在心里，不必说出来。”

说到这里，转身对古浪及浦儿说道：“这类江湖中的丑事，我实在不愿意让你们听见，古浪不要离开，少时会有人来。”

他又对娄弓说道：“这件事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去谈谈吧！”

娄弓似乎知道逃不过这一关，狠狠地跺了一下脚，说道：“好吧！凡事终要有个了结！”

说罢之后，凌空而起，跃上了那株大树，再一晃身，已经失去了踪迹。

金旭光向古浪等说道：“我去去就来！”

说毕一晃而去，急似闪电，两条灰影，在寒风之中，很快地消失。

古浪望空而叹，说道：“想不到娄弓竟是这么罪恶滔天之人！”

浦儿说道：“他这一去是必死无疑了！”

古浪惊问道：“怎么？你怎么知道？”

浦儿道：“每次我师父要杀人的时候，我都看得出来。”古浪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也是他作恶多端，自食其果！”

二人等了一阵，不见金旭光回来，也听不见任何声息。古浪忖道：“方才金老说有人要来，却不知是谁？”才想到这里，突听浦儿“啊”了一声，扑向栏杆向远处张望。

古浪连忙问道：“怎么回事？”

浦儿用手指向远方说道：“九娘在召唤我，不知有何事。”古浪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只见远处有一缕纷红色的烟雾，冉冉而起。

浦儿又道：“九娘每次找我，都是这个样子！”

古浪笑道：“这倒是稀奇的法儿！”

浦儿道：“我要去了，你少时告诉童姑娘，无论谁来都不要出房！”

说罢之后，很快地离身而去！

古浪觉得很奇怪，观望了一阵，然后跑到了童石红房外，轻声唤道：“石红，你醒了么？”

童石红答应了一声，古浪道：“不必起床，少时无论谁来，你不要出房，也不要出声，知道么？”

童石红答应了一声，说道：“知道了，出了什么事吗？”古浪道：“没有什么事，只是浦儿如此关照，说是少时有人前来。”

童石红嗯了一声，又道：“刚才是什么人在此？”

古浪怕她关心，便道：“是堡中的一个老人，不关事的，你好好的休息，吃饭时我再叫你！”

童石红不再说话，又沉沉睡去。

古浪坐在走廊之中，静静等候。

半晌过去，金旭光及浦儿均未回来，古浪等得有些不耐烦，付道：“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人都不来？”

他了望远方，那粉红色的烟雾，已经消尽，也看不出有什么动静。

古浪正在纳闷，突见一条黑影，闪电也似，由极远的地方飞奔而来。

古浪目力甚佳，一眼便看出，来的人正是浦儿，由于相隔太远，不便招呼。

看到他那种慌张的样子，古浪很是诧异，忖道：“莫非发生了什么事？”

片刻工夫，浦儿已经跑到了对岸，他爬上了那株大树，叫道：“九娘要来了！”

古浪闻言又惊又喜，说道：“怎么，她要来？”

这时浦儿已经用绳索荡了过来，他跑得甚快，所以喘个不住。

古浪急不可待，连声地催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呀！”

浦儿用力吐了两口气，说道：“九娘问了我许多话，突然说要见你，所以我特别回来准备！”

说完奔向一间小房间，古浪追问道：“她怎么突然要来？”

浦儿道：“我也不清楚，你不要吵我，我要忙着准备呢！”说着拖出了一堆桌椅器皿，均是罕世古物。

古浪付道：“她好像王母娘娘似的……”想到“春秋笔”之事，可以作一交待，不禁又紧张，又高兴。

第二十章 南楼会客

古浪在“南楼”静坐，等得实在不耐烦时，浦儿突然跑了过来，说是九娘要亲访。

古浪不禁又惊又喜，见浦儿忙前忙后，取出了很多极为珍贵的杯盘器皿，忖道：“这桑九娘像是王母娘娘一样，谱可真不小！”

浦儿见古浪一直追着自己问长问短，实在有些不耐烦，笑道：“你老跟着我做什么？我要忙着做点心，你快去外面等着接驾吧！”

古浪笑道：“看不出你还会做点心！”

说着走到前廊，抬目望去，只见远处山径上，簇拥着来了好几个人。

由于两下相隔很远，所以看不清是些什么人物，只见有骑马的，也有坐轿的，一群人浩荡而来。

浦儿抬出一张紫木桌，摆了四把椅子。

古浪见那紫木桌，镶着大理石，极为珍贵，笑道：“桑九娘哪里来的这些珍贵木器？”

浦儿道：“多着呢！九娘富可敌国，有很多珍奇玩艺儿，连皇宫裏都没有呢！”

古浪闻言越发称奇。

浦儿笑道：“她们已快到了，你别尽跟我说话。”

说着又急匆匆地转向后面去了，古浪回头遥望，那一群人相距已然不远。

古浪见这一行约有十余人，包括桑鲁歌及桑燕在内，他们骑马当先，后面则是一乘大轿，有围帘遮着。

看见这种情形，古浪心中很是诧异，忖道：“九娘突然来访，又带了这么多人，真不知是何缘故？”

“莫非她就这么轻易地打消了成见？”

“难道桑姑娘不再恨我了？”

这一连串的问题，涌向古浪的脑际，使他有一种不知祸福的感觉。

那一群人终于接近了，四个壮汉把轿子放了下来，桑鲁歌等也是一起下了马，垂手立在轿前，神态极是恭敬。

古浪心中忖道：“这个老婆婆来头可真不小！”

一念未毕，桑燕已经趋前把轿帘掀开，一个白发老太太，弯身走了出来。

古浪见她一身黑衣，发白如霜，右手握住一根碧色的拐杖，仙风道骨，神采奕奕。

虽然两下相隔颇远，但是仿佛由她身上感觉出一股压力，忖道：“桑九娘果然有几分慑人之威！”

桑九娘似乎向桑鲁歌问了几句话，然后吩咐了几句，桑燕及桑鲁歌连连地点着头。

只见桑九娘在桑燕的搀扶之下，沿着了条小路走了下去，很快地就消失了。

桑鲁歌则回身吩咐了几句，那些抬轿子和骑马的人，都躬身答应着，然后退到了林中。

古浪见状忖道：“如此看来，这‘南楼’必然另有通道！”桑鲁歌却未随桑九娘而去，仍然向崖顶走来，想是要用凌空之枝飞越过来。

古浪转回了身，浦儿已经收拾干净，摆上了四色鲜果，有的切成了小片，

用牙签串着。

他问道：“怎么样，他们到了么？”

古浪点点头，说道：“已经到啦！”

浦儿“啊哟”一声，说道：“我得赶快去准备点心！”说着匆匆地跑到后面去，古浪暗笑道：“看来今天倒是‘南楼盛会’了！”

一语方毕，竹楼呼的一震，桑鲁歌已然落在了走廊上。古浪迎了上去，笑道：“鲁歌，你来得好不惊人！”桑鲁歌笑道：“算是你运气不错，九娘竟会于昨日回来了，听说你已到此，立即就来看你！”

古浪也弄不清他们心意为何，一笑说道：“原该我去拜望九娘，怎么敢劳动她老人家的车马呢！”

桑鲁歌笑道：“看来也许你与九娘有缘分，以往不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她老人家一概不见，更不要说是亲自造访了！”古浪道：“那我真的太荣幸了！”

说到这里，后楼一阵脚步之声，桑鲁歌道：“九娘已经来了！”古浪虽然日夕盼望，能够早日晤见桑九娘，但是这一天来临时，他又显得紧张异常。

桑鲁歌望他两眼，说道：“我们到后面去迎接一下吧！”古浪点点头，随在他的身后，沿着走廊，才转了一个弯，便见一白发老婆婆，手执竹杖，姗姗而来。

古浪连忙躬身为礼，说道：“晚辈古浪拜见桑老前辈！”桑九娘望了古浪两眼，用很平静的声音说道：“不必多礼！”说过之后，径自由古浪身旁走过，在桑鲁歌的引导下，就坐在那张方桌之前。

古浪跟了过去，桑九娘摆了摆手，说道：“你们也坐下。”

古浪施了一礼，说道：“晚辈告坐！”

说着与桑鲁歌同时坐下，两下相距甚近，古浪见桑九娘年岁已在八旬以外，白发白眉，双目奕奕有神，那两道不算太细的白眉，微微向上扬着，显示出一种坚强的性格。

她的面色很好，微现红润，皱纹也不多，或许是由于保养得法之故。

桑九娘的目光，并未射在古浪的脸上，她缓缓说道：“以后不要叫我老前辈，江湖上一般人，无论识我不识，都称我九娘，你也这么叫好了。”

古浪点头答应，这时才注意到，她身后拖有三条丈余长的彩带上，上缀金珠珍宝，光华灿烂。

这时桑九娘才把目光抬了起来，射在古浪脸上，静静的观看着。

古浪被她看得有些不太自然，又听九娘道：“你把头抬正！”古浪虽然有些不乐意，却也无可奈何，把头仰了起来，二人目光相对。

古浪这才感觉，桑九娘的目光好不凌厉，几乎使人不敢逼视。

但是他镇定着，保持着平视的视线。

桑九娘看了他半天，点了点头，似乎是用喟嗟的口气道：“唔，果是一表人才，仙风道骨，阿难子总算没有看走眼！”桑鲁歌及古浪均是一言不发，桑九娘目光转了回来，说道：“春秋笔在你身上么？”

古浪肃然答道：“是的！”

桑九娘点了点头，又道：“阿难子要你来此之时，可还有什么交待没有？”

古浪这时猛然想起，阿难子曾经留了一封信，这一段日子来，由于忙乱给忘记了。

这时被桑九娘一言提醒，不禁暗骂道：“该死！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

忘记了！”

他连忙由身上取出了书信，双手递给了桑九娘。

桑九娘用尖尖手指接了过来，把书信拆阅后，放在了袖筒中，问道：“除了书信外，还有什么信物没有？”

古浪心中一惊，忖道：“那粒红珠我已经借给了丁老，这怎么办？”

古浪不敢迟疑，怕桑九娘看出自己心意，所以只得摇头道：“除了这封书信，没有别的了。”

桑九娘一双白眉微微皱起，思忖道：“这就怪了，莫非他把它给了别人不成？”

她自语了一阵，突然说道：“你把‘春秋笔’请出来吧！”

古浪一惊，点头答应。

这一段日子来，古浪全力维护着这支“春秋笔”，已经自然的养成了一种警戒性。

即使是现在，在桑九娘的面前，古浪要把这支“春秋笔”取出来，也是有些惊疑不决。

桑九娘见状笑道：“在我面前还拘谨什么？”

古浪站了起来，由身上取出了“春秋笔”的盒子。

桑九娘及桑鲁歌同时站了起来，桑九娘面色颇为激动，但也显得极度的严肃。

她毕恭毕敬的，双手接过“春秋笔”，然后用微颤的手，将笔盒打开。

立时，一蓬金色的光华散了开来，映照着雪白的眉发！这支威振武林的“春秋笔”，把桑九娘带入了回忆，使她脸上涌现了一层浓厚的伤感。

这三个人的面色都极度的严肃，桑鲁歌更是初见这支名笔，满面的羡慕之色，很想凑近去看个分明，但是他却抑制着。桑九娘凝视了良久，才轻叹了一口气，说道：“真难为你！这一路护着这件至宝，竟能不出差错！”

说着，她把“春秋笔”放在了桌案上，深深一拜，古浪及桑鲁歌也跟着她一拜。

拜过之后，桑九娘把盒子盖上，然后坐了下来，说道：“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坐下了。”

古浪及桑鲁歌同时坐下，古浪眼望着“春秋笔”放在桌上，桑九娘没有说话，自己也不好收回，心中很是担心。因为这是他接受“春秋笔”之后，第一次把它公开在众人之前。

桑九娘等坐下之后，浦儿献上了茶，九娘道：“浦儿，你到后面去，我有事自会唤你。”

浦儿答应而去，桑九娘喝了一杯香茶，说道：“本来外人要见我，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可是我今天自动来看你，有三个原因。”

说到这里，作了个手势，古浪端起细瓷茶碗，喝了一口，不禁赞了一声：“好茶！”

桑九娘微微一笑，接着说道：“第一个原因是，我想看看，阿难子所选的到底是什么杰出的人物！”

古浪面上一红，桑九娘接道：“第二个原因是，我思念故物，很想看一看这支‘春秋笔’，此笔曾追随先夫二十余年！”说到这里，面上有一种伤感和得意之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小盒子，又道：“第三个原因是，听说你这一路下来，引起不少江湖的孽障，数千里追踪，竟敢追到我桑家堡来，所

以我要问问你，到底是些什么人物！”

她的语声低沉而坚定，有一种很大的威力，使人感觉到她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这时，桑九娘突然侧耳向旁，少顷，脸上挂上一丝不可理解的笑容，低声说道：“大胆的孽障，果然来了！”

古浪等均知来了外人，一念未毕，一条庞大的身影，如同狂风一般扫了过来，两只巨大的手掌抓向桌上的“春秋笔”，古浪不禁大惊！

这人来得如同疾风暴雨，好不惊人，那一双惨白色的手，眼看就要抓到“春秋笔”了。

古浪受惊非浅，大喝一声，双掌向来人的腋下推去！

但是，紧接着一声大喝，古浪眼前一阵晃动，自己的双掌扑了个空，而桌上的“春秋笔”及桑九娘都不知去向！

古浪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目光一转，见桑九娘立于自己身后五尺以外，左手托着“春秋笔”，这才把一颗倒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在走廊的远处，站着另一个白发老人，正是久不露面的琴先生！

古浪又惊又怒，冷笑道：“哼！原来是琴先生……”

才说到这里，桑九娘已经摇手止住了他，用冰冷的声音说道：“古浪把‘春秋笔’收起来！”

古浪连忙接了过来，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慌忙把“春秋笔”收入怀中。

桑九娘望了琴先生两眼，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她语气严峻，态度傲慢，使人很是难堪。

琴先生冷笑着道：“若是道上朋友，不知道我的可就太少了……”

话未说完，桑九娘已经不耐烦他说道：“什么道上不道上，我没有时间听你罗唆！快把名字告诉我！”

桑九娘的话，气得琴先生面色发白，他由袖筒中取出了那只竹笛，迎风一扬，说道：“见了我这件信物，你还不知道么？”

桑九娘目光在他的竹笛上停留了一下，白色的眉毛微微皱起，说道：“近数十年来，江湖上使用这等兵器的名人，我没有不认识的，却从没有见过你，我看你还是把名字报出来，省得我生气！”

琴先生闻言气得微微发抖，怒喝道：“好狂的老妪，难道连我琴先生的大名都不知道么？”

桑九娘闭目思忖了一会，点点头，说道：“是了，我记起了，江湖上有个小辈叫琴子南，大概就是你了！”

琴先生大怒，喝道：“老鬼！你到底是什么人？”

桑九娘道：“你没有听见他们都叫我九娘么？”

琴子南紧问道：“你姓什么？”

桑九娘淡淡道：“我姓桑。”

琴先生思索了一阵，说道：“无名之辈！我琴某从未听说过有你这一号人物！”

桑九娘却是不怒，微微一笑道：“谅你不知……”

说到这里，她把衣服略提，露出了身后的三条彩带，用手指着说道：“你若孤陋寡闻，也该听你的师长说过，看见我这三条彩带，总得有些明白了吧！”

琴先生惊诧的打量着桑九娘的装束，突然之间，他面色大变，用发抖的

声音说道：“你……你是千尾凤？”

桑九娘点点头，说道：“还算你聪明！”

这时琴先生神态大异，先前的骄狂之气已然一扫而尽，代替的是一种极度的恐慌！

古浪看在眼里，忖道：“如此看来，桑九娘以前在江湖中，不知有多么厉害呢！”

琴先生半晌说不出话来，神情之间，如同大祸临头，变得木讷了。

桑九娘冷冷他说道：“十余年来，我桑家堡就不曾有外人闯入，你竟然毫不顾忌，已然是犯了死罪，刚才居然想在我面前抢夺‘春秋笔’，胆子也忒大了！”

琴先生铁青着脸，用微颤的声音说道：“这……这事与你无关，我是为古浪来此，原是阿难子背信，再说我又不知你住在这里……”

话未说完，桑九娘已然喝道：“住口！你这大年纪，不好生休养，一再地贪图珍物，我是不能让你再活下去了！”

琴先生虽然久闻千尾凤的威名，但是从来未见过面，这时听桑九娘如此说，不禁激起了怒火。

他冷笑了一声，说道：“久闻你心肠如蛇，今日听你讲话果然如此，我琴某出世虽然比你晚，可也是威振武林，从来没人敢动我！桑家堡我来得自然去得！”

一语甫毕，桑九娘发出了一阵冷笑，说道：“琴子南！你若是不信，你就试试看，你若是能离开南楼一步，我桑九娘自绝而死！”

她语声坚定，豪气凌人，有一种莫大的权威！

琴先生听她如此说，心中虽然不服气，但一时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怔了一下，说道：“在‘春秋笔’没有到手之前，我岂肯离开？”

桑九娘道：“大胆孽障，你居然还敢说这种话，待我把你打发了吧！”

说罢身躯欲动，琴先生面色一变，全意提防。

但是就在桑九娘身躯未动之际，突然一条黑影，巨鸟一般自天而降，带出了一大片风声。

双足未落地，已然叫道：“九娘！这是我的差事！”

接着，那团灰影落在了走廊上，长身而立，正是白发苍苍的金旭光！

望见了金旭光，桑九娘笑道：“金老师，你又管起闲事来了！”

金旭光笑道：“这是我的正事，怎说是闲事？琴子南这个小辈，与我有些过节，今天自动前来，到省了我不少工夫！”

金旭光的突然出现，使琴先生又吃了一惊，因为这个老人起落之间，已显出了他傲世奇功！

桑九娘道：“金老师，这件事你一定要伸手么？”

金旭光望了古浪一眼，笑道：“自然！自然！”

他说罢之后，转身对琴先生道：“走吧，我们找个地方聊聊！”

琴先生双目圆睁，望了金旭光半晌，说道：“你是什么人？”

金旭光简单他说道：“金旭光！”

这三个字，又如同是一柄铁锤一般，敲在了琴先生的心弦上。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忖道：“怎么这些数十年罕迹江湖的人都出现了？”

虽然心惊，但却点头道：“好！我先会会你这只家狗！”

说罢之后，转身飞出了南楼，金旭光向桑九娘一笑道：“老姐姐，我今

天又要杀人了！”

说罢一闪，立时失去了踪迹，真个是来如龙，去如风。

等他们都走了之后，桑九娘若无其事地对古浪说道：“你坐下，我还有话问你！”

古浪依言坐下，桑九娘道：“这一路上有多少人跟着你？”

古浪道：“很多！很多！一路上已死了好几个，现在还剩下三人了！其中之一便是琴先生。”

桑九娘道：“他是死定了，不必算，另外两个是谁？”

古浪道：“一个是况红居，不知九娘可知道？”

桑九娘似乎很诧异，说道：“啊？况红居也是这等模样？大概她不知我住在此处，否则她是不敢冒犯我的。”

古浪问道：“九娘认识她么？”

桑九娘点头道：“自然认识！那另外一人是什么人物？”

古浪想到了哈门陀，皱眉道：“这一个最厉害。”

桑九娘似乎很感兴趣，说道：“啊？难道说比琴子南还强么？”

古浪点头道：“他比琴子南强得多！晚辈初抵‘达木寺’时，一时不察，还随他学过艺。”

桑九娘更感兴趣，说道：“这么说来，还有人够得上会我一会，他叫什么名字，你可知道？”

古浪才要张口，便听一声苍老的声音，由头顶传了下来，说的是：“阿弥陀佛！正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古浪等同时一惊，就连桑九娘也有些吃惊，显然此人如此逼近，连她也未曾发觉！

他们都知道此人在房顶之上，桑九娘提高了声音说道：“听你如此说，莫非是旧相识？”

那苍老的声音又传了下来道：“不但是旧相识，一度还是生死之交呢！”

桑九娘益发动容，站了起来，说道：“既是好朋友，请下来用茶吧！”

古浪早已听出是哈门陀的声音，心中更是恐慌。

桑九娘说过之后，便听一声长笑道：“如此我就下来了！”

语音方歇，一条淡影，清风也似扫入了走廊，一个僧衣老人，已然站在桌前。

桑九娘一眼望见了，不禁面色大变，脱口说道：“哈兄弟！是你……”

来人正是哈门陀，他微微一笑道：“九嫂子还认识我，我真太高兴了！”

桑九娘虽然抑制着，但是神情亦不如方才平和，她面上似有一种伤感之色，用微颤的声音说道：“哈兄弟！此生还能见着你，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哈门陀轻叹一声道：“我原说过，人生何处不相逢！”

桑九娘稍微镇定下来，笑道：“坐下再谈吧！”

哈门陀也不客气，坐下之后，说道：“十七年前，我被九哥逐出府门，原想一生不作秦、桑二家之客，却不料误打误撞的，又作了你的客人！”

桑九娘被他勾起了往事，显得很伤感，叹了一口气，说道：“当初你九哥也是性子火爆，我为此事一直感到不安，今日见到你实在太高兴！”

哈门陀吁了一口气，说道：“唔，往事不提也罢！”

古浪等都有些莫名其妙，不知他们以前是什么交情，但听他们的谈话，

必是极近的朋友。

桑九娘望了他一阵，问道：“哈兄弟，你还没忘‘春秋笔’么？”

哈门陀很凄凉地笑了两声，说道：“哈哈，应该早就忘了……”

说到这里，望了古浪一眼，接着道：“我此来一是因为阿难子师弟，选在‘达木寺’开坛，似是故意激我……”

说着目光停在古浪身上，接着道：“二则这个孩子背信忘义，我不得不追下来弄个清楚！”

说着目射寒光，古浪不禁凛然一惊！

桑九娘的目光，也射在了古浪的身上，说道：“啊！我明白了，原来古浪曾作过你的再传弟子。”

哈门陀脸上涌上了一层怒色，说道：“我生平未收徒，见他之后，也是一时爱才心切，才把本门的功夫传了他，不料他暗随阿难子学艺，我与阿难子同一师承，所以只是惊于古浪的进展神速，才发觉他是两师之徒！”

古浪虽然理屈，但由于处在那种环境下，也是身不由主，这时有口难言，因为无论如何，对哈门陀来说，总是有叛师之罪。

桑九娘望了古浪一眼，说道：“这件事我也不好说话，你自己有何打算？”

这两个老人的目光，同时盯在古浪身上，使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但在这种情形下，却又不能说话。

哈门陀见他不言，喝道：“说呀！且看你怎么说！”

古浪正色答道：“我现受阿难子恩师之托，来此办理‘春秋笔’之事，既然哈老师认为我有叛师之罪，等‘春秋笔’告一段落之时，静候发落！”

哈门陀冷笑道：“哼！你说得容易！”

古浪无可奈何，说道：“那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哈门陀立时被他这句话所激怒，变色道：“我知道怎么办！”

说着便要站起来，却被桑九娘拦道：“哈兄弟，天大的事我都不管，不过在我这块小地方，还请你暂时缓缓手。”

哈门陀又坐了下來，说道：“若不是因为你的关系，在琴子南之前，我早就宰了他了！”

桑九娘笑了笑，半真半假他说道：“恕我说句无礼的话，若不是你，换了任何人，我也不容他攀登‘南楼’呢！”

桑九娘的话，使得哈门陀沉默下来，半晌，才说道：“九嫂子，我不愿为这个孽障伤了感情，但愿你不要过分出头才好！”

哈门陀语调虽然很客气，但是已表明了态度。

桑九娘略为沉吟，说道，“春秋笔虽然已隔了两辈传人，可是这一次情形特殊，古浪甚至连笔法还未学全，我当初与阿难子曾有口约，不知你是否能等我把此事了结之后，你再与古浪了断，那时就与我不相干了！”

哈门陀摇摇头，说道：“我不能任他如此万般如意！”

桑九娘面色很是难看，说道：“你的老脾气还是未变？”

哈门陀望着桑九娘笑了笑，说道：“我看你的脾气也还是老样子啊！”

桑九娘很勉强地笑了笑，说道：“这就难了！我们二人脾气都未改，只怕谈不出什么结果来。”

古浪在一旁看着，见他们谈话已快闹僵了，很想插嘴，但又不知桑九娘的心意到底如何，只得忍着。

哈门陀还未说话，桑九娘又接着说道：“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谈，明天晚

上我为你在‘青山厅’设宴，私谊叙毕再谈公事如何？”

哈门陀思索了一下，点头道：“也好！那么我先告辞，明日再谈！”

说着站了起来，桑九娘等也跟着站了起来，问道：“你可知道‘青山厅’在何处？”

哈门陀笑道：“可是‘梅庄’之东？”

桑九娘忙笑道：“我这桑家堡想你已走遍了。好吧，明日再谈！”

哈门陀向桑九娘略一拱手，又望了古浪一眼，身躯晃时，御风而去。

哈门陀走了很久，桑九娘还站在那里沉吟，古浪等也只好跟随站着。

桑九娘转过了身，对古浪道：“你竟惹上了这个魔头，且看你怎么办吧！”

古浪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由他好了！”

这时桑鲁歌在旁插口道：“这个哈门陀到底是什么人物？”

桑九娘缓缓说道：“此人武功盖世，生性怪异，他是上一届笔主阿难子的师兄！”

她说着坐了下来，桑鲁歌闻言不禁吓了一跳，咋舌道：“乖乖！那谁能打得过他？”

桑九娘皱着眉头，说道：“即使是金老师，或者是我，也不能牵制于他！”

桑鲁歌在旁接口道：“那么现在没有人能降伏他么？”

桑九娘道：“哈门陀最得意的一套功夫是‘弥陀掌’，自习此掌之后，他便自称为‘门陀和尚’。”

古浪这才恍然，忖道：“原来是这个缘故！”

桑九娘又接着说道：“这套‘弥陀掌’法，乃是空门奇人大云禅师所创，招式精奇，独步江湖。”

古浪闻言道：“那么江湖没有人能抵得过他这套掌法么？”

桑九娘道：“太少了，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可以完全制服他！”

古浪不禁抽了一口冷气，桑鲁歌接问道：“难道连你也胜不过他么？”

桑九娘摇摇头，古浪接道：“那两个人是谁呀？”

桑九娘道：“一个是他师弟阿难子。”

古浪啊了一声，忖道：“怪不得哈门陀如此恨阿难子！”他想着，紧接着问道：“另外一人是谁？”

古浪问了这句话，桑九娘的面色突然凝重起来，面上的神情很是怪异。

桑鲁歌及古浪都很诧异，怔怔地望着桑九娘。

桑九娘沉默了半晌，低声说道：“还有一个人……此人绝少在江湖走动，他是不会再出现的了！”

古浪心中一动，立时想到丁讶，正要询问，桑九娘又接着说道：“不妨事的！我虽然未必能胜过哈门陀，他也不能不顾忌我，既在桑家堡中，便是我桑九娘的事，你们不必操心了！”说到这里，一阵脚步之声，走廊的一端，桑燕姗姗而来。她穿着一件浅黄色的衣服，面上微有怒容。

古浪望见了她，立时把目光避开，忖道：“恐怕她又要为我带些纠纷来。”

桑九娘问道：“燕儿，你到哪里去了？”

桑燕狠狠瞪了古浪一眼，说道：“我到梅林去了！”桑九娘点点头，桑燕又接道：“囚犯已经不见了！”桑九娘啊了一声，双目射在桑燕的脸上，静听下文。古浪知道她是说童石红已然出险，听她称童石红为“囚犯”，心中好生不悦。

桑燕气冲冲他说道：“房子早就空了！我不相信凭她自己能够逃得出来！”

桑鲁歌似乎也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问道：“怎么回事？谁逃走了？”

桑燕道：“没你的事！”

桑九娘说道：“或许是你进进出出，被她看出破绽来了。”桑燕连连地摇头道：“绝不可能！一定有人在外面捣鬼！”她的目光射在古浪的脸上，古浪忖道：“只要她不明说，我就与她装糊涂！”

桑九娘早知道桑燕的心意，但是她不说出，故作诧异的问道：“那么你看什么人敢在我桑家堡如此妄为？”

这件事整个说来，桑燕自己理屈，当着古浪的面，更是不好出口。

她生了半天闷气，冷笑一声，说道：“哼，这还用我说出来么？”

她的目光，狠狠地盯着古浪。

他不禁气从中来，冷冷道：“桑姑娘，什么事？”

桑燕冷笑道：“你自己心里明白！”

古浪面色一沉，说道：“姑娘不说明，我一点也不明白！”

桑燕涨红了脸道：“是不是你把童石红救了出来？”

古浪怒道：“是我又如何？”

桑燕气得叫道：“姑婆！你看果然是他！这种人我们还帮他的忙做什么？”

桑九娘却是一言下发，古浪怒道：“姑娘，你错了，我此来只是为了完成阿难子恩师的遗嘱，并非来此避祸躲灾，我古浪一向是生死由命，从不怨天尤人的！”

古浪这一段话，把桑燕说得羞愤交集，粉脸涨得通红，骂道：“不要脸！你把她藏到哪里去了？”

古浪怒道：“她非贼非盗，何用藏躲！”

古浪愤怒之下，回过了头叫道：“石红，你出来见见桑家堡的主人！”

童石红果然推门而出，桑九娘等大出意外，桑燕更是怒不可遏，破口骂道：“好不要脸！你们两个……”

才说到这里，古浪已然喝道：“住口！你血口喷人不怕失身分么？”

桑燕欲待还骂，桑九娘已然怒道：“你们都住口！”

桑九娘喝叱之下，桑燕及古浪都不说话，但是彼此都是怒目相视。

桑九娘打量了童石红半晌，说道：“你过来！”

童石红略为迟疑，但是仍然走到桑九娘面前。

桑九娘好像看一幅画似的，上下把童石红看了半天，点了点头，自语道：“果然出落得可人，莫怪古浪对你情有独钟了！”

童石红被她说得玉面绯红，默然不语。

桑九娘面色一变，语气也变得严峻起来，冷冷的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童石红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

桑九娘又道：“你不登门求见，反而夜半私人，可知犯了我桑家大忌？”

童石红默然不语，古浪见状道：“九娘，此事与她无关，是我……”

桑九娘喝止了他道：“没有问你！”

古浪好不生气，暗道：“就是拚着翻脸，我也不能让石红受辱！”

桑九娘咄咄逼人，追问着童石红，童石红不知怎么回答好。

她一直沉默着，但是态度仍很镇定，并未显出丝毫惊慌不安。

桑九娘提高了声音道：“你倒是说话呀！”

童石红仍默然不语，桑九娘怒道：“你若是不说话，我可要按我们桑家

堡的规矩来治你了！”

古浪这时再也忍耐不住，霍然站了起来，把童石红拉向一旁，昂然说道：“九娘！什么事情请问我，不必为难她一个女孩子！”

古浪语气激愤，桑九娘不禁生了气，喝道：“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竟敢这么大搅大包？”

古浪怒道：“我虽不是什么人物，可是事情由我而起，我绝不退缩！”

桑燕在一旁叫道：“姑婆！他竟敢顶撞您……”

沉默了良久的桑鲁歌，这时却怒喝道：“住口！都是你一个人惹的事，还在这里火上加油！”

桑燕颇出意外，叫道：“你也向着他，你到底姓什么？”

桑鲁歌一步跨前，大喝道：“你再胡说看我不收拾你！”

他这里一发怒，桑燕却不敢说话，她眼圈一红，退到了桑九娘的身后。

桑九娘道：“小鲁，你是怎么了？”

桑鲁歌似是过于激动，大喊道：“行走江湖的人，要讲究侠义忠孝，女孩子要端庄稳静，像燕丫头所作所为，我早就看不惯了，现在竟然为古浪的事，迁怒到童姑娘身上！”

桑九娘双眉一扬，说道：“啊，你倒教训起我们来了！”

桑鲁歌却是不顾，说道：“我话还没说完……婚姻之事，原是天定，丝毫也勉强不得，你们用这种方法，就是三岁孩童，也不会就范，江湖上传闻出去，我们桑家堡成了强盗窝了！”

他的话大大地激怒了桑九娘，拍桌道：“大胆畜生！你在向谁说话？”

桑鲁歌仍然不顾，径自道：“若是他们二人有丝毫的损伤，我桑鲁歌老死不入桑家堡！”

说罢之后，急速地由走廊后面转去。

桑九娘被他气得脸色发白，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古浪及童石红大感意外，也不知说些什么好，但是他们心中都很感激桑鲁歌的仗义执言。

桑燕显然料想不到，桑鲁歌突然地发了一场脾气，弄得非常难堪。

那白发老婆婆，静坐在椅子上，双目半垂，似在深思，由她脸上的表情看来，愤怒之中，又显有无限的伤感。

桑燕嘟着嘴说道：“哥哥太不像话了……”

才说到这里，桑九娘摇手道：“好了！都是你惹的事，别说了！”

桑燕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桑九娘又静思了一阵，对古浪说道：“我方才已经说过，你既然来到桑家堡内，我绝对不能容外人伤害你，且等把哈门陀的事情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慢慢谈吧！”

她说到这里，站了起来，对桑燕道：“燕儿，我们走吧！”

桑燕虽然有些不乐意，也只好答应一声，狠狠地瞪了古浪一眼，扶着桑九娘走了。

这时只剩下古浪及童石红二人，他心头烦恼异常，想到桑九娘的跋扈和桑燕的骄狂，心中很是愤怒。

童石红也很不是味，说道：“都是因为我的关系……”

古浪打断了她的话，摇头道：“不关你的事！我倒要斗斗这一家子，难道她们还能把我活埋不成！”

童石红见古浪盛怒之下，剑眉飞扬，目射奇光，看来甚是怕人，也不敢

再说什么。

古浪双手扶着栏杆，向远处了望，不一会的工夫，桑九娘那乘大轿又抬了出来，飞快地在山径上行走着。

童石红也凑了过来，二人站在一起，见桑燕的那骑骏马，紧跟在大轿之旁。

这时桑燕正好仰头看来，当她看到古浪及童石红并肩而立时，不禁怔了一下。

两下相隔虽遥，但是古浪和童石红，似乎可以看见她满含怨愤的目光。

她一直怔怔地望着了半天，才纵马而去。

童石红不禁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桑燕深深地爱着你……”

古浪断然道：“我不爱她！”

听古浪这么说，童石红很是安慰，她默默地望着这个英俊健壮的少年奇人，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

古浪沉思了良久，转过身来对童石红道：“最近几天来，你一直没见过况红居么？”

童石红摇头道：“我在石室中住了两天就到这里来了，一直没有见过婆婆！”

古浪剑眉微皱，说道：“你婆婆到底要怎么样？”

童石红面有难色，沉吟了一下，说道：“她不准我与你在一起，为这件事，我与她吵了很久。”

古浪怒道：“这些老婆子真是奇怪，专门爱管这种闲事！”

童石红用试探的口吻问道：“春秋笔的事情解决之后，你准备做什么？”

古浪眉头略舒，说道：“阿难子恩师还交下了很重要的任务，我要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

说到这里，望了童石红一眼，笑道：“当然，我们先成亲，然后双双行侠江湖。”

古浪的话，说得童石红一阵娇羞，但是面上却绽开了欢乐的笑容。

她秀美的眼睛移向别处，长长的睫毛闪动着，抑制着内心的兴奋。

古浪心中一荡，拉住了她的手，说道：“那时海阔天空，我们行侠天下，做一双江湖传颂的侠侣……”

童石红的脸上，又添上了一层红晕，她用力地推着古浪。

但是古浪紧紧地不放，反而用力把童石红拉向怀中，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把她拥住。

童石红羞喜交集，她用力地挣扎着，低声道：“快放手！有人来了……”

在这种情形下，古浪哪里会放手，他那两只手臂，就如同是铁环一般，把童石红紧紧地钳着。

童石红整个的身予，拥在古浪的怀中，她接触到一个铜铸般火热的身子，极度地羞喜，使得她血脉沸腾，瘫软在古浪的怀中。

古浪拥着她温暖的娇躯，鼻尖闻得阵阵温香，有一种梦寐般的快乐。

他一阵冲动，低头向童石红吻来。

四片嘴唇，刚接触在一起时，突然一阵大笑，一个嘹亮的声音说道：“哈哈！好亲热！”

古浪及童石红吓了一跳，慌忙分了开来，原来是浦儿。

童石红立时面红过耳，飞快地躲进了房中，惹得浦儿又是一阵拍掌大笑。

古浪也是羞愧异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浦儿笑道：“这若是让桑姑娘看见，那还得了！”

古浪笑道：“不要胡说了！你方才到哪里去了？”

浦儿笑道：“我在准备点心，不料九娘这么快就走了，这样看来你们谈得不太愉快吧！”

古浪摇了摇头，苦笑道：“糟透了……我真不了解，九娘的意思到底如何？难道她一定要我娶桑姑娘？”

浦儿点头道：“大概不会错吧！这是她自己定的规矩，要把桑姑娘嫁给‘春秋笔’的得主。”古浪气道：“就是我不要‘春秋笔’我也绝不娶她！”浦儿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好！有志气！”

古浪瞪了他一眼，浦儿又道：“桑姑娘虽然娇惯了些，可是人却是不错的！”

古浪摇头道：“算了吧，这种女人我宁死不要！”

他的话说得浦儿笑了起来，接着道：“她本来很文静的，就是最近才变得粗俗起来，实际上她人品、武功、姿色无一不是上乘！”

古浪冷冷的道：“既然这么好你娶她算了！”

一句话说得浦儿一瞪眼，闭口不语。

古浪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好了，不要提她了，这两天你看见丁老没有？”

浦儿摇头道：“没有。”

古浪这时渴望能见着丁讶，因为他已经与桑九娘见过面，并且处于僵境，弄得不知所从，很希望丁讶能给他拿个主意。这时浦儿好似突然想起一事，说道：“对了！这两天我老看见一个白发婆子，在树林中探头探脑的。”

古浪闻言一惊，追问道：“可是年约七十多岁，长相很是怪异？”

浦儿道：“是呀！原来你认识，难怪她老在附近窥探。”这时童石红也推门出来，说道：“我知道她一定会寻来的。”古浪略为沉吟，说道：“不必管她！等她出面时再应付吧！”才说到这里，便听一个尖锐的声音老远地传来，叫道：“丫头，你给我过来！”

三人同时一惊，转向后廊望去，只见数十丈后的树林中，站着一个白发婆婆，正是况红居。

古浪剑眉一扬，说道：“倒是巧得很，一个个都来了！”况红居又叫道：“丫头，你听见没有？”

古浪道：“你别动！待我去会她！”

童石红道：“不！还是我去，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古浪却是执意不肯，况红居尖锐的嗓子，不住地叫着，甚是刺耳。

童石红道：“还是我去，不会有什么事！”

古浪终是不放心，浦儿一旁道：“不要紧，我陪童姑娘去，两个人总好一些。”

古浪本来不答应，可是童石红坚持不要古浪出面，古浪只好让浦儿同去。他们二人沿索而下，飞快地奔向树林之中。

立时，况红居大声的叱骂声，阵阵地传了过来，使得古浪很是担心。

他再也捺不住，飞身而下。

他沿着绳索，飞快地落下了小楼，向那片树林飞奔而去。这时他耳中听得阵阵喝叱之声，不禁越发心急，循声飞快奔去，忖道：“莫非他们已经动

起手来了？”

古浪心急之下，纵跃如飞，闪电似的在林木中穿越着，不时来到近前。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童石红并未动手，倒是浦儿与况红居打在一起。

况红居好似怒极了，一眼看见了古浪，立时发出了一声长啸，腾身飞开。

她怪笑着说道：“哈！你果然来了……”

不料说到这里，浦儿竟追了过来，喝道：“想逃吗？”他双掌迅似沉雷，向况红居的背后击了过来！

别看他年纪轻轻，这双掌之力，竟也有龙虎之威，直逼况红居背心！

况红居大怒，闪身让开，喝道：“你找死么？小鬼！”

古浪连忙喝道，“浦儿，你且退下！”

浦儿好似不太乐意，古浪又喝道：“浦儿，我有话要与况婆婆谈，你先停手！”

浦儿这才不再进招，但是他仍然没有退下，双手插着腰，紧紧地盯着况红居。

况红居气得脸色发白，骂道：“讨厌的东西！”

浦儿也不生气，只是全神贯注在她身上，仿佛只要她一动手，立时便要接上似的。

况红居对古浪道：“古浪，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古浪含笑道：“况婆婆，我与童姑娘的事，想你已经知道了！”

况红居闻言面色一变，叫道：“什么事？我怎么会知道？”

古浪仍然含笑自如，说道：“我与童姑娘已经订了终身……”

话未说完，况红居大叫道：“啊！真有这等事？”

古浪正色道：“我绝不骗你，你可以问童姑娘！”

况红居一步跨到童石红面前，尖声问道：“石红！真有这么回事？”

童石红低头不语，况红居大怒，骂道：“好个不知廉耻的丫头……”

才骂到这里，古浪已经喝道：“况婆婆！婚姻乃是正事，何耻之有？”

况红居被他说得面上一红，怪叫道：“你还敢教训我？”

说着衣袖一摆，已然到了古浪身前，其实她并不准备动手，只不过走近了些，一旁的浦儿却会错了意，他叫道：“老鬼！这边还没完！”

掌随话出，右掌以万钧之力，拍向况红居的肩膀。

况红居大怒，喝道：“这孩子真是找死了！”

她身子一晃，已然躲过，大袖一指，一股莫大的劲力，向浦儿当胸涌了过来。

浦儿似乎也知道厉害，怪叫道：“哟！功力倒不错！”

随着这声怪叫，他已经飞出了一丈以外。

况红居欲待追上，古浪已拦了上来，说道：“婆婆何必与他一个小孩子生气？”

况红居也感觉到，自己这把年纪，与浦儿动手也实在不像话，只得强自忍住，怒道：“这孩子胆子忒大，竟敢对我如此无礼！”

这时浦儿转了回来，竟还要动手，古浪把他拦住，作色道：“浦儿，你这是怎么了！”

浦儿闪动着一双大眼睛，说道：“你们住在南楼，我就有保护你们的责任！”

古浪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好兄弟！谢谢你，不过这位老婆婆

乃是自己人，没有事的。”

浦儿这才退向一旁，说道：“如果她再动手，我可不准人再拦我了！”

况红居见平空冒出这么个黑孩子，莫名其妙地缠着自己，气得连连摇头道：“这孩子，这孩子……”

古浪正色道：“况婆婆！你在江湖上侠名昭著，不像其他那些老人，希望你能明白阿难子前辈的心意，不要与我为难。”

古浪的话说得况红居一怔，她沉默不语了。

古浪接着说道：“我与童姑娘彼此互爱，患难之中，承蒙她委身相随，此情实在可感，尚请况婆婆成全我们才好。”

况红居望了童石红一眼，问道：“你们已成了亲么？”

她语气虽然略软，但是面色未霁，看来仍是令人莫测喜怒。童石红摇了摇头，低声道：“还没有……”

况红居的面色这才稍好，哼了一声道：“一个女孩子，竟这么不知自重自爱，我苦苦地追着管你，还不是为的你好？”古浪听她口气已软，心中甚喜，接口道：“况婆婆，我与石红虽然订了亲，可是彼此极为敬重，绝不敢有丝毫不当的行为，请你放心！”

事到如今，况红居有火也发不出来了，她发了一阵怔，突然问道：“还有那个姓桑的女孩，跟你死缠活缠的！”古浪连忙接道：“桑姑娘虽然逼婚，我已全力拒绝了！”这时浦儿在一旁接口道：“这话可是不假，我知道得最清楚！”

况红居回头瞪了他一眼，理也未理，浦儿气得直翻眼皮。况红居又问道：“这个桑燕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古浪奇道：“这宅子的主人桑九娘，难道您不知道么？”况红居道：“桑九娘……我不曾听说过她呀！”

古浪很是诧异，说道：“方才九娘说与你是旧相识呢！”况红居仍是摇头，说道：“不可能的！我并不认识什么桑九娘！”

这时古浪突然想起，很多老人都不知道桑九娘，但是提起她的别号来，却是无人不晓。

古浪想着便道：“她早年行侠江湖，有个别号叫‘千尾凤’！”这三个字出口，况红居也像那些老人一般，大为震惊。她啊了一声，说道：“啊！是她！原来她还在人世！”童石红在一旁问道：“婆婆，你认识她么？”

况红居连连地点着头，一言不发，神情很是怪异。

古浪又道：“她就是桑燕的姑婆，所以桑燕才这么有恃无恐！”况红居点了点头，说道：“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幸亏我与她有旧，不然我闯入此地，就有一场麻烦呢！”才说到这里，突听浦儿喝道：“是谁？”

众人一同循声望去，只见林隙之间，走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他笑着招呼道：“浦儿，是我！”

浦儿笑着迎了上去，说道：“呀，好久不见你了！”那少年说道：“我有公事，少时再聊天！”

他说着，走到了况红居的面前，施了一礼道：“这位想就是况老师吧？”

况红居点点头，说道：“不错！你是什么人？”那少年道：“在下名叫石泉，跟着九娘作事的，这儿有请柬一封，是九娘派我送来的。”

况红居慌忙接了过来，打开看了看，笑道：“多谢九娘，你回去代复，明日准到！”

石泉施礼而退，拉着浦儿聊天去了。

况红居道：“九娘明天设宴呢！”

古浪道：“况婆婆，关于我与石红的事……”

况红居道：“等你本身的事了结后再谈！我明日宴后，会来访你一谈！”
说罢越林而去。

第二天平静无扰地过去了，古浪和童石红，在中午时分，也接到了桑九娘的请帖。

二人就此事讨论起来，童石红道：“桑九娘设宴，怎么会连我们也请？”

古浪思索了一阵，说道：“她一定是要把问题当面解决，这样也好，省得我闲居在此！”

童石红双手托着腮，担心他说道：“不知道她会把我们怎么样？”

古浪笑道：“放心，她是成名人物，当着况婆婆和哈门陀，绝不会作出悖理之事。”

童石红道：“我担心桑姑娘不会如此罢休的。”

古浪气道：“她能怎么样？她若是再闹下去，可就是太没有廉耻了。”

二人正谈说间，浦儿匆匆跑来，说道：“准备好没有？咱们该走啦！”

古浪笑道：“现在就走么？”

浦儿道：“现在还早么？你们两个只要一谈，仿佛什么都忘了似的，真奇怪！”

古浪及童石红被他说得面上一红，古浪笑道：“好吧！我们走吧！”

这时古浪已换好了一身玄青色长衫，显得英俊挺秀，神采奕奕。

童石红则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裙衫，翠袖飘摇，婀娜多姿。

当他们二人同时站立时，浦儿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连连点头，古浪见状叱道：“你做什么怪？还不快走！”

浦儿笑着转过了身子，自语道：“真个是郎才女貌……”古浪等气笑不得，跟在浦儿身后，走下了这座风光绮丽的“南楼”。

古浪问道：“青山庄可是山下那家酒店？”

浦儿摇头道：“那叫青山楼，青山庄是在堡内，九娘似乎特别喜欢‘青山’两个字，很多地方都被她取名叫‘青山’呢！”

傍晚时分，寒风阵阵，出奇的寒冷，浦儿缩着脖子道：“看来还要有场雪下呢！”

古浪算了算，离开“青海”已经好几个月了，事情还未弄出头绪，心中很是焦急，忖道：“管它是好是坏，但愿今天能够有个结果！”

他们在白石铺成的小路上，缓缓向前走着，古浪见这么大一块地方，都被桑家堡修葺过，心中很是佩服。

他们高明的地方，是善于利用地势，保持天然景色，虽然有很多巧妙的安排，但是不着丝毫匠斧之痕。

等走完了这一列白石铺成的小道之后，右边有一条很宽的道路，通向后山。

浦儿道：“往这边走！”

他们顺着这条大路走去，山坡之下，有不少的房舍，住着很多人，都在举炊煮饭。

古浪很是诧异，问道：“这些人都是做什么的？”

浦儿笑道：“他们原是山中的土著，由于九娘买山之后，不愿把他们驱

走，便把他们集中起来，建与房舍，要他们整理这片山林。”

古浪点头道：“这倒是好办法！”

越过了这一片房舍之后，景色更是清幽，那条大路静悄悄地躺在两排寒林之间，有一种独特而又无法形容的风光。

童石红感叹道：“若是有这么一块胜地居住，谁还愿意再到江湖中走动呢？”

他们一路赞赏着，突然面前一片清绿，举目望去，青山碧碧，林木茂密。

古浪不禁大力惊奇，说道：“这分明是一片春山图，哪里寻得出冬天的味道来？”

浦儿接道：“只有这一片山，是特别经过药物培植的，所以是终年长青，也是九娘最喜欢的地方！”

古浪道：“这个老婆婆真是享尽人间清福了！”

这时远远已经望见一排青绿色的房舍，不少下人正在忙进忙出。

古浪问道：“那就是‘青山庄’么？”

浦儿点头道：“对啦！我们来得正是时候，赶上用茶，你们可以尝尝桑家堡的‘青山茶’！”

二人听他这么一说，越发神往不已，立时加快了速度。

不一会来到了近前，这片房舍极大，除了不少的单间外，中间有一间大厅，想必就是所谓的“青山厅”了。

浦儿与门口一个忙碌的小童说了几句话，转身对古浪道：“请你们先到侧厅休息用茶！”

古浪及童石红便随在浦儿身后，转向一间小房而去，才到门口，便见桑鲁歌推门迎出，笑道：“为何不早些来？我已等了多时了！”

古浪连忙称谢，随着桑鲁歌进了这间雅房。

进房之后，古浪及童石红不禁颇为惊讶，原来这间房间很小，开着大窗户，光线十分充足。

房中的布置，摆设得真个是“青一色”，除了青色以外，再也找不出别的颜色来。

桌上切着几盘水果，也全是青皮青肉，让人叫不上名字来。三人坐下之后，古浪立时称谢道：“多谢桑兄昨日仗义执言，但愿不要为此影响了贤兄妹的感情才好。”

桑鲁歌一笑道：“不会的！到底我还是堡中唯一的男主人！”

这时浦儿亲自送来了茶，所用茶盘、茶碗，都是碧色，那杯中之茶更是碧绿清澈芳香入鼻。

桑鲁歌笑道：“这茶是姑婆自己栽培的，二位尝尝！”

古浪及童石红端起了杯子，略一呷试，果是芳香满口，沁人心脾，不禁赞道：“这真是仙人之饮了！”

他们闲谈着，桑鲁歌却是绝口不提宴会之事。

古浪虽然很想探听一下宴会的虚实，但是又不便开口，只好耐心地等待着。

桑鲁歌只是亲切地接待他们，谈话之间，总是回避着很多问题，弄得古浪满腹狐疑。

大约一盏茶的时间过去，浦儿又推门进来，在桑鲁歌耳旁低语几句。

桑鲁歌笑了笑，说道：“好了！我们到大厅去吧！”

古浪等随着他出了这间小房，沿着走廊折入了那碧绿色的大厅。

这间大厅十余丈见方，布置得美仑美奂，也是全一色的绿色。

在一大扇竹屏风之后，摆着一张大圆桌，也是漆成了青色。

桑鲁歌笑道：“我桑姑婆特别喜欢自己的姓，所以这里全是青绿色。”

他们在竹椅上坐下，几盏巨大的吊灯，发出了浅青色的光芒，把室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古浪看着这等情景，心中好不惊讶，忖道：“这种安排要用多少人力物力啊！”

除了忙着工作的小童外，只有古浪等三人，其他的人一个也未出现。

古浪正要询问，却见金旭光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黄色大袍子，精神很是旺盛，老远就笑道：“哈哈！你们比我还饿！”

古浪等连忙站起招呼，金旭光坐下之后，左右看了看，说道：“他们还没来么？”

桑鲁歌道：“就要来了，金老，你这一天到哪去了？”金旭光道：“有个死约会，忙了一天，总算弄完了！”古浪心中一动，问道：“金老可是为琴先生的事……”金旭光抢着说道：“可不是！这老儿的功夫进步得惊人，真是出我意料之外！”

古浪问道：“不知结果如何？”

金旭光正要说话，桑九娘等一群人已进入了大厅！

第二十一章 天从人愿

金旭光正要说话，桑九娘等一群人已进入大厅。

为首的是桑九娘，身着玄色裙衫，身后的三条彩带，衬着淡青色的光芒，上缀的金珠珍宝，闪闪发光，双目坚定，不怒而威，身侧站着桑燕，穿的是浅红色的衣服，双目不时的瞧在古浪身上，又从身后转出许多人，其中一五十多岁老妪，手捧一玉盒，盒上光彩四射，面色凝重。

桑九娘含笑跟在场的每一位点头，随后落坐在一张大竹椅之上，不徐不急的道：“今天承各位好友来参加这个宴会，我非常感谢诸位，谨以此宴来欢迎各位朋友，也好了却许多往事。”

桑九娘说着，便命下面的人即刻上菜，一时，本来很宁静的“青山厅”变得热闹起来，每一道菜都是山珍海味，加以种类繁多，式样怪异，味道奇特，众人无不交口称赞。

古浪看了一眼狼吞虎咽的金旭光，说道：“金老，琴子南可是被你解决了？”

金旭光抬了一下眼，吐出嘴里的骨头，说道：“解决倒谈不上，这老鬼的功夫非常怪异，若非我功夫一日也没搁下，还真不容易打发呢！”

金旭光又吃了一口菜接道：“这老鬼求功甚急，一掌败于我，此时恐已在百里之外了。”

古浪心中忖道：“琴先生的功夫已是了得，这金旭光的功夫更是高强啊！”

古浪正在想的时候，无意接触到桑燕的目光，后者正用一种说不出的复杂表情看着自己，不由想到：“不知我有何长处，值得她如此爱我，若不是脾气太坏，倒也是才貌双全！”

正当古浪想得入神的时候，忽听桑鲁歌道：“古兄弟，一代笔主，可喜可贺，小弟仅以水酒祝贺你与童姑娘！”

古浪与童石红大方地站了起来，古浪满怀感激地说道：“这一路承蒙桑兄的照顾，小弟铭感五内，但愿以后长相共处，与桑兄一起行侠江湖。”

桑鲁歌看了一眼古浪，颇为深意地含笑不语。

古浪看到桑九娘仍是一语不发，下面的人不断地上菜，每菜她只尝一筷，并饮着好几种不同颜色的酒。

古浪不由忖道：“这老婆婆真是享尽人间之福，这等雅店，这等饮食，难怪她终老此间，不肯再出江湖了。”

突然古浪发现哈门陀也在席间，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古浪不由惊道：“呀！这老鬼又来了，丁讶又一直未现身，桑九娘尚惧他三分，今日怕无人对付得了。”

古浪低下了头，又随意地吃了一些，把目光转向别处，古浪突觉一只柔滑温腻的手，握住自己的手。

古浪转脸一看，童石红一双深情的大眼正灼灼地看着自己，古浪把她的手反握在手中忖道：“石红真是纯洁可爱，待春秋笔之事一解决，早日与她共缔鸳盟才好。”

正当古浪想得发呆的时候，桑九娘突对大家言道：“承蒙各位对我桑家堡异常厚爱，我想借此机会了却一桩公事和我自己堡里的事。”

桑九娘说完，示意旁立的妇妪，妇妪捧了那玉盒，走至一案前，把玉盒摆在案上，点燃了两只巨烛，然后又退至桑九娘身后。

桑九娘又道：“案上摆的是‘春秋笔图谱’，这一代春秋笔主已产生，春秋笔向以行侠仗义，行走江湖，有德者居之，桑家堡不容贪奢之人。”

桑九娘神情肃穆他说完了这些话，环目四周，只见哈门陀仍是自斟自饮，丝毫未当作一回事。

桑九娘又转向古浪，说道：“古浪，你出来！”

古浪整理了一下衣衫，非常镇定地走了出去，站在桑九娘的面前。

桑九娘缓缓地又说道：“古浪，你是阿难子选出的这一代笔主，阿难子的眼光大概不会错，只看你的造化如何。”

桑九娘说完之后，又声色俱厉地道：“你私自进入梅园放人，一意孤行，目无尊长……”

古浪正想回口的当儿，只见桑鲁歌很快地到桑九娘身前俯首讲了几句话，桑九娘顿时又道：“今日念你年少无知，一方面也是燕丫头作怪，私自监禁，我向来是恩怨分明，少时再命燕丫头向你及童姑娘赔不是也就罢了！”

这实在是大出古浪意料之外，忖道：“外人都道桑九娘脾气怪异，尤其护短，不知今日何以对我这么宽大，想是桑鲁歌仗义执言！”

古浪想到这里，道：“我一路至桑家堡也多有不该，九娘原谅已属万幸，道歉之事千万不可！”

桑九娘却是不肯答应，转向桑燕说道：“都是你一人惹出来的祸，还不斟酒去向童姑娘赔不是！”

只见桑燕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往常的泼辣刚烈作风已不复存在，缓缓地走至童石红的面前，说道：“童姑娘，都是我的不是，不该这样对你，是我一时……只盼你能原谅我才好，现在以水酒一杯，聊表道歉之意！”

桑燕说完了，然后一口气把酒喝了下去。

古浪不由忖道：“这桑燕能够一改平日作风，毫无忸怩之态，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桑燕又姗姗地向古浪走来，然后说道：“都是我不该，希望能原谅……”

桑燕讲完了这些话，眼圈一红，几乎落泪，飞快地回到了桑九娘身后。

古浪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好像觉得自己亏待桑燕甚多，不由得有些内疚。

此时，桑九娘说道：“好！燕丫头已道过歉了，你们该不会与她一般见识吧！”

这时酒菜又上来，古浪归了坐，这时所上之菜都是清一色的素菜，香味扑鼻。

古浪看了这些奇特的菜，不由暗想：“恐怕王母娘娘也未必有这等享受。”

这时金旭光已在旁边吃得呷呷有声，好似很久没有尝到这等滋味，一抬眼看到古浪注视自己，不由笑道：“看什么，还不吃！机会难得呢。快吃！”

说完了，也不待古浪回话，又埋头大吃起来。

古浪才来时，因心中有事，未能开怀痛饮，此时桑燕的误会一解除，心中释然，与童石红也就开怀大饮起来，烦恼暂抛脑后，一口一口地吃起菜来！

古浪这时看到哈门陀也在慢慢地啜饮，不时地把目光飘向案上的“春秋笔图谱”。

再一看桑燕，正红着两只眼睛，羞涩地看着这边，看到古浪又把头转向别处。

古浪奇怪桑燕何以有这么大的转变，不由想道：“这桑燕看来对我仍是

一往情深。唉，不知如何来摆脱这些烦恼。”

突然浦儿跑来说道：“嘿！快！我拿了一瓶百年老酒！”

古浪笑道：“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金旭光接过了酒瓶，一下就喝了小半瓶，舔了舔嘴唇，埋怨地对浦儿说道：“你这个小子，是不是从‘东楼’地窖里取来的，才弄来一瓶，真是！”

然后回过头对古浪说道：“这是九娘亲自酿造的‘冻梅酒’，是用雪水酿造的，这小子拿起来倒怪方便！”

浦儿气得大叫道：“这是九娘让我拿来待客的，你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差不多都给你喝光了！要不是古兄在场，你想喝都喝不成！”

浦儿说罢，分别敬了每人一杯，古浪一尝，果然味道奇佳，一种清凉之香，味似梅又似麝，一看童石红，也已饮得脸红红的。

古浪看九娘对自己如此好，由衷谢道：“谢谢九娘，这等佳肴，我还是第一次尝到。”

九娘笑道：“这算不了什么，还有更好的酒，只是比较难酿，费事罢了！”

古浪看着席间所坐的，都是一些名震江湖的人物，不由心中忖道：“不知何日才能扬名天下？自己一心学武，志在替天行道，何日才能达成愿望？以后的折磨还不知有多少！”

桑九娘此时与况红居闲聊，她们好似许久未见的老姐妹，一谈就没完！

桑九娘低声对况红居说道：“老妹妹，咱俩也不是外人了，你准备什么时候让我喝你侄女的喜酒？”

况红居笑道：“石红这丫头，背着我就跟古浪定了百年之约，好在古浪不是浪荡子弟，等他‘春秋笔’技艺学成之日，就给他们完婚。”

桑九娘又道：“老妹妹，我还有一事相求，请你务必答应才好！”

况红居不由奇道：“老姐姐，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好了，只要我能办到，绝不会推辞！”

“如此甚好！”

桑九娘把声音更放低了一些，俯首过去，只见况红居频频点头，最后说道：“这也无妨，我一定成全的！”

桑九娘又道：“那就麻烦了，只看燕丫头她造化如何。”

这时酒已过三巡，大家都已有饱意，这时桑九娘又对大家说道：“请大家休息休息，等会儿还有菜！”

古浪心中忖道：“乖乖！吃了这么久还没有完，少时还有佳肴，‘满汉全席’也不过如此了！”

这时客人三三两两地都走到庭园之中，古浪与童石红、浦儿也到了外面，园内奇花异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尤其是童石红更是高兴万分。

古浪看见桑鲁歌与桑燕在说话，桑燕不时地点头，再一看哈门陀，已不在了。

况红居走了过来说道：“石红我有话要同你说！”童石红过去，只看况红居与她说了一些话，童石红似感为难，又感欣喜的样子。

突然金旭光对浦儿说道：“嘿！小子，下面的酒席还没开出来，你再去偷一瓶酒来喝喝如何？”

浦儿笑道：“要喝酒也行，老规矩！你得教我一套功夫才行！”

金旭光笑骂道：“你这猴小子，就会敲诈，压箱底的一点功夫，全给你学去啦！”

浦儿气道：“要教就教，不教就没酒喝！”

金旭光转脸对古浪道：“这小子，知道我生性好酒，就出了这么一个歪主意，真是拿他没办法！”

古浪也笑道：“金老，你就教他一手，借此也可让我们开开眼界，你说如何？”

金旭光笑着对浦儿说道：“好了！好了！我教你一套暗器手法，叫‘三花吐蕊’，你可要看清了，我不教第二次！”

金旭光说着，就在园中摘了一朵不知名的小花，拿在手上，然后把花甩在了半空，接着就看见金旭光食、无名、中指急速地弹了三下，那朵花好像被什么力量牵扯往似的，一连飞出去几丈，落在了地上。

浦儿赶忙拾起一看，只见花朵丝毫未损，只是其中三根花蕊没有了，再一看这三根花蕊插在了对面的一棵树上，浦儿不由暗惊道：“好家伙！这种功夫，不要说见过了，听也没听过呀！这玩意还要学会了‘隔空点穴’和‘借力使力’才能练这暗器功夫！”

“金老的绝技，真是使晚生大开眼界了！”

古浪看了之后，与旁立的人同时赞美着。

金旭光玩笑着说道：“雕虫小技，算不得什么，只不过骗杯酒喝喝，倒叫各位见笑！”

古浪心中想道：“这老鬼的暗器功夫，真是练到家了，不知以他的功力比哈门陀如何？若他能打败哈门陀的话，倒也了却我一件心事。”

古浪一想到哈门陀，不由得又在人群中寻找，可是哪有人影，而且连桑鲁歌及桑燕也不知去向。

这时几个小童，分别端来了香喷喷的热茶。

古浪自习武以来，从未有过这等享受，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却能得到这么一份安逸的情趣！

古浪心中又忖道：“且不管它以后的烦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了不起的！”

古浪正在沉思之际，忽见桑鲁歌与桑燕由后转来，桑燕站到了桑九娘身后，桑鲁歌却一直地向自己走来，并且对古浪说道：“古兄弟，我有一件要事与你相商，不知可否借一地方说说！”

古浪笑道：“有何不可！桑兄既有事相商，我们就到那棵大树后的假山石旁，你看如何？”

“如此甚好！”

古浪与桑鲁歌避开了人群，走到了假山旁，桑鲁歌对古浪言道：“我有一不智之请，希望古兄弟尽弃前嫌，答应才好！”

古浪心中虽然不停地在狐疑，可是桑鲁歌沿途一直照料着自己，日前又仗义执言，万万没有回绝的道理，因此笑对桑鲁歌道：“桑兄有话请说好了，只要我古浪能够办到，绝不会让桑兄失望就是了！”

桑鲁歌看着古浪说道：“我知道古兄弟会给我这个面子，只是此事很难启口……”

古浪心中暗想道：“奇怪！桑鲁歌一向豪气大方，像这样吞吞吐吐，还是首见，莫非真是疑难之事不成！”

古浪心中想着，笑对桑鲁歌道：“桑兄但说无妨，小弟愿听差遣。”

桑鲁歌沉吟了半天，最后始道：“古兄弟！你看我们这桑家堡如何？”

古浪不知他为何提出这个问题，于是接道：“桑家堡人多园广，遍植奇花异卉，可以说是人间仙境了！”

桑鲁歌又接道：“你看我姑婆与我桑鲁歌如何？”

古浪更是摸不着头脑，含笑答道：“九娘一堡之主，恩怨分明，不愧为武林领袖人物，桑兄英俊爽朗为人热忱，对小弟更是恩重如山，实是难以寻得的好朋友！”

桑鲁歌又沉吟了一会道：“过奖了！古兄弟，你看我那燕妹如何？”

古浪心中一动，略有所悟，想了一下道：“令妹天真浪漫，只是刚愎自用……”

桑鲁歌突然道：“我向古兄弟提一门亲事如何？”

古浪不由一惊，忙道：“桑兄，我已与童姑娘订下百年之盟，桑兄何出此言？”

桑鲁歌显得很不好意思，叹了一口气道：“唉……你当知舍妹，她想到以前所做实在不对，不由得心中懊悔，且对你钟情已深，我看她日来痛苦异常，手足情深，禁不住有此不情之举，尚望古兄莫予见怪，是否……”

古浪一时倒说不出话来，心中忖道：“这桑鲁歌倒是性情中人，此意分明是提亲，回绝也不好，不回绝也不好，桑燕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我，我又何尝不明白？这门亲事，总不能冒冒失失就认了下来，再说对童石红也无法交待，还是拖几日再说！”

古浪想到这里，便对桑鲁歌说道：“桑兄所提之事，我一时也无法决定，再说‘春秋笔’之事尚未了结，哪能又论婚嫁，容小弟考虑几日，再来回答，你看如何？”

桑鲁歌笑对古浪言道：“当然！当然！只希望古兄若不是过分勉强的话，千万赏我个脸面吧！”

桑鲁歌说完之后，又回到厅内，去忙下一顿大菜！

古浪想不到半途却出了这等事，心中毫无主意，想那桑燕并无大恶，只是这一阵子交恶已久，再说自己也实无此意。

这实在是给了古浪一个很大的难题，顿时使他变得没有主意了。

古浪想着想着，又回到了人群之中，看着童石红坐在一石凳上发呆！

古浪走上前去问道：“石红！你有什么事，况老师可是与你谈些什么？”

童石红一看到了古浪，显得非常高兴，说道：“刚才婆婆与我谈了许多，她虽然怪我不听教训，但她并没有坚决反对，只说要等到你‘春秋笔法’习完之后才能谈婚事。另外，她还附带一个条件！”

古浪不由笑道：“只要况婆婆能够答应，已属万幸，我这就去问她有什么条件。”

古浪说完了，便绕着花园，去找况红居了。

古浪终于在一排矮树旁找到了况红居。

没有等到古浪开口说话，况红居已道：“古浪！我等你很久了！”

古浪接道：“况婆婆找我，可是为了童石红之事吗？”

况红居笑骂道：“别装傻了，你来找我，还不是为了石红的事！”

古浪对况红居道：“这里先谢谢况婆婆的成全，只不知况婆婆附带的条件是什么。”

况红居道：“其实这个条件，也不是对你无益的，你要想开点，其实这也是为你好！”

古浪道：“况婆婆，有什么事，请说好了！”

况红居道：“你‘春秋笔法’习成之后，与石红结为夫妇，自是很好，可是你可曾想到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心情？”

古浪惊道：“什么！”

况红居道：“这女孩子爱你如痴，难道还要我说出她的名字？”

古浪说道：“唉！你不讲，我也知道是谁了，你说的是桑姑娘！”

况红居道：“是的，她不是一直爱着你吗？”

古浪叹了一口气道：“方才桑鲁歌已向我提过了！”

况红居笑道：“你答应了没有？”

古浪回答说道：“我告诉他，我要考虑几天，等问过了石红再回复！”

况红居又道：“我看你也不用考虑了，桑姑娘虽然野些，但是品貌俱佳，爱你亦深……”

古浪正色道：“况婆婆此言差矣，我古浪并非滥情之人，婚姻本靠缘分，我与桑姑娘既无缘分，也只好辜负她的用情了！”

古浪看了一下况红居的脸色，接着又道：“况且这时诸事未了，心情很乱，实在无心再去谈这些！”

况红居点了点头，说道：“好！你有此心胸，我很佩服，以前倒把你看错了，不过你可以仔细的想想，能够不辜负桑燕对你的爱心才好！”

古浪心中很是紊乱，桑鲁歌及况红居先后向自己提起此事，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耳旁又听况红居叮嘱道：“你考虑一下再说吧！”

古浪告别了况红居，很想找到童石红，与她商量商量这事。

可是古浪却遍找不着童石红，正当古浪走在了一排竹林前，忽听得喁喁的谈话声，古浪进内一看，只见童石红正在和桑燕低低地私语。

桑燕一见古浪，突的脸颊飞红，转身隐入林中。

童石红也是含笑不语，双目注定了古浪，古浪不由奇道：“你怎么会与她一起聊天？”

童石红笑道：“我与燕姐姐正在谈些事情！”

古浪心中暗想道：“这倒怪了！半天的工夫，童石红会与桑燕这么好，不知是何原故？”

古浪正在忖思的当儿，童石红开口问道：“我婆婆刚才与你谈的条件如何？”

古浪看了一眼童石红，正色道：“没想到你婆婆出了这么一个难题，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童石红感激地看着古浪，说道：“你还是答应吧！”

古浪啊了一声，颇感惊奇地问道：“你忘了，她把你当作‘囚犯’关在梅林之中吗？你有没有想到以后还可能发生这种事？”

童石红答道：“那是以前的事了，再说燕姐姐也不是作恶多端的人，她所做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她实在也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再说刚才酒宴之间，她也向我们道了歉，我们不应再记前嫌，你说是不是？”

古浪看着童石红的一片纯洁，胸无城府，心中不由爱极，一把把童石红抱在了怀中！

童石红忸怩地道：“快放开！等一下让人看见了，多难为情！”

古浪轻轻抚弄着童石红的头发，低声说道：“你现在可以容纳桑燕，你

可知桑燕容得下你吗？”

童石红抬头说道：“燕姐姐为了你也是花了不少心血，再说她本心也不坏，现在再让她不爱你，那就太难了！”

古浪心中一想，虽说桑燕一切的事情，均是出于爱自己，奈何自己已情有所钟，心中已难容纳别人。

古浪转脸对童石红说道：“你与桑燕刚才谈些什么？你们可是相处得很融洽，你想要我怎么样？你干脆说出来好了！”

童石红听了古浪的话，正色道：“我与燕姐姐现在相处得很好，你不必担忧，而且我婆婆又以此为条件，我看你就答应了吧！”

古浪心中忖道：“石红如此说，只因是况红居以此为条件，再说又牵扯到这么多人情，本想石红会与我一样想法，不想她却催着我应允，我若是应允，只怕以后难得清静了！”

古浪想到这里，便对童石红说道：“我心中早已有决定，不必再争论了！”

童石红一呆道：“啊……古浪，没想到你会这样固执，婆婆的条件怎么办呢？燕姐姐对你的爱意又如何呢？”

古浪与童石红也谈论不出一个结果，一会儿浦儿跑了过来，急忙地道：“快！快！吃饭的时候又到了！”

古浪见浦儿猴急的样子，不由笑骂道：“看你馋得那个样子，说不定等会盘子都给你吃了下去！”

古浪与浦儿说笑着，进入了大厅。

只见人聚齐了正等着吃饭，再一找哈门陀，已不见踪影，古浪不由嘀咕起来。

金旭光早已坐在了原来的位置，一副等吃的样子，一见浦儿，急忙问道：“嘿！小子！你酒可拿到没有？”

浦儿嘻笑道：“那还会错得了，你没看我衣服里面鼓鼓的吗？”

金旭光喜笑颜开道：“来！来！坐在我身边，一块吃！”

古浪看了之后，忖道：“这老小二人，真不知是怎么长的，馋成这个样子，等到菜上来，不知该是一副什么德性！”

金旭光又对古浪说道：“最精彩的就是这后半桌酒席，都是桑家堡的名菜，所以我前一桌没有吃什么！”

古浪不由暗暗好笑道：“乖乖！还说没有吃什么！要真吃还得了！”

桑九娘仍与桑燕、桑鲁歌坐在一起，古浪见桑燕收起任性的作风之后，倒也显得端庄不少！

况红居这次坐在了离九娘不远的一张桌子旁，桌子旁坐的全是一些不知名的老者，想来大概都是些三山五岳的人物吧！

不一会，出来了一些穿青衫的童子，高矮都一致，服务得也异常周到，端菜、下菜全都是他们的事，衬着这青山厅更是显得幽雅！

每一桌都先摆了四盘鲜果，都是应时水果，削好了皮，插上牙签，古浪尝了一块，果然清凉淡香，余味无穷，不禁又连吃了好几块。

又耽搁了一会，这批童子一一地上菜，上的菜都是珍禽异兽，奇怪已极！

古浪心中想到哈门陀的事，心里总是放不下，心想桑九娘尚惧他三分，不知如何才能应付过去！

金旭光见古浪呆呆地想着心事；便说道：“古浪！你有什么事告诉我，我也可替你拿个主意解决一下！”

古浪忖道：“金旭光应付琴子南已感吃力，恐不能应付哈门陀，不过告诉了他，到时多一个帮手也好！”

古浪心里想着，便对金旭光说道：“我一路到这，有不少厉害的人物跟着我，其中一个最厉害的，我当时还误投他为师，唉……”

金旭光一看古浪这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说道：“这厉害的人物比琴子南怎样？”

古浪沉吟了一下道：“比琴子南还要厉害三分！”

金旭光不由气道：“啊！如此厉害的人物，来时我倒要会一会。”

古浪听罢，微微一笑，便与金旭光及浦儿举杯共饮起来！不一会，大家都开始敬起酒来，顿时整个“青山厅”又变得热闹非凡，偶尔也有猜拳行令之声。

古浪一直保持着警觉性，突见桑鲁歌及桑燕，遥遥地向自己这一桌走来！

古浪与童石红连忙站起来，只听桑鲁歌说道：“我兄妹二人谨代表桑家堡向二位敬酒！”

古浪连忙说道：“不敢！不敢！理当我们敬贤兄妹才是！”桑燕一直是羞涩地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一副楚楚可人的样子，奈何古浪早已心有别属！

桑鲁歌敬完了古浪他们，又转到别的桌子敬酒去了！

古浪于是对童石红道：“石红，我们也去敬九娘！”说完了，古浪与童石红双双走到了九娘面前，深深一揖说道：“九娘！谢谢您对我们的款待，我们敬您一杯酒，祝您永远健康快乐！”

桑九娘听了这话，露出了一丝和蔼的笑容，说道：“谢谢你们二位了，简陋得很，多吃……”

古浪敬完了桑九娘之后，又去敬况红居！

只见况红居笑嘻嘻地说道：“你们两个真是郎才女貌！”

古浪不好意思地称谢道：“况婆婆过奖了……都是婆婆的成全，晚辈感激不尽！”

况红居听了古浪的话又道：“先别说谢！还有许多事未作了断，你可不要忘了，磨难总是在后面的！”

童石红应道：“婆婆说得是，不过，我想古浪会成功的！”

古浪与童石红敬完了酒，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古浪不时地用眼睛环视四周，担忧着哈门陀的出现！

厅前巨烛燃着，案上摆的是春秋笔图谱，对古浪发出莫大的吸引力，案前站的两个老妇，虎视眈眈地守护着，由她们神情上看，定是高手无疑，古浪不由摸着自己怀里的“春秋笔”，幻想到技成之后，行侠江湖的情景！

突然，一小童唤道：“面前的这位，可是古相公吗？”

古浪答道：“不错，有什么事？”

小童连忙一揖到地，恭敬地说道：“九娘有事要与古相公相商，烦请相公过去一下！”

古浪一听是桑九娘找自己，心想一定是关于自己的事，忙应道：“我马上就到九娘那里，烦请转告一声！”

古浪刚刚离开桌子，刚才那小童又回转来，说道：“九娘已在书房相候，特命我来带领相公！”

古浪拱了拱手，便尾随童子之后，经过了许多回廊，来到了一个所在，

古浪轻轻地敲了敲门，便听到九娘在内应道：“是古浪吗，门没有下闩！”

古浪一推开门，只见一间不算小的房子，四周墙壁全是书架，所存之书，不下千部之多，中间有一大条案，九娘坐在案后。

古浪见了九娘，深深一礼道：“九娘叫我何事？可是有关春秋笔之事吗？”

九娘摇了摇头说道：“春秋笔之事，暂且勿提，我另外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古浪心里想到，恐又是桑燕之事，反正自己已有决定，任她怎样问，我也是这么回答！

不过事情却出乎古浪意料之外！

九娘问道：“古浪！你来见我时阿难子可曾给你我的信物？”

古浪听罢，不由大吃一惊，不知如何作答。却又不擅于说谎，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九娘又缓缓地道：“那是一颗红珠……若不是给了你，难道是遗失了？或是给了别人了？”

古浪一听桑九娘如此说，心里忖道：“事到如今，九娘又逼问我，我就是隐瞒也隐瞒不了，不如告诉她吧！”

于是古浪低下头说道：“阿难子师父把红珠给我了！”

桑九娘一听，不由奇道：“那你见我时，为何不拿出来？快给我看看。”

古浪慢慢地说道：“我把它送给了一个人！”

桑九娘一听，不由大怒道：“你把它送给了什么人？”

古浪连忙应道：“我把它送给了一路上照料我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丁讶！”

桑九娘一听古浪这样说，急忙问道：“你说的丁讶，可是瘦瘦小小，而功夫奇大？”

古浪点头道：“不错，就是他！”

桑九娘听罢古浪的话，若有所思地低下头，沉默良久，始低低地自语道：“言牙、言牙，你这是何苦？”

突然，又对古浪说道：“他现在人呢？”

古浪小心地答道：“我一路下来，都是与他在一起的，一直到了这里，就再没有见到他了！”

桑九娘一时倒是无话，喃喃道：“唉！躲亦难躲，天意如此，唉……”

古浪知道桑九娘曾与丁讶有一段情，不知九娘会不会迁怒到自己，于是说道：“都是我不该……”

桑九娘看了一眼古浪说道：“事到如今，也不必再说什么了，你说的丁讶就是现在唯一能应付哈门陀的人，只是我不愿他在此现身！”

古浪一听桑九娘这话心中忖道：“呀！除了阿难子，只有丁讶可以应付哈门陀，怪不得一路上……只是到现在未现身，真让人心焦！”

桑九娘也在想着心事，久久地不讲一句话，整个书房，就是掉下一根针也听得见。

桑九娘许久才抬起头来对古浪说道：“好了，你可以回去了，只是万勿对人提起！”

古浪告退出来，边走边想道：“这桑九娘与丁讶，年轻时一定是一对爱侣，由他们的表情看来，他们一定彼此相爱很深！”

古浪回到厅内，只见厅内仍是乱哄哄的，看样子，这一顿酒席不到天明是完不了的。

童石红看到古浪闷闷不乐的样子，忙道：“九娘叫你去有什么事？”

古浪摇摇头，说道：“没说什么……只是问了我一些事！”

童石红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因桑九娘在场，因此大家又随意吃了一些便散了。古浪与童石红出了青山厅，往回走，古浪不由心中忖道：“看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桑九娘才会把‘春秋图谱’交给我！”

一宿无话，翌日只见堡中丝丝地下着小雨，像淡云，像轻雾，笼罩着青翠的山峦，充满了朦胧的美。

古浪看着窗外的情景，不由地看呆了，闷闷地想着自己的心事，经过了这几个月，古浪已显得消瘦，但是精神依然很好！

一会，童石红走了进来，手里端了一杯热茶，那份关怀与温情，真令古浪感动！

童石红幽幽对古浪道：“你可又是想哈门陀的事？”

古浪答道：“我要是怕了他，也不会背叛他了，即使他来了，不得已的时候，我拚了命也要会他一会，只是事情没有一个了断，真让人心急！”

童石红连忙安慰古浪道：“你也不要心急，吉人自有天相，哈门陀再厉害，我相信还是有人能够对付得了他的！”

古浪答道：“并非我心急，只是桑九娘若不满桑燕之事，故意留难那就……”

童石红停了一下道：“我想不会的，九娘在席上不是说恩怨分明吗？假如你要回绝燕姐姐之情，我想……九娘也不会拿这来留难你的！”

古浪忖道：“也对，九娘既如此说，是不会再找麻烦的，不过现在哈门陀与丁诃均未现身，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

古浪正与童石红谈话之际，忽听有敲门声，古浪一开门原来是浦儿在外。

古浪笑问道：“浦儿，有什么事吗？”

浦儿一面走进来，一面说道：“当然有事，九娘命我来告诉你，今日晚上，就在‘青山厅’举行仪式，到时你就是‘春秋笔主’了。”

古浪一听不由兴奋地道：“还是像昨日一样的大宴宾客吗？”

浦儿说道：“哪有这么好的事，连我都差点没有份呢！”

古浪称谢道：“谢谢你了，浦儿，这一阵子你真是帮了我不少忙！”

浦儿回道：“这算不得什么，本来都是我份内的事！”

三人又闲聊了一阵子，天气仍然阴晦，只是雨却小了，花木之上绿油油的，给人一种清新之感，偶尔吹来一阵凉风，特别使人舒服！

过了不久，浦儿与童石红都出去了，古浪临窗，一个人在寻思着，古浪想了一些事，怅然地回到了房中，把窗子关上，盘膝坐在榻上，练起功夫来！

正当古浪练得起劲的时候，忽听窗外“叭”的一声石响，古浪想定是有人窥探。

古浪一长身，推开了窗，人已到了园中，只见一箭之远，有一条人影迅速的向山崖之处奔去，这桑家堡占地颇大，古浪不知是友是敌，也施展轻功，一路追了下去！

前面的人影，好似对道路很熟，时隐时现！

古浪一直跟到了一个宽阔的崖上，却是一个人都没有，古浪不由纳闷起来！”

古浪正在奇怪的时候，由石后转出一个人，古浪看见原来是桑燕，古浪不知她有什么用意，而桑燕正用一双幽怨的眼睛看着古浪！

古浪开口问道：“桑姑娘把我带到此，可有事吗？”

桑燕却是一句话也不说，久久，突然掩面痛哭起来。

古浪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顿时没有主意，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过了许久许久，桑燕才开口道：“古浪，我恨你！”

古浪听了这话，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桑燕又幽幽地说道：“自第一次见到你，我不知为何……占据了我整个的……没想到你是这么绝情的人，我桑燕对你有何深仇大怨，你这么狠心地对我……”

古浪还是第一次听到桑燕亲口讲出此话，不由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桑燕又道：“我为了你不知受了多少气，吃了多少苦，而今你却还在埋怨我……”

古浪正色对桑燕道：“桑姑娘，一切皆有天定，我古浪不是记仇之人，姑娘之话差矣……”

桑燕一听古浪这样说，气道：“好！就算是我自取其辱，可是我们的事，终不会完，等我习艺回来之后，再来会一会你的‘春秋笔’。”

桑燕说完了话，便向山下冲去，几个纵身，已不见了身影，古浪顿时醒悟，急忙赶了上去，早已不见了！

古浪心中忖道：“唉！这一下又多了一个磨难，这桑燕性情偏激，此去江湖学艺，看样子以后还真有麻烦……”

古浪想着，回到了房内。

古浪真没想到，这以后还不知会带来些什么祸事，真是祸不单行。

桑燕这一走，不知桑家堡会不会怪罪自己，更增加了内疚！

不一会浦儿进内，看到了古浪，说道：“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找你半天……”

古浪一想还是不告诉他好，说道：“刚才一时无事，到那远山边去赏雨景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浦儿把声音放低道：“丁老爷来了，找你找了半天了！”

古浪一听，喜出望外，忙道：“在哪里？快带我去见他！”

浦儿答道：“不急！不急！丁老爷让你等一下自己去找他！”

古浪不由奇道：“我到何处去找他，他可是已在堡里了？”

浦儿笑道：“此时恐怕正与金老在下棋呢！”

古浪不由笑骂道：“这老先生的雅兴倒不小，人家急成这个样子，他却逍遥自在！”

古浪把衣服收拾停当，便向金旭光处走去。

要从南楼到金旭光住的地方，非经过那断崖，才能到达！

古浪出了南楼，从大树的横桠之中，穿行而走，不久又来到了大涧旁。

古浪因来时，一时大意，差些儿葬身谷底，因此这一次非常小心！

那大大的树帽之上，那被漆成红色的索头，仍然搭在那里，古浪用手拉了一拉，然后学第一次来时那样荡来荡去，到了第三次，古浪双手一放，笔直地飞了出去，然后抓到另外一根悬藤，终于过了崖！

古浪心里想道：“这种设计，真是巧夺天工，配合得如此之妙，真可以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

还没等古浪到达金旭光的住室，罗光时已经看到了古浪，忙迎道：“古相公过涧来，可是有什么事吗？”

古浪回答道：“昨日金老爷子在酒宴上，答应借我两本书看看，你告诉我，金老爷子住在哪儿。”

罗光时一听，忙应道：“既是借书看……您请吧……就在这第二栋大房之上！”

古浪谢道：“有劳了！”

古浪循罗光时所指，很快地来到了金旭光的屋前。

古浪敲了敲门，叫道：“金老爷子可在里面吗？”

便听得屋内人答道：“进来吧！把门关好！”

古浪推门一看，果然金旭光与丁诤正在下棋，此时大概正是高潮的时候，显得非常紧张！

古浪也不好惊扰他们，于是站在一旁观看！

只见金旭光的气势很猛烈，但是丁诤却往往危中求安，化险为夷，下了半天，难解难分，时间一拖长，金旭光可耐不住了，口里吼道：“好了！好了！就算是和棋吧！古浪进来半天了，也该和他聊聊了！”

丁诤也笑着站起对古浪道：“这一下你可不必担心了，春秋笔非你莫属了！”

古浪气道：“你说你每天都来一趟，这几天都不见你人影！”

丁诤笑道：“你以为我躲到哪里享福去了？我一直都在你周围，帮你监视哈门陀那老儿！你怎会知道！”

古浪一听丁诤如此一讲，倒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又听丁诤道：“你也不要急，事情总会解决的，我不现身反而比较好些！”

金旭光在一旁道：“你们老小谈谈，我找点水果去，这些家伙真是懒透了！”

金旭光说完，便走了出去，顺手把房门带上。

金旭光刚刚出去，丁诤连忙问道：“你可见到了桑九娘？”

古浪笑道：“当然见到了，而且见了好几面！”

丁诤忙追问道：“她可曾问及红珠子的事？”

古浪笑答道：“当然问过了！我告诉她我送给了一个人……送给了……言牙”

丁诤气道：“呃！小孩子不懂事，言牙岂是你叫的……你怎知我的名字？”

古浪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答道：“是我无意之中从九娘口中听到的！”

丁诤又瞪了一眼古浪说道：“你说你把红珠子之事告诉了九娘，她可说了什么没有？”

古浪正色道：“她没有说什么！只是一个人呆呆的想着，一直不停的自言自语……”

古浪看了一眼丁诤的脸色，继续道：“看九娘的样子，似乎与你有很深的感情，丁老，能不能讲出来让我听听？”

丁诤感伤地答道：“唉！这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了，提起来真是令人伤感！”

丁诤咽了一口唾沫，继续说道：“不过告诉你也无所谓！你只准听，不准开口问，更不能对外人随意提起！若是你做不到，我就不讲了！”

古浪连忙答道：“丁老！这是什么话，替人保密是应该的，我怎会做不到！你快告诉我吧！”

丁讶看了一眼古浪，感慨的说道：“在五十多年以前，我也像你现在一样的年轻，我有一个师兄，一个师妹，在这三个人之中，我的功夫算是最差的，就因为我功夫差，我师父也就不太喜欢我，却很器重我师兄！”

丁讶谈到这里似乎已回到了以前，又道：“我师妹功夫也比我好，那时在我眼里没有人再比我师妹更漂亮的了，只是她的脾气捉摸不定，我与她从小长大，至今仍然摸不透她的心！”

丁讶很激动的说完，停了一下又道：“正因为我师父对我不好，相反的师妹却对我很好，年轻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已有了爱意，唉……那时我们行走江湖，无忧无虑，长江、钱塘江、峨嵋金顶……往事如烟，时光过得好快呀！”

丁讶叹了一口气，低低地追述道：“等我回来之后，师父却把师妹嫁与我师兄，也就是上一代春秋笔主，我因爱师妹过深，因此与师兄大打起来，当然师兄把我击败了，后来我负了伤找到了我师妹，把事情告诉了她，让她跟我一起走，不想她却说道，你不应该与大师兄打起来，我更不能随你走！”

丁讶又提高声音，说道：“我听她这么一说，更是怒火中烧！便与她争吵起来，那是我们第一次吵得这么厉害，到后来她讥嘲我功夫不行，连她都不如，讲了许多使我心碎的话！于是我默默地离开了她，离开了我师父与师兄，我心里下定了一个愿望，那就是练的功夫要比师兄高，然后我才回来！因此我不顾一切地离开了！”

古浪想不到丁讶还有这么一段往事，看着丁讶悲伤的面孔，正显示他内心的痛苦！

丁讶用一种异乎平常的声音又继续说道：“后来我吃尽了苦，过着不是人的生活，只想一心一意把功夫练得更高！因此我得了这气喘的病，在千辛万苦之下，我的功夫终于练成了，我一出山就遍访我师兄，不想他已过世了，后来我才知道桑九娘就是我师妹……我一出山，桑九娘就知道了，她处处躲避着我，不肯见我，可是我知道她不是不爱我，只因当时太年轻……因此我要得到她的信符，才能见她！我非见她不可！”丁讶说到这里似是很累的样子，靠在了椅子上！

古浪看到丁讶这样，心中不由忖道：“唉……爱情二字真是害人非浅，想不到桑九娘还有这么一段往事！听丁讶言语，真是阴错阳差，非人力所及了！”

看着丁讶那个样子，谁又相信他曾经是一个美少年，他为了桑九娘弄到如此地步，也真非常人所及了！

古浪安慰着丁讶说道：“丁老，你莫再伤感了，有些事是不能预料的，你的愿望不是快达到了吗？”

丁讶苦笑道：“我几十年等的就是今天，等仪式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会露面，由金老陪同，要早到，恐怕你不能得到‘春秋笔图谱’了，若九娘一躲我，谁还来主持仪式？”古浪与丁讶又扯了一些别的事情，浦儿跑来说道：“古少爷，仪式快开始了，金老与童姑娘都在外面等你了！”

丁讶便对古浪说道：“你去吧！少时定有磨难，我会暗中助你！”

古浪走了出来，只见金旭光与童石红早已在外面相候，古浪随着浦儿来到了“青山厅”。

只见厅内与先前稍有不同，桌椅尽都撤走，留下一块很大的空地。

那一册“春秋笔图谱”仍然摆在案上，盒上光芒四射，显然那个盒子也非普通之物！

不久，桑九娘一行人也来到了大厅，只见少了桑燕，桑鲁歌站在桑九娘身后，桑九娘道：“你们都来了。很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桑九娘话一说完，便见两个老妪把火烛点燃起来，顿时整个“青山厅”都笼罩在淡淡的青色光幕里！

桑九娘的表情肃然，面上看不出一点表情，使人望而生畏，畏而生敬！

桑九娘过了一会，对古浪道：“古浪！你过来！”

古浪走到案前，金旭光及童石红一些人在旁观看。

桑九娘对古浪道：“现在，你可以把你的‘春秋笔’请出来了！”

古浪迟疑了一下，但还是从怀中了取出了春秋笔，交与桑九娘！

桑九娘接过了笔，大声道：“古浪已定为这一代春秋笔主，春秋笔代代相传，行侠江湖，不得有一丝怠忽，你可知道？”

古浪慨然答道：“弟子知道！”

桑九娘说了声“好”，把春秋笔也摆在了案上，然后很肃穆地又对古浪道：“跪下！”

古浪知道这是最要紧的时候，很谨慎地跪在了案前，面对着“春秋笔”！

一会，古浪行了大礼站了起来，只听桑九娘对大众宣道：“从现在开始，古浪正式成为一代‘春秋笔主’！”

古浪这时心中的高兴，可以说到达极点了，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桑家堡，见到了桑九娘，一直到今天才成为正式的“春秋笔主”！

这时又听桑九娘说道：“我们都相信阿难子的眼力不会错的，希望你技成之后，以‘春秋笔’施恩天下，铲除不良，替天行道……”

古浪这时听桑九娘如此一说，不由雄心万丈道：“我古浪定以‘春秋笔’除尽天下之恶徒！”

这时童石红心里也充满了兴奋，看着古浪能有今日之成果，不由得也替古浪高兴起来！

不但童石红如此，每一个在场观礼的人均是如此，他们看到古浪这么年轻就承继了‘春秋笔主’的地位，尤其是桑鲁歌，除了羡慕之外，更是钦佩！

这时桑九娘又对大家说道：“这‘春秋笔图谱’外的这个盒子，是‘千年寒玉’所制，非用‘春秋笔’开它不可！”

浦儿不信道：“哪有打不开的道理，只要用力一点不就开了？”

桑九娘笑道：“以我的功夫尚且打不开，更何况你！不信的话，你就试试好了！”

于是浦儿取了一把利剑，走到了案前，然后提聚所有的力气，往玉盒上一砍！只见玉盒被砍得飞了起来，然而丝毫未受损害，倒是浦儿的宝剑崩了一个大缺口！

浦儿不由咋舌道：“乖乖，这盒子这么硬，看样子打开它还真不容易呢！”

古浪把盒子拾起，完好无损，桑九娘把“春秋笔”取了过来，在盒的四周，轻轻地划了一圈，然后一击，只见盒盖立刻跳起，盒中所装是一套四册的“春秋笔图谱”，古浪捧着玉盒更是高兴万分！

正当这个时候，一股绝大的力量向古浪冲来，只见金旭光大叫一声：“鼠辈敢尔！”

只听“轰”的一声，一股惊天动地的掌风，顿时把厅内的蜡烛熄灭了一半。

古浪一看，桑九娘拿着“春秋笔”站在了几尺之外，金旭光手上捧着“春秋图谱”。

再一看，哈门陀站在他们二人之间，古浪想不到在这时候，哈门陀会突然出现，至于哈门陀是怎样袭击自己，金旭光怎样出手，自己却是茫然不知！

哈门陀等三人久久没有开口，后来还是哈门陀先开口说道：“金老，想不到你会在这里！”

金旭光笑道：“原来是哈兄弟，我也没想到……”

金旭光又接着道：“前次听九嫂子说你来了，我还不相信，却不想今天果然见着了！”

哈门陀笑道：“等‘春秋笔’之事一了，我就要办我的正事了！”

桑九娘半天没有开口，这时道：“哈兄弟，你也太不该了，你是我请的宾客，又何必……”

顿了一顿，又缓缓地道：“你还是老脾气未改呀……这么久了，你还是不忘‘春秋笔’……”

哈门陀不好意思地答道：“九嫂子，话虽是这么说，但是我不容有人叛离我，背着我做两师之徒！”

哈门陀说完了这话，目光狠狠地落在了古浪身上！

古浪虽然知道哈门陀的机诈与狡猾，但是心里并没存丝毫的恐惧！

哈门陀又厉声地说道：“像这种背信忘义之徒，身负叛师之罪的人，也配做‘春秋笔主’，岂不贻笑武林？”

古浪昂然答道：“只因我初到‘达木寺’，一时不察，误投你为师，并非心甘情愿的，‘春秋笔’之事，也是受阿难子师父之托！”

哈门陀大声吼道：“住口！你暗随阿难子习武，已犯了武家大忌，尚敢巧辩！”

古浪冷笑道：“既然你一定要如此说，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哈门陀缓慢地行了两步，然后凶狠地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算清这笔帐吧！”

古浪不敢大意，暗把真气注于双臂，双目注定了哈门陀，不放松他的一举一动！

正当这个时候，桑九娘说道：“哈兄弟，我上次就说过了，天大的事我不管，可是在我这块小地方，还请你缓缓手！”

哈门陀转脸对桑九娘说道：“九嫂子，这事与你无关，再说我决不能让这小辈万般如意！”

停了一下，又说道：“九嫂子，希望不要为了这点小事而伤了多年的交情，我是绝对不让这小辈再活在世上的！”

桑九娘说道：“我当初曾与阿难子有口约，须留他在堡内把‘春秋笔法’学成，届时你再来找他不迟！”

桑九娘口气虽然婉转，可是态度已表示得十分明显！

哈门陀没有想到桑九娘的态度这样硬朗，不由把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道：“如此看来，九嫂子是非出头不可了？”

桑九娘缓缓地说道：“哈兄弟！我话已说完，希望你勿再为贪欲缠身，若你执意如此，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哈门陀仰头一阵大笑道：“事隔这么多年，想不到九嫂子的脾气仍是这样，九嫂子既如此说，想是近来功夫更为高深，小弟不自量力，倒愿在九嫂子手下领教一二！”

哈门陀说完了，蓄足了气，说道：“九嫂子，有请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金旭光突道：“哈老弟，我看你还是给九嫂子一个面子吧！”

哈门陀耐着性子道：“金老哥，你不要劝我了，很久之前我就这么决定了，没想到九嫂子介入其中，这也……”

金旭光接道：“如此看来，你是执意如此了？”

哈门陀正色道：“不错！正是这样！”

金旭光想了一下，然后又道：“哈老弟，我承九嫂子看得起，在此居住了几十年，既然老弟你执意如此，那我就代九嫂子会会你！”

哈门陀没有想到金旭光也要蹚这浑水，诧异道：“我劝你还是不要出头的好，我意已决，你又何必为这孽障伤了感情？”

金旭光诚恳地说道：“哈老弟！你还是改改老脾气吧……此举是对你有害而无益的！”

哈门陀不由怒极反笑道：“好！好，既然如此，我倒要看看你功夫精进到什么地步！”

哈门陀说完了话，脸上带着愤怒之色，双目注定了金旭光！

金旭光把“春秋笔图谱”交给了古浪，暗运功力，布满全身，眼睛不放过哈门陀的一举一动！

哈门陀看着金旭光，冷冷笑道：“老哥，小弟有僭了！”

说着，翻掌带起一股雷霆万钧之力，向金旭光击来！

金旭光还未接触到掌风，已感到连呼吸都显得困难，忙也一挥双臂用了八成功力迎了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整个“青山厅”也随之摇摆不定，哈门陀退后了三步，而金旭光却退出了四步，显然哈门陀的功夫高些！

哈门陀微微一笑道：“金老哥！好厉害的掌力！”

金旭光脸一红道：“哈老弟，看样子你的功夫更是精进了，久闻你‘弥陀掌’独步江湖，我不自量力，可否让我开开眼界？”

哈门陀不由一惊，暗想道：“看样子非速战速决不可了，既然金旭光要自寻死路，我也只好成全他了！”

哈门陀想到这里，便阴笑着说道：“既然金老哥要看，小弟哪有藏私的道理！”金旭光知道哈门陀“弥陀掌”厉害，丝毫不敢大意，集聚全身功力，目不转睛地看着哈门陀。

哈门陀却若无其事地看着金旭光，但是神色之间，也可以看出他的紧张，显然他们二人的功夫，原本相去不远！桑九娘却是一言不发的注定了场中，面色凝重！

古浪不由忖道：“为我一个人的事，牵扯到这么多麻烦，只怪我当时一时不察……”

正当古浪默想的时候，突见哈门陀有似一只灰鸟飞了起来，双手作爪状，向金旭光抓了过来！

金旭光早有防备，闪开了哈门陀正面的攻势，也用了十成功力击向哈门陀腋下！

哈门陀未等他掌势砍到，整个人凌空旋转了一圈，然后笔直地向金旭光颈项切下，掌未到，掌风已呼呼作响！

古浪还是第一次看到哈门陀使出“弥陀掌”，只觉天衣无缝，威力十足！

这时金旭光猛一闪，又到了哈门陀背后，中、食、无名三指连吐，击向哈门陀的“肩井”、“玄机”、“脑后”三穴，哈门陀却好似耳后长眼一般，急速地三个旋转，金旭光又落了空。

哈门陀转到了金旭光侧面，然后用了十成功力，使了一招“弥陀进香”，向金旭光击来！

金旭光正想闪躲，但四周好似有坚强的墙壁阻挡着，这才知道“弥陀掌”果然厉害！于是也运起全力，向哈门陀迎去，只听“波”的一声，二人的手掌顿时胶粘在一起。

古浪没想到他们二人居然以内力相拚，这种内力相拚，只要一方落败，非死即伤！

桑九娘也是没有想到，但是像哈门陀与金旭光这种功力，自己是无法解救的，不由得也着起急来！

这时哈门陀和金旭光用尽平生之力，硬拚起来，金旭光觉得哈门陀的内力，一阵一阵地涌来，于是也把内力强逼了过去！

过了良久，两人额头都已出汗，二人的双掌都已成了赤红色，显然拚斗已经到了顶点。

又过了良久，两人不约而同地坐在地上，盘膝而坐，金旭光忽觉哈门陀的内力更一阵一阵地加强，自己已只能勉强应付！

又过了一会，金旭光显然是吃不住了，面孔涨得通红，双掌已被逼退到了自己的胸前，眼看就要落败，桑九娘及古浪不

禁着急万分！

眼看金旭光就要落败，突听门外有人大吼一声道：“我来也！”

一条人影疾闪而入，又吼了声：“撒手！”

立刻便见金旭光退出去好几步，哈门陀也一连退出去一丈远，古浪不禁暗捏一把冷汗！

桑九娘一见来人，转身就要离去，可是看到来人左手托着一颗红珠子，正是自己的信物，只好留下来！

古浪不由大喜道：“丁老！原来是你！”

金旭光也喘息着道：“原来是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而此时丁讶好似没有听到两人说话般，双目看着桑九娘，流露出一种激动已极的神情！

桑九娘也是一样，如醉如痴，幽怨地注视着丁讶！

二人相对着，久久不说一句话。

就在这时，哈门陀却说道：“原来又是你，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丁讶这时才转脸对哈门陀说道：“你的‘弥陀掌’真是厉害啊……”

哈门陀气道：“我早就告诉你，不要管我的闲事，我不愿与你为敌，你为何还要来这里惹麻烦！”

丁讶咳嗽了一下，嘻笑道：“我这个人啊，就是不识相，就是喜欢管些闲事，找点麻烦！”

哈门陀一听大怒道：“好个不知死活的老小子，你自寻死路，可怪不得我了！”

哈门陀说完，翻掌发出一阵罡风，向丁讶袭来！

丁讶好似没事人一般，等哈门陀双掌到了面前，才突地一个转身，反而到了哈门陀背后！

哈门陀正击向丁讶，忽地不见了对方面，连对方用的什么身法都未看清，不由暗忖道：“今日算是遇见了劲敌！”

丁讶在哈门陀背后笑道：“算了！我看你还是不要妄起贪念的好！”

哈门陀气得连眼珠都红了，举起双掌，又向丁讶面门击来，看来缓慢，可是劲道比前一掌更强十倍！

丁讶巧使“迷魂步”，闪开了哈门陀的双掌，右手并以一记“倒打金钟”击向哈门陀的胸前！

哈门陀有意试探丁讶的功力，因此不闪不避，硬接来掌，只听“砰”一声，沙土飞扬，丁讶与哈门陀各退了五步！

哈门陀怒极反笑道：“好掌力！”

哈门陀说完，又立刻提气，施展“弥陀掌”，向丁讶攻来。“弥陀掌”招招新奇，招招击向丁讶的要害！

丁讶却好像蝴蝶一般地在哈门陀的四周转圈子，哈门陀的掌力都落了空，有时，丁讶也还击两掌！

此时二人愈打愈快，愈转愈急，到后来连身形都分不清了，丝丝的掌风，把旁边的烛火弄得闪烁不定！

他们二人一直打了很久，仍旧未分胜负！

哈门陀心里忖道：“我怎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物，如此厉害，看样子我不施杀手是不行了！”

哈门陀想到这里，立时招式就缓慢下来，把内力全逼到双手之上，然后一招“弥陀推山”，击向了丁讶！

丁讶一看，便知是厉害招式，忖道：“这老儿，若不给他点厉害，他是不会醒悟的！”

但却丝毫不敢大意，暗运功力于双臂，双掌皆赤，硬接哈门陀的双掌！

只听得震天价的一声巨响，旁立的古浪被掌风逼退了好几步，哈门陀一直倒退了好几步才跌坐在地上，丁讶也退了几步！

显然！哈门陀的功夫不如丁讶！

哈门陀狼狈地站了起来，阴笑道：“好！好！算你胜，可是我绝不会甘休的，以后再来请教！”

哈门陀说完，狠狠地瞪了古浪一眼，然后一长身，如飞而去！

丁讶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对古浪道：“古浪！你可要把‘春秋笔法’学好！否则你将来连哈门陀都无法应付了！”

古浪连忙称谢道：“丁老，真谢谢你了，若不是你，也许我根本来不到这儿……”

桑九娘此时也说道：“从今之后，你就在南楼住下，一直到技成之后，童姑娘也住在堡内，技成之日，况老婆子还要为你们完婚！”

古浪没有想到桑九娘会对自己如此好，不由满怀感激地说道：“多谢九娘恩德，古浪没齿不忘！”

说罢一抬头，只见丁讶与桑九娘双双走出了大厅，再一晃，已不见了人影！

旁边的金旭光说道：“这一下子他们可有好谈的了！”

古浪心里一直盼望丁讶能够如愿以偿，见情心中至为快慰！

不一会，桑鲁歌走到了古浪面前，说道：“这是‘春秋笔’与‘春秋笔图谱’，姑婆命我交给你！”

古浪笑对桑鲁歌道：“多谢桑兄！小弟非常感激……”

桑鲁歌也笑道：“往后见面的时间多得很，到时还得请古兄多多指点。”

桑鲁歌说完了即走出了大厅，古浪手里拿着“春秋笔”与“春秋笔图谱”，心里充满喜悦，满怀着希望，与童石红双双走出了大厅……

